

國家圖書館



004650972

布羅斯基

林淡秋 譯



布羅維斯基



潘菲洛夫著

林淡秋譯

世界文學名著選譯

華夏書店發行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7717

登錄號

33403



世界文學名著選譯

布 羅 斯 基

潘 菲 洛 夫 著 林 淡 秋 譯

華 夏 書 店 發 行

891.73

443.2

譯本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	登記號碼	1635
	類號	833 A39
	卷號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	登記號碼	1635
	類號	891.73 4432
	卷號	

• 1947.4 •

國家圖書館



004650972

譯者序

潘菲洛夫這部偉大的新型的布羅斯基，只能出現於受過十月革命洗禮的新俄，舊俄羅斯的母胎絕對產生不出這樣的作品，牠無疑地要在俄國農民文學史上佔着劃時代的一頁。

十九世紀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格里各洛維支和不賽姆斯基等曾用浸透了熱情和悲酸的筆尖，描出當時被踐踏的農民陰慘的生活，甚至有些壓迫階級的人們都被感動，這自然不能不說不是偉大的傑作。但以之同布羅斯基一比，我們立刻看出難以言說的差異，像黑夜和白晝一樣的差異。我們在後者發見另一個世界，另一種人生，另一種人物。托爾斯泰等持着人道主義的態度，用舊寫實主義的方法，描寫當時農民悲慘的命運，有時這些農民簡直像一羣馴服無知的羔羊，在命運的鐵蹄下輾轉呻吟着。但布羅斯基的作者就不同了，全然不全了。他

持着社會主義者的態度，運用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描寫蘇聯農村斬新的現實。在他筆下的農民羣衆，不但不是一羣馴服的羔羊，而且其中還出現了一隊充滿新生的烈焰，爲着建設偉大的空前的新生活而鬥爭的前驅的戰士；他們不但打碎了身上命運的鎖鏈，而且成爲新生活的創造主了。

無論怎樣偉大的藝術家，無論怎樣卓越的天才，大都跳不出自己所屬的時代和階級的圈子，總是有意無意，或多或少成爲自己階級的代言人。托爾斯泰等和潘菲洛夫屬於全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面對着不同的現實，當然也有全然不同的意識，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態度。雙方的作品中間存在着判若天淵的差別，我們還用得着驚奇嗎？

布羅斯書沒有概念化的缺點，沒有公式化的毛病，作者緊緊抓住當時農村的動向，正確地，藝術地給牠表出來。在布羅斯基開展着的農村是當時蘇聯實在的農村，其中活動着的人物是當時活生生的農民，其中開展着的鬥爭，是當時實際的鬥爭！

十月革命的明燭照耀着黑暗的農村，使牠掀起空前的巨變。有些勇敢地朝着燦爛的亮光前進，有些執拗地躲在黑暗中摸索，有些在黑暗和光明中間徘徊着。這種複雜的分化，必然要引起複雜的鬥爭，而在這些複雜的鬥爭中展開更複雜的場面；有些新興的戰士中途溜走了，有些迷戀舊生活的老頑固暗暗地睜着貪吝的眼睛瞧着新生活的光輝。在這花花絮絮的局面底下，又通貫着一根從黑暗到光明，從個人勞動到集體勞動的蜿蜒的曲線，農村的動向是沿着這根曲線前進的。這是當時蘇聯農村真實的動態，我們的作者竟能把這種經緯萬端，複雜無比的動態唯妙唯肖地表現出來，這是多麼難能而可貴！除了蘇聯，哪一國的藝園產生過這

樣燦爛的果實

布羅斯基沒有個人的主人翁，只有集體的主人翁，牠的主人翁就是貧農團。貧農團的構成份子是被十月革命的陽光薰陶而成的前進的貧農，他們在冷嘲熱罵中，明爭暗鬥中，飢寒交迫中，開闢布羅斯基，開闢新生活的道路，建立集體勞動的初基。他們在這偉大的嘗試中獲得新的工作經驗，在實際鬥爭中獲得更高妙的鬥爭法門和更堅決的鬥爭勇氣；集體勞動給與他們的成績又增強了他們對於集體勞動的信心，使他們更勇猛地往前邁進。自然，牠的團員們是複雜的，有些由於敵人的誘惑或由於墾荒工作無比的艱苦，中途跑掉了，也有些時常表現出舊農民的劣根性，但團體的中心人物却不但不因此而灰心，反因此更有計劃地調整內部的工作，更嚴密地防衛敵人的襲擊。他們固然還沒有獲得全部落後的農民羣衆，沒有完全掃清鄉村的舊勢力，但這不過是時間問題，金碧輝煌的新生活的寶殿，已由他們奠下堅固的基石了。

在全書所有的人物中，奧格尼夫是最重要的一個。他是貧農團的發起人，貧農團的領袖，簡直是貧農團的生命，沒有他，貧農團隨時有瓦解毀滅的可能。他一邊要提防同志們的渙散，一邊又要防禦和進攻險毒的敵人；他的腦像疾轉的車輪，沒有片時的靜息。然而在潘菲洛夫的筆下，他並不是什麼神聖的英雄，不過是羣衆中比較重要的一員，只在羣衆的隊伍中才能顯出他的力量，離開羣衆，他就無所肆其技了。這是新寫實主義不同於專門刻劃個人的英雄而把羣衆當作墊腳石的舊寫實主義的基點之一，我們應該注意的。

和奧格尼夫針鋒相對的，是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雖然他們二人性格各有不同，但同為迷戀骸骨的舊時代人物的代表，同為貧農團的死敵，沒有一支破壞貧農團的暗箭不是他們發射的。伊利亞是鄉村中一個典型的老奸巨滑，他有奸詐陰險的頭腦和圓活的手腕，因此在意識模糊的落後農民羣衆中佔有頗大的勢力。他對付敵人——貧農團——盡量避免正面的衝突，老用轉環曲折的方法離間他們，破壞他們。耶戈雖然不及伊利亞那樣陰險狡滑，但比他更頑固，更保守，更自私。他偷藏可憐寡婦的靴子，竊取國有森林的樹皮，積蓄不值一文的舊盧布。他和伊利亞雖然竭力破壞貧農團，但同時又悲哀地感覺到自己所有的勢力漸漸被對方奪去了，連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都被貧農團吸引過去了。

刻卡是一個傀儡式的村蘇維埃主席，一個舊農民氣份非常濃厚，意識非模糊的貧農。他隨時隨地為別人所利用，自己毫無決定的主張，但由於生活環境不斷的激盪，終於不自覺地掙脫了伊利亞的鐵腕，溜到貧農團那邊去了，然而意識依然是朦朧的。直到最後，直到經過山谷中那場惡鬥以後，他覺悟了，覺得自己過去過着莫明其妙的生活，決計要踏上新生活的道路。

以上是幾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布羅斯基貫串着一個中心思想：個人勞動向集體勞動的推移。奧格尼夫開始在大會中宣布組織貧農團，開關布羅斯基的時候，細洛珂葉的農民羣衆是怎樣嘲笑他呀：

“哈哈！”

“什麼意思，斯丹攀？”

“他是一個瘋子！”

“你要在石頭上磨你的鎌刀嗎？”

“腦子有毛病！”

但當貧農團的集體勞動壓倒了個人勞動的時候，他們又要加入貧農團了：

“你等着，到了秋天，他們統統要加入我們的團體了，古舊的籬柵要倒塌了。”

“是的，就是現在，他們中有幾個也在談着加入我們團體的事哩。”

布羅斯基又昭示我們集體勞動的偉大。當細洛珂葉全體農民在一塊築壩開水道的時候，當他們合唱的歌聲洋溢着山谷的時候，連伊利亞的雙唇也不自覺地跟着歌聲的節拍而掀動。

“……個人的聲音，叫喊，歡笑，統統淹沒在大眾聲音的巨流中了。個個人都在唱歌，連那因用力舉着，拋着沉重的大泥塊而皺着臉容的沙卡爾·卡塔伊夫，也用粗嘎的聲音歌唱起來，歌聲散滿了山谷。只有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默默地工作着，但他那薄薄的雙唇也在鬚髭底下跟着歌聲而掀動。”

布羅斯基沒有說教式的冗長的議論，沒有“光明的尾巴”，一切都由人物的言談舉動表現出來，在描寫集體羣衆的時候，又刻劃出各人獨特的姿態，其藝術手腕是高妙極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作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改作





第一章

上年乾草堆的殘餘，糊亂地堆積在棚舍的地上。這棚舍看來又沉悶，又骯髒，料糞中夾雜着焦黃的草葉。沿下克利匹夫尼山谷的斜坡，水流在水溝中無止息地沸湧着，嬉笑着。灰頹破碎的園籬，被淡紅色的野櫻桃樹掩蔽了。沿溝的積雪溶解着，像正被搓揉着的麵糰一樣鬆胖。

兩星期來，倭爾加河一直在膨脹着，像一個隨時有爆裂可能的棕色大瘡疤，同時向河岸推送着正在溶解的冰塊。那在冬季從細洛珂葉通過冰上的道路，此刻已經變成了半圓形，幾乎掩埋在暖烘烘的黏滑的糞料之下了。這路到了倭爾加河的對岸，就穿過赤裸的赤楊叢，再沒入遠遠的倭爾加大草原的許多曲折小徑中。

散在平原上的村莊宛如一個踏過這片軟軟的地土的巨人的足印。在這些村莊的中間，從厄格希士河升起來的一片狹長的迷霧，綿貫着大草原的兩端。

尼珂拉伊·底拉金站了很久，望着春的解凍，霧的顫動。於是他把一箕麥糝放在肩上，爬過棚舍的籬柵，向着村莊前進，每一脚步都陷入孛地的污泥中。

陽光透過了短短的皮衣，溫暖着他的背脊，使他昏昏欲睡了。他很想——和他在孩子時代常想的一樣——溜到斯丹卡·拉普岩壑中去避一避嫋嫋的春風，在那兒假寐一兩個鐘頭。

‘不過那母牛呢？她的麥糝怎麼辦呢？’

這個想頭立刻就消逝了，幾乎和來時一樣快，像激流中的木片一般。他挖掉靴上黏濕的污泥，走到那白堊的岩崖，躺在被陽光晒暖了的石塊上，傾聽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的附屋頂上的鶉鳥唧唧的叫聲。一種濃烈的睡興隨着春霧侵襲他的全身。他的眼皮下垂着，頭兒打在暖和的石塊上，全身充滿着愉快的閒靜。因為渴望着睡覺，他只想脫開兩腳的重靴；牠們彷彿息息增大，加重，直到後來，他在朦朧的睡態中覺得牠們有如兩座嶙峋凸突的大山。他企圖掙脫牠們——他的兩腳却不能隨他所願。過了一息，因為睡不着覺，而且急想起來做事，尼珂拉伊就克服了他的睡興。他慢慢地掙起身來……接着很快地坐起。

有一個人正在沿着那條通過倭爾加河的道路，向他這邊走來。他朝着細洛珂葉走着，忽而小心地，慢慢地，忽又匆急起來，有時水滿及膝。他在一個淺褐色的凹窪旁邊靜靜地站了一息（頭兒左右顧盼着，像灌木叢上的一隻鶉兒），於是又跳到另一

個同樣淺褐色的凹窪旁邊，兩臂揮動着，以維持他體重的均衡。

尼珂拉伊的眼睛跟蹤着那人的動作，他伸了一個懶身，於是忠告他什麼地方最好跳，而且演着手勢。但一見他的跳躍不成功，就不滿意地咆哮起來：

“你想跳到那裏去呢？我叫你跳到另一個地方的，不是嗎？
唉，你這笨伯！”

當那人踏過破碎的冰面，開始沿着路旁急走着的時候，尼珂拉伊重又躺到石塊上，兩手交挽着枕在頭下，推想着那人爲什麼在這不合時宜的節候在這路上行走。不管原因是什麼，牠一定是很緊急的。恐怕這人會到城裏做過工吧？尼珂拉伊自己曾在莫斯科一所石造的大宿舍裏當過伙夫，剛在不久以前回來的。恐怕這人也在城裏做工，而此刻急急跑回家去的吧。

倭爾加河上淡棕色的樹皮，徐徐地循流浮下，大部份都非常笨滯地移動着。當尼珂拉伊看見那通過倭爾加河的路道漸變灣曲了的時候，當他聽見冰塊撞着河岸的嘩啦的聲音的時候，他就覺察了此種樹皮。他很瞭解這種警告的聲音，而同時也知道倭爾加河中掩藏着怎樣的危險，當牠開始像一個做苦工的婦女那樣呻吟着，解放着寒冰的束縛的時候。尼珂拉伊牢牢地記得：有一天，恰在克刺匹夫尼山谷的巨大的開裂的口唇浸沒在河中的地方，地主蘇泰金和他的雪車一同爲河水所吞沒；車夫格里戈·斯康羅夫至今還是一個殘廢者。這所漩渦叫做“魔鬼渦”，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所漩渦的底細，尼珂拉伊實在太明瞭了，此刻他不自覺地朝牠瞥了一眼，淡綠色的雪水正在那兒迸湧着，沸騰着。

那個人沿着路邊走了一息，接着因爲他的前路被大冰塊中的

水窪所阻礙，立時轉換方向，朝着那漩渦行走。

“哦，這傢伙真是笨伯！你看，他這一帶的道路都不知道。他此刻往那兒走呢？”尼珂拉伊想，接着喊道：“喂！喂！你去送死嗎？”

那人沒有回答。只從岩壑間送出清晰的回聲。

“天呀！他聽不見我！怎麼辦呢？”尼珂拉伊的腦海中一時閃過許多計策——衝到那人的路上去攔阻他嗎？不行，來不及了。而且這是不可能的，河水已經湧到河岸的冰上了……快去預備一隻船來嗎？，這也來不及了！……

“讓我再來試試看，此刻他恐怕會聽到我了。”他向前挺着身軀，兩手掩在口邊，盡力叫喊着，“喂！喂！”

岩壑間傳出更清晰的回聲。右邊，一個龐大的灰色的雪堆從克刺匹夫尼山谷的谷口瀉到倭爾加河中去。於是，彷彿有千輛貨車在一道命令之下沿着石子路出發，齊聲轟動一般，那“魔鬼渦”中的霜冰喇喇作響，泡沫沖天的滾滾的河水，暴風雨似的順流湧下。

“喂！你！你要捲到漩渦裏去！你將捲到牠裏邊毫無代價！喂！喂！”因為呼喊用力過度，尼珂拉伊的聲音中斷了。他對着那‘妖魔鏡’揮舞着兩臂。“你的腦子那裏去了呢，朋友？喂，喂！”

他一步跳開岩壑，衝下峻峭的溜滑的岩邊，衝到倭爾加河的河岸……。簍子在他後邊的空氣中呼呼作響，麥糝隨處紛散着了。

雅舒卡·察克力夫正在天井修理車子，一邊吟哦着有趣的歌曲。

“呀！”他喊道，當鳴雷似的轟聲從河岸襲來，充溢着細洛珂葉的街道時。“牠爆烈了！”他喊道，於是將手斧砍在樺木頭上，三步兩跳，就衝到河岸。

近隣的人們都被那轟聲所牽引，跟着他跑。隨後，沙夫拉士希諾葉的人們和羊羣一樣地湧到克刺匹夫尼山谷。頃刻間，倭爾加河的高岸上充滿了浮動着的各種各式的帽子和被陽光褪了色澤的各種各色的頭巾。

“倭爾加河的冰在移動着了……”

龐大的冰塊，像游泳專家一樣，遲遲地但又無可抵抗地循流湧下，週遭環繞着疾衝的破裂的冰碎。河身狹隘的地方，冰塊互相衝撞着，發出轟轟的聲音，同時又把自己疊成溶化着的灰色的冰堆。

“哦，多謝上帝。”卡塔伊公公一邊說，一邊搔他的禿頭。

“我們正需要這樣的春天……現在我們可以斷言本年一定有好收成。看吧——好大水泡呀！看吧，雅舒卡！”他用一隻皺皮的手拍着雅舒卡·察克力夫的肩膀。

“我們有好收成，那並不壞呀，”人羣中有誰平心靜氣地插嘴道。

“恐怕上帝會給我們好收成的。”麥克沁·費杜諾夫加了一句。

“是！會的，”卡塔伊同意道。

“你這樣想嗎？”雅舒卡有些懷疑的樣子。

“無疑的！喂——記着。如果在倭爾加河開始移動時有水泡出現的話——一定有很好的收成。”

在離開人羣的峻峭的河岸上，一羣從沙夫拉士希諾葉來的姑娘聚集着看河。她們嘈雜地吃吃地笑着，而且不知爲了什麼，發出愉快的尖叫。在她們的中心，站着斯丹舒卡·奧格尼凡，她穿着灰色的衣服，像一株剛在抽芽的楊柳。

“哦，這班女人也到這里來。”雅舒卡心裏想，輕蔑地從她們身上避開視線。接着他又回看那羣女人，他的眼光落在斯丹舒卡身上。

他以爲前時常看見斯丹舒卡或穿着短的破衣在路上急走，或提着水桶從克刺匹夫尼山谷回來。她老給雅舒卡一種同樣的印象，正和放在他們天井中的那塊紅石子給他的印象一樣——一塊石子，老是一塊石子。

有時他在沙夫拉士希諾葉的晚會中碰到她，（斯丹舒卡時常到那兒去的，而其餘從克利凡雅來的女孩們晚上都停在家裏）。

“你是委員的女兒，”他帶有惡意地微笑着，坐到她的身邊去。“你的衣服却有這麼多破洞呀！”

斯丹舒卡默默地拉着外衣裹住自己。“看呀，她的眼睛變得和熊的一樣了——但我並不怕牠們……我瞭解你的態度的。”

“獸子，”她喃喃地說。

此刻在春陽的閃光中，她看來絕對不像他所習見的那樣不整潔的姑娘。她長得更高，更挺直了，她已長得豔麗可愛，像一個成熟的李子。當她交抱着兩臂的時候，她的乳房在薄棉衫下圓圓地聳了出來。她的頭昂然直挺着。雅舒卡的下唇微微地顫抖起

來了。

“聽吧，雅舒卡，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記着我的話。”

“是的，是的，公公，”雅舒卡同意地答，於是他就沿着峻峭的河岸行走，步態從容，兩眼依然注視着斯丹舒卡。

姑娘們看見他走近攏來，就喊道：“這是雅舒卡！這是雅舒卡，大笨伯！”

奧利娜·雅斯特雷波凡，一個麻面的姑娘，用臂肘推一推斯丹舒卡。“看呀，斯丹舒卡，這就是那個雅舒卡。”

斯丹舒卡的微綠色的眼睛轉向着他。她起初畏縮着，彷彿在等待着一個大石塊落到她的頭上來似的；隨後，因為發覺他只在看着她，不看別人——而同時又明瞭自己不再是小女孩了，却是一個爲沙夫拉士希諾葉全體青年所追求的長大了的嫵媚的姑娘——她羞紅着臉，整身挺立着，同時裝出一副歪臉。她的視線射過雅舒卡的頭上，望着遠遠的倭爾加的河面，同時很清晰地說道，知道他會聽到的：“他到這里幹什麼？他到處會鑽進來的。”

姑娘們更大聲地哄笑起來，一邊耳語着，吃吃地笑着走了開去，讓斯丹舒卡一人站在那兒。

“你們此刻發見了什麼東西，這樣好笑？——喂，斯丹舒卡！”雅舒卡喊道，一邊和姑娘們說笑話。“喂，你不認識我嗎？”

“我怎麼不認識你？一隻兔子至少也要改變牠的毛，但你老是同樣的。你並沒有改變你的老樣子。”

“哦，你已變得很厲害了呀！你是一個厲害的人兒。”

“我已脫了牙齒。你要誰？西諾支卡·普拉庫舒哲凡嗎？她

在那兒。”

“如果我要你呢？”

“喂，女友們，幫我忙吧！他在和我開玩笑了。這惡鬼。”她突然中止了笑聲，凝視着雅舒卡。“我嗎？”

“是的，你。”

“我不會唸符咒的。”

“什麼？”

“我說自己不會唸符咒。我不是一個女巫。你懂得嗎？那末，請你去吧。這兒你是走不上來的。”

“喂，聽呀，我的女孩，”雅舒卡忠告道，“不要這樣侮辱人家吧。”

“回到你自己親人那兒去吧，否則我們會把你推落河岸的。”

“我們要使你洗一個澡，雖然現在不是很適宜的時候，”奧利娜·雅斯特雷波凡插嘴道。

雅舒卡的額上湧出一顆顆的汗珠。這樣的待遇，他實在未曾預想到，也未曾預備好，但他仍不願退却，雖然他能否把這場言談轉成戲謔，他自己也不知道究有多少把握。後來他退後幾步，微笑着顰着眉毛看着姑娘們，好像大人們望着小孩們一樣。

“我知道……你們有許多隻手。牠們固然是女人的手，但牠們總是手——不是海繇。好，無論發生什麼，我都預備好了；我一個人要抵敵你們一羣。”他伸出巨大的兩臂，像貨車的車扛。

“唉！”斯丹舒卡喊道。“好一個英雄！他竟向女人們開戰呢。”

姑娘們的笑聲和叫聲，同爆裂着的河冰的吼聲相融混。在雅

亂的人叢中，姑娘們的臉孔朝着雅舒卡浮動着；他聽見她們的尖酸刻毒的話語，心想衝了開去——可是她們已將他包圍了。只有斯丹舒卡一人站在旁邊，大聲地笑着。

他鼓起勇氣，用臂膀一推，衝破了姑娘們的包圍，一直衝到斯丹舒卡身邊。

“你在笑嗎？”

斯丹舒卡皺一皺鼻子，彷彿有什麼帶着可怕氣味的東西丟到她的鼻下似的。她心想說幾句傷損他的話，但一看見他那有力的臂膀，看見他那因痛心而露出醜相的頑強的臉孔，她彷彿生根在這地方似的，儘在注視着雅舒卡的眼睛的深處。牠們是巨大，沒神，嚴肅，而且富有權威……她皺起眉頭，兩手摸一摸她的臉頰——羞得血紅了的臉頰，同時她的眼睛突然充溢着意外的溫柔。

雅舒卡因為發覺了這種轉變，柔和地呢喃道：“不要笑，斯丹舒卡。”於是他又輕輕地撫摩着她的臂肘。

斯丹舒卡戰慄着，走了開去。

“哦，你，我的草原，我的草原，”她開始歌唱起來，但突然又中斷了歌聲，呼喊道：“來吧，女友們。到托洛諾克去。”

“廣大的草原……”姑娘們愉快地接着唱道，一邊跟着斯丹舒卡走。

雅舒卡拉一下帽子緊緊地托着頭兒，心想跟着她們，但突然聽見一種刺耳的尖叫，因而中止了。

“老天呀，一個男人！”

在下邊大岩石的背後，霜冰躺在倭爾加河上，有如鼙鼓一

般，隨時都有爆裂的可能。就在那里，站着一個步行者，揮舞着他的兩臂，顯然在喊着什麼。

細洛珂葉的人們偻促地擠向前去，雜亂的話語，歷歷可聞。

“我們怎麼辦呢？”

“他要溺死了。”

“看他呀。”

這時起了一種震耳的巨響，那人腳下的那方冰塊開始慢慢地移動着。那人向前疾衝着，跨着可怕的大步，跳到還沒碎裂的那部份去。他剛跳到的那塊冰塊，又因跳躍的彈力而破裂了。

他又想跳過那充滿着水的裂口，可是冰塊在他的體重下傾側着了，河水湧到他的膝部，他就退縮回來，循流漂浮着，和腳下的冰塊一同被旋捲着。

“他是完結了！”——卡塔伊公公的話語衝破了靜寂。“在一分鐘內，他就要被漂逐到‘魔鬼渦’了——他的性命就此了結。”

漩渦中的水正在沸騰着。附近的冰塊，統統被捲到漩渦中，裂成小小的碎片，瀉入遠遠的河水中，好像從春石機中瀉出來一般。

開頭，那人站着的那方冰塊從漩渦浮了開去，浮向倭爾加河的對岸。接着牠又轉向山谷這邊浮來，一種比河水的怒吼更爲大聲的可怕的呼喊，從細洛珂葉全體的人們發出來。傳到那人的耳邊。

“起來！”

“站起來！”

“離開那漩渦，喂，喂！”

那人從一個冰塊跳到另一冰塊，跪倒，又跳起來，爬到另一冰塊。有一次他完全掩沒在水下了，一時毫無動靜。衆人默默地站着，等待着。

“唉，他是完結了。”卡塔伊公公絕望地拋出兩臂。“他已歸陰了。”

“看呀，看呀！”人羣中有誰喊道。“看，一隻小船來了。”

“這是尼珂拉伊。尼珂拉伊。底拉金！”

“是他！看吧！”

細洛珂葉的人們好像生根在河岸上一般的站立着，他們此刻才看見尼珂拉伊。底拉金，他的小船衝過水面，對着那人從破碎的冰堆中開出一道水路。

“拚命抓住！”麥克沁公公喊道。“拚命抓住，親愛的朋友。喂！拚命抓住！有人來救你了！喂，喂！”

人們吞聲屏息地注望着，小船一直衝到那人的身邊，尼珂拉伊抓住他的衣領，從水中拉上來。這時他們瀉出一種欣美的叫喊。

“他是一個真英雄。”

“好大胆的漢子！”

“他剛才從那里跑出去的？”

“回來呀！快回來呀！”

小舟疾駛回來。尼珂拉伊划槳，另一個人站在船尾用一根長桿推開冰塊。

“看，這不是奧格尼夫嗎？”卡塔伊公公喊道。“不是斯丹攀。奧格尼夫嗎？他此次又在找尋土地了，和往常一樣。”他自

言自語地再加幾句。

小舟的頭部靠在河岸。奧格尼夫疲勞地爬過船沿，在衆人的靜默中走上河岸。他的短衣和老布褲滴着水，他的臉孔擦傷了，流着血。到了尼珂拉伊的家，他左右搖擺着，抓住門柱，低聲喃喃着：

“我已沒有力氣走到自己家裏。”

“卡提雅！”尼珂拉伊朝着房裏叫道。“快些，卡提雅，拿茶炊來，茶炊，再拿一點熱的東西來。在這種時候，你到那里幹什麼，唉？”他轉向奧格尼夫問道。

“聽說有人攢到海底去尋財富。我剛才就幹這樣的事情。”奧格尼夫疲勞地微笑着，回頭看一看倭爾加河。接着他幾乎沒有舉起兩腳似的滑過小屋的門限。

三

奧格尼夫從城裏回來後不到幾天，細洛珂葉的人們穿過草地和水溝，湧到村蘇維埃。在蘇維埃的入口，那高身壯健的斯丹攀。奧格尼夫靠着門柱站着。他旁邊站立着德維卡·帕諾夫，矮個子，彎脚，薑苗似的鬚髯，禿頭，看來很奇怪，像一種奇特的玩具。在踏道的近旁，緊靠着羣衆的，是村蘇維埃主席費杜諾夫。

“諸位，”他開始說。“你們知道我們爲什麼在這里集會？這個人”——指着奧格尼夫——“要向你們說幾句話。”

細洛珂葉的人們嘈雜地搶着說話。

“好，說吧。”

“你要說什麼呢？”

“你發明了一個新字母嗎？”

斯丹攀·奧格尼夫脫了帽，兩手摸着臉孔，向週遭看了一下。於是他用一種不像他本來口音的沉着奇特的聲調信口說道：

“我要土地，農民們……”

“什麼？”泥岐塔·郭拉諾夫打斷他的話頭。“土地？”

“是的，土地。布羅斯基——就在這村莊的外邊——還沒有分配的……這片土地正在荒着……因為不應該讓牠荒了，所以我們要開闢牠……我們預備組織一個貧農團。這就是我要說的話。”

農民們靜默了一息，相互地看着，於是起了一陣哄笑。

“哈哈！”

“什麼意思，斯丹攀？”

“他是一個瘋子！”

“你預備在石子上磨磨你的鐮刀嗎？”

“腦子有些病了！”

笑聲更加喧鬧起來，傳到街道上，把教堂的圓屋頂上的烏鴉嚇跑了。烏鴉嚇飛了上去，在細洛珂葉的空中盤旋着，響出金屬似的斷斷續續的聲調。

奧格尼夫兩手扭着帽子，眼睛注視着農民們，彷彿失了神似的。後來他重新鼓起勇氣，靠着踏道的欄檻，舉起拳頭，盡力敲在桌上。

“什麼事情？你們吵什麼？”

笑聲停息了。

“我問你們在吵什麼？你們此刻是在馬戲場嗎？我們剛才好好地要求這片土地，如果你們不給我們，我們可以找出一條法律來，牠會給我們的。我們受你們的壓制，實在夠了。”

農民們靜靜地站了一息，像無風的早晨中的裸麥。

“哦！你原來是這樣的傢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尖叫道。他聳一聳肩膀，跳到踏道。他脫下鉄硬的帽子，把牠送到奧格尼夫的面前。

“你們不要給他那片土地，諸位農民。不要給他，”他喊道。

“只要想想他們的想頭呀。夠了！這些無賴……他們的想頭原來如此。……，看他們怎麼辦……”

察克力夫的最後的話語，像派雀唧唧的叫聲，被細洛珂葉人的吼聲掩蓋了。

主席費杜諾夫企圖恢復會場的秩序，在頭上揮舞着算盤，拍着桌面。彷彿他正坐在深澈的河底上，動着兩唇，揮舞着兩臂；從他發出來的聲音，一點都聽不見。……

於是沙卡爾·卡塔伊夫走上踏道。沙卡爾是完全目不識丁的——他叫數目字8爲“那個捲曲的東西。”雖然如此，但他對於各種法律和規則，比有些人對於自己的老婆更要熟悉，同時他的知識已獲得了全村的美慕。當他們談到他時，農民們就說：“我們的沙卡爾生着一個部長的頭腦。……他應該當一個人民的部長，不應該在這些陰溝裏同我們腐化。……”

“你不知道怎樣處理羣衆，”他此刻說道，一邊輕輕地推開費杜諾夫。“蘇維埃的權力；……去吧，走開……”

“不過沙卡爾老叔，”費杜諾夫抗辯道，“請你只要看一看

“他們在幹什麼呀？”

沙卡爾推開了他，用一隻粗笨的手用勁地搔着自己的頭。他在自己的頭髮中找着一小束草蒿，把牠拔了出來。

“不要吵，不要那樣吵，”他喊道。“我要向你們說幾句話。”

“不要吵，”有幾個農民喊道。

“靜些！”

“你們以為自己在什麼地方——在旅館裏嗎？”

農民們靜默下去了，有如一輛轆轤地滾下斜坡的響耳的貨車跌入河中後那麼的靜默。有些地方還可以聽見急性的人的嘈聲，可是週遭的侶伴都憤憤地朝着他看，於是大家都靜默了。他們可以聽見坐在踏道上的卡塔伊公公的喘息和水溝中的潺潺的水聲。

沙卡爾的聲音衝破了靜寂。他一邊撕着捏在手中的草蒿，一邊說：“我從前同布拉珂夫的農民奮鬥而受苦，難道不是爲着你們嗎？”

“是的。”

“那末，他也受過苦嗎？”

“對，”沙卡爾答道，一邊丟了高帽。“此刻你們答應他的要求嗎？”

“我們答應。”

“我們答應——還有什麼說呢？”

“好的，我從前到莫斯科去看列寧，也不是爲着你們嗎？”

“你去的很對，”尼珂拉伊·庇拉金從人叢中喊道。“不過你

此刻這件事還說什麼呢？

“好的。”沙卡爾抬起頭來。“列寧不是瞭解我們的需要嗎？他不是給我們牧場嗎？”

“是的，他曾給我們牧場。”

“而且我們曾經感謝他好幾次。”

“如果他不給我們這些草場，此刻牠們恐怕要被布拉珂夫的人們佔有了。”

農民們興奮起來，互相談論着。

沙卡爾停了一息。當嘈聲像晴天的灰塵落到大路上一樣地鎮定下去後，他才向前傾側着身體，喊道，拖長而且加重每一個音節：

“主——人們——不——是時常鞭打我們的父親嗎？”他用盡全力說出最後幾個字。

彷彿這幾個字像一個血紅的火把落到他們中間似的，大家瑟戰慄着，不安地退縮着。接着他們就向沙卡爾湧出同聲的回答，彷彿像工廠汽笛的號聲一般，響澈雲霄。

“不要提起那樣的事吧。”

“你爲什麼要翻出舊的傷疤？”

“我們此刻不是談論那樣的事呀！”

“那些事情已經完結了，完結了。”

在黃昏的薄暗裏，各種破碎的和褪色的帽子暴亂地晃動着，農民們睜着血紅的眼睛，在自己頭上緊握着拳頭。

沙卡爾往後靠着，等待着。後來他跳了起來，展開兩臂，喊道：

“不對！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記着過去的日子。我們必須記着過去的傷疤——這就是傷疤之所以爲傷疤。聽我講呀！我們的父親曾被過去的貴族所鞭打。鞭打，你們要問：他們爲什麼被鞭打呢？因爲貴族們不准他們過着合理的生活；而我們的父親却不肯退讓——他們要活呀。這就是貴族們爲什麼要打他們。不是這樣的嗎，兄弟們？”

農民們靜默着。他們互相瞧着，於是又轉眼望着沙卡爾，心裏懷疑着：“他此刻還要說什麼呢？”沙卡爾也靜默着，眼睛望着細洛珂葉的人們，心裏想：“不，你們的背脊並沒有印着鞭痕，否則你們永遠忘不了牠們的。”

突然間，好像決了隄似的，農民們喊道：

“很對。”

“那是真的。”

“不過再不要說牠吧，沙卡爾。”

“這就是他們爲什麼要被鞭打。”

“讓他過去了吧。”

“不對！”沙卡爾又說道。“我還要說到牠的。我們的父親要吃飯，這就是被貴族們鞭打的原因——你們同意這種見解嗎？這就是爲什麼要絞斷貴族們的頭頸，爲什麼我們要永遠詛咒他們。列甯給我們土地，因此我們將永遠感謝他，永遠對他表示感激。”他停止說話，更加側近農民們。他於是又挺起身體，用一種清晰的，響亮的，不熟悉的音調喊道：“那末我們此刻幹些什麼？我們此刻幹些什麼？奧格尼夫和他的朋友們也想前進去獲得一種較好的生活，我們要鞭打他嗎？”

沙卡爾的聲音從蘇維埃的踏道上轟發出來，他的兩臂在空中左右揮舞着，像一個游泳者的兩臂一樣；他一說完，聲音就消逝了，彷彿已到了岸似的。

農民們退縮着，似乎變得更渺小了，好像有一種重大的壓力把他們壓倒了。他們的兩眼俯視着地面。

“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布羅斯基，”沙卡爾繼續說道。“他們或許會指示我們一種獲得較好生活的方法，使不會老靠這乾燥的地殼和水潭過生活。這就是我的意見，兄弟們；我們既已獲得了自由，就讓大家都照自己的意見去做吧。”

他那閃爍的眼睛輪視着農民們的臉孔。牠們和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察克力夫的眼睛接觸了。這四隻眼睛彷彿在玦玦相擊一般。沙卡爾的眼睛在蓬鬆的眉毛之下顯得巨大而蔚藍，察克力夫的則像小小的黑蟲。這兩對眼睛互相注射着，交戰了一息時間。

察克力夫首先退步了。他的眼睛俯視到地上了；沙卡爾舉起頭來，深深地歎息着。

四

夜色籠罩着細洛珂葉，像一頂嶙峋的黑帽。爛泥受着足步的重壓，發出一種餓犬嚼肉的聲音。細洛珂葉的農民們，散會後慢慢地踱回自己家裏去，靜靜地互相談話。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察克力夫也從會場走回家裏，腦海中充滿着鼎沸的思想，全身被一種比陰沉的秋夜更為鬱悶的憤怒包圍着。

“那個刺毛狗沙卡爾，他看想什麼呢？”他喃喃道。“斯丹

攀看想布羅斯基——但他究竟看想什麼呢？隨時隨地都會鑽進來的。”兩脚踏過黏濕的爛泥，他的思想不自覺地轉到地主蘇泰金身上了。……

很久以前，在距離細洛珂葉兩俄里左右的地方，地主蘇泰金——摩羅夫親皇的一個後裔——的邸宅聳立在倭爾加河右岸的羣山中，有如一個鷹鳥的窠巢。蘇泰金所有的松林遠遠地綿延到倭爾加村的境內，他的地產包括細洛珂葉全部的範圍。當他喝酒的時候，他就差人去找本城的婦女，用酒沖洗他的馬羣，此外還玩了許多荒淫放蕩的把戲。他已把自己所有的財產都浪費光了，僅僅剩着這所古舊的邸宅和布羅斯基，這是他靠近倭爾加的地產的一部份。

在蘇泰金的境况還沒到那樣地步的時候，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往往對着這所房子和地產傾注着貪婪的目光，一邊想：“唉，我只要有牠的很小很小的一部份……我就要……”

當蘇泰金受到瘋癱病，被大家遺棄了的時候，察克力夫情願願地幫助他洗澡，扶他到露天去，無微不至地服侍他。蘇泰金答應給他布羅斯基，作為報酬。他每次到蘇泰金那兒去或從那兒回來的時候，總是沿着靠近布羅斯基的道路走。他用手指點一點地土，而且放在嘴裏嚐一嚐。

“好肥土，”他時常說。“牠如被好手耕種起來，不知道會出產多少麵包呀。”他於是設想他的計劃了。可是事情却不如他所願。有一天，當他幫助蘇泰金洗澡的時候——病人的脚手痙攣地抽抖着，使人目不忍睹——察克力夫却愚蠢地問道：

“喂，撒凡爾·伊利支，你想你的性命此刻就完結了嗎？”

蘇泰金突然停止了顫抖。他的兩眼凸突着，嘴裏哼着一些聽不懂的話語。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思潮像激流一般瘋狂地衝向前去；他很難抓住牠們。

“真是見鬼，到這樣時候還在問他……他此刻或許就要走路了……”

他把蘇泰金拉了起來，彷彿拉着一束東西似的，把裸體的他拖進房裏。病人在房裏蘇醒過來，察克力夫就熱狂地向着他的嘴巴和鼻孔吹着，同時用兩手按着蘇泰金的肋骨。

“哦，別讓他此刻就丟了他的靈魂，”他喃喃着。“只要先讓他的靈魂在這紙頭上簽了名，牠就可以走了……再也沒有誰去挽留他了。”

到了傍晚，蘇泰金蘇醒了。他閃着朦朧的兩眼，用一隻類似小小的多節的胡蘿蔔的手指招呼察克力夫。

“什麼？”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俯身問道。

“什麼嗎？我不知道，”他這時伸出兩手來。

蘇泰金發怒似地蹙着眉頭，他指着窗口。在從窗口望見的碧空中，一隻兀鷹正在田野上飛翔着。牠慢慢地，盤旋下來，鼓翼飛過碧綠的草地，於是大胆地停息在一株橡樹柱上。

“哦，這是什麼嗎？我看見牠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轉臉對他說。“兀鷹是一種無用的鳥類……你對牠有什麼意見？”

這隻兀鷹在柱上不到一息，立刻又飛開去，停在草地上。旋又飛起來，沒入赤楊叢中。

蘇泰金微微地掙起身來。他的朦朧無光的大眼睛彷彿脫到眼窠的外邊了，同時他的喉嚨裏發出粗聲的話語。

“人生易過，正如那隻兀鷹在那柱上匆匆一息。”

“我不要再聽那樣的話。”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搖着他的手。

“你給我那片土地吧，給我布羅斯基。你並無親戚，並無親戚呀，把牠給我吧。你不能把牠帶到坎裏去。喂，撒凡爾·伊利支，我將永遠爲你禱告上帝，我的孩子們也會繼承我爲你禱告。”

“牧師，”蘇泰金粗聲呻吟道。

察克力夫發怒了。他在蘇泰金的鼻下搖着一個冷酷的拳頭。

“你知道嗎？除非你給我那片土地，我真不會叫牧師來；你如果不給我那片土地，你將帶着滿身罪孽死去。”他奔到角落裏，歇斯的里地大笑着，指着天花板叫道：“你將帶着混身罪孽上到那兒去。”他於是又俯身對蘇泰金說：“你將在地獄裏受着大苦難，你永遠不能超脫。你聽見我此刻的話嗎，還是沒有聽見呢？你在下界不能欺騙了，……你想我替你洗身服侍，究爲什麼？”

他在狂怒中抓住蘇泰金的喉嚨，輕輕地壓着牠。蘇泰金微微地顫動着，伸直他的兩腿，他兩眼釘視窗口。

“現在我無望了，”察克力夫說。“布羅斯基差不多到手了——可是現在——”

他搜索着房內每一個角落，撕下壁紙，掘起地板，還打開好幾隻箱子。他找到名片，照片和紙屑，憤憤地丟了牠們。他走到天井，搜索着牛欄——依然找不到財富。他的兩肩聳了起來，他的臉色慄慄而蒼白。察克力夫重新走進房裏，突然想道：

“他過去爲什麼不讓我整理牀呢？爲什麼他老是自己動手呢？”

他把蘇泰金的軀體——還是溫暖的——推在一邊。他在牀上找到一個洋鐵箱，裏邊裝着一些價值十盧布的金幣，錢幣上面蓋着三張紙。察克力夫兩手忽然麻木了，彷彿他的臂肘受到一個猛烈的攻擊似的，他舉不起牠們了。他匆惶地看一周四周，讀着頂上那張紙。

“我的喪資。”

“他們也會給他埋葬的，”他心裏想。“就是沒有這筆錢，他們也會給他埋葬的。”

他害怕地再看一看週遭，於是就把這筆錢塞進自己袋裏。他先把蘇泰金的身體推回原處，於是戴上帽子，匆匆走到細潘珂。到了村街，他就向農民們報告死耗。

“那個地主歸陰了，……最好就去把他洗一洗……”

那時以後，察加力夫很平安地過了二年。克利凡雅街遭了火災後，他建造一所新房子。這並不是一所通常的小舍，却是屋頂蓋着石板瓦的真正大房屋，附屋都用鐵皮造成的，籬柵又膠着黏土，更加堅固。附屋的後邊就是柵欄，由地下室通到外邊。他有許多特別的鎖，所有的門都有鎖的，他把鎖匙束成一串，吊在腰帶上。他走來踱去，儼然有大地主的神氣。

他時常走到天井，通覽自己的房舍，心裏感到極端的愉快。

“現在如果起了火災，或來了賊子……他們萬不能損傷我了。我過去到田野或別處去的時候，老在害怕着會發生什麼意外事情。”

過路的人們往往停步問他：

“你起頭怎樣興發起來的？”

“這完全由於勤苦工作，”察克力夫總是這樣回答。“這完全由於勤苦工作。”

他的確在工作着。他買了一株小樹，砍下，把木頭貯藏起來。到處都是木頭，棟梁，和木版——天井中，屋頂上，附屋裏，以及那所用作浴室的小舍的背後。他在樹林後邊買了一小片土地。他的兒子雅舒卡在工作着，斯丹攀·奧格尼夫也在工作着。夏天，韃靼人和摩特維人來到這塊土地工作。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自己袋裏放着一隻蜚蠊（使出門能順利），走到田野，考查他們當面的工作，低聲咆哮着，接着就跑回家來。

在家裏，他整日忙着掃箒，掃着天井，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序。小雞特別使他厭惡。“畜牲……爲什麼牠們不在一處地方吵鬧？……討厭的東西！”

他咒罵小雞和那隻蜚蠊，他對於後者的感情全部都喪失了。他的腦子爲別種思想所佔據了。他的老婆克倫尼亞老在怨訴着。三年來她一直把家內的金子帶在胸前，她在牠的重壓之下不斷地呻吟着。

“這金子已經壓傷了我的胸膛。聽呀，我不能再負牠了。把牠藏到別處去吧，隨便什麼地方，隨你喜歡。”

察克力夫急想藏了這筆錢，可是找不到一個使他隨時可以看守的適當的地方。這個想頭在夜間很使他苦惱，他老是躺在克倫尼亞的旁邊，一邊緊緊地握着這筆錢，一邊傾聽着他老婆的喋嘖。

“牠在腐爛着了，”克倫尼亞喃喃地說。“蟲兒蝕進去了……”

“放些灰塵上去；灰塵……稍稍等一息！忍耐一息，我會找

到一個地方。我會藏了牠的。”

這種想頭總不會離開他；牠使他苦惱。後來，當他找到了一個地方，把這錢藏放了後，他沒有一息離開房子的。他坐在天井中，愁慘地凝視着自己的週遭。

“世界是誰造成的呢？夜是誰造的呢？夜有什麼用處？人們可在白天休息和睡覺呀。夜究有什麼好處？牠只有使人浪費，你不得不點油，……而且牠給賊子們一個機會。”

五

四處的小屋中依然閃耀着燈火，明亮的燈光射到窗外的泥水潭中。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跨過街道，走向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的家。去冬他們曾經決定合租布羅斯基的。現在奧格尼夫却來搗亂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正去和普拉庫舒契夫談論這件事。

在普拉庫舒契夫的家裏，一星幾乎不能看見的微光在朦朧地閃爍着。

“他只點着一盞夜燈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想。“他是一個拘謹的人。他不久就會發財了。他當然不會點着十支燭力的燈的。”

察克力夫走過天井中的水井，敲着窗。

“找誰？”房內的聲音。

“伊利亞。”

窗門開了，普拉庫舒契夫的蓬鬆的大頭出現了。房內送出一陣烤南瓜的氣味。

“他們還在吃南瓜呢，”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想。他抓住窗

架，問道：

“你們已經拿了外重窗片嗎？”

“是的……現在是春天了……他們常從窗口進來，恐怕他們把牠們敲破了，所以我把他們拿掉了。”

這個回答使耶戈·斯忒帕諾維支非常快活。他決意明天早晨也叫他的兒子雅舒卡脫了冬天的窗片，藏放到附屋裏去。

“你剛才爲什麼不到會？”

普拉庫舒契夫拉一拉擠在窗框和胸膛中間的濃密的鬚髯，對着房內的人們喊着。

“你們不能靜一息嗎？……這是因爲同時發生了兩件事情。母牛正要生小牛，那些羊皮又在水裏浸壞了，我不得不把牠們拿出來。……出了什麼事嗎？”

“他的頭腦在發昏呢，”耶戈·斯忒帕諾維支想。“羊皮放在水裏嗎？”他接着高聲說道：“現在那班人真糟透了……他們像灰塵一樣，都是如風倒的呀。應該把他們的兩手割掉才是……可是沒有人割掉他們的手，所以他們高高地舉起手來……沙卡爾·卡塔伊夫轉移他們來反對我們。”

普拉庫舒契夫咳清喉嚨，雙睛釘視在黑暗中，低聲說道：

“這班混蛋！……”

“你知道嗎？”耶戈·斯忒帕諾維支繼續說道，“他們將來把母牛鳥也要拿去，我們一切工作都要枉費了。”

“哦？”

“不要老說‘哦’吧！斯丹攀已到城裏去了。這惡鬼曾在考查關於布羅斯基的法律。我頂料他也要找尋關於母牛鳥的法律的。你

最好在你母牛身上少費些心力，否則你不單失了布羅斯基，連你自己分到的土地也要失去了。”他更擠近窗口，低語道：“他們的確在說……恐怕他們有意造謠的，說人們已把伊利姆的蘇維埃推翻了……他們正在運動着，不過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六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在普拉庫舒契夫的窗口低聲說出的那種謠言，像暴雨前的猛風一樣，傳遍了全村。起初，細洛珂葉的人們還在秘密地說着。但到了傍晚，從紅軍馬隊來的二十名騎兵衝過村裏後，消息就同野火一樣地從這家傳到那家，說凡斯卡·卡拉沙克同他的隊伍已經越過了倭爾加河，雖然河冰正在爆裂着，他們已經攻進伊利姆，把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弄死了。

“你應該躺到他們的肚下去，”寡婦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帶有惡意地對隣居卡提雅·庇拉基娜喊道。“你需要他們那種人的。”

卡雅提逃進房裏向尼珂拉伊報告卡拉沙克的消息。尼珂拉伊微笑着，從他的牀上溜了下來，在耳後搔了幾把，坐在櫥上。

“那跟我們毫不相干……就是來了一打卡拉沙克，我也不怕。”

從那天他救了奧格尼夫的性命後，尼珂拉伊有幾分相信他了。在那天晚上開會後上牀睡覺的時候，他曾對卡提雅說：

“你一切事情都可以信託那個人的。他為別人做事的時候，毫不顧惜自己，你絕對可以信任他。”

他懷着這種想頭睡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從奧格尼夫的小屋中

回來後，就告訴卡提雅，說將自己完全交給斯丹攀了。“我在這兒，隨你怎樣同我玩一下吧，”於是尼珂拉伊就拍着卡提雅瘦削的兩肩，和他在未婚前常玩的一樣。

“我們的生活會好些了，”他說。“不要嘖哩咕嚕……你會胖起來了；現在看你真是瘦得可怕。你不久就會掩藏了那些骨頭，而且還會生一個小孩子，是嗎？”

卡提雅紅着臉，羞得低下頭去了。

“那跟我們毫不相干，”尼珂拉伊重複地說。“不要聽他們的閒談……不過無論怎樣，——此刻先給我一點東西吃吧。”

卡提雅用火叉在爐灶中翻了一息，牠裏邊很空，像一隻乾燥的大嘴巴。她把一些淡灰色的羹湯倒在碗裏。她的下頷顫抖着，她眼前浮起一陣霧。

尼珂拉伊是相信貧農團的，她也如此。而且又會生小孩了，不會再羞怯地彎着頭了，而泉邊的那些婦人們也不會再嘲笑她，不會再叫她石女了。

“這跟我們本來沒有相干，不過那惡婆娘却說他們應該同我睡覺呢。”

“應該絞斷她的頸項，那末她不會這樣多閒談了。”

“她應該如此；而且——”

“好了，千萬不要理她，”尼珂拉伊溫柔地說，一邊將調羹浸到灰色的羹湯中。“他們老在村裏閒談着的，他們的話語，你都不要聽牠好了。今天早晨，老鉄（這是尼珂拉伊給察克力夫取的名字）也吐出一批隱語，但我却不理他。”

當底拉金說話時，他覺得自己的脊骨上流下一陣冰冷的顫

慄。“唉呀，”他的腦子竭力丟開這種感覺。“我有東西吃了，吃了後，我就去好好地安睡。到了早晨，我就去看一看奧格尼夫，把事情的底細問個明白。”

當他吃東西的時候，身上的顫慄增強起來。他就叫他的老婆看一看四周。

春晚的溫和可愛的微風，吹進玻璃窗的破洞。一只狗兒在山谷中刺耳地狂吠着，接着狗的吠聲又換成一種憤怒的咆哮了。

“他們不會碰到我們的，”尼珂拉伊喃喃地說，一邊釘視着遠遠的黑暗。“我們畢竟不是共產黨員。他們爲什麼要爲難我們呢？”

他又靜默着了。他的脊骨上的顫慄奔流得更快了，他的內心被一種沉重的憂慮所糾纏。

“啊啞！”尼珂拉伊喊了一聲，一邊從釘上抽下帽子，奔出小屋。

在街道的黑暗中，那在各自的天井和附屋中忙碌着的農民們的喧聲，掩蓋了春夜的響動。大門輾軋地響着，好像正在被人匆急地打開似的；小門砰的關閉着，不時又發出鉄門摩擦的聲音。農民們的提燈對着天空的黑暗閃耀着慘淡的光輝，在小屋頂上投射着飄搖的巨影……馬嘶叫着，母牛害怕地亂吼。不時還有一種憤怒的叫喊，像子彈一樣地穿過空中。……

尼珂拉伊奔到斯丹攀·奧格尼夫的小屋裏，薄冰在足步下爆裂着。奧格尼夫的房窗統是黑暗的，只有隣居的天井間的一盞提燈的反光照耀着屋頂和短短的大烟囱。

“我預料他們在睡覺了，”他想，一邊敲着門。“現在正鬧着

大亂子，而他們却在睡覺！”

“誰呀？”小屋裏傳出奧格尼夫的聲音。

“開門吧，”尼珂拉伊回答道，他說話時幾乎要跌進屋裏來了。“哥薩克的隊伍到這兒了。”

“什麼地方？你在喊着什麼？你喝醉了酒呢，還是什麼？你不知道貧農團是禁止喝酒的麼？”

尼珂拉伊的話聲已經驚醒了斯丹舒卡。一時恐怖擾亂着她的心胸，如籠中鳥。接着她就鼓起勇氣，溫柔地微笑着，一邊擦着眼睛。

奧格尼夫·卡利吞公公，格慮沙——斯丹舒卡的母親——以及尼珂拉伊·庇拉金，一同坐在桌前。

“牠們的隊伍來了，我告訴你們，”尼珂拉伊說，一邊搖着一隻手臂。“大家都在整理行李逃走了。”

“真的嗎？”奧格拉夫打着呵欠。“我們也去相信這種事情嗎？”

在這個呵欠中，斯丹舒卡立刻看出了危險。

“呵！呵！呵！”奧格尼夫又打了一個呵欠。“如果隨便什麼我們都去相信，那我們全體都非變為兔子不可……那末我們畢生儘在逃走，完全沒有時間做工作了。”

斯丹舒卡匆惶地穿上灰色的衣服，理好頭髮，於是她那赤裸的強壯的兩腿，從牀上溜了下來。

“你在幹什麼，斯丹舒卡？”奧格尼夫轉臉對她說。“儘管睡覺。不過……好的，你起來也好……起來也好。”

奧格尼夫的言語中包含着這樣的意思：他想今夜或許會發生

什麼事故，事前準備一下倒是必需的。

七

和軍隊已經越過了倭爾加河這消息同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又接到一道音信，通知他尼珂爾斯珂葉——離細洛珂葉九俄里左右的一個村莊——的那個名叫密格赤克的商人已經買到了二桶火油。在他，這則消息比另一則更有興味，他在早晨就叫雅舒卡同着棕色小馬去買些火油來。他一天到晚等着他兒子回家，再三咒罵自己，說，自己太愚蠢了。他恐怕雅舒卡和馬已被軍隊捉去了，他從自己棚舍的小窗對着通尼珂爾斯珂葉的道路整整望了一天，像一隻飢餓的山羊注視着一束碧綠的草料。到了黃昏，當關於軍隊的謠言傳遍了全村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就奔到馬欄，費了很多時間用灰塵擦進棕色的牝馬的背脊。牝馬在痛楚中蠕動着，彈着腿兒。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對這畜牲咆哮着，畜牲掉轉頭兒，可憐地望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兩手急激的動作，同時又望一望馬欄牆壁上的搖動的陰影。

察克力夫儘管擦着，直到擦出鮮血來；他於是拿了一桶水，放進一些煖烘烘的料糞，攪了一息，倒在馬身上。他接連這樣幹了好幾次。他於是踱了回來，釋笑着自言自語道：

“好了。她看來又老又醜呀！他們來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說：這老畜牲你們怎好騎呢？你們看一看吧！”

他拿下提燈，再把牝馬檢察一下，低聲哼着，預備走開了。正在這時，門門喇喇地響了好幾次，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跳了回來。

“難道他們到這裏了嗎？”他想。“總不會——這樣快。不會！”

門門響得更利害了，同時可以聽見門外的聲音。察克力夫的驚慌還沒完全平靜下去，走到門邊聽了一息，於是拔了長長的鐵門。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先進來；後面跟着塞卡·普契爾金。提燈的燈光剛剛照在普拉庫舒契夫的臉上。

“喂，喂，”他恐怖地說，“他們全隊開來了。”

“是的，”普契爾金用一種深沉的低聲說。“剛才一個乞丐到我門前，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靜些！”察克力夫嚙嚙地斥責道：“不要喊。”

“哦，我並沒有喊呀！”普契爾金的聲音更大了。“我們應該到屋頂上去大喊一陣才是，他却要人家靜些呢。我們的救星到了呀。”

他聳一聳兩肩。最後走進小舍裏。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熄了提燈，對克侖尼亞喊着：

“喂，你！洋火在那裏？”

克侖尼亞尋找着洋火，接着又到別間房子里繼續尋着。同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就把此刻普拉庫舒契夫同普契爾金來和他討論的事情考慮一番。像漁夫拉着魚一樣他把這件事估量一下，權衡一下，企圖着決定他自己的主張。

“你老把洋火帶在身邊的。”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記起洋火是在自己的衣袋裏。他慢慢地取了出來，站在小橈上，一手伸到小油燈上。

“洋火在這里，”他說，一邊點亮小油燈，雖然他還在想着另

一件事情，却依然繼續說道：

“我剛才把牠們數過的，現在却少了五根。我剛在早晨數了牠們。那時有十八根，到了中午，一看就不見了五根。他們到那裏去了？”

“你把洋火記在清單裏嗎？”普契爾金驚異地問道。

“自然。”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從小櫃上跳下來。“自然！你以為這些東西”——他一臂揮了一個圈子，彷彿抱着全房間似的——“你以為這些東西都是憑空飛來的嗎？不對，裏邊不知道有多少血汗呀！只有他們，”察克力夫指着門口，“胡說什麼財產是從天空跌下來的，好像用剗子剗牛糞那樣容易……用剗子剗了起來，那就完了。不對的，朋友們，你們非節儉不可。有時我也妄想一些好東西——可是，這是不對的，我決不可以妄想的呀！我應該等待才是。我嗎？哦，當我在土耳其的戰爭中的時候——”

“此刻我們等着好了。他會儘管說他的故事的，”普拉庫舒契夫想。

“你們應該知道我那時是怎樣的人。”

普契爾金大聲笑起來，可是普拉庫舒契夫却憤憤地看着察克力夫，而且打斷他的話頭。

“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耶戈·斯忒帕諾維支。你下次再來說完你的故事吧。”

“好的。”耶戈·斯忒帕諾維支聳一聳肩膀，把油燈的光焰調整一下。“我們就來討論這件事吧。”

普拉庫舒契夫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放在桌上，用手掌撫摩開來，於是三個頭兒一齊俯在桌上——耶戈·斯忒帕諾維支的，

長而狹；普拉庫舒契夫的，巨大而蓬鬆，太陽角上蓋着銀色的綉毛；普契爾金的，蓋着激紅色的毛髮，和馬鬃一樣粗硬。

“你看呀，”普拉庫舒契夫低語道，“這裏是公開的和祕密的黨員。”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往後靠了一息，看一看普拉庫舒契夫的大頭，於是重新俯到桌面上去。

“讀出來吧，”他非常輕地耳語着。

“公開的共產黨員，”普拉庫舒夫開始讀着。“斯丹攀·奧格尼夫，他在一九一八年是一個強盜；他從耶戈·察克力夫搶去三千盧布，還搶了許多別的農民的東西。他的兒子在莫斯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

“三千；這是對的，”察克力夫確證地說，“還有十六個盧布。”

普拉庫舒契夫給他瞥了一眼，繼續讀道：

“費杜諾夫，村蘇維埃主席，老在幫助共產黨員的。德維卡·帕諾夫，尼珂拉伊·庇拉金——”

“請慢！”察克力夫插嘴道。“停一息，你不能把尼珂拉伊放在名單裏的。照我的意見，他不應該列在裏邊的。他是什麼共產黨員呢？而且，他又是我的隣舍。你們應該把這考慮一下。”

“他在怕隣舍呢，”普拉庫舒契夫想。他的手指移過庇拉金的名字，繼續讀道：“格拉斯克·雅庫舒卡是貧農團的一個團員。這就是說他是和共產黨員同伴的。密特卡·斯庇林。”

“不對呀！”察克力夫又打斷他的話頭。“你沒有取消了尼珂拉伊的名字！把牠塗了吧，把牠塗了吧！”

“你怕什麼？”普拉庫舒契夫從另一衣袋裏再取出一張紙，放在桌上。“你聽吧……”他把牠放到燈光中，開始讀着明晰的字句。

“凡西利·卡拉沙克領導下的‘民主農民軍三頭會議’宣言道：一切權力都歸人民，由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打倒共產黨員和委員們。農民組合萬歲。……我有四萬軍隊……在莫斯科——”此下文句，普拉庫舒契夫就讀不下去了，轉臉對察克力夫說：

“你知道了嗎？那就是我們的勢力。蘇維埃的人員正在到處亂逃。”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滿臉現出皺容。

“不行，我不贊成那個……我不贊成那個。我不願意把尼珂拉伊也放進公開黨員的名單裏……而且無論如何……你們別想強迫我——”

他們爭辯了一息，房內似乎充滿了憤怒的低語。他們爭論着尼珂拉伊·庇拉金應否列入公開的或祕密的共產黨員中的問題。

“這樣你不是不願意同我們合作嗎？”普契爾金咆哮道。“你在反對我們嗎？”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依然固執自己的意見。“你們非取消尼珂拉伊的名字不可。”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也發怒了，提出自己的計劃。

“首先我們必須把蘇維埃倉棧裏的食麥平分了一——這樣可以把一切貧農拉到我們這邊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聽到這個計劃，就從其餘二個人退開來，搖着頭。“不對，”他說。“或許我不懂得什麼，我從沒有做

過村長，也沒有做過書記，因此我或許不懂什麼事情。但是我從沒有拿過非分的東西。沒有。我不願幹這樣的事。不行。”他的聲音提高了。“我不會同你們幹這種事情……我絕對不會同你們幹這種事的。”突然間，他又驚人地加了幾句：“我絕對不干與這件事，那就完了。不，決不。你們別想哄誘我，別想說服我，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我決不被人牽入這件事。”

“你這惡鬼！”普契爾金咆哮道。

“等一息，等一息吧，”普拉庫舒契夫一邊說，一邊抓住他的肩膀。“等一息，讓我們討論一下，讓我們一同來討論一下吧。”

一種急迫的敲門聲，打斷了普拉庫舒契夫的話頭。他把名單和小傳單塞在桌罩的下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默默地把牠們抽出來，交給普契爾金。他於是跑去開了門，雅舒卡氣喘喘的，身上塗滿污泥，幾乎跌進小屋裏了。他眼睛望着普拉庫舒契夫和普契爾金，一邊說：

“開會嗎？”接着更大聲地說：“軍隊到尼珂爾斯葉了。我剛剛設法逃開來的，那匹馬請照料一下，父親，我不得不把車子丟在尼珂爾斯珂葉。”

他走到伙食房裏，抓了一塊肉餅，奔到街道上去。

“你到那裏去？”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他後邊喊道。

“我到應該去的地方去，”雅舒卡答，於是沒入黑暗中了。

八

當費杜諾夫在晚上十點鐘左右看見街上提燈的無止息的閃光時，他知道卡拉沙克是到了鄰近的地方了，或許今夜或明天清早

就要到細洛珂葉了。那晚他也知道普契爾金同幾個人在村裏討論着分麥的事情。這一切都使費杜諾夫不能安心靜息。他坐在窗前，雙眼注視在夜宵的黑暗中。麥克沁公公正躺在牀上，輾轉反側，而且呻吟着。到了深夜，他開始說話了。

“丟了這種事情吧，我的兒子。這不是我們的事情……你如果同人們一塊兒去活，你非順從他們的意思不可。……你看，你在村裏完全孤立的。你應該到人們面前對他們說：我不管事了，你們財產的鎖匙放在這裏，你們隨意幹去好了，我不會阻礙你們的。”

費杜諾夫靜默着。他一時竟想跑到普契爾金那兒，給他倉棧的鎖匙，并對他說：“我讓步吧。”“連他也”——費杜諾夫依然想着普契爾金身上——“連他也這樣，他過去是完全擁護蘇維埃的權力的，他幫助分了貴族們的地產，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可是現在……他却跑到相反的路上去了。”

他記得兩星期前，當他登記農民的牛羊時，普契爾金說自己只有四隻羊；實地調查的時候，竟發覺了普契爾金有五隻羊。因此費杜諾夫就寫下五隻……他同時又記得普契爾金會恫嚇他，說總有一天要向他報仇。

“這個臭傢伙，”費杜諾夫喃喃地說。“這豬糞……”

“他們統是這樣的，”麥克沁公公猜透了他兒子所說的那個人。“他們統統自私自利的，人家叫他瘋子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確是一個瘋子。”

他們都靜默着。甲蟲在牆壁上沙沙地作響，在黑暗中，牠們的聲音有如微雨的響聲。費杜諾夫的老婆達沙正在分壁後面睡

着，在睡夢中哼着糊塗不清的囈語。……在這幾天內，她就要生下初胎了，這件事給費杜諾夫的煩惱，比任何別的都更厲害。

麥克沁公公打破了靜寂。“他們會無緣無故地結果了你的性命的。你聽我說吧……你當了這個差使真是不得其時呀。這班人都是很兇惡的……。他們爲了一點點小事，就會結果你的性命的。……”

“不要響，爹爹……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你靜靜地躺在那裏吧，不要響。”

“哦，這些青年！他們不聽我們的話，他們不聽自己老婆的話……你聽誰的話呢？聽外人的話嗎？”

有人偷偷地沿着路邊溜到小屋的跟前，幾乎一點都看不見。費杜諾夫忍聲屏息地把臉孔靠着在冰冷的玻片上，向外邊注視着。……那人停止了，顯然在他的腳下摸索着什麼。後來小心翼翼地走過了一個泥水潭後，這人彷彿隱入了籬柵中，向前滑溜着。

費杜諾夫一邊按着不動，一邊伸手取了櫃下的手斧，緊緊地握着牠，低語道：

“看呀，爸爸。那個瘋子塞卡來了，……看呀。”父親從牀上跳了起來，穿上他那破舊的羊皮褂子。奔到天井……。費杜諾夫抽出手斧——牠碰着了板壁，那個人已經溜到門口了。有什麼東西在粗糙的門板上亂刮了一陣。那人前進着，在第一個窗口注視了一下，於是如貓一樣偷偷地溜到費杜諾夫站立着的那個窗口。

“他走近籬來，我就拼死力——穿過玻璃——在他頭上敲了

一斧，那就沒事了，”費杜諾夫想。

他舉起手斧，在窗外的黑暗中，那人看見一道閃光，立刻跳了開來，毫不想到自己究往那兒去，一味疾奔到街路的另一邊。費杜諾夫不能再看見他了。突然間起了一種可怕的尖叫，刺破了夜宵的靜寂；於是靜靜的黑暗重又向着窗內凝視。

九

普契爾金在黎明時回復了知覺。他躺在察克力夫的天井旁邊的一個泥水潭裏，頭兒靠在那修理雪車用的木橈上。他的頭腦發痛，嗡嗡地響着，好像剛才喝了過分了酒似的。他的兩手埋在污泥中，他先跪了起來，於是再站起來，他在衣服的潔淨部份揩清兩手，於是倦乏地躡過屋後的那條小巷，他在路中記起昨夜的事情。當時離開察克力夫，告別了普拉庫舒契夫後，他就走過橋，折到蒲第亞舒卡街走着。那兒一切都在睡覺，只在繽紛的柳樹旁邊的凡西利·士侖卡的小屋裏，閃耀着一星燈火。普契爾金偷偷地溜到窗邊，向着窗內窺視。士侖卡的蓬鬆的頭兒正在牀上忽上忽下地滾動着；桌前坐着露刻利亞，正在瓷盆中攪着什麼東西。在她對面，坐着村蘇維埃祕書曼那發。

普契爾金更加走近窗口。

士侖卡掉轉頭來，沉鬱地看着曼那發，說：

“什麼？又在釀着風潮嗎？”

“風潮的確在醞釀着了，”曼那發用本來脆弱的聲音答道。

“你們該得此報。”

“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牠會使你的生活更舒服些嗎？”曼那

發微笑着，轉臉對露刻利亞說：“牠會不會呢？”

露刻利亞只是更加俯近那個瓷盆。

“他們真把我們惱死了，”士侖卡喃喃地說。“他們想把全村變成一個工廠……想使每個人都享受牠的福利。他們允許你一種神話中的樂園。是的！——你們等着好了！”他於是翻身。“哦，我兩邊真痛！”

“你期待什麼，你這懶東西！整日像肥豬一樣躺在那兒，”露刻利亞信口說道。“那匹馬的肚皮都蓋着髒物了。”

“馬是用不着顧慮的。牠不會掩埋在髒物下的。你，曼那發，你的工錢多少？”

“十二個盧布。”

“哦！我喝酒喝了的錢往往比這更多，你一天寫到晚——只爲着十二個盧布。”

普契爾金離開窗口，向門口走去，一邊望着天井。彷彿有誰在拔着籬柵的樁木似的。

“到底這是誰呢？”他想，一邊溫和地喊道：“誰呀！”

沒有回答。普契爾金聚精會神地釘視着黑暗中。“這是人嗎？沒有那麼大。那到底是什麼呢？”

在灰白色的天幕底下，他看清了一隻馬頭。這畜牲正在從籬柵中扯出籬纏，在嘴中嚼着。

“啊！呀！”普契爾金懶懶地喊了一聲。因爲摸不到門，他就爬過門上，更加逼近馬了。

“天呀！牠坐下去了！真是奇事！”他俯身看了一眼。這馬的確是坐着，拖着後腿，彷彿牠們已經破碎了。普契爾金匆急地跑

到茅屋跟前，軋的一聲，門就開了，他就滾了進去。

“凡西利，一件意外事情發生了。”

“你說什麼？”士侖卡喊道，預備跳下牀來。“什麼事情？”

“你的馬兩隻腿中風了。”

“什麼？”

“是的……兩隻後腿。我看見她，她坐着，坐在地上。”

“哦！”士侖卡此刻很安心了。“這不是第一次。……每年春天都要發作的。他們說應該敷些藥粉，可是我沒有時間到愛拉伊去買牠，坐吧，我們剛才和曼那發在這裡辯論。”

“那就對了。我剛才走過這裡，看見這隻馬，我想應該順便進來告訴你的。……還有一件事情，城裏來了一張公文，據說倉庫裏的食麥都非平分不可。我想明天早晨，他們就要來分了。”

他們就關於食麥和卡拉沙克的事情談論了一息。於是普契爾金離開了士侖卡的家裏，告別了另一個農民——這農民聽到他的消息後心緒非常煩亂，——走到普拉庫舒契夫的家裏。他於是又折了回來，偷偷地沿着路邊溜到費杜諾夫的小屋跟前。他用粉筆在門上亂寫了一些東西。於是……他記起那窗後的手斧的閃光，記起自己曾奔過街路，恰當他到了察克力夫的家屋的轉角時，就有兩隻有力的手抓住了他。那兩隻手臂把他舉了起來，拋在泥水潭中，他的頭兒就倒在籬柵上。……

此刻，在這寒冷的熹微的晨光中，他一邊沿着山谷走着，一邊盡力記起所有的瑣事。……當他穿過叢密的多刺的野櫻桃的時候，他閉着兩眼，而雅舒卡·察克力夫的先笑後怒的臉孔就浮現在他的眼前。

第二章

夜間，在霜冰爆裂的轟聲中，教堂的警鐘嗡嗡地報着警耗，響澈大草原的濃密的黑暗。遠處襲來隱約的炸彈爆裂聲，在尼珂爾斯珂葉的上邊，火焰有如可怕怪物的紅熱的兩顎，落入天空的黑暗中。

在細洛珂葉，關於軍隊呀，卡拉沙克呀，契卡分遣隊呀，分麥呀……等等的謠傳，從一所小屋傳到另一所，從一個門口傳到另一門口，像一種動物爬過爛泥一樣。

那天夜裏，細洛珂葉沒有片時的靜息。

第二天早晨，當婦人們還來不及到汲水的時候，當太陽像紅色的壓扁了的南瓜剛剛昇到松林的梢頭的時候，三名騎兵從尼珂

爾斯珂葉方面來到細洛珂葉。他們的大帽子點綴着紅帶，背上夾着福鎗的旁邊，又負着裝得滿滿的背囊。厄美爾卡·蓬達察克騎在兩個同伴的前面，他的黑馬身上閃耀着汗珠。當他們到了克利凡耶街的時候，他們唱起烏克蘭人的歌曲，使全村都從提心吊膽的微睡中驚醒。顯然他們很熟悉這個村莊，因為他們轉到那條通到蒸酒司提克拉的小屋的小巷裏去。

歌聲使普契爾金從自己的小屋中走了出來。起初，當他瞥見紅帶子的時候，他想躲到自己的附屋裏去，但他一聽到歌曲的字句，就大笑起來，叫喊起來，一邊束緊他的褲帶！

“哦，多漂亮的馬呀！多漂亮的人呀！達雅，我到蘇維埃去。”

“滾你的蛋，”達雅憤憤地答。“恐怕他們會割了你的頭。”

“哦，不，他們不會的；你不要煩。我們已得到靠山了；你等着看好了。”普契爾金微笑地答，同時向着提克拉的小屋走去。

他走了一息後，全身充滿着愉快的感覺，他於是記起自己的閃亮的小牛皮的新靴來了。這雙靴子，他在幾天前從修靴匠那兒拿到家裏，他曾經在地板上鋪了一張席子，在席上踱來踱去踱了很久，一邊滿意地傾聽着新皮的軋軋聲。

“牠們真好看。我以前從沒有穿過這樣的靴，”他想。突然間，他起了一陣驚嚇。“他們要把牠們拿去的，白軍或紅軍。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的。去年他們從密啓特卡·潑斯特拉克拿去一件皮褂，從耶戈·什杜巴寧拿去一雙靴子。……我應當藏了牠們。”

他轉身走了回來，走到門口，就對達雅喊道：“我的靴子在那裏？”

“你要牠們做什麼？”

“把牠們給我。拿到這裏來。哦，你爲什麼要裝起這樣的眼色？你不知道此刻村裏停着什麼人嗎？”

他從箱子裏拿出靴子，用微紅色的眼睛釘視着達雅。

“我把牠們放在那里才好？把牠們藏在那里才好呢？”

普契爾金和達雅視察着小屋中一切骯髒的黑暗的角落。

“兒呀，你還是穿上牠們吧。”帕走霍姻公公在爐邊勸告道。

“那就對了。他們不會從我腳上脫去牠們的。”

他很快地脫了腳上的靴，穿上那雙新的，於是他忽而旋轉這一只腳，忽又旋轉那一只，一邊呢喃地說：“不知道大家要嫉妒到怎樣地步。”

他從火爐上拿了一把煤炆，拌着水，塗在他的靴子上，使牠們看來不十分新，於是跑到街上去了。

那三個騎兵正在沿着那條小巷轉回頭了。他們喝得半醉了，他們的背囊空了，他們歌唱得更快活了。

“咄！咄！咄！喝！喝！喝！”厄美爾卡一邊喊，一邊踢着馬。

這些騎兵過了橋。他們的馬在二道水溝中間頸接頸地跑着，牠們的流汗的側腹互相接觸。牠們一直奔到村街的盡端。

松林中送出一聲來福鎗的射擊。這些馬兒吃驚地跳到路邊，牠們的腳陷入軟軟的爛泥中。於是牠們又沿着原街瘋狂地朝着來時的原方向奔了回去。

松林中又發出鎗火的射擊。這時，那正在再次過橋的三名騎兵，有兩名戰抖着，向前倒着，臉孔掩埋在馬鬃中，兩手丟下馬韁。還有一名則向前平伏在馬上，衝過普契爾金的身邊。

七個騎兵揮舞着鋼刀，衝出樹林，追逐着那個敗退的騎兵。接着，他們也沒入村莊的野外了……一息兒後，細洛珂葉的人們又看見這七個騎兵出現了。他們由斯丹攀·奧格尼夫所領導。他們穿過樹林，又在遠處現了出來，折向一座小山跑着，於是散了開來，各自馳驅，直到他們變成了幾乎看不見的遠遠的灰色的斑點。

二

搶掠了伊利姆鎮而被紅軍緊追着的卡拉沙克的隊伍，已經退避到一所人跡罕至的山谷，牠名叫‘熊洞’，離伊利姆四十里左右。

早晨，大家還在睡覺的時候，卡拉沙克就在搭在三株松樹中間的帳幕裏坐着。他的頭面刮得光光的，被太陽晒黑了，當他注視着遠處的時候，他的額頭蓋滿了深深的皺紋。

那個韃靼人亞克米特卡走進帳幕，坐在卡拉沙克的跟前；他掉轉頭兒，開始唱着悲哀悽切的韃靼歌。亞克米特卡唱到自己在大草原上的遙遠的故鄉，唱到被自己棄置在那兒的二個年輕的愛妻，唱到自己慣吃的滾熱可口的美菜，也唱到倭爾加河隔岸的大草原的開豁和自由。

卡拉沙克聽到亞克米特卡的哀怨的歌聲，不禁顫抖起來了，他瞥視着那浮脹抽動的歌喉，對他喊道：“不要作聲，亞克米特

卡！”

亞克米特卡舉起狹狹的歪斜的兩眼望着他。

“我唱歌呀，大人。亞克米特卡的靈魂唱呀！呵，呵，呵……”

“好了，我已聽夠了。”卡拉沙克搶着說，接着走出帳幕。

野營的炊烟從帳幕叢中和在山谷的斜坡上匆促造成的那些茅屋中懶懶地升入空中，牠旋捲着，混入了濃密的松枝中。在山谷的底脚，一羣馬兒站在許多糧食車的旁邊，預備隨時都可裝鞍走動。一隻鵲鳥停在一株白楊的枝條上，清脆地叫着。牠後來飛到一輛貨車上，在一塊肉上啄着。

卡拉沙克走上斜坡。好幾次貪婪地吸進充滿了松香的早晨的空氣，靜靜地站了一息，注望着野營的蒼白色的炊烟，最後又在一株死樹的潮溼的樹幹上坐下。腐爛了的木頭在他身體的重壓下喇喇作響。近旁有一隻啄木鳥坐在一株赤楊樹上，用牠的喙兒啄着。有時牠改換自己棲息的地方；啄木的工作於是停了一息，但接着又開始了。這種啄木的聲音是唯一高出颯颯的風聲的巨響。其餘一切東西都靜靜地作沙沙聲，彷彿在怕擾亂了大早的黎明的靜寂，而所有輕柔的沙沙的聲音又融成了一種幾難聽見的微音。

卡拉沙克當心地傾聽着。他掉頭靜聽着那微乎其微的清晰的聲音，竭力猜想着牠究竟是什麼聲音，猜想着這種沙沙的聲音，這種微微的呼喊究從那里來的。這種低聲息息增高起來。各處的樹枝在牠們的動作中輕輕呼嘯着，清風發出一種有如水花潑着遠遠的高岸的模糊的低訴，攪動着松樹的梢頭。

這些聲音漸漸迷惑了卡拉沙克，在牠們的節奏中搖撫着他。

他的臉龐掩埋在兩手中，卡拉沙克對於周圍的事物完全失却知覺了。他的心神漂蕩着；早晨的愉快的幽靜使他沉醉了。他坐了很久，微微地左右搖動着。突然間，他意識到了一種聲音，彷彿有人匆促地爬上一張許多級的梯子似的。卡拉沙克驚了起來，舉起他的頭。

一隻刺蝟從右邊一株松樹背後爬到空地上來。牠潛伏在枯乾的松針中，用鼠眼一般的小眼睛望着四周，靜靜地站着。那雙小眼睛恐懼地閃爍着，牠身體上的脊骨隆了起來。他倆互相注視了一息時光，冰冷的顫慄流下卡拉沙克的脊背。那刺蝟於是扭動着牠那淺灰色的小鼻子，在空地上巡視了一下，於是決然地向那株死松樹走去。

“恐怕我此刻坐在牠的房子旁邊吧，”卡拉沙克想，微笑着，但他並沒有離開他的坐位。

這隻小刺蝟走到他的身邊，牠的鼻尖敲擊着卡拉沙克的大靴齒，於是立刻把自己捲成一個小刺球。

“喂，小兄弟，”卡拉沙克說。

他在樹上坐了很久，用一條碧綠的樹枝撫弄着這隻畜牲，同時他的思想回返到過去的事情上了。這種回憶彷彿從非常遙遠的境地浮湧起來的。而在卡拉沙克，牠是一種難以理解的神祕，正和樹林中的低聲一樣，正和這隻小小的刺蝟一樣……。的確，在或種程度上，他是理解這隻刺蝟的……。他一時在牠身上發見了他自身，發見他野居的孤寂，而這種思想使他更奮熱地撫弄這畜牲，他幾乎有些憤然了。於是那條青枝從他手中跌下來，牠那碧綠的樹葉在這刺蝟上蔭蔽着早晨的陽光。……

卡拉沙克的眼前，很清楚地湧現着烏拉斯克的戰爭的圖畫。那時，他還是一個共產黨員，領導一小隊非正式的蘇維埃軍隊，他們跟他從格利夫出發，掙過荒沙滿地的漠野，經過許多次血腥的搏戰。他往往率領他的隊伍攻擊白軍的後路，飛也似的奔過廣大的草原，像一隻脫羈的勇馬。……但是後來，當首都下令解散非正式的軍隊而改編為一支正式軍的時候，命令卡拉沙克及其部隊悉由曾在沙皇軍隊中當過軍官的格利哥利夫指揮。卡拉沙克於是怒髮沖冠了。

“這是叛逆，”他說

他記得當時真沒有說過這句話。到後來他才有這種想頭。他當時只在一種瘋狂的暴怒中衝了開去，同厄美爾卡·蓬達察克匆匆招集新隊伍，攻擊大草原上的厄士鎮，把牠打成一片荒土，於是組織一個包含他自己，厄美爾卡，及鞞韃人亞克米特卡的三頭會議。

或許這事情做得很對，或許……卡拉沙克並不知道。他盡力遏止一切關於這件事的思想，像木匠塞着木頭的洞孔一般。

頃刻間，卡拉沙克在大草原上散布自己是“解放束縛的救星”的謠言。各村和小鎮都派代表到他這裏來。隊伍的數量漸漸增加起來。農民們都用銀錢和麵包歡迎他。

這是他第一次到一個村莊時的情形。在第二次，當農民們知道他逼近村莊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的牛羊馬畜趕出村外，又把少婦們和姑娘們鎖在房裏。當他第三次來到村莊的時候，村人們就攻擊卡拉沙克的隊伍，用野蠻手段對付他們，或把他們拋到河裏或池沼裏，或把他們弄死在大路上。……卡拉沙克的隊伍消散

了；牠有三千兵士，五個月後，只餘着一千五百名了。而最後，他就眼巴巴地看着克服羅斯梯安卡的居民們剝奪了他這包含糖果和藥彈的全部的輜重。

這是開頭的情形。……

當日晚上，卡拉沙克就攻擊這個村莊，抓到一個，屠殺一個，在立時燒光了克服羅斯梯安卡的燎原的火焰中，他疾驅到大草原中去，在那兒重演了同樣的慘劇。卡拉沙克於是率領千名持刀的部隊，越過倭爾加河，蹂躪了伊利姆鎮，退到“熊洞”。……

退出伊利姆的那天晚上，他失去了大部份的隊伍，同時他知道自己只剩着這樣少數的兵士，敵人很可以把他包圍在倭爾加區域的這部崎嶇的山地中，而掃滅了他。卡拉沙克很明白這一點，可是另一種思想又佔據着他的腦際，使他不得安息：無論如何，或者獨自一人，或同着部下最精銳的將士，他非到塔布維亞去不可，在那里，安多諾夫已經準備了二年左右了。他抱着這個目的，就在那天早晨派遣厄美爾卡·蓬達察克到愛拉伊區去偵察，再從那兒沿途偵察到塔布維亞。……

那隻刺蝟小心翼翼地展開自己的軀體，從那條密葉層層的樹枝底下注望着自己周圍的環境，接着就匆惶地快步溜下斜坡去了。牠的聲音使卡拉沙克從幻想中驚醒。他戰慄著，視線穿過松林的細長的樹幹，注望着山谷的底部。

樹林中衝出了一個騎兵，他的馬兒罩滿了汗珠，他疾馳穿過山谷，用一種嘹亮的聲音叫喊道：

“喂，弟兄們！那些豬羅……。細洛珂葉的共產黨員已經殺死了厄美爾卡和塞羅斯梯安了！”

這個騎兵的呼喊，打破了山谷的靜寂。卡爾馬克人，韃靼人，俄羅斯人，蓄着長髯的烏克蘭人，統統從帳幕中和小屋中跳了出來。山谷中充滿了他們的叫喊，充滿了鐵器的叮噠聲和戰馬的嘶叫聲。

這個消息激起卡拉沙克的狂暴的舉動。他的心胸填滿了惡毒的暴怒；他從緊咬着的牙關中間瀉出加於細珂洛葉的可怕的咒語。他跨上自己美麗的棕馬後，就拔鋼刀，喊道：

“跟我來！……前進！那個村莊是你們的！……”

卡拉沙克踢着他的馬，暴風雨似的衝向細洛珂葉。

一息兒後，隊伍湧出山谷，跟着他們的司令。

三

太陽把溝內的雪塊驅逐到溪中去。溪水泛湧着，沖洗着楊柳和野櫻桃的樹根，喧鬧地奔瀉到倭爾加河，夾雜着沉重的紅色的泥塊。……倭爾加河在霜冰的爆裂聲中怒吼着。

蒲第亞舒卡街的農民們聚集在士侖卡的小舍裏，好像聚集在一桌講究的酒食上似的。最先到場的是那修靴匠彼得卡·庫特雅洛夫。他指着德維卡·帕諾夫的小舍尖聲叫喊道：

“德維卡！把德維卡拉出來！他已同民衆作對了……如果他自己不出來，我們會把他丟在愛拉伊河中……”

密特卡·斯庇林憤憤地敲着帕諾夫的小屋的窗口。

“走出來，”他喊道，“否則他們要把你拖出來的。”

“我不出來，”德維卡在小舍中回答道。“你告訴他們好了。看他們的樣子呀！他們已經過厭了安靜的生活了，所以他們起了

這種騷動。你以為政府比你們更愚蠢嗎？哦，是的，我却不這麼想。至於你——你也是貧農團的一分子——而此刻你也顛倒轉來了。”

密特卡從窗口跑到屋後的小山，對人們呼喊道：

“他說他不出來。他說你們都在反對政府，說你們都是搗亂分子——你們有聽過這樣的話嗎？”

“讓他滾媽的蛋，”普契爾金答。“我們儘可做我們自己的事。”

忽然間，彷彿是偶然的，普拉庫舒契夫從山後出現了。當他走到農民們的跟前時，他脫了帽子，鞠了一躬。

“開什麼會？防守愛拉伊河嗎？”

“哦，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你知道那麥的……我們要把牠分了……”

“什麼麥？”

“在倉庫裏的。”

“這麥還沒拿出來嗎？”

“沒有，”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咆哮道。“他們還沒有工夫呀。”

“我同你說，聽呀，”士侖卡走到普拉庫舒契夫的跟前。“你從前做過本村的村長，你知道一切的法律……以及蘇維埃的法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普拉庫舒契夫一脚在枯葉堆中拖了一步……“哦，叫我說話嗎？這是老百姓的政府呀——”他開始說話了。

全體都靜默着，釘視着普拉庫舒契夫。普拉庫舒契夫正在察

看他的靴齒；接着他抬起頭來。春風吹亂了他那波斯貓的尾巴一般的軟軟的長鬚，吹散在他的兩肩上。

“因此老百姓是有權力的，老百姓要怎樣做，就怎樣做，……老百姓。我想是這樣，……按照蘇維埃的法律……”

“對的，”土侖卡插了一句。“老百姓要怎樣，就應該怎樣……他們過去流血的代價只有這一點呀！”

“當然囉。”

“對的。”

“這畢竟是我們的麥呀。”

“等一息，等一息，”庫特雅洛夫的聲音比別人的叫喊更響亮。“我們全體的行動應該一致……那領袖……應該跟從那領袖。總而言之”——他用左臂在空中揮舞着——“我們應該全體一齊去，而且拉了德維卡同去。”

農民們拖着帕諾夫，把他夾在他們的中心，走過橋，向費杜諾夫的小舍那邊湧去。……

當普拉庫舒契夫走到自己小舍跟前的時候，他就從羣衆中溜了出來，好像魚兒從無力的手中溜下一樣。他於是跑進自己的天井，沒被別人看見。他在小舍的門口碰到他的女兒晉卡，拉着她的耳朵，親熱地拖着她走，好像她是一隻小馬一般。他於是走進房裏，坐在長櫬上，向着窗外注望。

“哦，事情在發動了，”他想。於是更加靠近窗口，他的鬚鬚觸着窗架了。“那一邊也在騷動着了，”他大聲說道，一邊望着農民們在克刺匹夫尼山谷的對面斜坡上挨戶奔跑着。“那個向這邊跑來的是誰呢？”他揩一揩給他的口氣呵糊了的玻片。“這個人究

竟是誰呢？”

沙卡爾·卡塔伊夫亂倒亂碰地溜下黏滑的泥路，向克利凡雅街狂奔。

“唉，你這壞蛋！”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在窗裏痛罵他，“他又去制止這回亂事了。”

他從長櫬上站了起來，匆促戴上帽子。接着，他又脫了牠，重新在窗前坐下。

“我去和他拚一拚嗎？這是可以的，不過拚了後結果怎樣呢？”他想，依然坐在窗前。

四

費杜諾夫匆匆配馬，麥克沁公公跑到棚舍裏拿麥桿。奧洛尼夫同他六個伙伴避到愛拉伊去後，費杜諾夫立刻決定把達沙和這老祖父也送到那兒跟一個姑母同往。

農民們的喧聲使費杜諾夫從附屋裏走了出來。他奔跑到小屋裏，從窗口望着外邊。他望見克利凡雅街的農民們加入了第一羣農民中；於是他們一齊向他這邊前進，活像一條開闊的溪流。

“不，我決不對這班人讓步。”他奔到門口。“他們不會捉我的。”

“密提亞！”達沙喊道，一邊從牀上微微掙起身來，可是她那行將臨蓐的孕軀的重壓，又使她倒了回去。“密提亞！”

費杜諾夫躊躇着。達沙拚命抓住他的背脊。

“把牠給他們吧，把牠給他們吧。給他們鎖匙吧——這不是你自己的麥呀！”

“讓我走吧。我叫你讓我走呀……”

“我不願意你先我死去。他們早晚可以拿到牠的——你躲藏不了自己。”

麥克沁公公從棚舍中跑出來。他從門口喊着費杜諾夫，伸開兩手向他走去。

“逃走吧，兒呀，逃走吧！小船泊在草叢中——泊在蘆葦叢中。”

羣衆的吼聲非常逼近了。

“把他吊死在樹上！把他吊在山谷中的楊柳樹上。”

“喂，你這大胆的英雄呀，走出來吧！出來給我們演講，告訴我們這事情的底細。”

“讓我去吧——唉！……”他把達沙推在一邊了。她的頭兒碰在火爐角上，她靜靜地呻吟着。她側着右腹躺着，接着又慢慢地痛苦地仰轉身來，伸直兩腳……。費杜諾夫的眼光落在她的便便大腹上，在她那薄薄的衣衫底下，有一種活動的東西彷彿在移動着，移過膨大的腹部。

費杜諾夫的臉色有些沉鬱起來了。

“達沙……親愛的達沙……”

達沙睜開她的眼睛。牠們是親熱而且富於柔情，同時因流淚而潤溼的了。

“我要立刻就起來，密提亞——立刻，我就要起來……”

“唉呀！搗進去吧！”

窗片倒進了房裏，一片玻璃屑刺在壁上，顫抖着像一把小刀。

“逃走，逃吧！”麥克沁公公推着費杜諾夫，又把達沙拉到自己身邊，用他自己的身體庇護她的大肚皮。

農民們擁滿了天井，看來好像被雨水弄污了的禾堆。當費杜諾夫出現的時候，喧聲就停止了，羣衆微微後退着。費杜諾夫覺得自己爲一種可怕的重擔所壓迫。他的眼睛閃視着羣衆的臉孔，視線落在德維卡·帕諾夫的臉上了。

“他也在這裏，雖然他曾加入貧農團……”這個想頭立刻又被另一想頭繼接着。“這樣看來，我老早就應該讓步了……。同這種混亂的羣衆鬥爭是不值得的……。”

他不知不覺地將一手放進衣袋裏，在袋裏摸着倉庫的鎖匙。他在手裏轉動着牠；這一動作，使他的衣袋突了出來。這就使羣衆從暫時的躊躇中騷起來了。

“唉！你預備開鎗了呀，”普契爾金喊道。“去捉住他！”

他最先衝着圍籬。在羣衆的粗手之下，圍籬一息兒就粉碎了，彷彿是由薄薄的花邊編成的一般。只有橡樹的籬樁依然直立着。

“公民們！同志們！兄弟們！”費杜諾夫喊道。“兄弟們！兄弟們！……”第一根籬樁呼呼地掠過他的頭上，打在走廊的板壁上，穿過了牠，落在房內的洋鐵桶上。……第二根籬樁打過的時候，費杜諾夫覺到自己的胸部已經破了；他蹣跚着，竭力掙住自己，使不致跌下踏道，跌到農民們的跟前去，他於是盤縮在門口了。他將右手靠在走廊的地板上，他覺得自己喉嚨裏完全不由自主地湧起一種蛙蟆一般的滑溜溜的東西；他的兩唇張開來，嘴裏跌出一塊血塊。接着又湧出更多蛙蟆一般的血塊來；牠們來得更

快了。他想站起身來，可是有人又從上邊丟下什麼東西，打在他的頂上……他的眼睛緊閉着，費杜諾夫落入了黑暗的深井中了。

……寬闊的脊背巍然聳峙着，兩隻多毛的手臂伸展開來。……

“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呀，你們這班壞蛋！”沙卡爾·卡塔伊夫怒吼道，一邊衝上踏道。“他是一隻狗呢，還是一個人，唉？”

“這都是普契爾金幹的，這完全是他的錯處，這瘋子。”雅舒卡·察克力夫喊道，一邊衝進門，衝到天井。“我昨天看見他的。”

羣衆靜默地站着。只有德維卡·帕諾夫在倉庫背後喊道：

“你們應該扯下他的褲子，這小流氓！”

普契爾金奪取了彼得卡·庫特雅洛夫手中的籬樁，在自己頭上揮舞着牠，裝着來打卡塔伊夫的姿勢。

“你不可以碰到沙卡爾！你不可以碰到沙卡爾老叔的。”雅舒卡喊道，一邊將兩隻有力的拳頭送到普契爾金的臉邊。

普契爾金退避着，放下籬樁。

“喂！”沙卡爾的拖長的聲音衝破了靜寂。“你們看見他的樣子嗎？你們在跟從着怎樣的人呢？他想結果了我，接着他又會結果了你，你，和你。”他從一個農民指到另一個。“他會把你們全體都結果了，結果後又怎樣呢？那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沙卡爾，”費杜諾夫的聲音幾乎不能聽見；他把倉庫的鎖匙交給沙卡爾。

沙卡爾旋轉身來，抱起病人，半拖半抱地把他拖到棚舍，開了門。……

果園背後流着愛拉伊河。太陽和泥土把河水變爲紅色了。河
的後邊，長着密叢叢的長蘆葦。

五

兩匹馬跑過村莊邊界的打禾場附近的紅黃色的麥地。其中一
匹載着厄美爾卡·蓬達察克，他的兩腳牢牢地踏在鞍蹬中。另一
個騎者已在克利利凡雅街跌下馬來，臉部向前掩埋在污泥中。

卡拉沙克先到這些馬的跟前。他匆急地下了馬，輕輕把厄爾
美卡抱下馬來，小心翼翼地將他放來地上。他於是脫下自己的帽
子，靜靜地站了幾分鐘。

他那額上的皺紋更深了。他不知道自己的隊伍已經跟上他
了。他們伸着頸項，忽而注視着他，忽而注視着死了的厄美爾
卡。

彈丸打在厄美爾卡的面部，牠打破了鼻梁和額頭的一部份。
污濁的腐齒緊咬着。

“大人。”亞克米米特卡叫道，衝破了靜寂。

卡拉沙克的身軀湧流着微微的戰慄。他抬起頭，輕輕答道：

“朋友。”

他緊閉着雙唇，跳到馬鞍上。騎兵們互相傳送着低微的聲
音。他們一邊可怕地談着話，一邊對着村莊的屋舍瞄準，像一羣
獵犬一般，等待着卡拉沙克的號令。

“前進！”卡拉沙克喊道，在鞍蹬上微微站了起來。“衝到那
方場去！”

泥漿隨處飛濺着。他們大聲疾呼，暴風雨似的衝到農民們的

屋舍中。小鷄唧唧地奔過天井，飛過籬棚和附屋的草屋頂。狗在來福鎗的敲擊下狂吠着。斯丹攀·奧格尼夫的大門砰的一聲打開了，羊羣狂暴地奔過街路，搖着牠們的尾巴。

兩個卡拉沙克的兵士跟在羊羣的後邊，推着卡利吞公公出了門口，推到街上去。這位赤頭的白髮老翁扭着兩手，尖聲驚叫着，盡力抗拒。其中那個長着紅色的長髭的盜匪，殘酷地用來福鎗打着他那赤裸的頭頂。老人蹣跚着，靠在小屋的牆上，伴着一聲微弱的呻吟，跌在一個泥水潭中，兩臂伸展着。

“哦，你這老狗。”其中一個說，一邊踢着倒臥的老人。卡利吞公公的麻布襯衫上出現了泥漿模糊的趾印。小小的水流，蛇一般地從泥水潭流到地上凹窪中。

“他是完結了。”另一個說，一邊跨過這無動靜的軀體。

“他死了嗎？好了，我們再去捉第二個吧。”

街上的喧聲傳到費杜諾夫的天井。普契爾金奔到那棚舍，接着又奔到菜園；他想尋找沙卡爾，但忽然間又改變了目的，跑回門口。走到小屋的轉角，他在一些冰凍的料糞上滑去了，一時掙了回來，而結果又跌倒了。他聽見棚舍裏雅舒卡·察克力夫的笑聲；這使他大怒了。

“你這豬羅。”普契爾金呢喃地說。他從衣袋裏取出公開的和祕密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一時轉身向着旁邊，匆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

一羣盜匪衝進天井，先把普契爾金推出門外，於是用來福鎗把其餘的農民們趕到街上去。

全村充滿了門扇輾軋聲，暴徒的呼喊聲，以及婦女的哭泣聲

。……帕爾坎·普拉庫契夫的狗已經扯脫了自己的束縛，咬着一個過路的匪徒的足腿。這匪徒抽出鋼刀，在畜牲的張大的兩顎上亂砍。……

在方形的市場上，細洛珂葉的居民們在卡拉沙克的面前排成三重。彼此交換着祕密的耳語。

“他們殺死了卡利吞。……他此刻躺在那兒。”

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卡利吞·奧格尼夫像一袋麵粉一樣躺在泥水潭中。在普拉庫契夫的座轎地輾轉着的狗兒近旁，濺射着泥漿，濺在那老人的死屍上。

“老頭子排在前行。”卡拉沙克叫喊道。

行列在來福鎗的敲擊下很快地散了開來，頃刻間前排站着一行老頭子。在一端，站着森永·貝舒珂夫；其次站着泥岐塔·郭拉諾夫，再次是普拉庫契夫和士侖卡，全體都是老頭子。……第二行的人們比較年輕些。普契爾金站在普拉庫契夫的後面，同時又在雅舒卡·察克力夫的前面。在他旁邊站着德維卡·帕諾夫。和雅舒卡一同站在第三行的，都是剛在去秋結婚的青年。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則到處都看不見。

“看呀。”普契爾金想。“他在這裏也敢溜出去呢——這流氓。我怎能交出名單呢？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說這件事應該祕密幹的。但我怎能祕密幹牠呢？”

雅舒卡·察克力夫瞥視着面前這個帶紅色的頭，而且露齒癡笑着，因為他記起昨晚自己去找斯丹舒卡時，曾在途中碰到普契爾金，把他丟在泥水潭裏。

“我一定把他傷得很妙的，這瘋子。”雅舒卡想，接着他的視

線射過面前的人們彎曲的脊背，落在卡拉沙克的身上，看他是一個堅毅殘酷的傢伙。於是他的眼睛又轉向斯丹攀·奧格尼夫的小屋了。他幻想着自己的眼光穿過敞開的門扇，瞥見斯丹舒卡的灰色的衣衫。雅舒卡挺直身軀，臉龐閃耀着驕傲的神色；他和一切別的人們一同站在卡拉沙克的面前，看呀——沒有誰比他更堅穩，更挺直。他感到一種情熱的欲望，希望斯丹舒卡此刻會看見他，只要看一息兒也好；這樣她就不會再叫他獸子了。他並不是一個衰弱的青年，從他的眼睛中立時可以看出可怕的神色。

“事情都弄好了呀，司令。”亞克米特卡喊道，打斷了雅舒卡的思緒。

“我知道了。”卡拉沙克粗聲答道。

“哦，——小姑娘，小姑娘。”亞克米特卡呢喃地說，一邊奔過街道。

普拉庫舒契夫望着他，看他奔跑時潑起泥漿；他衝開普拉庫舒契夫的大門，過了一息，普卡的吃驚的叫聲傳到方場了。……她的頭兒飛也似的閃過窗口，接着又閃過亞克米特卡的伸展着的兩手。普拉庫舒契夫的下頷抖顫着，他那灰白色的鬚髯在寬闊的胸前垂得更低了，兩眼跌下模糊的淚水。

“天呀！天呀！”他低語着。

卡拉沙克下了馬。他在農民的行列前躑來躑去地曠了兩次。在吞聲屏息的靜默中，他們的眼光勉強離開了普拉庫舒契夫的窗口，凝視着卡拉沙克的每一脚步，像習操的兵士一樣。當他停步在蓬達察克的屍旁時，農民們微微後退着，慢慢低下頭來。

“喂！”一聽見他的聲音，他們的脊背就奔流着冰冷的顫慄。

“如果你們的共產黨員不殺死我的朋友，我決不會把你們全體拖到這里。……現在你們非回答這件事不可。你們當中那幾個跟共產黨員有關係的？”

普契爾金給普拉庫舒契夫瞥了一眼，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彷彿站在他父親的敞開的坟墓面前似的，他的脊背彎曲到無以復加了。

農民們靜默着，竭力閃避卡拉沙克的銳利的眼睛。就是雅舒卡也擋不住這種注視，低下他的眼睛，看着彼得卡·庫特雅洛夫的靴踵了。彼得卡，他的兩手按在圍裙下，微微移動着兩腳，對着自己週遭的農民們送出吃驚的瞥光。土侖卡拉開襪襖的上衣，從襯衫的破洞中露出一部份肥胖的肚皮——只有他兩眼對着卡拉沙克直瞪，彷彿在說：

“這一切都無關我事。我同這件事毫不相干，你不能要我負這事的責任。……但如果你定要盤問我，那我就告訴你一種使你摸不到頭尾的事迹。”

“喂，你怎麼樣？”卡拉沙克指着庫特雅洛夫。

“我嗎？”彼得卡吃驚地後退着，好像一塊白熱的鐵丟在他臉旁似的。“我嗎？我怎麼樣？大家都知道我老坐在長櫓上的。……我是一個修靴匠。我……而且我的腦子又不十分健全的……。”

“他當真是個獃子。”貝舒珂夫靜靜地，但又莊肅地說。

大家又靜默着。太陽酷烈地燃燒着……溪水潺潺地流下克刺匹夫尼山谷的斜坡。倭爾加河喧鬧地玩弄着霜冰。馬蹄在泥漿中喔喔地踏着。一羣雄雞在村莊的或處高聲啼叫。……他們傾聽着春天的嘈音。卡拉沙克轉身走了一息；他兩眼中一時閃耀着稚氣

的歡欣，而他們又冷淡起來，沉鬱起來了。

“腦子不十分健全呢？”他轉向貝舒珂夫說。“但你腦子很好——那末你說吧。”

貝舒珂夫扭轉他的眼睛。

“哦，大人——我不很知道怎樣稱呼你；近來一切都顛倒混亂了；你叫一個人‘同志’，而他却打你的耳光，你叫另一個人‘先生’，而他也來捉住你。……一切都顛倒錯亂了。……”

“你喜歡叫我什麼，就叫我什麼；我知道你們沒有一個特別鍾愛我的。”卡拉沙克微笑地答。

農民們一看見這微笑，就得救似的歎了一聲氣；庫特雅洛夫裝着輕蔑不快的醜相，送出一聲尖叫。

“所以，”貝舒珂夫繼續說道，“你不能說誰是共產黨員，誰不是。剛才從鎮裏來了一個人，他從我老婆手中拿去兩瓶牛奶，只說一句謝謝你，就完事了。……這就說他是共產黨員嗎？同時，在那兒，你那個韃靼人此刻正在普拉庫舒契夫的家裏拿着東西——難道他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卡拉沙克皺起眉頭。接着許多斷片的呢喃的語句從別的農民們傳到他的耳邊。

“這實在很難說的。……”

“你需要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把事情分個分明皂白……”

“是的。”貝舒珂夫搖着手，叫他的同伴們勿再作聲。“再，譬如你離開了家裏，你父親必須替你回答這件事。……他就挨了一頓痛打，不是嗎？”

卡拉沙克戰慄着，混雜的畫圖在他眼前閃動——海，海濱的。

村莊，他的年老的父親，以及那松林中的刺蝟。他一時很想放棄了一切，他想站在農民們面前，對他們說：“捉住我吧，隨你們怎樣對付我。你們可以把我配在犁中耕五年田，耕十年也可以——只要別到那兒去，別把我送到他們那兒去鎗斃。”接着現實的局面又回復了。他記起伊利姆的戰役，記起厄美爾加的死亡，在他心胸中沸湧着的憤怒，使他的臉孔毫無血色了。他抽出手鎗，粗聲喊道：

“我現在問你：誰是共產黨員？而你們却在對我說神話。說出來。我來喊一，二，三。”

“哦，這就是你們所謂人民政府的真相。”貝舒珂夫喊道，“你們對待老人家像對待狗一樣，你們把他們拖到街上，用洋鎗威嚇他們。但你們不能恐嚇我——我們混過了比現在更惡劣的時勢。我們會記住你。……我們這里時常出大人傑的……。”

一聽到這些話語，細洛珂葉的農民們就挺直他們的背脊，充滿着憤恨的無數的眼請向着卡拉沙克和他的隊伍注射。

“說出來吧，”卡拉沙克喊道，用手鎗對着貝舒珂夫。“說出來呀。我就喊一，二，三。一。”他向後退了一步。“二。”

森永（他的老婆時常說：“你是急性的，你太急性了呀”）走了出來，揮舞着他的兩臂。

“你以為我是怎樣的人？——無用的傢伙嗎？你以為能嚇服我嗎，你這鷄巴兒？”

接着事情在農民們看來，就同閃電一樣快地展開來了。貝舒珂夫撲到卡拉沙克的身上，接着就跌在地上，臉部掩埋在爛泥中。卡拉沙克的彈丸打破了他的腦殼。這個匪首用他那隻自由的

手敲着泥岐塔·郭拉諾夫的胸膛。郭拉諾夫惶恐地彎着兩膝，仰跌在後面的人們身上。卡拉沙克抓住普拉摩舒契夫的長鬚；當這老人無力地跌在卡拉沙克的馬前時，一把灰白色的鬚髯在空中飄舞。

“唉，你這豬羅！”卡拉沙克怒吼道。我湊結果了你們全體的狗命。我會給你們看，我會給你們看的。我會——”

他的手鎗的底部在農民們的頭上咄咄地敲着。

普契爾金因為要交出名單，一直在竭力走近他，但當他看見那簇灰白色的鬚髯落到地上時，他的兩膝抖動着，他不自覺地轉過頭去。他的視線穿過一條小巷的空隙，落在愛拉伊河上，這河離他們五十碼左右，混濁而澎湃，在牠的對岸，沉靜的細長的蘆葦叢浸浴在陽光中。……他甚至幻想着自己看見一隻小船載沙卡爾和費杜諾夫滑出蘆葦，立時又不見了。

農民們在殘酷的敲擊下尖叫着，他們一一都跌在卡拉沙克的跟前了。

“你們這些豬羅！亞利！”卡拉沙克對那個卡爾馬克人喊道，“亞利，把他們翻起來！”

那個卡爾馬克人亞利正站在離普契爾金不遠的地方。在他背後約有五十碼距離的地方，滾流着那條河，河的彼岸，蔓生着濃密清幽的蘆葦。你躲藏在這些蘆葦中，誰都不能找到你，甚至用鎗都沒有辦法。……普爾爾金侷促不安地步接步地移動着，像一匹受羈的馬。當亞利移步實行卡拉沙克的命令時，他靜靜地匍在旁邊，接着就拚死命地沿着小巷奔到河岸去。

“唉，你！”亞利叫喊道，跪下一隻膝頭，

彈丸呼呼地掠過他的身邊，落在泥水潭中。接着又飛來第二顆子彈，隨後再來第三顆。“捉住他！”卡拉沙克喊道。普契爾金奔到河岸了。他想跳入河中，但一看泡沫飛濺的滾滾的河水，他又停留在岸上了；他聽見自己背後的聲音逼近攏來了。於是他的頭上又呼呼地飛過二三顆彈丸。普契爾金從河岸衝了回來，跳過一堵籬柵，爬過一片陡峭的牧場的黏溼的污泥，再沿着一條雜草蓬蓬的狹徑走向菜園中去。他溜進靠在園籬上的南瓜的枯乾的大葉裏邊，蹲伏下去，靜聽着。

草叢沙沙地響着，柳樹搖動着；兩個卡爾馬克人出現了。他們歪斜的眼睛視察着河面和菜園。他們在那兒站了幾分鐘。……普契爾金緊緊地閉着眼睛。當他重新睜開眼睛時，他看見兩個人正從他這邊走開去了。

“不行！躲在這里好像在炭火上一樣。我還是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那里去好。他不在那方場上，這證明他一定坐在家裏。我就請他給我藏起來……，他是一個很狡猾的家伙。”

他跑到察克力夫的棚舍，毫不躊躇地用肩膀推開大門。三個卡拉沙克的兵士正把察克力夫拖過天井。

“唉！”普契爾金禁不住叫喊起來。他閃避着，偻着身軀，奔回菜園中去。他在菜園中心停住步，不能動彈；那個卡爾馬克正站在河邊。其中一個看見了普契爾金，就喊了一聲“噢！”

這喊聲像鞭子一樣掠過普契爾金的耳跟，他跳起來了；他於是預防鎗彈飛來，俯身衝到籬柵跟前。籬外透起匪徒們的參差不齊的高帽，幾根來福鎗的鎗口威嚇地指着他的嘴巴。普契爾金回頭逃走了。在對面的籬柵上，突然現出同樣可怕的高帽和來福

鎗。

“我被包圍着了。”他想。這幾個字在他的腦子裏敲擊着，辛酸的淚水匯集在他的喉嚨裏，彷彿給他窒塞着了。他的胸中響着一種奇怪的磷磷的聲音，他渴想着奔到那片牧場上，給自己掩埋在爛泥和料糞中，或化裝爲一個坐在路旁的襤褸的流丐。這樣他就可以在冷淡的驚訝中注視着這些高帽和來福鎗。

“這樣我無須回答什麼了，絕對無須回答了。……可是此刻怎麼辦？……”

他等待着鎗彈的光顧，縮成一團，同時幻想着自己身穿百彈，像一隻死鳥一樣跌在爛泥中，於是……一切，一切都完結了，普契爾金以及他那閃亮的新靴。……自然，他們先脫去這雙靴，又從他的衣袋裏取出名單，於是他們就結果了那些共產黨員的性命。……只有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一人會得到一點利益，可以給別人金錢，或給他們麥粉，請他們喝酒，以換得一雙新靴，但這輪不到他……輪不到普契爾金。

但事實上並沒有開鎗，那個卡爾馬克人亞利走出蘆葦叢，露齒狞笑着。

“喂！給我，給我吧。”

“我真是一個馱子。”普契爾金想。“他們要我的名單呀，所以他們沒有射擊我。我真是一個馱子。”

他一手伸進衣袋裏。衣袋是破了的，他找不到那張名單。他憤憤地在袋中摸索着，走到亞利跟前。他躊躇地打着主意：“如果我把牠交給他們，日後一定很難堪。大家一定會說：你這流氓，看，你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呀！”接着又想：“但我並不是自

動給他們的，不是自願的……他們都看到這是強迫拿去的……而且誰願意讓人家扭斷自己的頸項呢？”

他匆匆對着亞利走去。突然間，那個卡爾馬克人跳到籬邊，全身撲在普契爾金身上。彷彿有一種龐然大物掩蔽了天空的蔚藍。他感到頸上受到一個沉重的突擊，立時跌下，埋在軟軟的泥土中了。有力的手臂摟住他；他彷彿在空中浮游着了。……頓時起了一種響亮的隆隆的喧聲，彷彿是從磨粉機輪發出來的。隨後，喧聲又停止了。他看見村內的人們和卡拉沙克自己。有人呼喊著。

“那是主席，領袖呀。”

“好極了！……唉！”

“他們捉住費杜諾夫了……費杜諾夫。”普契爾金糊亂地想。

亞利在普契爾金的背上緊壓着來福鎗。他的脊骨喇喇作響，同時冰冷的顫慄流下他的全身。他的身軀彷彿漂浮開去了，他兩眼掩蓋着一層迷霧。普契爾金覺得自己只剩着一個頭兒了，不是整個頭兒，只有前額一部了，這部份東西是活動的，移動着，亮晃晃的。

“好，領袖，好極了，領袖呀！”亞利又說道，一邊審視着普契爾金：“好——極了！”

卡拉沙克奔到普契爾金的跟前，用手鎗擠着對方的嘴。

“說呀，你這狗生的兒子。”

普契爾金從冷冰冰的鋼鐵轉過臉去，後退着。

“亞克米特卡。”卡拉沙克喊道。

亞克米特卡身上重載着從普拉庫舒契夫家裏搶來的物品，奔出天井，丟下身上抱負着的一捆一捆的東西。他憤憤地對細洛珂

葉的人們搖着右手。

“亞克米特卡，來做你的工作呀！”

羣衆中有人低聲哽咽起來。

“好，你們儘管哭……儘管哭好了。”卡拉沙克在緊咬着的齒縫間呢喃着。他揮舞着手鎗，跳到馬鞍上。“整好你們的鎗！”

許多來福鎗在他週遭咕格作響。農民們互相擠得更緊密了，每人都想攢到中心去。他們釘視着卡拉沙克。

亞克米特卡從郭拉諾夫的天井中走出來，牽出一隻短腿的肥馬。亞利抓住普契爾金的腋下，把他拖到馬邊；發光的靴在爛泥地上留下兩道痕跡，普契爾金的眼睛彷彿從眼眶脫出來了；他站着，彷彿已變成石塊了。當亞利利用一個繩結套進他的左腿時，他兩手捧着臉龐。他可以看見馬尾，兩根繩索從馬尾牽到他的兩腳。他力圖跳轉身來，尖聲狂叫着。馬兒在這狂叫之下驚跳起來，使他仆倒了。於是在卡拉沙克的隊伍的歡呼喝采聲中，在農民們的低聲悲嘆聲中，這畜牲就飛也似的奔下街道，搖擗着，抖動着，臉孔觸在地上。普契爾金的軀體穿過厚厚的爛泥，劃出一條深深的小徑。

黃色的上衣和襯衫從他兩肩滑了下來，背上的傷痕湧出鮮血，滴在爛泥中，從破碎的肌肉中可以看見損壞的血淋淋的筋在可怕地抽動着。

“哦，他是活的！他還是活的！”一個婦人尖聲驚叫着。

馬兒穿過街道，折入一條小巷中，到了轉角，普契爾金撞在一堆木頭上。他的身體憑空翻了一個筋斗，跌入一個泥水潭中，像一團無骨的獸肉。

從無數喉嚨中湧出狂暴的吼聲，使卡拉沙克的馬吃了一驚。這匪首向前疾衝，不斷地鞭撻着馬，使牠有些憤憤然了。農民們到處紛散着，後邊衝來那些匪徒，用他們的來福鎗左右亂打。在普拉庫舒契夫的小屋的轉角，亞克米特卡檢查普契爾金的衣袋，尋出一張骯髒滑膩的紙片。

“大人。”他喊了一聲，跑到卡拉沙克的跟前。

卡拉沙克從他手中攫去這片紙，當心地看了一下。頂上寫着三個字母：Com. (即Communist 的縮寫——譯者)

“不可能的。”卡拉沙克驚惶失措了。“亞克米特卡！”

從愛拉伊那方面傳來一聲砲聲。砲彈掠過細洛珂葉，像一隻疾飛的海鷗，在陽光中閃耀着，落在倭爾伽河中，潑起一支巨大的飛泉。第二個砲彈擊中救火會，把牠打得粉碎了。距細洛珂葉兩里左右的地方，出現着一隊騎兵。

“亞克米特卡。”卡拉沙克盡力呼喊道。“預備好一切——”

他最後的語句，沉沒在衆人的喧聲中了。

沿街的泥漿高高地飛濺着。卡拉沙克的部隊立時離開細洛珂葉看不見了。到了通愛拉伊和通尼珂爾斯珂葉的岔路，卡拉沙克躊躇了一息。接着他轉向左邊的路上走，走向尼珂爾斯珂葉去。

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從地上站起來。他摸一摸臉，摸着曾被扯去一把鬍子的地方，蹣跚地走向自己家裏去。普卡跑出來迎接他。她一看見他那蒼白色的臉孔，看見他的頭髮變成雪白了，不禁往後退了一步。

六

亞克米特卡從普契爾金的腳上拉出靴子，把牠們同那些從普拉庫舒契夫家裏拿來的一捆一捆的衣服一塊兒縛在馬上，於是向着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家裏馳驅。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在棚舍的旁邊，他那瘦長的兩手緊抱着肚皮。他因劇痛而輾轉着。自從卡拉沙克的隊伍到村裏後，他已經在馬欄後邊躲避了好幾次了。

“我早知自己的肚皮要弄到這個樣子。”他喃喃地說。“只要跟人們混在一起，總脫離不了那種職司。”

當亞克米特卡走到門口時，察克力夫的臉色蒼白了；他接着微笑起來，指着自己的肚皮說道：

“哦，哦！肚皮痛，朋友。”

亞克米特卡露齒狞笑着，皺起歪斜的眼睛。

“你是澤珂布嗎？”

察克力夫躲到馬欄的後邊。他坐下，心裏想道：“他究竟要什麼東西呢？”

村上又飛過一個砲彈，飛得很低，牠彷彿非撕去小屋的蓋不可。牠爆發在庇拉金的亭地上。耶戈·斯忒帕諾維支的視線穿過門隙，看見那黏溼的地土噴射起來，一片彈碎噝噝地跌在一個泥水潭中。他顫抖起來了，可是亞克米特卡却不耐煩地用來福鎗敲擊着天井中的車子輪盤，呼喊道：

“喂！喂！不要作聲——不要作聲。給我吧，澤珂布。給我吧，澤珂布。”

雅舒卡走到門口，臉色蒼白，衣履不整。

“你要什麼呀？”

“你有馬嗎？馬呀？”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慌亂中撕落一顆褲鈕，他頓時憤怒起來，毫無辦法地玩弄着這顆鈕子，接着就把兩端結在一起，憤激地奔到亞克米特卡的跟前。

“我們有什麼馬呢？我們並沒有馬呀——牠是一隻只剩着皮骨的老東西。牠給狗吃都欠講究。你自己去看一看吧。”

他們三人一同走到馬欄。

“唉，呀！”亞克米特卡搖着頭，一邊視察着這匹馬。“爲什麼弄到這個樣子，唉？我也有這樣一匹馬。兵士拿去了。……紅軍拿去了。我的馬只有一隻眼，一隻眼壞了，哦，哦，壞得很厲害，”

“不對，不對，我的朋友。你以爲我故意把這匹馬裝成這個樣子嗎？這是愚蠢的事。隨便什麼人對自己總沒有冤仇的。去秋以來，這畜牲一直在害病。”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就開始說述一段很長的關於馬病的慘史。亞克米特卡沒有聽他。他走出了馬欄，走到附屋裏去。

“喂。”雅舒卡靜靜地說道，一邊指着天井角落中的一把斧頭。“拿這把斧頭……”

“你什麼意思？你什麼意思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顫抖着，用骯髒的長指甲搔着他的耳朵。“我們應該想一想別的方法。”

“什麼——別的方法呢？這樣可解決了，……我們可以把牠拋到愛拉伊河裏。”

“不行，不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揮着手，否決了這個提

議。“你到房裏去，火爐後有兩瓶好酒，把牠們拿到這里來。唉，朋友！”他奔到亞克米特卡的跟前。“哦，不行，你不能把這匹馬拿去，牠不是我們的，牠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亞克米特卡正從附屋中牽出一匹棕色馬。這畜牲跳起前足，豎起耳朵，在天井中亂跑，

“怎麼一回事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說。“牠嘴裏又在咬着一些可怕的东西呢。”

“好極了，好極了。”亞克米特卡尖叫道。“給我吧，澤珂布！給我吧。”

“澤珂布一息就會來了。他拿東西去了。”察克力夫指着自已的喉嚨，一臂抱着亞克米特卡肩膀。“跟我來吧，兄弟。”

雅舒卡拿着二瓶酒，從房裏奔出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一邊指着這二瓶酒，一邊把亞克米特卡拉到房裏去。

“來吧，兄弟，你是我們的客人了。我喜歡像你這一類人。人們固然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但統是同樣的上帝。來吧！”

亞克米特卡停住步，露着牙齒。接着他伸手拿了一瓶酒，一氣喝到底。

“他口很喝呀，這豬羅。”察克力夫想。

“唉！好酒！”亞克米特卡鼓着雙唇，用勁地搔着左頰。“給我馬吧，澤珂布，給我馬呀。把牠送給卡拉沙克大人吧。否則我就割了你的頭。”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憤憤地轉向雅舒卡。

“你這豬羅，你這惡鬼，”他嚙嚙地說。“你做了好事！這完全是你的錯處。現在這匹馬又要拿去了。哦，我的天呀！”他於

是又轉向亞克米特卡說：“不過這不是我們自己的馬，兄弟。這不是我們的。”

雅舒卡聽到這種譴責，血液直衝到臉孔下。他的雙唇顫抖起來了。

“這是你，這完全是你的錯處，”他父親又說。“別人爲了你受苦。”

“我會把這匹馬拿回來的。我或許要送了自己的命，但你總不會失掉這匹馬的。”

雅舒卡奔到馬旁，滾上馬鞍，對亞克米特卡喊道：

“來吧，你這麻子。”

“雅舒卡！你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安穩！”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剛走到門口，就看見他們兩個在街道的轉角不見了。

家釀的烈酒立刻衝到亞克米特卡的頭上。他的塌鼻彷彿用平面型鎚過似的，彷彿跟他的麻面混成一片了。他的眼睛漸漸狹小攏來縮成了兩條閃光的細縫。

“卡拉沙克好將官呀，”他嚕囁地說。“我的卡拉沙克·亞克米特卡……捉住亞克米特卡吧……小傢伙，小傢伙，卡拉沙克……唉，呀！”

當他們馳過打禾場，出到曠野中時，亞克米特卡掉轉頭來，先把自己背上的普契爾金的靴弄得更安適些，於是交給他的同伴一張皺縮的紙。雅舒卡接了紙，在蓋滿了泥漿的不明晰的字句上凝視了很久。他只能看見一樣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雅舒卡·察克力夫。血液直衝到他的臉孔，紙頭在他手中顫抖着。

“他把我列在共產黨員中。這是普契爾金幹的嗎？自然是他幹的，這瘋子；他已經弄斷了自己的頸項，他同時又要別人；……我還是藏了牠好；恐怕這個老禿頭會忘了這紙頭的。如果沒有名單，我有什麼可怕呢？”

“把牠給我，澤珂布，給我。”亞克米特卡伸手討還紙頭。
“給我馬，給我紙頭，給我錢，給我錢。亞克米特卡可給自己用，給姑娘們和朋友們用。你爲什麼不回答呢？沒有舌頭了嗎？”他斜眼瞥着雅舒卡，露齒狞笑着，同時在馬鞍上搖擺着，幾乎失掉他體重的均衡了。

雅舒卡已經下了決心。“我要弄死他——結果了一個醉漢，是最容易不過的事。”

“唉，兄弟，你要這匹馬嗎？拿去好了。但我根本沒有錢。我到那里去拿錢呢？”

“向那吝嗇鬼拿，那吝嗇鬼，故意把馬弄壞了。”

“是的，他的心腸是鐵做的，村裏人都叫他‘鐵人’，”雅舒卡同意道。“我跟你是朋友，”他繼續說道，故意模彷彿這韃靼人的斷斷續續的語調。“我同你去殺了一切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亞克米特卡吃了一驚。“那兒有共產黨員嗎？”

“自然有的……很多，在那兒。”雅舒卡指着那遠遠的村莊愛拉伊。

他們騎下一座小山，經過曠野。道路是溼溼的，當他們引馬到了較硬的地面上時，雅舒卡忽然滑溜到亞克米特卡的右邊。

“看他這些東西呀，”雅舒卡想，一邊瞥視着另一隻馬上的捆包。“我想這雙靴子是普契爾金的。是的，牠們確是他的。”

他右手握着韁繩，雙睛釘視着亞克米特卡的鼾睡的寬闊的背脊，左膝緊夾着馬的左腹，伸出左手去拔取亞克米特卡的刺刀。這時，他的馬踏入路上一個凹窪中，馬身蹣跚地一側，側在亞克米特卡的馬上。

“哦！你這惡鬼。”

這要韃靼人十分清醒了。他回轉頭來，狡猾地閉着眼睛，顯然知道雅舒卡的用意，緊握着刀柄；他在馬鞍上不斷地移動着，守望對方的舉動，一邊喊道：

“給我吧，澤珂布，給我，先給我吧。”

雅舒卡憤憤地馳到前面去。亞克米特卡把刺刀橫在兩膝上，測量着自己和對方中間的距離。雅舒卡覺察了亞克米特卡的舉動，背上彷彿結起許多小小的殺人瘤，牠們滾下他的脊骨。

左方聳立着尼珂爾斯珂葉村的教堂的圓屋頂，前方踰着‘熊洞’；右方是通至帕特納斯羅葉的道路，環繞着杜利涅山谷。

雅舒卡曾經聽過卡拉沙克的隊伍駐紮在‘熊洞’。

“他此刻想把我帶到那兒去。我總要領他到樹林裏，那里……我們可以拚個明白，一個人總得一次死，何況我還有好拳頭。……”

他掉頭看了一眼。亞克米特卡又在微睡着了。微綠色的涎唾滴在他那稀疏的鬚髯。

“他喝得爛醉了……父親一定放了一些鷄汁裏邊，使酒性益加強烈。他在鞍上挺不直身體了。”

他靜靜地勒馬轉了方向，向着杜利涅山谷走去。……一時他的心猛烈地跳着，兩膝緊緊地壓着畜牲的兩腹，像獸爪一樣。

他轉入那條經過尼珂爾斯珂葉的水磨廠的小路上了。在那叢菩提樹的後邊，左方聳峙着巴爾巴細克哈羣山，右方是細克哈羣山。雅舒卡勒馬緩步，直到對方趕上了他。……

“好了！”

雅舒卡急激地掉轉身來，像旋風一般撲在醉態朦朧的韃靼人身上。亞克米特卡尖叫着，抓住他的來福鎗。他們一同跌到水磨廠的堤岸上，雅舒卡在那隻直伸的手上打了一個有力的拳頭——來福鎗滾了開來，而亞克米特卡的手臂軟軟地下垂着了。

二人默默地角鬪着，深深地喘息。他們的馬站在近旁，咀嚼着多汁的碧綠的枝條，注視着二人在地上交滾。

“惡鬼，惡鬼。”雅舒卡噁噁地說。“你這惡鬼。”

一團污泥打在他的臉上。他放鬆了亞克米特卡的右臂，於是這韃靼人的手指立刻抓在他的頸項上。亞克米特卡用兩腿緊緊地壓下他。雅舒卡用盡所有的力氣，額上的青筋隆了起來；他覺得自己的廿皮有些病了。水溝，馬，草叢，都在他的眼前浮動着，朦朧地疾捲着。整個世界彷彿都在顛倒着，而接着又退隱了。……

“呵呵！”亞克米特卡愉快地呼喊着。

兩條小小的紅流從雅舒卡的嘴唇流到他的頸項。……他的頭猛烈地彈動着，韃靼人的手指滑了下來，抓住他的喉嚨，剛剛抓在鎖骨上。雅舒卡咆哮着，重新鼓起所有的力氣；他跳起來，同時舉起亞克米特卡，把他丟了出去。……

有一種東西從水磨廠的堤岸上跌到激流中了。

雅舒卡跌在馬腳的旁邊，用他的手指挖着爛泥。他深深地歎

息着，而且戰抖着。接着，他預料亞克米特卡會從遠處打過來，因此就跳了起來。

亞克米特卡不知到那里去了。

“他，”——雅舒卡的兩拳放鬆了——“他……這個禿頭嚇殺了……他逃走了。”

他蹣跚地走到堤岸的中心，心裏想自己不單可帶回一隻馬，而且可帶回兩隻馬了。他聽見有什麼東西在水中急拍着，掙扎着，他退縮着，所有筋肉都緊張起來。隨後，他的身體又漸漸放鬆了。

“恐怕……牠一定是一條魚。”他重新傾聽着。“牠一定被鏈索絆住了，……或別的什麼。”

雅舒卡的視線射過堤岸，他不禁跳了回來，臉龐歪扭着。閘口的水流急衝着閘板，那兒有一雙靴子忽上忽下地在打滾，像兩個氣泡。再過去一點的地方，就是亞克米特卡，他的衣服纏在堤岸的橡樹樁中。

第三章

一

大地浴在溫和慈藹的陽光中。泉水不再潺潺地瀉下克刺匹夫 尼山谷。倭爾加河也不再有了霜冰爆裂的吼聲了。牠靜靜地，洋洋地緩流着，在陽光中映成了灰藍色，河水泛溢到河岸上，低地上。山谷中的野薔莓叢送出了新芽，掩蓋着有斑點的大葉。一隻雛雀正在這叢藪中作窠。她的雌偶守衛着，翻動着頸上的軟毛，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牠的動作嚇煞了田鼠。

風在細洛珂葉街道上的乾料堆中吹捲，吹進士侖卡的茅屋頂，把一束一束的茅草吹過那叢藪，吹到愛拉伊河，牠們就在這裏止息在青青的柳枝中。

“討厭的東西，”士侖卡咆哮着，一邊走開河岸。“每年春

天，風總要吹脫我的屋頂。這樣真够使人發狂了。”

“你應該在上邊鋪些木板，”斯丹攀·奧格尼夫喊道。“這樣就會牢固了。你只在上邊放些木柴。你教牠怎能堅固？”

“够了，够了。”士侖卡答。“你不必向我說教。謝謝上帝，我的知識够給自己用了。如果我有一個兒子在莫斯科，那也會——。”

“我的兒子怎麼樣呢？他並不會替我蓋茅屋呀。”奧格尼夫笑着答道。

“那事情的底細，我們都知道的。”士侖卡搖着一隻手臂。

“他固然不會替你蓋茅屋，但在幹着別項事情呀！……你以為別人不知道嗎？”

“當心呀，士侖卡。別多嘴呢，否則你立刻就要被拖到一個地方去，在那兒你就用不着當心了。”

“不要恫嚇我吧，我聽够了。”士侖卡喃喃地說，幾乎聽不清，接着就沿着泥路走上自己的小屋去。

奧格尼夫先望他幾分鐘，於是從水中拖起一些濕滑的樹枝，放在肩膀上，一邊對着那叢藪裏叫道：

“我走了，斯丹舒卡，你也快些來呀。”

“剛才他說誰呢？說我們的塞治嗎？”

“是的，……他以為上帝會替人們做事的，他們自己儘管睡覺好了。”

只有一樣東西是士侖卡所想望的——麵包。他時常夢着麵包的。有一次，他夢見無數麵包堆積在他的茅屋中，整個天井都蓋滿了糕餅。……但這不過是個夢；一個人在夢中可以看見任何東

西。昨夜士侖卡又夢着從莫斯科來了一道特別命令，任命他爲全區區長，他通夜大吃其美味的糕餅。到了早晨，露刻利亞曾粗聲說道：

“凡西利，我們此後不再吃裸麥餅了。”

“哦，還是完全不要醒過來好。還是睡覺好，睡覺好。因爲像我們這樣人，只在夢裏才有好生活。”

他於是俯瞰愛拉伊河。魚在水中嬉躍，野鴨在蘆葦中亂射。

“只要我^能夠捉幾條魚來呀，”他想。“可惜那些網在冬天爛壞了。這老妖婦，”——指他的老婆——“不去照管牠們。聽說普拉庫舒契夫有一口網。……我大概總能借得來吧？橫豎他不能捕魚了，他的病太厲害了。”

士侖卡的思想轉到卡拉沙克身上了。……自從匪徒們到了細洛珂葉後，農民們都像夜間鷄窠裏的小鷄一樣靜默，但士侖卡却盼望着隨時會有人敲他的窗，叫他一同分麥去。有時他突然質問曼那發：

“喂，你，書記，那麥還不分嗎？”

可是曼那發却簡單地答道：

“蘇維埃的麥不是裝塞你的肚皮的。”

春天就在這樣渴想麵包的情景中慢慢地過去。……從清早到深夜，士侖卡像一匹繫在肘釘上的餓馬，一直在屋前舍後踱來踱去，看看春風在茅屋頂上鑽着漏洞，又看看魚兒在愛克伊河中拍水。他奮熱地追隨着每一個謠言，像獵犬追隨野兔一般；當奧格尼夫穿着卡拉沙克的大衣重新出現在細洛珂葉的時候，一切謠言都消散了，像石塊落入水中，漾起水圈，而接着就消失了。

“但願他死後入地獄呀，”士侖卡想。“但是什麼地方有麵包呢？……”

二

斯丹舒卡像一株苗木一樣偻在愛拉伊河岸上，用一根麵棒敲着麻布衣。她用勁地敲了一息，於是緊緊地絞着衣服，小小的水流瀉了下來，攪亂了光滑平靜的蔚藍的水面。斯丹舒卡在這被攪亂了的河水中瞥着自己的倒影。微帶綠色的大眼睛和濃密的眉毛在漣漪中跳舞。她的長辮垂在肩膀上，當她向前傾側着時，她的乳房緊壓在罩衫之下。斯丹舒卡用左手掩着牠們，再用右手敲着衣服。

她嘴裏哼着悲哀的歌曲，頻頻仰望着上邊的泥路。她近來老是到愛拉伊河汲水了。誠然，這河離她的小屋比較那泉水稍稍遠些，但每天早晨斯丹舒卡的腳太苦痛了。她曾在釘上擦傷了一隻腳，在早晨痛得很厲害，要她走下克刺匹夫尼山谷，走到泉跟，實在是很困難的。愛拉伊河固然稍稍遠些，但中間的路途並不這樣峻峭，而且……每天早晨，她看見雅舒卡水滿及腰，從柳樹中割下做籃用的嫩枝，一邊唱着歌曲。……他看見斯丹舒卡時，就把鎌刀放在肩上，大聲向她問安：

“喂——斯丹舒卡，早安，斯丹舒卡。”

“哈囉！”斯丹舒卡答。“你把水統統攪混了，看呀。”

她把水桶浸在水中，把桶繩吊在木棒的兩端，於是在牠們的重壓下屈着身子，沿着那條小路走了上去。

“今天天氣很好呀。”她往下叫道。

“是的，今天天氣很好，斯丹舒卡。”

“這些歐掠鳥，看呀！”她指着那樹叢。

“這些歐掠鳥已經變成黑色了。”

“這些歐掠鳥已經變成了黑色。”雅舒卡答，一邊涉到河岸。

“同時這些雌鳥已經坐在窠裏了。”

“是的，她們坐在窠了。”斯丹舒卡回笑着，走上幾步。

只要雅舒卡從樹叢中對她說幾句話，她的腳就不再痛了，家裏彷彿就在眼前——一兩步就到了，她於是再來汲取燉茶的水。

“我剛才以為你預備做一隻籃給我呢。”

“當然呀，斯丹舒卡。……給你一隻這樣的籃，你會看見的。”於是雅舒卡的裸腳沿着那小路滑溜着。

“士侖卡老在他的屋前舍後踱來踱去。”斯丹舒卡說，急走着。

“哦，是的，他這樣會變成習慣了的。”

但今天雅舒卡還沒有來，水中的魚也沒有往常那樣快活，蘆葦中的野鴨也不及往常那樣愉快。斯丹舒卡注視着河水，可以看見自己額上一道微微的皺紋，和那悽慘的朦朧的眼睛。……

她把衣服重洗一次，重絞一次，重又攪亂了愛拉伊河的蔚藍的水面。……依然不見雅舒卡來。……

剛才奧利娜告訴她的事情，此刻使她困惱起來了。

自從那天雅舒卡戰勝那韃靼人，脫險歸來，且領回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的衣服後，他在本村青年人的心目中已變成了一個英雄，至於姑娘們呢——她們個個都在渴望着雅舒卡的撫慰，而雅舒卡也很不吝惜這種撫慰，願與姑娘們開玩笑。斯丹舒卡的心

房也特別跳得厲害，當他在晚會中圍抱着她的兩肩，比抱別的姑娘更緊地抱着她的時候。

昨晚斯丹舒卡未曾出門。這是卡利吞爺爺死後第四十日，奧利娜早晨來看她，告訴她雅舒卡·察克力夫在深夜——鷄二啼時——同一班青年人走回家去，全體喝得爛醉。那時他停在普拉庫舒契夫的小屋裏，開始嘲弄斯丹舒卡。

“我只吹一吹唢哨，”他誇口道。“我只要屈一屈手指，斯丹舒卡就來同我到乾草樓去。”

“到乾草樓去！”她那額上的縐紋更深了。“我會給他乾草樓看呀！”

但她的心緊縮着，大眼睛朦朧起來，嘴唇在痛苦中顫抖着。

“是的，雅舒卡一來，就要告訴他我怎樣估量他的人品。‘雅舒卡，’我就說，‘我有什麼傷損了你嗎？我有什麼得罪了你嗎？你爲什麼說我壞話呢？你以爲我對你很客氣，你就可以玩弄我嗎？不對呀，雅舒卡，我不是那樣人。我不願意洗了你的腳，又把腳水當茶喝。’”

她的思想一時停止在這件事上。苦惱在她心胸泛湧着，使她兩眼朦朧了；她的身軀彷彿同蘆葦的悲嘯和叢木的沙聲融成一片了。……

“我以流氓的角色來到人間，

亦將以流氓的角色而歸去。……”

深沉的歌聲衝破了愛拉伊河的靜寂。斯丹舒卡戰慄着，重又開始洗衣服了。

“好了！他一息就會到這裏了。”她想，身體儂得更低些。她

可以聽見後邊雅舒卡的急促的步聲，他那柔和的笑聲。她心想離開她的工作，去扯去他那種愉快的精神。正在這時，士侖卡從上邊叫道：

“雅舒卡！雅舒卡！到這兒來坐一息，我親愛的孩子。”

雅舒卡跨了幾個大步，就到了士侖卡的小屋了。

“他是一個強壯的傢伙。”斯丹舒卡想。“但駱駝也是很強壯的。”

“告訴我們，你怎樣對付那個韃靼人——”士侖卡的話語淹沒在窒息的笑聲中了。

斯丹舒卡匆匆把一籃布衣放在肩上，走上小路，經過雅舒卡的面前，眼睛不看他那里。

“斯丹舒卡！斯丹舒卡！”雅舒卡叫道。

她挺着身體，並不回顧。

“她爲什麼呀？”

“爲什麼嗎？哦，你不能像對付那韃靼人那樣對付她。”士侖卡低聲笑着。“她全家都是這樣的。”他一息又加一句。“都很自大。他們不肯遷就任何人的。在這世界上，你不肯遷就怎能生活下去呢？”

那天早晨，士侖卡看見雅舒卡沒精打采地割着柳條，兩腳攪着污泥。

“看，她使他很苦痛了——他真像一隻雄野豬呢。”士侖卡喃喃地說，接着就去看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了。

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正在前房躺着。他的兩頰凹進去，他的臉龐和一個兵士的舊靴一樣起皺。他的鬚髮纏結着，像一根蓬亂的狗尾巴，他的兩眼巡視着松木的天花板。有時他緊咬着牙關，呻吟着，磨擦他的胸膛。睡牀不斷地軋軋作響。他躲在那兒有四十一天了，不斷地叫痛：肚皮痛，背痛，頭痛。他曾從鎮裏請來一個醫生；他用酒精擦在病人的身上，使他吃一星期藥粉。這是很痛苦的。他辭退了這個醫生。現在他獨自躺着，數着天花板的木板數目，注視着縫隙，靜默着，沉思着。

田野間瀰漫着春景，但他却沒有在場。一個陌生人——長工亞克喜普卡——在種着五穀：小麥，大麥，和玉蜀黍。春日的田野變成碧綠的了，但他却不能去看看究竟綠到怎樣光景。……只要他能夠看一看她們呀，只要一隻眼睛看就夠了！每天傍晚，他凝視窗外，望着那些馬被牽到天井中去；牠們骯髒不堪，而那隻一週歲的小馬的一隻蹄子又有些壞了。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往往爲着這些馬而責罵他的家人。

“這是不可以的！如果你一年到頭不洗澡，你覺得怎樣呢？馬欄裏恐怕沒有留着什麼馬糞了——牠統統黏在這些馬身上了。每樣東西都弄得零零落落，我只躺了這幾天，一切都弄得這樣零落。……”

細洛珂葉的人們都覺得普拉庫舒契夫氏的家庭是非常頑固而嚴格。……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是知道這一點的。當他們一同坐着吃飯時，他往往誇口道：

“我們的家族——普拉庫舒契夫氏家族——和庇拉金氏或士俞卡氏那樣的家族不同。……我們能從料糞中製出甜汁來，我們

能從甜汁中製出——哦，那只有天知道會製出什麼東西！”

但當他的隣居們談到普拉庫舒契夫氏的時候，他們就特別指點麥克沁公公說道：這老頭子是非常吝嗇的，他倒污水桶的時候，總要猶豫半個鐘頭，看牠是否還有什麼用處。……他原來是這樣的人。”對於這種論調，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就回答道：“小心並不是愚蠢。……你們倒去積蓄一點東西試試看。看一看士俞卡，他就是想吝嗇，也無可吝嗇了。……”

可在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覺得在村人的評價中，他已把自己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他是破落的了，只有一根細絲在維持着。如果這根細絲斷了——那末普拉庫舒契夫氏在村中的地位就宣告終結。誰會同晉卡結婚呢？她會找到怎樣的丈夫呢？如果嫁到察克力夫氏或卡塔伊夫氏的家裏，那固然很好。但如果一些沒出息的傢伙獲得了她，把他許多年積蓄下來的財產一旦花費光了——那怎麼辦呢？他畢生吃着黑麵包，穿着未漂白的麻布衣，低首下心地侍奉地主蘇泰金，到處刮削的節儉，究何所為呢？

模糊的淚水滴在纏結不清的鬚髯中。

“我真蠢，”他歎息着。“我緊握着一根朽枝，而牠却斷了。我想把權柄讓給像卡拉沙克那樣的一個匪徒——而他却是枯朽了的樹枝。我忘記了：只要你對一個農民稍一讓步，他就會吞了你，而他依然還不滿足，還要咒詛你，說：他這樣瘦，可惡的傢伙——統是骨頭……唉，你這笨貨呀！”

他把自己的高高的圓屋頂似的前額擊了無數次，悔不該接待卡拉沙克，同時在他腦子裏搜索着一根堅固的樹枝，牠不單支持一個人，却要支持一打人依然不會斷下。

他呻吟着，坐了起來，他那瘦削焦黃的兩腿滑下牀邊，他於是坐在牀沿下。

“土地，”他說，雙睛釘視在一個黑暗的角落中，“爲着土地，蘇泰金的曾祖父厄摩羅夫親皇鞭打那些農民；爲着土地，那些農民們把自己的地主丟在倭爾加河中。……農民們不願意失却土地，所以，”——他接連地屈着每一個手指，彷彿在計算着一件營業的贏利——“一切事情都由土地而起，土地是一切事情的根源。”

在他聚精會神到極度緊張的時候，他的額蓋滿了縐紋，他的雙唇顫抖着，雙睛更用勁地釘視着那黑黑的角落。

“土地——那些賊子，那些共產黨員。那些蘇維埃的人們，他們沒收了主人們的土地。他們怎樣使用這種土地呢？他們就把牠分給農民們。他們已得到農民們的擁護，這些共產黨員很強盛，這就是斯丹攀所以強盛的原因，這就是——”

他穿上鞋和褲，靠着門口的長櫬坐下。……在四十一天以後，街道彷彿很不同了。牠變新起來還是變舊了呢？連那橋邊的柳樹看來也比往常更大了，而且有些生疏的樣子。同時泥歧塔。郭拉諾夫的花園中的蘋果樹在互相低語着，歡笑着。……他躲開頭兒，兩手掩着眼睛，畏縮着，深思着。

察克力夫走過了轉角。他對着普拉庫舒契夫注視了一息，好像注視一個還魂的死屍一般。於是他慢慢走向前去，坐在普拉庫舒契夫的旁邊，溫和地說道：

“唉，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這病把你折磨到這個樣子。……落棺了的人們的氣色看來比你還好。……你是蒼老到極點

了。”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抬起頭來，莊肅地看着察克力夫。

“是的，”他後來說。“我全身都在發熱。一切都在發痛，兩腿，背脊，肚裏——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他接着靜默了一息，望着遠處。“唉，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這場博賭得很不好。老是反面（投錢猜賭時之錢幣的正面和反面——譯者）向上呀。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脫下帽，放在瘦削的膝頭上，不滿意地咆哮着，不知道爲着卡拉沙克的事情呢，還是爲着普拉庫舒契夫的病症。

“是的，”他喃喃地說，“但在反面的下邊還有正面呀。”

他們都靜默着。

春風吹捲着街上的灰塵，搖動着樹木的嫩枝，使正在過橋的士侖卡向前傾側着，以抵禦當面的風勢。

“我們抓着一根枯朽的樹枝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普拉庫舒契夫說。“唉，”——他聳一聳兩肩——“我們怎能知道？”

“是的，”察克力夫急急答道，因爲看見了士侖卡，忽而放低他的聲音。“他們又在幹着什麼了——那貧農團。他們都帶着鋤頭到了布羅斯基。今天早晨我走過那里，德維卡在那兒，雅庫舒夫，密特卡，斯庇林，尼珂爾卡，和凡卡以及他們全體女眷都在那兒。只有斯丹攀沒有在場，但後來他出現了。他們都在做勞作。”

四

太陽落到巴爾巴細克哈的山背後，柔和的光線散在松林上，

過路的牛羣踢起塵灰，籠罩着細洛珂葉的屋舍。這時貧農團的團員都回到克利凡雅街來，停在斯丹攀·奧格尼夫的門口，他們的鋤頭和飯罐叮噠地響着。

“喂，聽我說，”尼珂拉伊·庇拉金說，“我提議明天日出我們全體都要到了田上，否則我們就不能在聖誕節前完工。”

“你太心急呀，珂利亞，”奧格尼夫微笑地答。“你還是細心點好，使你滿腔熱情不致消失。”

“我嗎？你們全體合併起來，還是做我不過呀！你們到不會轉氣的時候，我還能繼續做下去。”尼珂拉伊在地上敲一敲他的鋤頭。“我同馬一樣強壯。我或許是懶惰的，但我却和火石一樣堅實。”

“够了。”卡提雅譴責似的對他微笑着。“火石！你們應該看一看他到家時的精神。他儘管坐在那兒呻吟着。”

“還有我的男人，”——伊利娜指着密特卡·斯庇林——“早晨你簡直不能使他起來，就是用炭火去刺都沒用。今天早晨他跪着，仆着，沒有力氣站起來。……他說他覺得自己的脊背彷彿被大貨車壓碎了。”

“這工作實在苦。”密特卡低聲說道，看一看他的兩腳。“牠比收成的工作要苦一百倍。”

“苦嗎？若是不苦，布羅斯基老早就被別人拿去了！而且，去找一點甜密的工作很不容易呀。不過我們很替這些女人可惜，爲什麼她們未老先把身體弄壞呢？”

男人們先看一看德維卡·帕諾夫，又看一看自己的老婆。婦人們的疲勞的眼睛中閃耀着歡欣，好像我們在黑暗的叢林後邊瞥

見的流水的閃光一般。

“哦，等一息吧。我們不久就有犁和馬了。區蘇維埃已經答應我們了；那時女人們就不必做這樣的苦工；她們就自由了。”
奧格尼夫安慰她們。

“有了馬，事情就好弄了。”德維卡同意地說。“不過我們的袋都破爛了——就是不破，牠們也是空空的。”他搔着他的禿頭。

“哦，你們都在那兒呀。”士侖卡遠遠地喊道。“聽說布羅斯基上面蓋着一碼高的麥了呀。”

聽了士侖卡的譏笑，大家更加擠攏些，奧格尼夫的頭透露在他們上邊。鋤頭在他手裏戰抖着。後來他的嘴脣挪揄地歪曲着。

“你，朋友，你自己從沒有到過田野，只是重複着別人的話語吧？我們却親眼看過你的田上長着什麼東西。你的田上鋪滿了糕餅，到處都是糕餅和肉餅。你這種本領從那兒學來的呢？”

“那種糕餅是那些母牛留下來的。”庇拉金笑道。“去秋以來，牠們一直鋪在那兒的。”

“你一踏到你的田裏，那種牛吃的糕餅就會蓋到你的膝部。”
伊利娜喊道。

士侖卡垂頭喪氣，拉一拉襯衫，侷促不安。

“你最好去看一看自己的田地，只要看一次就够了。”奧格尼夫在大家的笑聲中勸告他，於是轉首望着倭爾加河那方面了。

大家的眼睛跟着他的視線，於是靜默地坐在屋外的長櫬上。

本村的女孩們和男孩們聚集在倭爾加的河濱，那些從沙夫拉
士希諾葉來的孩子都在克刺匹夫尼山谷那一邊的小山上，那些從

克利凡雅街來的，則在這一邊的斯丹卡·拉普岩上。

一羣青年圍繞在雅舒卡·察克力夫的週遭，他正在那岩石上跳着一種狂野的跳舞，裸着頭，閉着領。彷彿爲一種泛溢的歡欣和精力所迷醉了。誰也不必以爲此種跳舞含有別種意味；他只不過想表示他的歡忻和精力之餘溢而已。他像一隻壯旺的公牛一樣搖着頭，用一種深沉的聲音歌唱着，週遭的人們也加入歌唱。女孩們的尖脆的歌聲益發高揚，整個音流從那岩石反應過來，洋溢於倭爾加河之上。

“哈囉，哈囉，再唱下去！”雅舒卡喊道，兩眼燃燒着。

從那小山上傳來一陣哄笑。斯丹舒卡·奧格尼夫就在那里，她的週遭圍繞着男孩們和女孩們。直到此時，她一直躺在比卡·卡塔伊夫的身邊，穿的是灰色的衣衫，看來很像一根躺在叢藪底下的蜥蜴。她面對着克利凡雅街，爲比卡·卡塔伊夫的軟髮蓬亂的大頭編結一頂花冠。此刻她突然跳了起來，仰着頭，週遭的男女孩子們緊緊包圍着她。他們歌唱着，他們的歌聲湧過了山谷，同另一羣孩子的歌聲相會合了。

在黃昏的靜寂中，女孩們的清脆高揚的歌聲和男孩們的深沉豪壯的歌聲，浮漾於倭爾加河的銀色的光滑的河面之上，而消失於“魔鬼渦”的吼聲中。有時斯丹舒卡的歌聲漾過克刺匹夫尼山谷而傳到雅舒卡的耳跟。他剛才看見她採花爲比卡·卡塔伊夫編結花冠。好，讓她去吧！這和他毫不相干。他有晉卡·普拉庫舒契夫在身邊——一個活潑美麗的姑娘。她用一種響亮清脆的歌音歌唱着，雙眼從沒有看過倭爾加河——沒有！她只看着雅舒卡的粗硬的頭髮，看着他那寬大的胸膛和有力的兩手。

“唱下去，晉卡！再高聲點！”他鼓勵地喊道。

突然間山谷兩邊的歌聲都停止了，同時高出那倭爾加河的有節拍的吼聲和拍網聲的，重新起了兩種聲音：一種深沉的女孩的聲音和一個男孩子的嘹亮尖脆的聲音。在那浸浴在夕陽的光照中的小山的頂上，他們看見斯丹舒卡的灰色的衣衫和比卡·卡塔伊夫的寬闊的搖擺着的脊背。

“雅舒卡，雅舒卡！”晉卡喊道。

但雅舒卡跳過了矮樹叢和圍籬，已在山谷中直衝着，想衝到對面去，其餘的男孩們都跟着他。他們和那些從小山來的男孩們接觸了，一息間，他們就在谷底交換着拳頭。木條在空中呼呼作響，男孩們吶喊着，呼號着。……

斯丹舒卡沿着那條狹隘的小路穿過山谷，用腳踢開小屋的門，幾乎喘不過氣，撲在她母親的頸項上。

“母親，母親，我忘了……預先燉好茶。”

“你說什麼？什麼事情，斯丹舒卡？”

“什麼事？”斯丹攀走進房裏，問道。

“你看，她的脚痛殺了，牠統統紅腫起來了。……走開去！你爲什麼要多管女人家的事情？”

那天晚上，斯丹舒卡通夜在牀上輾轉反側着，低聲哽咽着。她苦惱而興奮，竭力在把雅舒卡·察克力夫和比卡·卡塔伊夫二人比較選擇着。

五

卡塔伊夫氏的宗派原來是姓雅沁的，那時他們的住場，就是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在回祿後建造他那漂亮的房屋的處所。他們後來遷居到沙夫拉士希諾葉，卡塔伊公公執意說這地方對於種菜養蜂比較適宜。同時這兒的居民也不像克利凡雅街的人們那樣卑鄙齷齪。

卡塔伊公公，就在這兒與別人住宅稍稍隔離開的處所建造他的家屋。這工程大約費了他五年工夫，完全由他自己一手完成的。正屋是用大松木建造的，附屋和畜欄則用樺木，再膠以黏土。他在屋頂上裝置着一隻雙尾的風信雞，門上放着喀山聖母的像，用以防禦一切災難：火災，瘟疫，以及一切別的可以臨到農民身上的災禍。

以卡塔伊公公為中心，一個大家族勃興起來了，全家共九人。雖然他們不是同出一胎，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是一個美滿的家庭。他的兒子沙卡爾壯健如泰山，沙卡爾的兩個兒子亞勒克西斯和比特，在工作或打仗時，都能超過自己的份兒。亞勒克西斯的年青的老婆非常豐滿而可愛。她有兩個健狂的孩子，他們已能玩弄卡塔伊爺爺的脊背了。他一踏進門，他們就爬上他的脊背，使他扮裝馬兒玩把戲。同時克刺斯提亞祖母至今還沒有死的意思；她的職務就是早晨掙牛奶。至於沙卡爾的老婆凡爾凡拉呢，全村沒有說過她一句壞話。她勤苦耐勞，和藹而有禮貌。只有卡塔伊爺爺彷彿在這幾年中變得更瘦小了，好像他在逐漸悽縮着似的。他那頭上的禿頂，看來好像一隻母牛在不愉快時舐去了那些頭髮似的。這禿頂從他的額上伸展到頸背，鬍鬚也很稀疏，像荒年的雀麥。卡塔伊的眼睛很模糊了，像罩着一層塵埃的水；他甚至^在熱天也覺得寒冷。但他依然進行着自己的方針。

“雅沁氏的人們在這幾百年中都死亡了，埋葬了，到了我這一代，一個新家族勃興起來了。這就是卡塔伊夫氏的家族，我是本家的家長。”

“一份人家如果沒有家長，真像一個孤兒。”沙卡爾同意地說。

“卡塔伊爺爺並不注意在沙卡爾和其他家人們的雙唇間浮漾着的微笑，彷彿對他們說話的，不是一個白鬍老翁，而是一個三歲小孩。他繼續說道：

“你怎能把現在的青年人同我們從前比較呢？在我年青的時候，我常常穿上溼的衣服，到附屋裏握起一把斧頭工作着——衣服因此就乾了。但現在的人們却不是那樣。他們把自己的工作都放到一架鐵的東西（卡塔伊稱呼一切機器為鐵的東西）上邊做。而這鐵——這實在不過是鐵呀——牠正所以助長人們的懶惰。但我必須聲明，”他又改正自己，我必須聲明：我的孩子們倒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勤苦耐勞的工人，他們都學我的榜樣。”

有些晚上，從愛拉伊或尼珂爾葉來了一個客人，在卡塔伊夫氏家裏過夜，晚餐時，他們談論着某些人的幸運，卡塔伊爺爺就不以為然地搖着一隻手臂，固執地說道：

“你們在說什麼？有什麼可以嫉妒呢？一切東西都從工作中得來的。但現在每個人都想吃乳油，有什麼可以嫉忌呢？在我年青的時候——”

在這種時候，卡塔伊老是提起當地主蘇泰金開始出賣他那廣大的林產時，愛拉伊，尼珂爾斯珂葉和細洛珂葉的農民們是起了怎樣的狂態。……是的，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亞勒克西斯

和比特還在地上爬着，而卡塔伊的眼睛還是清亮的，甚至嚴寒時候，他還是不穿襯衫跑來跑去。是的，卡塔伊爺爺很記得那些日子。那森林的標賣，是春天和仲夏開始宣告的，許多農民都賣了自己所有一切的東西，住在掘土而成的地下室裏，把他們所有的錢都送給蘇泰金。……卡塔伊自己也賣了所有的兩匹馬，牛，以及他多年積蓄下來的麥；他用三百個銀盧布向蘇泰金買了六畝地。

到了秋天，鐵鋸在蘇泰金的森林中開始工作，斧頭響着，多年的古樹抖動着，倒下來，往日獸跡罕至的這森林的深處，此刻充滿了農民們的喊聲。在冬天，卡塔伊和沙卡爾繼續砍下樹木，到了春天，他們就雇用一些韃靼人把木頭沿着倭爾加河漂送到沙粒托夫去。於是他們又連根掘起那些殘株斷幹。

“這就是我所謂工作，”卡塔伊奮熱地說。“我們常常弄得很疲倦了，兩腿覺得和斷株一樣僵硬。但我們並不停止工作。我們脫去了襯衫，在手上吐些唾液——幹下去呀，孩子們，晚上有白蘭地酒喝；於是我們就幹下去。”

那時以後，細洛珂葉的人們都忘記了他的聖名叫做凡維爾，都叫他卡塔伊（“幹下去”）了。他得到這個綽號，很覺快活。

“人家給我這個綽號，都是爲着我的工作呀，因爲我工作這樣起勁，甚至生了好幾次脫腸病，全身都綁紮起來。我身內所有東西彷彿都跌出來了。我們從前是那樣工作着的。……”

第二年春天，卡塔伊在那些土地上種着黍麥，到了秋天，他把兩百盧布貯藏在裝糖果的洋鐵盒裏。第三年秋天，那片地上蓋滿了丰丰的小麥，而在第四年的年終，卡塔伊對沙卡爾低語道：

“兒呀，我們第二千盧布又開始了，倉庫裏還貯藏着四十袋麥。”

“喂！”客人往往問他：“你從前這樣工作着，這樣貯蓄着，貯蓄了又怎樣呢？有什麼結果呢？”

聽到這種質疑，卡塔伊公公就悄悄地離開了食檯，匆匆在喀山聖母面前劃了一個十字，於是爬到他牀上去。其餘的人們，尤其是克刺斯提亞，就很快地收拾了桌上的東西。……談話又開始了。一陣不期而來的偶然的暴風雨掃過了細洛珂葉的田野，暴風是怎樣起來的，牠從何處吹來的，卡塔伊却說不出來。陌生人在村裏出現，說着一種不能理解的語言，同時，向以草履清湯自滿的農民們，也開始教訓老年人應該怎樣地生活。接着就分配了土地，一切都顛倒錯亂了。曾從蘇泰金那兒買來的那些土地也被分配了，卡塔伊的幾塊土地也包括在內。卡塔伊分到一塊在多松的深谷中的土地。牠本來是屬於察克力夫的。察克力夫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分到一塊向來屬於普拉庫舒契夫土地，而普拉庫舒契夫又分到一些密特利·茲多金的土地。……所分到的土地不是連成一片的，却是一條一條地四散在細洛珂葉的田野上的。從你的一條土地到另一條，中間或許有七俄里別人的土地隔絕着。

“這完全是一團糟，完全一團糟呀！我兒，這是什麼意思呀？”

“這是革命，父親。”沙卡爾解釋道。“這樣我們得過無地主的生活。你如果反對牠，你的頭就靠不住了。……因為這完全是爲着民衆的呀。”

“爲着民衆嗎？我不明白，兒子。把一切弄得顛倒錯亂，這

對民衆有什麼好處呢？本來，我們利用自己的土地，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幹呢？我們本來可以做出驚人的事業的，可是現在我們能做什麼呢？土地統統被分割了！你以為斯丹攀·奧格尼夫或士侖卡真的關心土地嗎？不對，如果你要在土地上工作，斷不可愛惜你的脊背的。而他們——你從田野回家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們在陽光中遮掩着兩眼，使牠不會攪擾他們的睡覺。不對呀，我的兒子，他們已經養成紳士的習慣了。你記得蘇泰金的祖父厄夫格拉夫嗎？他現在是死了！爲什麼他要鞭打我，使我血流滿背呢？因爲我們從他的領地內買了一片土地，雖然他進了一筆錢，但他又想把土地拿回去。他果然拿了回去，後來又被蘇泰金花光了。現在他的親戚們，或一些別的人們，又想把土地拿回去，他們說，我們先放這些布爾塞維克在他們中作惡。他們一定會發怒，會把一切都弄得顛倒錯亂，他們將被虱子吸盡了血，他們將吃山谷中的草度日，這樣，當他們捲倦了舌頭的時候，我們就插了進去，把土地重新拿到主人的手裏來。……這就是事情的真面目。我的兒子，他們是這樣擺布這件事的，你相信我的話好了。”

當卡塔伊聽到那些布爾塞維克在徵麥的時候，他在一天晚上把沙卡爾拉到旁邊，低語道：

“我從前不是說得很對嗎，我的兒子？你聽到沒有？他們在徵取農民們的麥，他們在徵取農民的汗血——我從前不是說得很對嗎？”

那天夜裏，新奇的貨車在卡塔伊的天井中和緩地輾輻地響着，直到黎明，都可以聽見韃靼人的聲音。丰美的麥粒從麥倉里瀉到貨車中去。

“二十盧布一袋！二十盧布！這事你覺得怎樣？我一生從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卡塔伊耳語道。“他們到那里去拿這麼多錢呢，這些韃靼人，誰給他們二十盧布一袋呢？不要固執吧，我的兒子。現在我們已經積蓄三千盧布。一個人有了三千盧布，就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了。”

積日成年，在卡塔伊看來，光陰過得很慢，而且是莫明其妙的。那些農民走到田中，貨車的車輪軋軋作響。他們用牛油塗着他們，用瓜乾當茶配，以代替糖；他們奇怪地走動着，穿着老布衣的灰色的人羣。

卡塔伊往往在房內的角落裏靜靜地數紙幣，他潤濕指頭，沙沙地數着鈔票。他於是把洋鐵盒掩藏在一個石塊底下，蓋以泥土。他又在角落裏撒了一堆垃圾，每天都到這地方察看一次，看是否有生人的手撕掉這兒的蛛網。

“父親，”沙卡爾有時催逼他。“用這筆錢買些東西來吧。或買一隻小牛，或是別的什麼。……”

“一隻小牛？用三千盧布去買牠？你發狂了嗎？你自己是一隻牛嗎？有金小牛嗎？”

“父親，不要欺騙你自己吧，”沙卡爾憤憤地答。“你自己知道現在的錢只有一點點的價值。一盒火柴也要一百盧布呀。”

“什麼？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卡塔伊揩一揩鼻子。

“這種年頭，我的兒，我們是在懸崖絕壁的邊緣上生活着。時代犯了極大的錯誤。土地就被分割了，倉內是空空的，此刻他們又開始在錢上變花樣了。錢是不值得什麼了。但，相信我吧，他們自己却正在把錢袋裝得滿滿的。人們說農民是愚蠢的，欺騙他們

是很容易的事。他們簡直是驢子呀。我們等着吧。我的兒，我們等着吧。到後……我們就用這三千盧布買了一塊好地，於是我們又來養蜂——養這麼多蜂。”

此後卡塔伊公公不對任何人說起那錢的事，但因他的內心時刻掛念這筆錢，使他蒼老了不少，當他看見泥岐塔的房壁糊着那種和他藏在房角的洋鐵盒裏的一樣的鈔票時，他犧牲了自己的意見，而用這三千盧布爲他老婆向彼得卡·庫特雅洛夫買了一雙鞋子，除這些盧布外，他必須再給彼得卡一全塊麵包；這塊麵包得值二百萬盧布，而那三千盧布只不過貼貼秤頭而已。當庫特雅洛夫接到這麵包和錢時，他走到街上，把這“沙皇的紙幣”丟在空中，一邊喊道：

“這就是卡塔伊一生積蓄着的東西。我現在把牠丟給風兒了。”

一個人怎好說這樣話呢？只要想一想這些話語，也够使他的肝腸翻覆了。卡塔伊躺在爐邊的長櫬上。他在門口看見他老婆的鞋子，並排放着。一隻鞋底鬆散了。這雙鞋是赤楊皮做的。

“這豬糞，”卡塔伊輕輕地喃喃着。“他好像不能夠襯上好一點的鞋底似的。這簡直是紙做的呀。”

他深深地歎息着，一邊從長櫬爬了起來。

此刻是早晨，一息兒就是中午，一息兒就到了明天——降靈節。房內是空空的了。

“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仍舊躺在這裏。……”

卡塔伊知道沙卡爾還沒忘掉這錢和鞋的事情。他同時也知道：自從他買了這雙鞋子後，他就失却了對於家人的統治權。沒

有誰再怕他了；他們吃飯時也忘掉爲他留着那特殊的坐位。卡塔伊覺得，彷彿他只要說錯了一句話，踏錯了一步，沙卡爾就會給他嚴厲的斥責。“你這老狗，”他或有一天會這樣說。“我們連根帶底地扯出了自己的腸胃，就是爲此嗎？我們全部苦工的代價就是一雙鞋子嗎？好，牠們放在那兒，你拿去好了。這就是我們血汗的代價呀！……”哦，還是死了好，受不到這種斥責，還是做工做死了好。

卡塔伊展開僵硬的蹣跚的兩腿，拖着赤裸的兩腳，踱過骯髒的地板，踱到天井中去。

小屋正在睡覺，彷彿在迷霧中顫動着。兩隻豬躲在天井的一個泥水潭中，在河邊玩耍的小孩們的尖銳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根。

“我去採些樹皮來吧，”卡塔伊決定了主意。“沙卡爾的靴子大概破得一塌糊塗了，我知道亞勒克西斯和比特的也要修補了。……”

他從天井的角落裏拿了一根繩索，丟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慢慢地，當心地走過菜園，走向那菩提樹叢去。

六

卡塔伊沿着那新開墾的土地的邊緣行走，兩腳在乾燥的綠草中拖曳着。他不時搔着頭，有時停步喘一喘氣，看一看田野上的人們，隨後又繼續前進。當他走過了那新開墾的土地和那赤楊叢的時候，他看見雅舒卡·察克力夫在耕自己的田。

“只剩着兩道犁溝了，他就要完工了。”卡塔伊想。他接着大

聲叫道：“願上帝幫助你，雅舒卡，小朋友。”

“如果他（指上帝——譯者）會赤腳沿着這兒的犁溝跑，那倒不壞呀。那倒是一種幫助。”

“什麼？”卡塔伊抬起頭來。“什麼？”

“沿着犁溝呀，我說。”雅舒卡答，加重每一音節。“讓他在這兒犁溝中跑一息，我可以到樹叢底下去歇息一會兒。就在上面天空中幫助我，也好。”

卡塔伊搖着手，心裏想：“現在這批人算什麼東西？他們同一切人吵鬧。他們同上帝鬧，同老年人鬧。”

“這片土地怎麼長不起東西來，公公？他們說你在約但河邊說過今年收成一定很好的。”

卡塔伊並沒留意這種諷刺的語調。他拍拍自己的頭，跟着雅舒卡的足步走着。

“這並沒有錯，”他說，“這是註定了要這樣的。……”

“風吹得很厲害，田地上蓋着一指深的灰塵了——看看這灰塵吧。……那地方怎麼生不起東西來？牠會改變的嗎？”

“哦，我的朋友，你還是太年輕。要把每樣東西都解釋給你聽，是很困難的事。我怎能明明白白地告訴你呢？一個人的命運是註定了的。每人都走着自己的路。這統統是寫在天書中的。”

“天書中怎樣寫着牠呢？用鉛筆寫的還是用墨水寫的？”

“什麼？只有上帝知道這個……”

“天書原來如此嗎？譬如現在我們的蘇維埃——你跑到曼那發的跟前，向他拿一張條子或別的什麼，牠一定是用墨水寫的。鉛筆是不行的。”



雅舒卡因爲忍着笑，口脣顫抖着，但卡塔伊只是蹙着高高的蠟一般的前額。

“是的，這證明牠是已經註定了的。”卡塔伊靜默一息。“這都是吵鬧的結果。大家都在互相吵鬧，而這就是責罰。”

“你這話什麼意思呀？”雅舒卡笑起來。

“這種責罰是由你們起因的。”他指着那塊地。“所以長不起東西來，所以沒有麵包。……都是你們緣故，那些匪徒到這兒來，也是你們緣故。……”

“唉！都是我們緣故嗎？對，我同意好了。但請告訴我，我們的祖先是你們呢，還是貓呢？”

“什麼？我聽不清；說大聲些。”

“我們是從你們傳下來的呢，還是從貓傳下來的？”

“哦，這是很明白的，自然從我們，不是從蚤。”

“那末，你們作了什麼罪孽，上帝要把我們送給你們呢。在我們出世以前，你們做了什麼惡事呢？”雅舒卡說了笑話，又淡淡地笑着。

“這我倒不十分明白。……”

雅舒卡突然大笑起來，喊道：

“恐怕上帝給我們這些苦難，是爲着我們自己的罪孽。我們應得此報。我們是不應該犯罪的。但是你呀！你爲什麼一直害着瘋病？可怕呀，因爲你死的時候，你甚至不能。……”

卡塔伊擦擦屁股，低下頭，雅舒卡還沒說完，就答道：“這個我倒不能解釋給你聽。我找不出原因；這是爲了或種罪孽，是無疑的，但什麼罪孽而且怎樣——”

卡塔伊繼續前進，一邊自言自語地呢喃着。

“我到家裏問問沙卡爾看，”他想。“我要問問沙卡爾，他知道其中的底細。你的頭腦太靈敏了，我不能應付。”他又對雅舒卡叫道。

雅舒卡大笑起來，“如果事情是按照我的腦子進行的，那我應該做頭兒腦兒了。我應該得到C.E.C的地位。那地位應該給我的。……”

七

卡塔伊的瘦削僵硬的脊背，隱在那新開墾的土地的前面了。雅舒卡從一個灰色的包裹裏取出幾根小胡瓜和一塊麵包，把這麵包割成碎片，放在地上，又從壺中倒出一杯水。

他把這食品推了開去，垂下頭，像一個斷梗的向日葵，兩手捧着面孔，臂肘靠在地上，看看週遭。

一個牧童正在塵霧中趕着牛走下巴爾巴細克哈山，趕到泉邊放牛水。一隻鳥兒在田野上盤旋着找尋食物。雅舒卡對這隻鳥注視很久，浮躁的思想接連地湧過他的腦際，刻卡茲達金那天已從前線回來了。他在未出門前是一個奇怪的傢伙，高架子，俗氣，有癩癩病的，臉帶淡青色。姑娘都不要看他，孩子們叫他一根條蟲。現在他從外邊回來，穿着軍服，胸前佩着紅色的章綬，綬上裝着“紅旗章。”他彷彿長得更高了，他說話的聲音好像打鐵的聲音一般。他說細洛珂葉的人都們是鼯鼠（全瞎的——譯者）他叫雅舒卡一隻壯旺的公牛，一個懶惰，好鬧，沒出息的傢伙。如果在從前，雅舒卡一定要給他一頓痛打；可是現在他只好咬着牙

齒，呢喃着。

自從在克刺匹夫尼山谷打仗後，雅舒卡的確變得暴戾的好鬧的了。每夜他都和村內別的孩子們喝得爛醉。他們往往擁集在大路上，阻止過路的人們，強迫他們回頭走，或繞一個圈子。他們偷了小雞，拔了牠們的毛，放在街道上。那小雞受了嚇，亂跑亂撞，後邊追逐着尖聲的叫喊。近來這班青年農民又拔掉泥岐塔。郭持諾夫的園籬，丟在河中。第二天早晨泥岐塔就去告訴耶戈·斯志帕諾維支。

“你親眼看見他拔嗎？”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問。

“不，我沒有看見。不過大家都說看見他的。這是新籬呀。”

“你要知道，一個人如果沒有被捉往，他就不是賊。如果你當場捉住他，那又是另一件事情。”

“對的，”泥岐塔同意地說。“但你須當心些。”

“當心？好的。你須得照顧自己的事情，同時又要照顧別人。——這樣一來，你兩隻眼睛是不夠的了。”

泥岐塔離開了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決定了主意：

“我們必須把他結了婚，老婆會消滅他所有的野性。”

心裏存着這種想頭，他不斷地和雅舒卡接近。有一天，當他們在發着倉內的裸麥，預備載到磨坊去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溫柔地說：

“聽說你所有同伴都準備結婚了。母親的乳汁還沒在他們的唇邊乾掉，他們就大談婚事了；這彷彿是現時的風氣。”

“我沒有問過他們。”

“親愛的孩子，你爲什麼對父親說話是那個樣子。畢竟你沒

有一百個父親，你只有一個父親，而我也只有一個兒子。我們在全村中找不出第三個親屬，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別人老在轉你念頭呢。……”

後來，當車子載好了裸麥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倉邊那株蘋果樹上撮開了一根蟲兒，一邊瀨瀨地說：

“你也想結婚嗎？你不以為太早一點嗎？”

“我不是預備做和尚去呀。”

“當然不對——你為什麼做和尚？和尚好像無實的麥穗；牠隨風飛舞，對神對人都毫無用處；這是我的意見。他們只是攪擾別人罷了。你中意那一個姑娘呢？”他突然轉向雅舒卡問。

如果在任何別的時候，雅舒卡一定不會洩露自己祕密的想頭。可是此刻憤怒在他胸中沸騰着了；他知道父親的用意，故意說些使老人傷心的話。

“斯丹舒卡·奧格尼夫。”

“哦，”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瀨瀨地說。“你在說笑話呀。我很鄭重地對你說，而你却這樣回答我。”

“這完全不是笑話。你既然問我，我就這樣回答。”

“你發狂了嗎？”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喊道。“你的腦子溶在酒精裏了嗎？”

“正是相反，牠此刻比往常更有條理地工作着。”

“你最好立刻打消這個念頭。我們要娶一個和我們同等地位的人兒。”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揮舞着他的兩臂，走進房裏去。

八

太陽灼熱地燃燒着，大地反射着熱力。許多輪船和小船在倭爾加河上來往着。這些小船互相駛過的時候，甲板上的人們搖着他們的手。波浪拍着多沙的河岸。

靠近倭爾加河，在那突出有如一個緊握的大拳頭的河岸的高處，貧農團的團員們正在歇晝涼。他們躺在赤楊叢底下，呻吟，打鼾，有時還在睡夢中咒詛着。

在一株和其餘隔離着的赤楊底下，斯丹舒卡頭兒枕着一個草包，蜷曲地躲着，像一根蛇。睡神不會降臨到她身上，她的腦充滿了別的思想。她看看倭爾加河，看看遠處青青的大草原，又看看河上的輪船。

“今天是星期六，”她想。“明天是星期日了……降靈節。明天女孩們和男孩們都要到杜利涅山谷赴野會。……我在那兒會看見他了。他幾乎無疑地會到那兒去的。……我將到那兒拾松蔭，我要他同我來。他肯來嗎？”她閉了眼睛。只有一件事情使她苦惱——如果沒有這件事，她就更能忍耐了——傳言雅舒卡不再赴晚會了，因為他正在預備同晉卡·普拉庫舒契夫結婚。婚事正在準備着。他父親從他的舉動中察出了他的隱意。

這個思想使斯丹舒卡不得安息。

“這消息確是真的嗎？他真能和晉卡結婚，終身和晉卡同居嗎？”

傍晚村人們回家的時候，雅舒卡坐在自己雙馬的馬車中經過她的時候，斯丹舒卡戰慄着，兩眼注望着雅舒卡的漸去漸遠的寬闊的脊背。

第二天是降靈節，斯丹舒卡決定去看他。“我要問他，別人

謠傳是否真確。只要比卡·卡塔伊夫不來搗亂就好了。……但我可以使他去追求別個姑娘的。”

斯丹舒卡驚疑自己怎能克服那種痛苦，當他看見雅舒卡時那種侵襲着全身的火熱的顫慄，她怎能同他說話而不引起另一種的侮辱。……

“睡吧，斯丹舒卡，你去睡吧。你必須安息一下了。”奧格尼夫說，一邊站起身來。“我就坐在這裏，如有什麼事情發生，叫我好了。……”

斯丹攀·奧格尼夫也不能睡覺，他的腦子充滿着沉重的思想。他不知道在發生着怎麼一回事。

“事情剛剛開始，我們還只做第一步，我們已得到了那片土地，牠上邊就是紅石子和雜草，至於說到麥呢，我們離開那個還很遠很遠，可是團員們却在不斷地更換着，好像牧人葉戈卡更換他腳上的樹皮鞋一樣快。不到一星期，他又更換上另一雙鞋了。這跟我們的情形一模一樣。密特卡·斯庇林已經走了，格拉斯克也走了。……他們跑來試了一試，就溜走了。還有他，老鐵，專在背後搗鬼。只有他做事是絕對祕密的。他在背後搗亂！不說出一句話的。”

奧格尼夫知道斯庇林正在倭爾加河對岸替察克力夫收割乾草，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則叫密特卡耕田。格拉斯卡又在替馬爾刻爾·拜珂夫做工作。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用小數的食品哄誘他們脫離貧農團，彷彿他們是飢餓的狗子似的。

“你知道，斯丹攀。”帕諾夫那天早晨說，“人們是不讓我們的事情順利進行着的。我們必須合力工作，互相團結。等到初

步的難關過去了，我們要給他們看看我們是怎樣的人。”

帕諾夫的話語很使奧格尼夫快活。他對於尼珂拉伊·庇拉金成了本團最重要的角色這件事，也覺得非常愉快。當尼珂拉伊加入貧農團的時候，奧格尼夫想：“他不過是一件裝點品而已。他混一兩天，就會跑回莫斯科去的。”

可是不對，他却是貧農最重要的角色。

“是的，”奧格尼夫喃喃地說，一邊將岩崖上的白堊屑踢到倭爾加河中去。“他們就是這樣對付你們的。潑的一聲，你們就完結了，落在深谷的底下了。”接着又：“是的，這樣我們正要更堅強地前進，我們一定不要落在他們的腳下，他們不能夠把你們踢到深谷中的。”

他挺直他那瘦削的背脊，用手指梳理着纏結的鬚髯。他的眼睛遠眺着大草原，遠眺着散布在厄格喜茲河的兩岸的那些村莊。

“我們一定要堅苦地奮鬥，用全力來奮鬥呀。”他大聲喊道。

他聽見後邊輕輕的腳步聲和手杖敲着白堊的岩面的聲音。奧格尼夫旋轉頭兒；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站在和他相隔二三步的地方。

“我剛才傾聽着，”他說，“我聽見有人說‘我們一定要奮鬥，’誰去奮鬥呢？原來是你。看呀，”他用手杖指着倭爾加河的對岸。“他們割乾草割得多麼快呀，疊得多麼快呀。……你們這兒的工作怎麼樣？在我的田上……”

奧格尼夫靜默着。

“想什麼呀，斯丹攀？”察克力夫問，一邊更走近些，微笑着。“你想把倭爾加河拉到你們的團體裏嗎？你此刻在想着這件

事嗎？唉？”

“嗤笑什麼呀？”

“我完全不是嗤笑，”察克力夫用一種粗嘎的，親熱的聲調說。“不過我時常對你說，丟了牠吧。我告訴你丟了牠吧。你這樣會毀滅了自己的。我一直在觀察着各方的情勢——你們這一切工作，到冬天會給你們什麼報酬呢？你們只是因此弄髒了自己。”

“對的，我們將來會看見的；我們會看見誰毀滅了自己，誰弄髒了自己。”

“丟了牠吧，你這獸子，”察克力夫拍着對方的背脊。“你傳染了你們團體的毒病——人們將不得不給你洗了一次黑油浴，使病菌不會傳染到他們的身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覺得他的笑話很有趣，不禁高聲大笑起來。

“喂，同志們，起來吧。”奧格尼夫喊道，走到赤楊叢那兒去。“起來吧，是工作的時候了。一息就要暗了。”

團員們睡態朦朧地懶懶地掙起身來，他們的鋤頭碰着犁子格格作響，向着布羅斯基前進。

風吹着，大地冒着熱氣。

在緊靠倭爾加河，接連着公地的布羅斯基上，他們用他們的犁苦耕着，這些犁或用牛拉，或由團員們自己拉。奧格尼夫，斯丹舒卡和帕諾夫做先鋒，拉着——張他們自己製造的犁；犁後展開一道狹狹的犁溝，穿通結球的草根。尼珂拉伊跟在他們的後面，兩腳拍起塵灰，一隻棕色的母牛拉着他的犁。母牛慢慢地躡着，頭兒扭到一邊咬着草，可憐地吼叫着，彷彿失掉她的小牛似的。

“什麼，你還在咬草嗎？”尼珂拉伊喊道。“還沒吃够嗎？”他又對自己想道：“我們怎麼鑽到這樣的洞窟裏來！使我自己受罪，又使畜牲受罪。我們既然在這里耕了一次，就不得不繼續再耕下去，再耗下去……這簡直是受罪。”

而且尼珂拉伊家裏的麥粉又完了。他早晨離家時，卡提雅說，麥粉就只有這一點了。”

他當時責罵她；但麥粉完了是她的過誤嗎？他覺得對他老婆不起了。卡提雅做姑娘的時候是很丰胖的，玫瑰色的。和尼珂拉伊結婚後三年左右，她開始變瘦弱了，開始失却她的玫瑰色了。現在她走路時兩邊的肩胛骨高高地突出來了。

一年等一年，尼珂拉伊等待着卡提雅重新丰胖起來，重新回復了玫瑰色，回復了她的迷人的微笑。他確信這是做得到的，往往對她說：

“喂，你這付饑死鳥的相貌幾時可以好起來呢？想法使牠胖起來吧。”

“我怎麼辦呢？”卡提雅低下頭。“我——”

“你怎麼辦嗎？看看別人吧。……”

“別人是別人，這是不同的。……”

尼珂拉伊發怒了，罵她，叱責她。卡提雅低聲哭泣着。

老是這一套。在家裏，他老在責罵她。出了門，他的憤怒又消散了，而且覺得對卡提雅不起。

“我回家的時候，要好好地對待她，”他想。“我將對她說，‘別爲難我吧，這不是我的過錯’。”他覺得很對卡提雅不起，十二萬分對她不起。

“珂利亞，”奧格尼夫喊道。“你闖到那兒去了呀？”

尼珂拉伊從遐想中覺醒過來。母牛一直對着那些青翠的矮樹叢跑；犁溝在後邊拖曳着，完全向着錯誤的方向的。

“哦，你這賤辱的倒牛！”尼珂拉伊勒住畜牲。“你老想吃東西，你這野獸。”

這棕色的母牛就被拉回正確的路綫上來，她依然可憐地吼叫着，瘦小的腿兒慢裝着。他們那一組已經拉了二道犁溝；由於轆具的摩擦，他們的兩肩作痛，發燒。

“不要緊，”奧格尼夫鼓勵他的兩位同志，一邊痛苦地咬着雙脣。“一切甜密的東西都從勞作中來的，我們想得到這些甜物，就得忍耐。”

其餘兩位靜默着。在靜默中，他們拉着犁，轉臉對着沉沒到菩提樹後的太陽，一片瀰漫着灰塵的紅光。那些菩提樹的後邊，躺着杜利涅山谷，在這山谷中，掩藏着許多榛樹和矮果樹叢，牠們的枝條盤曲着，交錯着，有如花瓣。

“刻卡·茲達金，”德維卡突然叫道，一邊用一隻手指觸着奧格尼夫的肩膀。

刻卡在路上慢慢地走；他的兩腳沉重地移動着，好像他的背上負荷着一袋兩百磅重的麥粉似的。一只褲腳捲起來，露出一隻多毛的腿，另一隻褲腳則垂到了腳踝。

從他的衣着看來，從他臉上的泥漿看來，顯然茲達金剛才是在一個泥水潭中做工作的。

當他走近那些在布羅斯基工作着的農民們的時候，他匆急地翻下捲着的褲腿點點頭，雙睛飄過斯丹舒卡。

“我們應該把他拉進來，”德維卡低語道，他望着那漸走漸遠的強壯有力的身軀，不勝羨慕。他是一隻馬，不是一個人。別喊，別喊他，”他看見斯丹攀預備對茲達金說什麼，因就加了一句。

“你去追上他，同他談話；設法拉他進來。”

“但我們要犁地呀。”

“犁地？太陽就要落山了，而且我們兩個人也能犁的，我們不能嗎，斯丹舒卡？”

斯丹舒卡的臉兒從路那兒轉過來，點點頭。

“好的，我們兩個人一同犁，我們不是壯大的馬嗎？你，斯丹攀，快去吧。”

九

奧格尼夫在打禾場趕上了刻卡·茲達金。開頭，他們談着前線的情形。在攻擊倍勒科哺的白軍的戰役中，他們都曾經參加的——兩人都是紅軍的司令官，那時他們彼此時常會面的。他們談到雙方的朋友們，盡情任性地傾談着往事。

“那末，你現在想做些什麼事情？”奧格尼夫問。

“做些什麼嗎？”刻卡洋洋地微笑着。“我整個地位已經打得粉碎了。我必須把牠重新建造起來。他們給我一片靠‘母午鳥’的土地——這簡直是一片水地，一畝地方。我現在想把牠造成一個菜園。”

刻卡接着又談起自己打華沙時怎樣被敵人虜去，拘禁在德國。他那時會到一個德國農夫，他的收穫物比細洛珂葉任何人要

多三畝地的產物。他談到那德國農夫的時候，和他剛才談到倍勒科甫那次英勇的戰爭一樣有勁兒。他突然注意到奧格尼夫臉上的隱約的微笑，因此中止了他的故事，簡單地說道：

“我要把那片無用的土地改造起來，使對國家有些用處。我要給農民們看看土地真正能給他們什麼。”

“那是很明白的，”奧格尼夫說。“你想做些什麼，實在是很明白的。”

由於這些話的語調，刻卡知道奧格尼夫不贊成他的計劃，不信任他的主見。

“你以為，斯丹攀叔叔，我只想替自己霸佔物事嗎？別那麼想吧。”

他於是向奧格尼夫保證自己的誠意，想使那些農民們拋棄了他們的原始的不經濟的生產方法，想訓戒他們對待土地的態度的蠢笨。

“我們的農民們想把土地像母牛一樣地擠着乳。他們一年一年地擠着牠，從不餵她食料的。”

這兩個人下到克利匹夫尼山谷，穿過“母牛島”，到了刻卡的那片濕地。這兒曾經長着許多赤楊樹；牠們的殘株斷幹依然突出在地面上。附近躺着一堆纏滿了樹根的殘株。刻卡已把牠們從泥土中掘起來了。

“我花了兩星期功夫，掘起了牠們——一共五個。”刻卡快活地說。

奧格尼夫搔搔耳朵，歎一口氣。

“你知道嗎，刻卡？”他說。“別插嘴，讓我說呀。我知道

你，我知道你不是替自己霸佔物事。如果你想做那樣的事，你可以找到一所更好的地方。你從這塊地得不到什麼大的好處。”

刻卡從臉上揩下乾了的爛泥，不知所措地釘視着奧格尼夫。

“我以爲，”奧格尼夫繼續說道，“我們必須和我們的政府和黨同一步調。我們必須和牠們手挽手地工作着，這樣我們才有工作的興趣。但你幹這種工作是得不到什麼興趣的。你爲什麼那樣看着我？是的，你在這裏沒有什麼興趣的，刻卡，因爲你想做的事情，已經在過去做過了，而且此刻依然還有人在做着。我們過去鬥爭的目的，就是要除滅這一類事情。就拿商人密格赤克來說吧。他比我們的組合員們懂事得多，但我們仍舊贊成組合員們，不贊成密格赤克。你，據我看起來，你想做一個當地的密格赤克。”

“你說什麼呀？這種事連我想都沒想過。”

“你沒想到過嗎？事情往往是這樣發生的。一個人想做某一件事，但這事情的結果又是十分不同的。看看普拉庫舒契夫吧。他想給我們做榜樣，但結果發生了什麼事？卡拉沙克給他撕掉一把鬍鬚。事情往往是這樣結局的。”

刻卡大笑着。這笑聲深深地激怒了奧格尼夫。他想責罵刻卡，像他時常責罵逃亡的團員們一樣，但他終於抑制了自己，急激地繼續說道：

“你不久就要後悔的，你的見解會改變的。因爲等到你在這片爛地裏，完全用你自己的力量把樹根一一掘起來，變成了富豪，我們早就趕你上先了；而且你又不是那種有錢才能快活的人。你不是一種孤獨的人，當你發覺自己和別人隔絕了的時候，

你就要後悔的。你現在騎着一段木頭去參戰，不是騎着馬的。我們的政府以爲掘樹株，各人自做自，在我們這樣的人是有益的而且必須的嗎？——你從那兒得來這種想頭？”

“我想，”刻卡答道，臉色十分蒼白了，“你不久就要後悔的。他們已在從你跑開了。”

“真的嗎？從前線上也有些人跑開了，但我們仍舊是打勝仗的。雖然有些人跑了，但別人會來補替他們的。”

“你得等待，”刻卡答道。他彎下身子，用木挺插進一個赤楊株的下邊。

奧格尼夫覺得彷彿茲達金和這木挺有些類似的地方，但這類似點是什麼呢，他却說不出來。他一邊走上小山，一邊想：

“刻卡還是多麼富於農民氣味呀！”

當他轉到克利凡雅街的時候，他看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掃着天井。奧格尼夫匆急地前進。

“哈囉！你剛才對那德國人說話嗎？”察克力夫對他喊道，他的臉孔皺了起來，微笑着。“他除了那德國人，就不能談別的事了。”

奧格尼夫沒有回答。

“那邊那隻鼯鼠和刻卡有什麼不同呢？”他想，一邊走向自己的小屋。“難道刻卡畢竟是對的嗎？”一時疑團閃進他的腦際了。“難道我真的不是向正確的方向進行嗎？”

幾天前，他曾被召到區委會，請他掌理區農業局。他決然地拒絕了這個建議。這拒絕，恐怕就是他的錯誤吧。他看看自己倒塌的小屋，同時想像着鎮裏的一所清潔舒適的房屋，農業局裏的

罩着綠色粗絨的檯子，以及穿着美麗的城鎮服裝的斯丹舒卡。……他想到細洛珂葉，牠的傾頹的小舍，牠的瘦弱倦乏的農民們，他們隨時都有爲着一片麵包而互相毆打的可能。……他大笑着，開了門。……

十

“明天是降靈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是本村第一個人把自己天井中的塵污掃到街上去，用青翠的樹枝裝點着牆壁，再在地板上洒着黃沙。他做完了工作後，就在那紅色的大石塊上坐下。

“他們都是狗子，他們原來是狗子。”士侖卡憤激地咒罵着，從小巷的轉角折到街上去。

“什麼事？”

“什麼事嗎？費杜諾夫催納稅呀。”

“什麼稅？”

“叫我去替學校砍燒火柴。在我，他們沒火煖，我是完全不管的……我一點都不管。‘你，’他說，‘你生活在一個社會裏，你必須做你分內的工作’。‘這也算生活嗎？’我說，‘我要避到樹林中去，掘一個地洞，我就住在那兒’。‘我們也會到那兒來找你的，’他說。教我怎麼辦呢？”

“爲什麼要避到樹林中去？你得在這兒生活呀。”

“一個人怎能在這兒生活呢？沒東西吃呀。”

“哦，哦，”察克力夫懶懶地說，一邊站起身來。

“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聽我說呀……你……有兩普特麥粉嗎？唉？你有嗎？收了麥……我就還你。”

“啊唷！”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突然按住他的肚皮。“啊唷，糟糕！我的肚皮多麼難過呀！”他跑過天井，另一種念頭閃過他的腦際。“給他一點麥粉或許是上算的。我們可以把他拉到我們這方面來；他或許很有用處的。”他於是喊道：“你在那兒等一息吧，等我稍稍舒服些。我的肚皮痛極了。”

他在對方看不見的地方站了一息，於是又跑了出來。

“喂，我的麥粉也快完了，對不住得很。……但你如果爲難，我又不得不幫助你。……我分些給你吧。但你別對人說，我不願意別人以爲我藏着許多噸麥粉。好，跟我來吧。”

他用一隻指頭在士侖卡身上點了一點，沿着街道注視着。街道幾乎隱在瀰漫的塵霧中了——細洛珂葉的農民們正在掃着他們的天井，用赤楊的枝條裝點着他們的牆壁，在地板上洒着黃沙。

雅舒卡坐在雙馬馬車裏經過奧格尼夫的小屋；斯丹舒卡從車中跳下來，微笑着，搖着大髮辮。

“如果你高興的話，我明天再來，”雅舒卡說，急鞭着馬。

耶戈·斯志帕維支脫上帽子，隨又戴回去，在門口站着。他的左眉抽動着，像一根垂死的魚兒的尾巴；他展開兩臂，彷彿抵擋一個襲擊似的，一邊對雅舒卡喊道：

“這些馬我自己會照顧的，你去好了。”他急急開了門，“你去吧，別讓我的眼睛再看見你。”

“我到那兒去呢？”雅舒卡驚惶失措了。

“到奧格尼夫那兒去吧，”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森森地說。

“到奧格尼夫那兒去吧，他是和你同類的人。滾開去。”

馬兒快步走過天井，開始在轉角一隻大琵琶桶中吸水。

“下來，下來呀。”

“看呀！”雅舒卡指着琵琶桶。“馬在喝水呀，而且牠們還沒梳過。”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關了門，憤憤地把馬拉開了琵琶桶。

“我知道的！”他喊道。“你這副本領我也有的。滾開，別再在這里……我看你看不下去了，”他吁吁地說。“滾開吧！”

一時間雅舒卡覺得沒有辦法。但接着他驚異地發覺自己毫不畏懼他的父親。

“像在做馬戲一般——我真熬不住笑了。”

“雅舒卡！”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喊道，聲音氣得發抖了。他在車輪上敲着拳頭。

雅舒卡直瞪着他父親的臉孔：

“你吃了什麼不舒服的東西嗎？”

“雅舒卡！”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從車中一把抓出馬鞭，動作真快極了，使得士侖卡只好閃目而視。皮鞭掠過空中，在雅舒卡的背上嘩嘩地響着。雅舒卡跳下車來，撲在他父親的身上。士侖卡看着他倆捲過天井，聽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刺耳的尖叫。叫聲嚇壞了馬兒，使牠們衝到馬欄中去。隣居的農民們都跑到他們的門口。士侖卡伸開兩臂，嘴裏喊着：

“走開去，走開去吧！”

“雅舒卡，讓我去！”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喘息地喊道。“你把我悶死了！”

雅舒卡跳了起來，搖一搖身子，於是靜靜地站着。斯丹舒卡站在門口，注視着他。在她後邊，細洛珂葉的農民們向前擠着，切熱地窺望着。

第四章

一

雅舒卡那天晚上沒有宿在家裏。人們說他和斯丹舒卡坐在奧格尼夫的菜園裏過夜。在降靈節的早晨，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親眼看見雅舒卡同一羣女孩子和男孩子和斯丹舒卡並排走到杜利涅山谷去。

“現在少年人的行爲就是這樣，”士侖卡說。“還是不要提起轆好，他母親在窗口哭壞了肚皮，而他却毫不經意；彷彿她是一個陌生人，不是生身的母親似的。”

“別管閒事吧。”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打斷他的話頭，走進房裏去。

雅舒卡的母親克侖尼亞，身高而瘦，像井畔的釣竿，她哭泣

着，沒有眼淚的；有時她發出枯澀的拖長的歎聲，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則深深地大聲呼吸着，在房裏踱來踱去，像一個狂人。

“歇了吧，”他每隔幾分鐘就對克侖尼亞咆哮道。“歇了這種無止息的歎聲吧。你這種歎聲有沒有停止的時候呢？”

日子懶懶地爬了過去，單調而無生氣。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馬欄裏消磨他的光陰，他坐在長橈上，耽溺在他的沉思默想中，像一隻小鷄潛伏在乾燥的糞堆中一般，這樣接連挨過了許多鐘頭。這是何等空虛而無意味的一套呀。……尤其是這件事的恥辱，在村裏是永不會忘記的；他的未婚的獨養子已經脫離家庭了呀！

“怎麼樣！……這惡棍！你的父親做了一世苦工，使你可以舒舒服服過日子，而你——看看你呀。你同自己父親作難。看，我此刻走過你的房子，但我却不願意入門。我就是看見你在流血，也只是走了過去。”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往往在夜間從牀上滑了下來，臉孔緊靠着窗口，對着衛道的黑暗注望了好幾個鐘頭，等待着門門的啾啾聲，等待着雅舒卡的熟識的聲音。……

“唉，”他呻吟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要發生這件事？”

正如一條溪流在洪水退平後回復了牠的本來狀態一樣，他的憤怒漸漸消散了，而代替牠的就是悔恨。他沒有對克侖尼亞說出他的悲楚，但對他自己，他却說了又說，愈說愈密：

“這是一件憾事。……我自己的一塊血肉被扯開了，……如果他是一個外人。……但他却是我自己的血肉呀。”

他呼喚士侖卡，對他耳語道：

“請你去找出他的下落吧，我的朋友。……”

“我爲什麼要找呢？我已經知道了。他老是伴着那個戴眼鏡的生客，他們一同在街上蕩來蕩去，像無家的狗子一樣。夜間，他就坐到斯丹舒卡的家裏去。”

察克力夫把士侖卡推在一邊，忍住眼淚走進房裏去了。他躺在牀上，失望地蜷縮着，像一隻縫隙中的甲蟲，呻吟着，輾轉反側着。後來他下了牀，靜靜地穿好衣服，出到黑暗的夜裏去。

二

細洛珂葉出現了一個生客：一個高架子，戴眼鏡的男人，下唇下垂着，穿着大軍靴。他頭上的帽子拉得很低，帽沿觸着了閃光的眼鏡邊；從早晨到深夜，他一直在細洛珂葉的街路上閒蕩着，對路人們微笑着，隨便碰到誰，就和他說話，宛如老朋友一般。人家問他：“你從那兒來的？”他老是回答道：“哦，很遠很遠。你們這兒的情形怎麼樣？”

“哦，還好，不該叫苦的，”農民們答道。“不能和從前比的……”

他時常停在士侖卡的屋跟，或沿着愛拉伊河的河岸散步，望着刻卡·茲達金流着汗，獨自一人在他那塊地上掘着樹株。有一次他對刻卡說話。但刻卡在這個戴眼鏡的人身上感到一種生疏，力圖頃刻擺脫了他。這位客人就在他的黃色小本子裏寫着：“刻卡·茲達金是一個有味的人兒。他曾是一個前線的英雄，新近回到村裏來的，此刻想在村裏做個英雄。”

在降靈節前幾天，他曾去訪問沙卡爾·卡塔伊夫，伴隨着奧格尼夫，費杜諾夫，庇拉金和帕諾夫。那天晚上沙卡爾的小屋裏通夜點着燈火，人影在牆壁上移動着。細洛珂葉的人們都非常驚異，興奮地發表他們的意見，猜測着這個客人究竟是誰，而同時，那天晚上在沙卡爾家裏列席的那些人們，當人家詢問客人的來歷時，依然執拗地不答一言，或笑嘻嘻地答道：

“你們不久就會知道。……他會向你們表明自己是誰。”

“他就是跟着他在鬼混，跟着那班人。”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明白了，於是走向費杜諾夫的家，他的靴子輕輕地拖過乾燥的地面。

費杜諾夫的小屋裏是靜寂的，黑暗的；只有一隻小雞不時在附屋裏粗聲地喔喔着。

“這隻小雞病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想。“他們統統睡了，他不在這裏，我還是到斯丹攀·奧格尼夫那兒去看看。”

他折入那條小巷裏，心想穿過那塊芋地，從後背走到奧格尼夫的屋跟。但他在轉角聽見了許多話聲。這使他很困惱。

“糟了，他們會看見我的。……你不能遮掩他們的眼睛呀。”

他急忙回轉身走。從籬跟傳出了一個少年人的慣熟的話聲，很急促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傾聽着，伸長他的頸項，像一匹馬追求食料一般，同時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雅舒卡正靠着籬垣，把斯丹舒卡緊抱在自己身邊。

“不行，別癡想吧，”她低語道，輕柔地笑着。“他不准我進門呀，你的老熊一般的父親，他不准我踏進門。”

“你知道現在法律怎樣寫着的，”少年人回答道。“他現在不

能够愚弄我們了。”

察克力夫失去了呼吸，好像一根繩子緊緊圍着他的胸部一般。後來他竭力恢復了他的呼吸，心想叫喊，但結果只哼出一種威嚇的噤聲：

“雅舒卡，你這狗生的兒子。”

籬邊的笑聲消逝了。耶戈·斯忒帕諾維支的聲音嚇停了這少年人的愉快的聲音。兩個影子在地上移動着，輕輕撫着地面——好像老婆婆從爐中取出剛焙好的餅乾時輕撫着牠們一般——沒入了黑暗中。耶戈·斯忒帕諾維支擺動着兩臂，蹣跚地回家來。那天晚上，他通夜躺在牀上呻吟着，撫摩着顫抖的兩腿。

到了早晨，他配好兩隻馬，趕到自己在泉邊的那塊地上去，一邊走，一邊呢喃着：

“我們會看見的，你這狗生的兒子。日後你又要唱另一種歌了。……等着吧，等我來安排你；你等着好了，你會看見的。……你跑了，別人會來替代的。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將和我一塊兒工作。上帝保佑他，伊利亞的病體會好起來了，到那時候，我們會看見的。……”

三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堅忍不屈地擺脫着他的病症。真的，他全身都蓋滿了爛瘡。頸上，腳上，和脊背上，都有爛瘡，都爛熟得像罌粟頭一樣。

“沒關係的，”他說。“從來沒有人死於爛瘡的。只要我肚裏沒有病就得了。……我肚皮從前統統枯了，但此刻却好了一

些。”

那天早晨他覺得很好過。他比家裏一切人先起牀，跑到打禾場，坐在焙麥灶旁邊的一株枯朽了的斷幹上。這灶裂成好幾處地方了，在牠和他中間彷彿有一種類似點。這殘幹帶有藥氣，彷彿牠一直躺在醫院裏似的。一捆微帶灰綠色的裸麥丟在一些麥桿旁邊，一羣鴿子停在禾屑堆上。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對於那個戴眼鏡的客人也很感興趣。

“他們說他到處亂鑽，在一本小簿子裏寫着東西。但他究竟寫些什麼呢？”

他想起卡拉沙克，記起那名單。他的心房急激地跳着。

“哦，沒相干的。”他丟開那種想頭。“這跟我毫無關係。誰能證明有什麼事呢？卡拉沙克停閉了普契爾念的嘴巴。這是不值得回想的。……我應該趕快把腿兒弄強壯。當我身體好一點的時候，我就把一切重新整頓過。”

他站起身來，看着破壞了的焙麥灶。

“沒有主人照管，你就倒塌到這個樣子，”他微笑地說。“現在我們雙方必須趕快把自己弄好轉來。”

籬跟出現了曼那發。他住在栖亞凡，離細洛珂葉二俄里，他當普拉庫舒契夫害病的時候，在這打禾場上開了一條小路。此刻他那瘦弱的兩手把握着橡樹的籬樁；他靜靜地站着。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一邊自言自語着，一邊清除着腐爛了的麥桿。他的肩胛骨在老布的襯衫下像槳尾一樣移動着；肌身發出熱氣，像疾奔後的馬兒。曼那發畏縮着，回頭看看後方。他要到細洛珂葉，必須倒走半俄里左右，於是再由那條大路或由那條通過麥田的小路

走。不管前進或後退，在曼那發的心目中都是一樣不稱意。他躊躇了一息，決不定主意；他後來往前走了，像一根割成兩段的蚯蚓。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今天你的病體怎樣？我很久沒有看見你了。我看見你在這里打禾場上，所以特意來問問你的健康……看呀！不知那個混蛋在你的場上開了一條路。”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伸直身子，微笑着。

“好呀，亞發那栖·馬刻羅維支。往這兒走吧。反正路已被開成了，我想很不容易查明是誰幹的。”

“看那些流氓把這籬子毀壞到這個樣子。”曼那發爬過籬垣時喃喃地說道。他搖搖籬樁。“一些壞蛋把牠們拔起來的。”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在襯衫上揩揩手，和曼那發握一握手。

“你病到這個樣子了！”

“是的，你看我統是汗，”普拉庫舒契夫答道，一邊舉起一臂，給對方看看自己溼汪汪的腋下。“但是現在，謝謝上帝——”

曼那發蹲在普拉庫舒契夫旁邊，從袋裏取出兩根香烟。

“抽一支香烟吧。”

“哦，我不抽烟的。”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微笑着。

“抽一支看，沒關係的。”曼那發塞一支在他手裏。“你多久沒看見烟了呢？”

從這兩支香烟發出來的烟霧騰入空中，清淡的烟絲纏繞着棚舍的牆壁和草屋頂，而接着又消散了。

“你怎樣拿到香烟？”

曼那發搖走了肩上的一隻繩子，侷促不安地看着牠飛翔。

“哦，那個人，那個戴眼鏡的人給我的。他昨天到蘇維埃來，給我十來枝。……”

“你在撒謊呀，”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想。“好的，你就謊下去吧。”

“‘你，’他對我說，‘你是書記，你不好抽這種臭東西’——他指我們的烟草——‘這幾支香烟送給你抽。’”

“他是誰？請告訴我吧。”

“好，我可告訴你，但得當心，只讓你自己知道就得了；別讓別人知道。他是從首都來的。他是一個大人物：他有掌理全區的權力。……看，他在那兒。”

“哦！”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輕輕送出一種懶聲。

四

戴眼鏡的人（區委書記，名叫亞歷山大·雅珂夫利維支·沙爾珂夫。從前是小學教員，黑暗時代的黨員）同着費杜諾夫把本村的田地巡察一週。他們巡察完了，就在打禾場那一邊的土隄上坐下。

在他們的前面，躺着靜悄悄地籠罩在晨霧中的細洛珂葉，牠延過克刺匹夫尼山谷，谷坡上充滿了在解凍時期所形成的溝道。料糞堆點綴在山谷的邊沿，像草場上的羊。在較遠的小山上，四張風磨懶懶地搖動着牠們的輪翼。整個景象使沙爾珂夫感到極度的鬱悶。

“我們這一帶村莊都是落後的，牠們仍然在黑暗中，”費杜諾

夫急激地說。“看！這種料糞是最寶貴的肥料，而他們却隨丟便棄了。他們把牠丟在污溝中。他們的田地只有十二碼遠呀。”他指着山谷下端那些分配了的田地。“他們都種着南瓜。在秋天，個個人都可收四十車南瓜；他們的畜欄裏，附屋裏——統是南瓜，到了冬天，牠們爛起來，於是就被丟棄了。如果他們種些甜菜根，不是好得多嗎？……這用處很大，也不很難種。……”

費杜諾夫的有理的談話近來有些激動沙爾珂夫了。

“你有種甜菜根嗎？”

這問話完全是意外的。費杜諾夫吃了一驚。

“沒有種。”

“爲什麼不種呢？”

“你知道，這是很困難的，……同這些人。……”

“如果沒有困難，就用不着我們來幹了。”

“是的，那當然……你說得很對，我們應該先種。”費杜諾夫閃着眼睛。“這都是習慣問題……。哦，我得走了，田上的工作是耽擱不得的。”

從那彎彎的脊背看來，從費杜諾夫兩手挽在背後的姿勢看來，沙爾珂夫知道對方有些困惱了。從那天早晨起，沙爾珂夫就討厭費杜諾夫。像一個母親討厭一個陌生的不健全的孩子一樣。

“除了鄉村的舊習慣，什麼都不在他心裏，”他想，一邊站起身來。“他一切都是服從習慣的，農民的舊習慣。我們必須把住着這種人的鄉村重新改造。看看察克力夫吧。的確，他是和一隻餓犬一樣吝嗇，貪婪，但他的腦子倒還不錯。……再如沙卡爾——”他走過多石的溝道時，看見普拉庫舒契夫在他的打禾場

上。他覺得很快活，急忙穿過隔在他們中間的亭地。他在籬垣背後看見曼發那；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起身迎接他。

“早安，”他停步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我想？”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早安！”普拉庫舒契夫說，一邊吁吁地呼着口氣，竭力熬住顫慄。“你到我們這一帶看看我們的生活吧。我們真和骯髒的角落裏的甲蟲一樣忙碌。”

或許是剛才細洛珂葉那些風磨和被忽略了的土地使他感到鬱悶的緣故吧，他此刻歡迎普拉庫舒契夫的話語如同一口新鮮空氣一般。他又和普拉庫舒契夫誠懇地握一握手。

“喂，現在世界待你怎樣，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他們說卡拉沙克待你很野蠻。只要看看他怎樣對待你的鬍鬚呀。”

“別提起我的鬍鬚吧，”普拉庫舒契夫皺着眉頭。“只要我的頭兒還在肩上，我都沒有什麼。我現在的生活得過且過，不十分好，也不十分壞。”

“我想他們沒收了你的土地，你總有點難過吧。”

“你和我開玩笑嗎？爲什麼問那樣的事？”

“爲什麼——爲什麼不好問？”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靜默了一會，兩腳在地上的麥稈糊中拖來拖去。後來，他深深歎一口氣，視線射過沙爾珂夫。

“難過嗎？我自然是難過的。譬如他們脫去你的襯衫，你不難過嗎？這是同樣的事。但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你不能够把頭兒同石頭牆去碰呀。大家都喜歡這樣，你也不得不服從。”

普拉庫舒契夫注視着沙爾珂夫。他看出對方很感興趣。停了一息，他繼續說道，一邊搖動着枯乾多節的手。

想想我們從前的生活呀。……我們有一個大地主，蘇泰金，一個毫無用處的傢伙。他想剝了我們的皮，但我很能操家。……我的家境比他更優裕了。有一天，這個地主差他的僕人來叫我，我知道他需要錢，因為他想和別村一個女人結婚。他大約有一百個女人，把所有財產都花在她們身上了，而結果他成了一個孤零零的廢人。所以他差人來叫我。我那時是本村的長老，我用黑油擦光的修補過的靴子，讓他看看農民的生活是怎樣的。我一走到他的公館，”——普拉庫舒契夫停住話頭，輕輕地笑着——“連我也立刻覺察出彼此的不調和來。蘇泰金走了進去，頃刻用手巾擱着鼻子，一邊喊道：‘凡斯卡，凡斯卡，拉他出去吧，他有一股惡臭呀！’但我對他說：‘你要錢用，我帶錢來了。’到這兒來吧！’他急激地喊道，領我到他的房裏。我們都坐下來。我想盡量從他獲得抵押品，因為那每一個盧布都是我的血。‘喂，’我對他說，‘我十分願意幫助你，我信任你如同信任上帝一樣。不過，爲着免得我預先到這兒來催你，使你的房裏又有臭氣，請把你的雀麥抵押給我吧。如果到春天——自然我相信你如同相信基督一樣——但如果到春天你不還我，我就不得不賣掉你的雀麥。他於是耀武揚威起來。他是一個急性的人，他喊道：‘凡斯卡，拉他出去！’我就把錢放在桌上，開始數着。他於是鎮靜下來，喊凡斯卡寫了契約。我給他一千五百盧布，押得三千普特雀麥——這是當日的時價——我在春天賣了這些雀麥，每一普特得一盧布；所以我這一筆生意就賺得一千五百盧布。”

他靜默着。遠處蛙蟆咯咯的叫着。一隻雄鷄在啼。一個婦人的清晰的聲音漾過田野。普拉庫舒契夫歎了一口氣。

“是的！我費盡了所有精力，而結果——”他轉臉朝着沙爾珂夫，用親熱的孩子氣的目光望着他。“我費盡了所有生命精力。……我如此痛心，倒不是爲了土地，却是爲着枉費着時間和精力。我如果能够減去十五年左右的年紀，那末——”他丟去熄了的香烟屁股。“我所痛心的就在此，不過現在是太晚了。”

沙爾珂夫的心身振作起來。

“哦，你還留着很多精力呀。不過，”——他整一整眼鏡，彷彿要更端詳地審視普拉庫舒契夫——不過你必須把事情仔細想一想，必須學習新生活。”

“把事情仔細想一想嗎？我何嘗不是如此。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個人一次做賊被捉住了，那他此後就永遠是個賊子，不管發生了什麼什事變，雖然不是他的過錯，個個人都立刻指點着他。我——”他淡淡地笑着，伸出他的兩臂。“不行，不行呀。”

“那倒不是這樣說的，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沙爾珂夫取出他的手簿，寫下筆記，覺得自己愈弄愈喜歡普拉庫舒契夫了。突然間他向普拉庫舒契夫問起費杜諾夫。

“他怎樣嗎？沒有什麼可說。他時刻在工作，工作。真像人們所說，無益於神，無損於鬼。”他笑起來。“同時你須記得，他自己所有事務够他忙了。他得到了三個人的田地，還要向別人再拿。是的，他爲什麼不可以這樣呢？他已得到權力了呀。”他兩眼向沙爾珂夫急瞥着，他看出了對方的興趣，繼續說道：“他現在所有的田地，六個人也够忙了，所以他沒有工夫在蘇維埃。他的父親，年老的麥克沁，年紀太大，不能工作了。”

“怎麼一回事？他租了田地嗎？”

“租嗎？他只要拿去就完事了。他企圖把賽跑用的馬都拿去，你以為怎樣呢？不管什麼東西，他只要能拿到手，都拿了去。”普拉庫舒契夫踢開了禾屑堆，請沙爾珂夫坐下。他自己坐在地上一個低墩上，繼續說道：“照我的意見，蘇維埃應該由一個貧農去管理，例如刻卡·茲達金或士侖卡這一類人。”

“士侖卡是誰？”

普拉庫舒契夫笑起來，搖搖頭。“我要像同任何別的人說話一樣，很坦白地同你說。你不知道士侖卡嗎？他的小屋就在蒲第亞舒卡街的轉角——牠馬上要塌下來了。”

“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他做工作却很蠢笨，很拙劣呢。”

“不，他的腦子很清楚，但他的處境老是很不順當。他正需要一點兒幫助，有了幫助，他的生活就會好起來了。如果他們脫光了你的褲子，把你推到街上去，那你如何生活得下呢？”

“他老說襯衫和褲子，但我倒喜歡他，”沙爾珂夫想，愈弄愈被對方所引動了。

“不錯，他有一隻老馬，但牠病了。牠從沒有吃飽過，牠不能好好地跑。而且他又沒有犁，沒有馬具。他生活工具一點都沒有呀。”

沙爾珂夫急激地注視着普拉庫舒契夫。“他說得簡要有理，不過他不是說謊的嗎？我總要試他出來……”“那末察克力夫怎樣呢？”他問，直瞪着對方的眼睛。

“察克力夫嗎？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嗎？哦，我怎樣說才好

呢？譬如一個人慣用右手割十字的，如果要他用左手去割，他就覺得很困難了。……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腦子卻不錯，那個農民……”

五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一邊愉快地吹着唢哨，一邊耕他的田。經此運動，他的枯乾的筋肉更覺舒服，全身流貫着愉快的顫慄。

“哈囉，你重新又來工作嗎？你在家裏坐得疲倦了嗎？”過路的農民們喊道。

“是的，我不幹牠就不舒服，我不耕田就不舒服。”他答。“我的骨頭僵硬了；運動是對牠們有益處的。”而接着又詼諧地：“留心呀，你交運了。”

他於是低聲唱着一首歌——“上陣的兵士。”他很少唱歌，只在獲得絕大的成功時才唱的。他此刻覺得自己成功了；他在犁着田，完全獨自一人在犁着田。起初，當他從馬欄裏牽出馬來的時候，他的兩手因擔憂而顫抖起來。

“恐怕我不能再犁田了。我忘記了嗎？如果真的忘了的話，那我的羞恥將在村裏永遠不得消滅。”

但居然能犁下去，而且犁得很好！因此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歌唱起來了，心裏想：

“我們應該這樣工作下去。…… 外人是不会給我東西吃的。外人老在看想我的東西。如果你到了沒東西吃的時候，他們就會把你打得鮮血淋漓。”

察克力夫在犁着田，細洛珂葉的農民們都在犁着田。他們的

灰色的僵硬的形像放滿了田野，拚命掙扎着的熱汗淋漓的馬在拉着犁，孩子們拿着水壺奔到泉跟取水。

太陽照耀着矮小的羣山，田野上蕩漾着玫瑰色的烟霧。農民的喊聲比較微弱下去了，孩子們的笑聲消逝了，耕馬更加倦乏地拉着犁。

突然間出現了一羣馬蠅，停集在察克力夫的耕馬上。這兩隻畜牲急動着倦乏的頭兒，急擺着牠們的尾巴，頓着足。牠們停步在犁溝中，頓着足，搖着頭。

“牠們到底從那兒來的？誰要牠們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呻吟着。

他先用馬鞭趕了一息，想把這些蠅子趕開了馬背；接着他又脫下自己的短衣，揮舞着牠。蠅羣像一個被擾的蜂巢一樣，憤憤地瀉出嗡嗡的聲音，更用勁攻擊着馬兒。那棕色的牡馬踢着後腳，把泥塊踢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臉上。察克力夫的瘦弱軀體上淌下無數的汗流，他的臉龐氣得皺起來了。

“我怎麼辦呢？這些討厭的該咒詛的小壞蛋。……”對於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一氣瀉出的咒語，連他自己也覺得驚奇。

“卸了馬具呀，卸了馬具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契什克喊道

“你此刻歇歇晝涼吧，”幾個別的農民加了一句。

“此刻你趕不了這些蠅子的呀。”

“過了晝再犁吧。”

“是的，是的，很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答道，連忙卸了馬具。他先把那棕色的牡馬牽出犁杠，牽到樹邊的車子跟前。他

接着又牽出第二隻馬。那羣脹大的馬蠅驚了起來，在空中盤旋了一息，於是又停集在牡馬的肚皮上。牡馬抖動着，舉起後腿，跳向前去。跳到了未耕的部份，她就停下來，開始吃草。

“她會跑掉的，討厭的東西！”耶戈·斯忒帕諾維支想。他於是伸出一隻手，親熱地對她招呼道：“喂，什麼事，什麼事呀？現在回來吧，回來吧。你一息就有東西吃了，你難道更愛吃那些野草嗎？”

牡馬哼着鼾聲，搖着尾巴，向着杜利涅山谷那方面急走；過了一息，她又轉了方向，對那赤楊叢走去。

“這畜牲，這老妖精。雅舒卡給她弄壞了。都是雅舒卡！過去如果讓我來訓練，她此刻就不會跑開了。我——”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就向那赤楊叢奔跑過去，在奔跑中他聽見農民們向他喊着忠告。他很覺榮幸。

“別嚇她，別嚇她呀，耶戈·斯忒帕諾維支！”

“悄悄地走上去，假裝不是在追她。”

“現在好了！快動手吧！”

“緊緊地抓往她！”

“繞着樹叢的後面走吧，這樣她不會看見你。”

“不對，不對！從前面走，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從前面走呀！”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跳過溝道，在草地上尾追着馬。

“來吧，親愛的，來吧，”他低語道，從側面小心翼翼地走近牠，彷彿他在面對着有鉤刺的鐵絲網一樣。

牡馬豎起耳朵，抖動着，向着布羅斯基疾奔過去。

六

在布羅斯基，雅舒卡·察克力夫和沙爾珂夫靠着河岸上邊一些發育不全的赤楊樹跟坐着。在他們的下面，展延着那在自己的充滿陽光的搖籃中搖漾着的倭爾加河。在那些赤楊樹的後面，貧農團的團員們在掘地。

“噯！”沙爾珂夫玩弄着放在膝上的帽子——“我們真是廢物；我們到處浪費我們的時間，像醉漢們浪費他們的金錢一樣。看看你自己吧，你年紀又輕，身體又強壯，但聽說你却像一個狂妄的無頭漢一樣過日子。”

沙爾珂夫停住話頭。在綠油油的赤楊叢中，出現了一雙姑娘兒的赤裸的強壯的足腿。他望着牠們在倭樹叢中閃動着，而接着那赤楊叢震動着，斯丹舒卡走了出來，走向離他倆不遠的河岸。野風吹縐了她那短短的裙裾，褪了顏色的藍罩衫緊貼着她的脊背和胸膛。顯然地，斯丹舒卡這件罩衫老早就欠大了；一隻衣袖已經開了，露開一部份的肩膀。

“她是何等壯健的姑娘，”沙爾珂夫想，一邊羨慕地看着斯丹舒卡洗飯桶的那種輕快機敏的動作。

“她是誰的姑娘？”

“誰呀？”雅舒卡從自己的沉思默憶中驚醒過來。

“那兒那個姑娘。”

“哦，斯丹舒卡嗎？斯丹攀·奧格尼夫的女兒。”

沙爾珂夫想起那巨鎮上的婦女們的枯乾蒼白的臉孔。他不自覺地想到自己的老婆，矮個子，偻着背，老是挾着一束文件從一

些地方衝了出來。他的思想衝向前去，眼睛籠罩着一層迷霧。

“呼！”他吹着唢哨，一邊跟雅舒卡談話，免得自己再比較她們的短長。你應該離開這里，去學一點事情做做，雅舒卡。做得來的事情就做，做不來的事情也不必勉強。你爲什麼把自己的時間荒廢了呢？”

“哦，天呀！”斯丹舒卡拍着手。“看，雅舒卡；看你的父親！……”

那棕色的牡馬向着布羅斯基疾奔着，跳過溝道，跳過溝垣。在她後面，奔跑着熱汗淋漓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

雅舒卡向馬那兒衝了上去。

“喂，停住！”奧格尼夫喊道。“停住呀，雅舒卡，讓我們看看你父親去捉住她！”

“追上去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尼珂拉伊喊道。“幹這種事情，你是老手呀；你會教過我很多門檻的。”

“你爲什麼站在那兒像癡子一樣？”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對雅舒卡喊道。“難道這是外人的馬嗎？捉住她吧！”

“捉住她嗎？不是我放了她的呀！”

“豬鬮，”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咆哮道，接着就悄悄地向馬那兒移動過去，彷彿他在走近一隻鳥兒，而不願意把牠嚇開似的。

“去吧，雅舒卡，去捉住她。”斯丹舒卡低語道。“看呀，他的眼睛要脫出來了！”

“你去試試看，我們在這里看你。”

“你是壞坯子。”斯丹舒卡微笑着。

“我並不壞呀。”

“停住，停住，親愛的，我的小寶貝。”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喃喃地說。“好，你們都在笑我。我此刻在捉一隻馬，那至少總有一點意義。你們倒在捉蛋呀——這就是你們全部的價值。”

馬兒跳了開去，畏縮着，頓着足，於是奔向赤楊叢那兒去。

奧格尼夫笑道：“如果我們真的捉蛋，我們至少要捉到牠們；但看你呀……”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從赤楊叢追到小山，追了很久。有一次這畜牲跑近尼珂拉伊的母牛跟前，尼珂拉伊很可以伸手抓住牠的。

“捉住她，捉住她吧！你爲什麼在玩着把戲？”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憤憤地咆哮道。

“跳過去吧，你滾開去！”尼珂拉伊把這牡馬推了開去。

農民們哄笑着。德維卡·帕諾夫搔着他的禿頭，兩隻彎腿兒闊撐着，喊道：

“你在追着的東西就是你的命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跑上去，捉住她！”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兩腿發痛，喉嚨乾燥，同時，像閘門關閉時閘內漲起水在一樣，他的胸中湧起了憤怒；爲着那馬，爲着雅舒卡，爲着那班乞丐而起的憤怒，同時又對自己發怒。

“我應該讓她自由跑下去；她自己會跑回家來的。我此刻簡直在愚弄自己。蠢虫！我應該更懂事些。”

“哦，你們爲什麼要嗤笑他呢？”斯丹舒卡喊道，一邊奔向赤楊叢去，她那圓胖屁股擺動着。她用左手抓住馬鬃。

“別跑，浪蕩的小傢伙！”

斯丹舒卡把馬纏纏在自己的右臂上。馬兒往後跳動，向前昂着頭，嘴脣擦着斯丹舒卡的胸膛。

“喂，你拿去吧，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斯丹舒卡清清楚楚地喊道。

“拿去吧，此後別說什麼捉蚤一類無意識的話，”奧格尼夫說。

“你應該也去學一學怎樣捉蚤呀，”尼珂拉伊笑着說。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是斯丹舒卡替你捉住你的命。……別忘了這個呀。”德維卡拍拍察克力夫的肩膀，看看雅舒卡和斯丹舒卡那方面。

七

貧農團的嘲笑和德維卡的暗諷，使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感到抑鬱，而在他的車子跟前躺下，望着那些農民們犁地，馬兒在蠅子的襲擊下搖擗着。他深深感到苦痛。

到了傍晚，他配好馬，在朦朧的暮色中驅回家來。他拿了些乾稻草給這對畜牲，揚言頃刻要賣了那匹牡馬，於是走進房裏去。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正在等着他。他和沙爾珂夫談話後，已經決定了主意，要把費杜諾夫剝奪了蘇維埃主席的職位，而以“站在我們方面的人，會執行我們的意旨的人”代替他。他已同郭拉諾夫及他的姪兒刻卡·茲達金討論過這件事。他已到那片爛地上去訪問過刻卡。他沒有十分走近對方跟前，驚異地搖着頭，喊道：

“哦，嚟呀！刻利爾·塞內丰替支！你在這裏下着這樣苦工。……蘇維埃的職員中也應該有你這樣的人。我得直說，我過去以爲你只不過是閒談和吃飯的大王。看你已經做了這樣多工作呀。如果個個人都像你這樣幹，那就好了。只要他們來看看你這裏的成績，這整片爛地都會變成了金鑛。”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已經用了很適當的方法去接近刻卡。

“哦，”刻卡想，丟了他的工作。“連他都懂得我在幹着什麼工作呢。”“是的，”他高聲說道，“這兒工作很困苦。”他向普拉庫舒契夫伸出一隻手，但因發覺牠很髒，又把牠藏到背後去。

“來，握握手吧，”普拉庫舒契夫親熱地說，一邊握着刻卡的骯髒的手。“讓我們用這泥土把我們膠合起來吧，”他的另一隻手用泥土塗擦着他們緊握着的手。“我們應該用這泥土把個個人都這樣膠在一起。”

他十分獲得刻卡的歡心。刻卡談起改革本村的事，力勸普拉庫舒契夫忘了過去的地位，不要怨訴，不要鳴不平，要盡心盡力爲民衆服務，普拉庫舒契夫一一都同意了。他向刻卡詢問一切，帶着被感動的驚異的神情用他那塗滿了爛泥的拳頭敲着自己的前額。刻卡覺得對方完全被自己拉過來了。“奧格尼夫說過，”他想，“個個人都爲自己着想的。我應該幹的事就是不要把別人趕了開去。”

他們自己這種思想告訴了普拉庫舒契夫。

“他們還是一個小孩子，”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想，但他贊同刻卡所說的一切，同時他自己又加了一點意見：“這並不是蘇維埃的權力把人們趕開去，却是人們自己要離開的。只要看看費

杜諾夫做些什麼事吧。他過去一輩子同他自己父親都不和睦的，而此刻他居然管理別人了。如果你做本村的頭腦的話，那——”

刻卡不願意聽他的話。他急要做地上的工作。但他並不反對更換費杜諾夫。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先同他的家人討論了這件事，於是又去訪會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想和他更詳細地討論一下。

“他自然還不曉得今天的事變，”察克力夫想。“他不曉得我已成了全村的笑柄了。”他不高興地皺起臉孔，好像一隻虱子對着客人面前咬着牠，使他不好搔癢似的。“你又來幹那種事嗎？”他說，“從前他們幾乎把你鬍鬚扯光了。你很容易在一睜眼間失掉自己的頭。”

“不要這樣發火吧，”普拉庫舒契夫平心靜氣地說。“你自己說過，就是一次賭輸了，贏的機會還多着呢。這次就是你的機會了。”

“我不贊成這一類事。我們應該避免牠，我們可以用轉環的方法幹我們的事。看，我已經勸誘兩個人脫離奧格尼夫了，我現在還可以去拉拉德維卡，……聽說他的麥粉快完了。……我們是有機會給他一點東西的；如此他走了，奧格尼夫自己或許會讓步的。我的意見就是這樣，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但我們不應該過問那種事。……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我要同鼯鼠一樣做工作嗎？好，你儘管攢在洞裏吧。這和我們毫不相干。無論如何，我們總要選出我們自己的主席，不久我們就會得大多數人的擁護了。你知道我們在這里能够幹些什麼事嗎？一個，兩個，三個，我們會使他們統統脫離了布羅斯基，

或者我們向他們抽重稅，使他們不得不出賣他們的短褲。不過我們應該選誰呢？士侖卡嗎？他在某一點上是可以使得的，不過他太看重別人的閒話。你仔細考慮一下吧。”

“不行，不要把我牽入這件事。也不要牽士侖卡。……他對我很有用處的。不過有什麼困難發生，我得幫助你。”

於是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就獨自進行着他的計劃。他拱着背脊從這家踱到那家，晚上對着農民們講這樣講那樣，不時很當心地插了幾句關於費杜諾夫的話。他頃刻使克利凡雅全街都主張推翻費杜諾夫，另舉主席。爲什麼呢？因爲他做主席做得太久了，而且無論如何……如此他走了，時勢或許會改變過來，日子或許會更光明起來。這件事被郭拉諾夫，看河人庫士密支和刻卡諸弟兄熱烈地討論着。

鬥爭開始了。

沙爾珂夫對牠取放任的態度。

在他未到愛拉伊區以前，他對於鄉村生活的瞭解，只是根據傳聞，根據開會時鄉村代表的報告，根據偶爾和各種各樣農民的談話。他老是把一個鄉村想像作一種龐大的黑暗的集團，內分三組：貧農，中農，和富農，即“庫拉克。”“庫拉克”有巨大的頭，穿着皮靴；中農穿的是普通的靴子和一件短衣；貧農則穿着樹皮鞋走來走去。

至少描繪在招貼上的鄉村是這樣的，而沙爾珂夫想像中的鄉村也是這樣的：一邊是革命的敵人，“庫拉克；”另一邊是革命的保護者貧農，而中農則站在旁邊，咬着雙脣。但他在細洛珂葉住了幾天後，他一切觀念和一切印像都模糊了，混亂了，當他碰

到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密特卡·斯庇林和士侖卡這一類貧農時，他心胸湧起了疑團。

“如果這真是農村的貧困，”他在日記簿中寫着，“那末我們的農村政策是建基於泥沙上的。”

在另一方面，斯丹攀·奧格尼夫，德維卡·帕諾夫，和別的一些貧農們，又動搖了他的新論證，而沙卡爾·卡塔伊夫和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又增強了他的迷惑。使他最驚奇的是：領導這村莊的，不是貧農階級，却是卡塔伊夫和普拉庫舒契夫這樣堅強的個人。

“有一件事情我不懂得，”他對奧格尼夫說。“爲什麼我一談到普拉庫舒契夫，沙卡爾·卡塔伊夫就要搖頭？”

“很不容易說動你。你現在決定了舉士侖卡做主席——真要把人笑煞了……好，讓我們瞧瞧士侖卡吧。這事情如果由我作主的話，我一定不讓他走近蘇維埃。”

“但他是一個貧農呀，”沙爾珂夫心想說服奧格尼夫，雖然他對自己的論據也沒有堅定的信仰。“他被窮困壓壞了。他如果有一戶好家產，你們也不見得說他比沙卡爾壞。這一類事情我常常看見的。你們都以爲察克力夫很會工作，但當他重新開始工作時，他竟讓馬兒跑掉了。”

“好家產嗎？你要背上長起一個肉峯，就得做很多工作。麵包不是從天空跌下來的。士侖卡一天到晚坐在門口注視着自己的週遭，像一隻預備攫物的兀鷹。”

“那末你呢？你並沒有長起肉峯，你也沒有什麼家產啊。”

奧格尼夫的臉色慘白了。

在下一一次共產黨的區會中，沙爾珂夫報告了他對於本區的印像。他提議各村蘇維埃以至區執行委員會，都應該舉行一度新選舉。他指出細洛珂葉過去是由牠的書記曼那發所管理，而新的選舉必須在那兒實行。他偶爾插了一句關於士俞卡的話。他說，照他的意見，最緊要的是：蘇維埃的職員不單是要貧農，而同時還要是善於管理財產，能够瞭解而且實行蘇維埃的政策的人。

他的議論是出人意外的，全體共產黨員都靜默着，但在沙爾珂夫看來，他們都瞭解他，贊成他的意見。尤其是主席庫士馬金，他一直在點着頭，彷彿表示同意，但當沙爾珂夫講到末尾，預備從他的陳述中引出結論的時候，奧格尼夫跳了起來，喊道：

“爲什麼不選蜜格赤克呢？爲什麼不選那些投機商人當蘇維埃職員呢？”

“奧格尼夫同志離開問題太遠了。”沙爾珂夫答道。

“沙爾珂夫才離開問題不遠呀。”

“照我看來，蜜格赤克並不是一個馱子。他具有創造的才能，他如果跑到我們這方面，他對我們是很有用處的。”

“如果狼會變成羊，那就不會叫牠狼了。”奧格尼夫喊道。

“我不懂得你，”——沙爾珂夫轉臉向着他。

奧格尼夫離開自己的坐位，沒有等到輪着他發言，他就瀉出話來，蹙着眉頭，凝視着天花板，彷彿他要說的話都是寫在那兒的。

“把刺草放在人家的椅子上，倒是可以的，但沙爾珂夫同志却要我們穿上刺草做的襯衫。”

這使沙爾珂夫大怒起來。他覺得自己好像從黑暗中被領到一

個燈彩輝煌的大廳裏。他戰抖着，喊道：

“主席，叫他遵守秩序！”

“是的，喂，奧格尼夫同志，現在還沒有輪着你說話。”庫士馬金說。“繼續說下去吧，沙爾珂夫同志！”

“我要說話的時候，老是熬不住的，”奧格尼夫說，離開會場。

奧格尼夫退席後，沙爾珂夫繼續證明他的議論的正確。但他看出了：雖然全體共產黨員都默無一聲，但他們是完全站在奧格尼夫那方面的。不錯，他們一致通過沙爾珂夫的提案，但這樣還是很不夠的。沙爾珂夫恐怕奧格尼夫或許會另找法門去推翻他全部的計劃。他決定使奧格尼夫暫時脫離本區。第二天早晨，他把奧格尼夫喊到自己的辦公室，寫了一封信給區執委會，於是對斯丹攀說：

“喂，我的朋友，你們不能用一根木杖建設社會主義的。你們都是能幹的人材，你們堅強地自撐自立，我因此寫好了一封信，應該賒給你們三匹馬。”

“或許他是對的，或許我們真的應該讓普拉庫舒契夫掌理村蘇維埃。……畢竟他們中曾出過軍事專家。不過要使他的腦子改正過來，却需要很多時間。”奧格尼夫想，一邊猜度着他們在企圖趕走他。“好的，我決意去，”他答：“如果我們拿到二匹馬，工作的進行就比較快得多了。你如果三年內回到這里來，你要不認識那地方了。”

奧格尼夫去到鎮裏以來，已經兩星期了。

沙爾珂夫穿過克刺匹夫尼山谷，走到村蘇維埃的選舉場。他

知道這個村莊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由普拉庫舒契夫所領導，另一個是由卡塔伊夫所領導。沙爾珂夫預料會場當有一番激烈的風波。昨夜他試想調和卡塔伊夫和普拉庫舒契夫，但雙面都聳聳肩膀，微笑着，都說他們彼此的感情很好，都說他們間一輩子沒有什麼誤會。教沙爾珂夫不必着慌，彼此間絕對沒有什麼仇恨。

沙爾珂夫在失望中也聳聳肩膀。利用勸誘手段去做事，是決不能成事的。

八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拂掉衣上的麥殼，從長橈上站起身來，轉向他的老婆伊利葉維塔說道：

“喂，你，得在家裏照料一下。”

“我怎麼樣呢？我爲什麼不可以同去呢？”

“你到那兒沒有什麼事呀。”

他走向村蘇維埃去，後邊跟着幾個克利凡雅街的居民。

“喂，來吧，”他們喊道。“我們全體一塊兒走吧。”

“格盧沙，”伊利娜·斯普里娜叫道，一邊敲着奧格尼夫的窗。“我們一塊兒去吧。我不喜歡獨自家去。”

“進來，”格盧沙答。“進來坐一息。”

“雜亂極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說個個人都要去的，老的和小的。”伊利娜把他兩歲的兒子伏洛特夫放在地板上，笑着。“他說個個人都要去的，但我們去幹什麼呢？”

斯丹舒卡看見了伏洛特夫，愉快就在她心中盪漾起來，像靜靜的清晨的蘋果樹上的樹葉。“寶貝”，她溫柔地叫道，一邊捧起

小孩，緊抱在自己的胸前。“我的小寶貝。”

伏洛特夫凝視着她，向他自己親伸出圓胖的兩臂，鼓着他的雙唇。

“我覺得這樣不對”，伊利娜笑着說。“等到你自己有了孩子才可以，你不好用這樣親愛名字稱呼他。哦，你這蠢女孩，沒有什麼可以發脾氣的呀。”

“等到你再長大一些；年紀長得真快呢。”格廬沙說。“你此刻到那兒去，斯丹舒卡？”

“我一息就會……回來的。”

斯丹舒卡穿過天井，到了屋後，於是奔過草地。她在打禾場那邊樹腳坐下。她的心房急烈地跳動着。

“我不久也有一個小孩了，我要叫他——我將叫他什麼呢？我不知道——”她用兩手掩住臉孔，她的兩頰燃燒着，她的身軀像田野的麥一樣搖動着。

“今天我得告訴他，”她對自己低語道。“我得把他叫到旁邊，我得告訴他現在應請媒人來了。……否則個個人都要知道我的羞恥，他們會嘲笑我的。或許沒有什麼東西。……或許有了。”

斯丹舒卡想要同時又不想要這“東西。”只有一件事情她覺得是無疑的了，就是此刻她不能再叫她的愛人“雅舒卡”了；她應該叫他“雅沙”（比雅舒卡更親密，他的父母老婆等纔得稱呼他——譯者）。她知道雅舒卡胸部是很闊大的，像大雪車一般，他的臂膀也很壯大有力。一個人有了這樣的臂膀，是用不着顧慮的了；他可以好好地過日子的。

“你同他一塊兒是逃走不了的，他實在太強壯了。那一次他

就用臂膀把我挾了開去的。”

她哼了一聲輕微的叫喊，混身顫慄着。她記不得那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哦，是的，她記起了。在降靈節那一天，他們統統聚集在杜利涅山谷，合唱着歌；合着手風琴的拍調跳着舞。手風琴是比卡·卡塔伊夫拉的。他爲着斯丹舒卡而演奏，斯丹舒卡跳着舞；她的脊背彎曲着有如一根彈簧。

“她是一個漂亮的姑娘，斯丹舒卡。”比卡想。

在他們玩耍得最緊張的時候，女孩們和男孩們都像旋風一樣跳舞着，而這時雅舒卡的少壯有力的聲音從松林中傳出來，掠過空中有如一根鞭子。斯丹舒卡最初停止了跳舞。她拉同伊利娜走到樹林中，……後來她在一株榛樹腳下坐在雅舒卡的旁邊。夜色籠罩着山谷，山谷反應着青年人的歌聲。雅舒卡抱着她，吻她。她笑着，像睢鳩一樣叫喊着，混身顫抖着。

“你的胸部多麼強壯呢？牠強壯不強壯呢？”她一手從他襯衫的領口滑了進去。雅舒卡覺得彷彿一片熱的金屬觸着他的肌膚似的。

“哦，你——”

從打禾場傳來一股裸麥的氣味；亭地那邊又起了一陣新生的小牛的顫抖的吼聲。……斯丹舒卡頭兒伏在膝頭上，身軀擺動着。圓大的淚珠滴在膝頭上，形成許多溼潤的小班點。

“哦，你在這兒呀，”雅舒卡從籬跟喊道。“我剛才到你家裏，問你母親：‘斯丹舒卡在那兒？’她出去了，你老問她！”她說。

他跳過離垣，斯丹舒卡在他有力的臂膀中掙扎着。

“放了我，放了我！你幹什麼？別人家會看見我們的！”

“哦，我正要他們看見。讓他們看見吧。什麼事？你哭過嗎？爲什麼要哭呢，呀，蠢極了！你真是蠢東西。”

會場的喧聲傳過麥地和打禾場，傳到他倆的耳跟。斯丹舒卡站了起來，整一整她的灰色的衣衫。雅舒卡看見她那溼潤的大眼睛。

“走吧，揩乾你的眼請。你快要做母親了。有什麼好哭呢？你又不是孤獨的，又不是愛哭的嬰孩。”

“你——快做父親了，”斯丹舒卡笑着說。“父親呀！”

“哦，做父親怎樣呢？”

“我不是爲着難過哭，雅舒卡，我是爲着快活而哭的！”

他倆默默地沿着多草的凹陷的道路走着，走過打禾場和麥地，到了村蘇維埃。

村蘇維埃裏擠滿了密層層的羣衆。右邊站着克利凡雅的居民。他們全體都在那兒，男和女，老的和小的，連那牧師卡蘭皮都在場，他抱着兩臂，雙睛釘視着刻卡·茲達金的後腦。

左邊是沙夫拉士希諾葉來的鄉民，大部份都是男子和小孩。其中也可以看見一些婦女的頭巾，但很少。沙爾珂夫站在蘇維埃入口的桌子跟前，做大會的主席。沙卡爾·卡塔伊夫在主席的一邊打瞌睡；泥歧塔·郭拉諾夫坐在另一邊，他那短短的修得很整飾的鬚鬚，左右轉動着。他彷彿隨時都在準備撲到費杜諾夫的身上去。記錄簿在費杜諾夫的手中顫抖着。他放下了記錄簿，把牠移來動去，同時吞下他的話語，像鰻魚吞着蛙蟆一般。

細洛珂葉的農民們靜靜地聽着他的報告，在自己的原位微微

地搖動着。後頭的幾行人輕輕在地嚙舌。

“他們全體都在這里，”雅舒卡低語道，把他的同伴拉到左邊來。

羣衆中湧起了一種輕輕的喃喃聲。雅舒卡衝到前面，看看普拉庫舒契夫。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眼睛惡狠狠地閃爍着嘴巴，半開半閉的。

“所以，公民們，所以我——”費杜諾夫揩揩臉上的汗。

“所以，所以，所以，”刻卡·茲達金高聲叫道。

普拉庫舒契夫轉臉望着茲達金，茲達金的話語已使克利凡雅的農民們大聲哄笑起來。沙爾珂夫拍着桌面。

笑聲停止了。

“天快下雨了，就要下了，”卡塔伊公公在蘇維埃的角落裏說。

“那就好了，”麥克沁公公答。

“是的，我們正需要雨呀！”卡塔伊同意道。

“喂，你們在那兒開自己的會嗎？”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對他們叫道。

“此次會議倒還和平，”沙爾珂夫想，一邊觀察着農民們。他還是第一次出席這樣的農民大會。他考察每個人的臉孔，每個農民的獨特的姿態。他的眼睛在士俞卡和刻卡·茲達金身上看了很久。當雅舒卡和斯丹舒卡加入羣衆的時候，沙爾珂夫注視着她——接着他的眼光又轉到別的婦女們身上去了。

“我事前沒有好好地預備……你們儘可發問。”費杜諾夫報告完了。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我沒有預備好，”庫特雅洛夫嘲弄地說。

“我們知道你在預備些什麼事。”

“你從前打磨那匹馬的計劃，倒很不錯呀。”

“我們知道這事情的底細。”

“我沒有對你們隱瞞這件事，”費杜諾夫喊道。“我家裏一切都是公開的。”

“他們對這事件爲什麼這樣粗暴呢？”沙爾珂夫想。“他們應該更和平地討論牠。”

“好極，別隱瞞。”

“宣布你的祕密吧。”

“同志們，你們不可以這樣亂來的。你們應該有秩序地提出問題。”

“好了，”當嘈聲靜了一些的時候，泥歧塔·郭拉諾夫開始說話了。“如果他說不出什麼來，這就是——如果一匹馬不會拉車，就把牠送到屠宰廠裏去吧。”

“看呀！”士侖卡喊道。“他本想拔山，但結果却舉不起一顆麥粒。這樣的主席！”

從另一邊送出格里戈·斯康羅夫的聲音。“什麼事？你們要怎麼樣？你們在裝聰明嗎？”

“你們才裝聰明呢，你們這些蠢貨。你們離開了一半路，你們不像我們一樣，時時刻刻和他見面。我們吃他的苦頭吃夠了，謝謝上帝！”

“各位同志！”曼那發尖聲叫道。他停了一息，對自己的聲音很覺駭異，隨後用一種較低的聲調繼續說道：“我這里有，”——

他在空中揮舞着一張紙——“我說，我們有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在這里。”

普拉庫舒契夫的眼睛縮小弄來，郭拉諾夫在桌上敲着指關節。

“讀出來吧！”

“來，宣布出來呀！”

曼那發宣讀着：“某年某月某日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主席：區監察委員會委員長 紮支金。”

費杜諾夫驚異地凝視着曼那發，彷彿一個兩歲小孩在他眼前變成了一個巨人似的。他一手緊握着梯欄，嚇嚇地哼道：

“哦，你這風信雞，你！”

“農民委員會主席塔拉索夫，”曼那發繼續說道，“同本村蘇維埃主席費杜諾夫，已從本村農民委員會的倉庫借了——”曼那發緊閉着嘴脣，停了一息——“二十七普特裸麥。”

“停住！停一息讀！”泥歧塔·郭拉諾夫跳了起來。“你們知道嗎，公民們？你們知道我們的麥到那兒去了嗎？你們知道嗎？”

克利凡維的農民們變成非常狂熱的了。

“我們連吃的東西都沒有，他却要一匹好馬呢。”

“你們這些混蛋！”

“你這惡棍！”費杜諾夫對着曼那發撲了過去。

“同志們，”曼那發尖叫道。“我的生命危險了！蘇維埃的權力呀，他在敲着戰鼓了。”

“他在撒謊，”雅舒卡插嘴道。“他在撒謊呀。”嘈聲停止了。

“這小狗，”普拉庫舒契夫喃喃着。“他母親的奶汁還有在他

唇上乾掉，他——”

雅舒卡衝到桌子跟前，把曼那發推在一邊。

“就這樣完了嗎？我們不好說話！我們不好說話，我們不好說話嗎？喂，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你的腦袋很大，但你以為我們都是蝌蚪嗎？你如果真的這樣想，那你是大大錯了。”

他的話語彷彿把沙夫拉士希諾葉的人們的口舌和身體從一種魔力中解救出來。

“這班癡子！”

“打！”

克利凡雅的農民們對這意外的襲擊，一時持着靜默。接着士侖卡衝了上來，抓住斯康羅夫的兩腿，把他摔在地上。

於是就鼎沸起來了。那從沙夫拉士希諾葉來的一羣尖叫着，磨牙切齒，消瘦的臉龐在燃燒着，他們對着敵人撲了過去。敵人先退了幾步；接着他們也挺身迎敵，像一道堅固的牆壁。彼得卡·庫特雅洛夫把他的圍裙丟在肩上，從欄檻中扭出一根木柵；沙爾卡的兒子亞勒克西斯緊緊地抓住士侖卡，把他丟回克利凡雅的農民們的隊伍中去。

沙爾珂夫仍在原位，心神迷亂。他覺得已經不能駕馭自己了，正和不能駕馭大會一樣。他覺得嘴裏的口舌好像一塊木頭；他的身體彷彿釘在長橈上了。只有一樣事情他是明白的，就是農民的本性爆裂出來了，牠泛溢過自己的柵垣，把這些消瘦倦乏的羣衆掩沒在血潮裏。他跳了起來，衝到羣衆裏，被他們推來擠去。有時他的頭兒浮露在羣衆之上，而接着又消失在農民們的灰色的棉襯衫，搖舞着的臂膀和粗大的拳頭之中了。

他叫喊着，搖搖怒氣冲天的農民們的肩膀，可是他們只對他謾罵，把他推在一邊，沙爾珂夫頭昏眼花了；在接觸着他那迷亂的目光的疾捲的人叢中。他看出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靜靜地站在旁邊，袖手觀望着當面的鬥爭。



第五章

一

雨後的大地感激似地冒着蒸氣。水點從茅簷上落到泥水潭中。小雞在煖烘烘的冒烟的糞堆中亂搔。在村蘇維埃，士俞卡坐在曼那發對面的那檯子跟前，手裏的鋼筆在紙上用勁地亂劃。

“還有什麼呢？”他問，一邊望着曼那發。

“你把母牛的數目寫下去了嗎？”

“是。”

“馬呢。”

“馬也寫下去了。”

“我記得本年這是第十次了，我們寫着這些東西，”曼那發搔着他的耳朵。“還有什麼呢？哦，是的，他們希望知道大眾的情

形。寫下：我們主要地是在關心大眾，關心一般的窮人，我們大概都在關心大眾的狀況。你寫好了這個嗎？哦，還有什麼呢？”

“我們要寫到布羅斯基嗎？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本村這個農民組合的狀況嗎？”

“布羅斯基？”曼那發又搔搔耳朵，默想着。“他們應該知道牠的情形，不過他們會說：哦，你們過去爲什麼讓他們幹呢？記錄簿上寫着，你們自願給他們的。不行，我們不能這樣幹，不好直說出來。喂，格里戈又來了。你騙騙他吧。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說我們應該騙騙他的。”

格里戈·斯康羅夫走進村蘇維埃。他現在的苦惱比廣渺的倭爾加大草原還要大。他近來驅車穿過樹林的時候，他的車子跌入了一個沼澤中，他的馬從此就不能工作了。關於這件事的報告，五天前就做好了，可是沒有蓋印。沒有蓋着政府的印，自然沒有誰相信他，而他就得不到什麼援助。他跑到這裏就是要士侖卡蓋印的。

“哦，我疲倦得很，”士侖卡歎息着。“什麼事，格里卡·斯康羅夫？”

斯康羅夫坐在椅子裏徬促不安，展開那張報告。

“牠只要你蓋一個那小東西就得了。”

“小東西，什麼意思呀？”

“印，”斯康羅夫改正道。

“哦，是的，立刻就可以。沙卡爾現在生活怎樣？叫他到這裏來一趟。區執行委員會催他報告催得很緊，”士侖卡說，一邊在他袋裏摸索着印。“那印究竟到那兒去了呢，曼那發？你看，

這件公事很重要，我的印却不見了。好，坐一息吧，我一刻就回來的。”

“但我只要——”斯康羅夫訥訥地說。“我爲着牠跑了五天了。

“哦，你已經花了五天了，現在再等一分鐘又不能等嗎？坐下吧，就用我的公文篋作擔保，一息就回來的。”

士侖卡就把他的公文篋推到斯康羅夫面前——牠是曼那發送給他的——急忙跑出蘇維埃。起初他向着愛拉伊河跟前的浴室那方面跑，但忽然記起了一件事，就停住步，連忙轉向家裏跑。

最初，士侖卡自己都覺得奇怪，他怎麼會做起村蘇維埃的主席來。他一再回想選舉大會的情景，栖亞凡來的農民們選他們自己的人，沙夫拉士希諾葉的農民們也選他們自己的人，而克利凡雅的人們則選士侖卡。栖亞凡承二票，沙夫拉士希諾葉承四票，而克利凡雅承五票。士侖卡居然做了細洛珂葉的領袖，使其餘兩地方的人們都笑得不亦樂乎。但是過去那一個沒有被他們笑呢？他們不久就會習慣了的。有許多人過去是不願意同士侖卡講一句話的，現在碰到他時都脫帽了。

“這是因爲我已把那機關抓到自己的手裏了，”他喃喃着，一邊走進自己的小屋裏。“露刻利亞，”他喊道，“給我晚飯吃！”

“什麼？”

“晚飯，我說。”

“唉呀，上帝！”露刻利亞對他面前劃了一個十字。“有什麼可以當晚飯呀？你說什麼話？”

“你統統吃完了嗎？”

“吃完了嗎？只要有什麼東西好吃呀！”

“我一發到薪水，我們就來吃一頓講究的晚餐，”士侖卡想，一邊爬到牀上去。

“馬餓死了，”露刻利亞叫道。“你好一個主席呀，你。”

“哦，現在又嚕嘛什麼呢？我是醫生嗎？我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別打擾我吧。我的腦子得想地方的事情，我只有一個腦子，沒有一百個。”

他閉了眼睛，差不多睡去了的時候，又有誰的骯髒的皺皮的手在敲着他的窗。

“哦，又有誰來了呢？他們難道不能讓人家歇息一下呢？”

“喂！別這樣粗暴吧，你！”露刻利亞喊，“你會把窗統統敲碎了。”

“凡西利·耶戈利支！耶戈利支！”從街上傳進叫聲。“現在你做主席了，不是嗎？出到這裏來吧！”

士侖卡不願意地溜下牀來，搔着腰，赤腳走到街上去。

“凡西利·耶戈利支，我的小爸爸呀，”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向他飛撲過去。“他們要殺我了。他們要殺我了。”

“等一息。什麼事呀？我不懂得。”

“他是獵狗——豬羅——獵狗。人家看他不住的，但他確是一隻獵狗。他偷了我的奧地利式的扁鑽。我對他說：你這賊子，你。他說沒偷過，他說沒偷過。但確是他偷去的。他偷了我的奧地利式的扁鑽，他把牠丟在什麼地方了。”

“誰？他是誰呢？”

亞庫利娜釘視着士侖卡，張開嘴巴，眼睛凸了出來。

“是他呀，尼珂拉伊。”又淌下眼淚。“尼珂拉伊·庇拉金。他偷了牠。上帝知道，確是他偷的。你跟我來吧。來呀！”

她不等士侖卡同意，就往自己家裏跑，尖叫着。

“辦公時間過了，赤沙爾基娜，”士侖卡用一種適度的音調說，接着慢慢地往浴場那兒走。

亞庫利娜走到自己屋跟的時候，回頭一看，就靜靜地驚訝地站着，望着士侖卡的漸去漸遠的後背。

“凡西利·耶戈利支，你是主席，你不是嗎？”

士侖卡掉轉頭來。

“辦公時間過頭了，我告訴你過。我們一定要你們守規則。你們日夜都不給人家休息。我是什麼呢？是兔子嗎？”

他在愛拉伊河的岸上碰到格盧沙·奧格尼夫。他沒奈何地把帽子掀起一二寸，向她招呼。

“告訴奧格尼夫，他得到蘇維埃來一趟。說主席要他來。”

格盧沙說奧格尼夫還沒回來，說她自己也等他等得不耐煩了。

“那和我們不相干。我們不管你們的家事。”

格盧沙竭力忍住笑，看他對那浴場走下。

“哈哈，”察克力夫對她走來。“看我們這個主席呀。”他拍着手。“噯，格盧沙，你做姑娘的時候，你是非常嬌嫩的呀。”

格盧沙笑起來，用她頭巾的一角揩着嘴巴。

“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別忘了這個，而且又把他們養大了。一個新娘一個新郎。”

“兩個嗎？別人養了七個，也不像你這個樣子。看看你自己

吧，你簡直同地土一樣老顏了。”

他們一同沿那小路往村莊那兒走：耶戈·斯忒帕諾維支談着本年的年成，談着製干草，談着秋收。

“秋收的時期不久就要到了，聽說你的地上沒有多大東西。這樣很難過冬了。”

“自然很難，”格盧沙說，一邊把頭巾更拉下些。

靜默了一息後，耶戈·斯忒帕諾維支親熱地繼續說道：“還是脫離了布羅斯基好。這實在很可怕的。他是一個聰明人，但他的舉動卻不會使人這樣想。喂，他自己去設法一隻馬來，倒不困難呀。他們會給他的；他們很寵愛他。他應該和我一同工作，我們就可以一同過着好生活。而且我的孩子又在追求你們的女兒。”

格盧沙知道斯丹攀老在嘲笑察克力夫的，她平時總是躲避他；但此刻他這麼親熱地向她說話，這倒使她和他親近起來了。甚至他那奇怪的尖頭，此刻看來似乎圓了一些。

“他會使那班農民發起怒來，”察克力夫繼續說道。“他會攪醒那個蜂巢，他們或許會燒了你們的房子。你最好告訴他留心那個。”

格盧沙急忙忙地走着，爬過小山，穿過街道，走進自己的小屋。她坐在窗邊縫補奧格尼夫的褲子。她向窗外注望了很久，一直望到巴爾巴細克哈小山，心裏想：

“斯丹攀如果趁火車來，一定沿着那山邊走；他如果騎馬來，則沿着倭爾加河岸走。”

近四天來，她一直在期望着斯丹攀。他出門很久了，差不多

三星期了，她一天一天等着他。他還沒回來，格盧沙很着急。她昨夜的夢也使他苦惱不安。她夢見斯丹攀從鎮上回來，臉兒刮得光光的，穿着嶄新的靴子，手裏捏着顛倒着的聖母的像。

察克力夫的話語和村上的閒談更增加她的不安。當她到泉邊汲水的時候，那些女人都笑她，不和她接近。當斯丹攀到鎮上去的時候，她所有的親戚都用一種非難的低語向她傳述村上的閒談。

“他爲什麼不設法阻止愛拉伊河的奔流呢？這也是同樣的錯誤。”

引線依然在她手中，而褲子落到地上了。

恐怕這就是爲什麼那聖母要顛倒過來，爲什麼她的心兒要焦慮得緊縮攏來，爲什麼格盧沙要滑下牀來，在黑暗中哼着禱告的緣故吧。

“老天爺呀！那是什麼聲音呢？”她吃了一驚，衝了出去。

一種低聲的呻吟穿過黑暗的迷霧，傳到她的耳跟。格盧沙力圖究明這聲音的出處。“天呀！這不是斯丹舒卡嗎？”

她衝到附屋的背後。在那兒聽來，這呻吟越發清楚了。這聲音是從愛拉伊河岸上的涼房裏傳來的。格盧沙開了門，沿着那小路往河跟衝。

二

愛拉伊河在彎彎曲曲的兩岸間靜靜地流着：許多茅草蓋成的涼房散布在這一邊的河岸上，岸旁掩蔭着沙沙作響的赤楊。在朦朧的晨光中，魚兒在深深的河淵中嬉躍，野鵝在蘆葦叢中駢駢地

叫着。

“孩子們，給我一點水喝。”格盧沙從呻吟中辨出了這種話語。“天呀！”她低語道，一邊爬過圍繞着那草屋的籬垣。

士侖卡從叢藪中匍匐地爬了出來，接着就站起身來，帶着沉重的的足步，走進那草屋裏。

在這草屋中，達雅老婆婆坐在酒蒸器跟前的椅子中縮成一團，在使人窒息的濃密的酒精的烟氣中，幾乎看不見她的形像，她有一百零一歲了，她那漆黑的牙齒幾乎像馬齒一樣大。她正在小小的爐灶中加着木柴，一邊無可奈何地呻吟着。

“孩子們，給我一點水喝。”

“什麼事？”士侖卡咆哮道。“你要什麼？”

“哦，凡西利，我口渴，我的兒。”

“這裏有麥酒。你得喝喝慣。”

士侖卡向背後關了門，沿着河邊走了開去，直到他隱沒在叢藪中。

格盧沙衝到那茅屋，停在門口，辛辣的烟氣使她咳嗽了。

“那是誰？你嗎，露刻利亞？到這裏來，小女兒！”

“不是，我是格盧沙——奧格尼凡。”

老婦人戰抖起來，搖着她的手。

“逃開去，逃開去吧，親愛的。他如果瞧見你，就會殺死你的。他此刻正隱在什麼地方。他隨時都會跑出來的！”

“你要水喝嗎？”

“他們不願意給我一點水喝。他們要活活埋葬了我。是的，給我一點水吧。親愛的。”

當格盧沙去到河中拿水的時候，老婦人繼續哼着呻吟，討水喝。當格盧沙回來時，她貪婪地喝着水，彷彿永遠喝不夠似的。

“婆婆，”格盧沙說，“走開吧。離開他吧。畢竟他不是一個沙皇呀！”

老婦人站起身來，靠在檯子上。她的眼睛模糊了，彷彿牠們蓋着塵埃似的。

“我的眼睛瞎了，”她說，“這裏的毒氣給我弄瞎了的。”

格盧沙扶她走出草屋。

“把我領到禮拜堂去。給我領到禮拜堂去，讓我停在那兒，”達雅懇求道。“讓人們看看。讓他們奇怪奇怪。……”

格盧沙把這老婆婆丟在禮拜堂欄杆的跟前，急忙跑回家去，害怕地看看這邊，看看那邊。她的心兒猛烈地跳動着，像一隻受傷的鳥，她的臉孔起了皺，足步踏不穩了。

“哦，我從沒聽過父親回家，不見母親，不見女兒。”

斯丹攀的愉快的笑聲使格盧沙的恐怖平靜下去了。

“你到底回來了。”

“我急忙趕回來的——坐‘特洛伊卡’（俄國一種三頭馬車——譯者）來的。你們這裏的情形怎樣？”奧格尼夫問，一邊用手巾揩揩臉，“我接到一個沙卡爾的電報。他還在這裏嗎？”

“他昨天到愛拉伊去了。”

“唉！這兒出了什麼亂子嗎？”

“真可怕，”格盧沙答。一邊忙着燉茶。“他們兩邊打得一場糊塗。”

“所以他這樣着急！所以他寫着‘頃刻回家。’此刻我真的回家

了。”

奧格尼夫用手指理他的鬚鬚，在長櫬上坐下。

“我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夢見你回到家裏，臉兒刮得光光的。”

“哦，他們不久就會刮光你的臉的（即剝削你的意思——譯者）。你連轉臉看一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一息就給你刮光了。現在什麼人掌理蘇維埃？”

“什麼人？士侖卡。我剛才到河邊來。他強迫他自己的母親在那兒蒸酒。”

“哦，你可以斷定要吃他的虧了。還有誰？”

“你。沙夫拉士希諾葉的人們選你。這裏的人們都反對你。還有刻卡、茲達金，還有別的。我此刻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好的，我此次拿到馬了。”

“什麼？馬？”她的眼睛閃爍着。

“來看一看吧。”

附屋背後的一根柱子上吊着三隻馬；一隻高高的棕色牝馬，腿兒有傷疤的，一隻柔弱的小馬和一隻灰色的小馬。

“這些就是。”奧格尼夫拍拍那灰色小馬的側腹。“你不中意牠們嗎？只因為牠們一向由鎮上的人所看養，所以弄到這個樣子。我們可以把牠們弄好過來的。我們只要用水給牠們洗一洗，再給牠們洗一洗，那牠們就是很漂亮的馬了。我們可以開始過着新生活了。”

格盧沙看看那些馬，又看看她的丈夫。察克力夫的話語重又浮現在她的腦海中了：“他們很寵愛他，為什麼他不和我合作

呢？”

“我來了，”斯丹舒卡衝進天井來。

“不是，”奧格尼夫笑着說。“這不是你。你怎麼知道這是你呢，唉？”

當他說話的時候，斯丹攀看出斯丹舒卡的形貌有些變了。她比較肥了一些，至少長大一些了。她的雙唇間已失却那種古板拘執的表情；而她的臉孔呢，過去是太瘦了一點，現在却閃耀着愉快而親熱的光輝。他的眼睛在她身上看了好一息，他心裏想：“我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兒了。”

在他的注視下，斯丹舒卡的臉兒羞得緋紅了。

“猜猜看，我現在拿到了什麼東西，”她說，兩手藏到背後去。

“你拿到了自己什麼鳥東西吧。”

“不是，”斯丹舒卡搖搖頭。“要緊的東西。”

“哦，你拿到了什麼呢，親愛的？告訴我吧，”格盧沙說，“你老是拿到什麼東西的。……”

斯丹舒卡移動着兩手，他們看見一個灰色信封的一角。

“塞治寄來的嗎？給我吧。”他在靠馬的板櫬上坐下。拆了信。“這流氓。他出門十個年頭了，每年只給我們三封信。”

“‘敬祝平安，親愛的父親’——聽呀，叫我父親——‘敬祝平安，親愛的母親’——你聽，他叫你母親呢，他還沒忘掉你；但沒有問起斯丹舒卡。”奧格尼夫轉臉對他女兒道：“他忘記你了。哦，是的，我不應該使你難過，他也同樣問起你的：‘哈囉，我親愛的小妹妹呀！’小妹妹！”斯丹攀笑起來，搖搖頭。“他以爲

自己出門後，我們一點兒都沒有長大起來呢。”

“讀下去，讀下去吧。你從鎮上回來後，多麼愛說話呀。”格盧沙搖搖他的肩膀。“繼續讀下去吧。”

塞治寫着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狀況，他說自己真的非常想念家裏，他渴望着回來看看細洛珂葉和倭爾加河，他說一定可以請到二個月假回來看看家裏，在家裏休息一下。他最後又說他父親組織貧農團這件事，是很對很對的。只有採用合作的方法，才能改善農民們困苦的生活。全書充滿着熱情，愉快和鼓勵。牠深深地感動了奧格尼夫；可是他却對別人面前隱藏着他的感情，他走進房裏的時候，嘴裏喃喃着：

“如果他寄些錢來，那更好了。”

“別說這樣話，”格盧沙責難地說，一邊把信放到那破舊的鏡子背後。“我很知道他自身也照顧不了。”

“哦，不過是我養大了他呀，”奧格尼夫笑起來。

他的笑聲引起了斯丹舒卡的興趣，同時格盧沙反駁道：

“你養大了他又怎樣呢。你做他的父親幹什麼事呢？”

“哦，這樣說來，我怎麼辦呢？”奧格尼夫又笑着。“來吧，讓我們來吃一點東西吧。我得開會去。”

三

細洛珂葉各派的鬥爭，擴展到週圍附近諸村莊。這種鬥爭最初在尼珂爾斯珂葉爆發。在預選的時候，共產黨員及其附和者會獲得很大的成功，但到了正式選舉的時候，刻沙珂夫——一個老社會革命黨員，曾在西伯利亞受過重刑的——的黨徒們集合他們

所有的勢力，戰勝了共產黨員。班都梭卡，厄瑪羅夫卡和愛拉伊等村莊的選舉，甚至激起更大的風波。在愛拉伊，那些比較富裕的農民和從前的地主們當選了村蘇維埃的主席以及出席區蘇維埃的代表。在契爾卡瑟夫，那選舉竟延至好幾天。那兒的居民們分成了兩個勢均力敵的派別，牠們演着激烈的鬥爭，始終如一地選出各自的代表。沙爾珂夫足足費了一天的時間，才把他們的衝突解決下來，決定雙方的代表同時出席區蘇維埃。

代表們準備着出席區蘇維埃，彷彿準備赴跳舞會一般。

會議開始了。會議廳從前是布商塞布立亞珂夫的店號，地方很陰暗，襯着粗糙的木壁，牠此刻擠滿了愛拉伊區的代表，觀客，店主，以及那些送各村的代表來的車夫。開頭，他們全在幹着預備的工作，喝茶，在牆壁上裝點着黨旗。到了十二點鐘，因為各代表的催迫，就選舉着大會的主席團。這一條款就把那天其餘的時間佔盡了。每一村和每一派別都希望自己的代表當選為主席團，而那些共產黨員也堅持着他們自己的主見。

“我們這個代表，”——普拉庫舒契夫為刻沙珂夫贊揚道，每發一言都用手在空中搖了一搖，“——我們這個代表，是代表最窮苦的階級的。他曾為着民衆在牢裏挨苦。……”

“犯人呀，”有誰喊道。

“他曾在西伯利亞和那些官混在一起。”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普拉庫舒契夫連聲答道。“你首先得證明牠，可是現在不是討論那樣事的時候，所以我們不必說牠。”

沙爾珂夫從講壇上看見十八個代表已經擠集在刻沙珂夫和普

拉庫舒契夫的週遭；就是長着鬍鬚的男子，胸膛寬闊而扁平。觀客們正從外邊的走廊擠進廳裏來。

“從後面選起吧，”有幾個代表叫道。

“我們提議從當中選起，”另一些叫。

“不要瞎說吧，”那十八個人的一羣中有人喊道。“你們吃飯的時候，總不是吃布丁再來喝湯的吧，你們得守規則。”

最後，經過了許多憤激的叫喊，經過了幾個人的插話，才選出沙爾珂夫，區執行委員會主席庫士馬金和沙卡爾·卡塔伊夫三人爲主席團。

代表們安心地放下一口氣，用同聲的喝采歡迎這主席團。二絃琴的樂隊奏着國際歌，彷彿牠是一首悲哀的聖歌，粗聲而不入調。有些哼着最高的聲調，有些響着最低的喉音，彷彿這個會議廳容納不了那樣的歌聲；牠在廳內泛溢着，湧出了門口和窗口，湧過街道，湧到市場，擾亂了愛拉伊的平靜的睡態。

在會議的開始，沙爾珂夫報告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和國際的處境。他用例證，比擬，從前黑暗的時代和戰爭時期的回憶，以及他在愛拉伊聽到的趣事和看到的事件等等潤飾着他的報告。他後來又說到那些道路，牠們是由蘇維埃政府計劃出來，而用以發展并改良農村經濟的。他又說社會主義是農民們以前從沒有聽到過的東西，是他們想像不到的東西。這時代表們一邊傾聽着沙爾珂夫的演說，同時又開始相信他所描述的未來；他們都興奮起來，鼓着嘴唇——但當沙爾珂夫指出集體的農民經濟是解除他們的貧窮苦惱的唯一法門的時候，一陣微笑掠過了代表們的臉孔，彷彿在說：“哦，是的，我們從前已經聽過了這些好聽的故事。”

直到此時，沙爾珂夫儘在滔滔地發着議論，和他們一比，好像一隻受過良好訓練的駿馬比着一羣遲鈍的小馬似的。但一看見此種微笑，他就失却議論的聯絡了，好像一個人忽然碰到不測的深淵時，他或許會失掉體重的均衡的。他發覺了代表們正在漸漸脫離着他，而他寧願犧牲一切，總想把他們拉了回來。他很巧妙地轉變了談鋒，使人簡直覺察不出，他就攻擊那個名爲“進步”的公社，這公社正在耕種着從前屬於烏凡洛夫伯爵的土地的。他釋笑着，嘲笑着那些社員，他把自己參觀這公社時所得的印象報告給大會聽。他一到那兒，劈頭就碰到一羣狗。難道狗對這公社的生活是這樣重要嗎？公社的器具亂散在天井中，彷彿那兒剛才起了大火災似的。人們都住在骯髒的蓋滿了黑烟的草屋裏，襯着破碎不堪的地板，到處是老鼠。到處都充滿着骯髒的臭氣。照他們的人數看來，很可以把工作做得好好的，但他們的田地的狀況，還不及近隣の農民們的田地好。

“這樣的公社，農民們自然都要跑開的！蘇維埃政府從沒有忠告他們，不要組織這樣的公社。牠簡直不是公社，而是貧民窟。用南瓜乾來代替糖的。”

代表們很注意地諦聽着，有時用哄笑和喝采來打斷他的話頭。沙爾珂夫知道大會重又完全落在他的手中了。

過了午餐——沙爾珂夫簡直沒工夫吃午飯——會議廳容納不下那些從愛拉伊和細洛珂葉來的農民。他們不能在廳內找到空位，就擠集來走廊和天井中，對着窗口擠着他們的臉孔，嗡嗡作響，有如樹洞中的黃蜂。那個在他們腦海中浮現着的，比一切別的都要重要的問題，就是沙爾珂夫的出身問題。他出身是什麼

呢？他過去當着什麼職司的呢？

他們爭辯着，吵鬧着，互相責罵着，最後的結論是：沙爾珂夫從前一定當過州長的。

給了他這樣的職位以後，年紀較大的人們都覺得有這大人物管理自己，非常榮幸，那個養蜂過日的契什克，一個鼻上長着瘤子的矮小憔悴的人，像麻雀一樣唧唧地說：

“我們從前應該用酒席來歡迎他的；這樣一個大人物，我們却像一羣瘋狂的公牛一樣攻擊他呢。”

有幾個紅軍聽了契什克的話，不禁哄然大笑起來。“你以為他將要帶着肩章到這里來嗎？不對，現在沒有什麼肩章了。”

“我不是說肩章呀我只說你們不應該得罪他。”

密克赤克也是走廊中觀客之一。他從這角落衝到那角落，他那婦人穿的木屐（他往往因此出名）劈拍劈拍地在地板上拖來拖去。他的眼睛閃爍着，嘴巴哼出怒氣，像一隻受傷的兔子。

“我們將來會看到的，我們會聽到你們這個州長將在我們身上做些什麼事。他們幹這種事都是老手。我在鎮上聽到過這沙爾珂夫的。他曾在那市場上絮絮地哼了一些什麼話。於是他又跳進一輛汽車裏，駛到菜館去——自然是同着一些姑娘的。”

共產黨青年團的一個團員戈爾卡打斷了這個商人的話頭。

“你不可以那樣說的。他是一個負責的黨的工作人員，你却這樣毀謗他，你這投機的傢伙！”

“我同你說嗎？我同你說嗎？”密格赤克訥訥地說，一邊拖着木屐衝到另一個角落裏。

在一個擠滿了羣衆的靜靜的角落裏，斯康羅夫坐在沙卡爾。

卡塔伊夫的旁邊，他忽然跳起身來，儂到沙卡爾的面前。

“喂，沙卡爾·凡維利支。喂，沙爾珂夫把那布告帶來了嗎？”

斯康羅夫剛剛想起這布告的事，可是他立刻就相信這是真的。

“關於什麼的，什麼布告？”沙卡爾輕輕地問。

“哦，”斯康羅夫輕輕地說，“關於馬的，我們每人都會分到一隻馬。……你不相信牠嗎？這是真的！他們說我們統統都會分到一匹馬和一些種子，還有別的東西。這樣我就不必賣掉母牛了。”

“這不過是閑談呀，”沙卡爾說，於是走到主席檯那兒去。

斯康羅夫失望了。他把那布告的事全部都忘却了。一種熱望像一把劍一樣穿貫着他的心兒。他釘視着主席檯，視線熱切地跟着剛從幕後出現的沙爾珂夫的動作，一陣轟烈的喝采歡迎沙爾珂夫。代表們都坐了下來。雖然沙爾珂夫碰到喝采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正如電線柱碰着電線一樣平常，但那些農民們的歡呼，畢竟也使他興奮不少。他得意地對着下邊的代表們看了一息，整整眼鏡，等到喧聲靜下去的時候，他就開始說話。

“同志們，我們現在就來執行第二款吧——區執行委員會的報告。”

一時完全靜默着，接着就起了一種喃喃的低語，彷彿是從地板下邊傳來的。頃刻間，這聲音放大了。

“沙爾珂夫。”

“我們要沙爾珂夫來報告！”

“同志們！”區執行委員會的書記跳了起來。沙爾珂夫同志不能再說話了。他疲倦了——他只是一個個人呀，却有許多事情要幹。你們懂得嗎？”

“沙爾珂夫！”

“沙爾珂夫！”

“請他來說話！”

“我們要他來報告！”

“我們要好好把會開完！”

“田地是不會跑了的！”

各種聲音匯成了一種共同的巨吼，這吼聲如鳴雷似的從四壁反應過來。年輕的戈爾卡在這吼聲中幾乎踏在代表們的頭上，擠向窗口那兒去，要把一面跌斜了的旗子撐直轉來。

“不要動牠吧！”

“你到那兒幹什麼？”

“說話的人看不清楚呀，”戈爾卡尖聲回答道。“這面旗子遮在窗口。我得把牠撐直轉來呀，市民們。”

“不要動牠！”

“牠這樣也可以。”

“我們說這沒有關係的！”

“下來吧！——你的身子又不是玻璃做的。”

“喂，不要在我身上亂踏！你統統踏遍了！”

“你們真是好市民！”戈爾卡擠回自己的坐位，當他從這欄踏到那欄的時候，踢着代表們的身子。

沙爾珂夫又說話了。

四

兩天過去了，在選舉主席團時表現得非常明顯的那種憤怒和仇視彷彿已經鎮靜下來了。代表們和觀客們的臉龐，都浮溢着滿意的微笑。但沙爾珂夫却覺得所有在場的共產黨員，尤其是那闊肩膀，紅臉兒，聲音粗大而逆耳的帕諾馬伊夫，對他很不滿意；他們同他說話的時候，總是現出怒容，而且老在迴避着他，彷彿他們在幹着什麼共同的陰謀似的。這倒使他有些苦惱，但他却力圖丟開他的疑慮。

“這會過去了的。大概都是這樣的。緊要的事，羣衆們却在轉變過來了，他們在漸漸和我們接近了，”他這樣安慰自己。

代表們都靜靜地鎮定下來，傾聽着區執委會的報告。他們允許庫士馬金他自己認爲必要的時間。

“不過我希望你原諒我們，”尾珂爾斯珂葉的一個代表細羅夫說，“現在是秋收的時候，別忘了那個。如果現在是冬天，你可以報告一個月，你儘管報告下去都可以。”

在講壇——由許多舊眼檯湊成的——上出現了區執行委員會主席庫士馬金。他非常興奮，不時拿起檯上的玻璃杯喝了幾口水。他從公文篋中取出一捲紙，開始訥訥地報告起來——顯然他在這文字的解釋上感到極大的困難。他讀着他的講演稿，向大會報告在他的管區內（他老是說：“在我的管區內，我有”）共有幾部和幾個支部，報告掌理各部及各支部的人員的姓名，過去一共開過幾次會，以及在會中所討論的問題和通過了的決議案共有若干，而且是怎樣的性質。他詳細地列舉自己那一部裏過去和現在

所有的牛，馬，豬，羊，和別的家畜的數目，以及他希望將來會增加多少。他如執委會的馬吃了多少草料，他爲着添置辦公室的製具而用了多少錢，都一一舉出數字來。

沙爾珂夫最初很注意地傾聽着庫士馬金的報告。“我有”和“在我的管區裏”的重重複述，却使他討厭起來了，但他竭力遏下自己的憤懣，理由是：庫士馬金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員，而且又是一個病人。

但隨着報告的延長，他的憤懣也增大了。他的心遊離起來，他頻頻地打着呵欠。

“我得忍耐，”沙爾珂夫想。“他立刻就會報告完了。”

庫士馬金儘在報告着。

四十分鐘過去了，也許更久一點。也許庫士馬金已經報告了兩三年了吧？他儘在列舉無量的數字，使沙爾珂夫的頭腦昏眩起來，他的背脊和眼睛都痛起來了。他的眼睛不自覺地離開了庫士馬金的報告，觀察着下邊的代表們了。後邊幾行和走廊，本來統統擠滿了羣衆的，而此刻却空空的了。他從代表們的臉孔上看出他們都在想着家裏或田地：犁地，拌馬料，整理家內的東西。

“這簡直是笑話，”沙爾珂夫想。“一個人同這樣的主席一塊過日子，還是把自己弔死好些。”於是他把庫士馬金的一切都忘了。

窗上的那面旗子又跌下來了，但沒有誰想撐牠。

街上非常靜寂。暖和的金黃色的陽光從窗口流進來。蠅子在廳內嗡嗡地響着。一個代表開始咬着向日葵子。沙爾珂夫的眼睛注視着窗外，他的思想起先落在布羅斯基上，接着又轉到黨的區

委會了。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他昨天接到區委的密電，通知他紅軍司令薩帕斯珂夫已經逃到匪徒那兒去了。沙爾珂夫曾在前線認識薩帕斯珂夫的，而這倒增加了他對對方的逃亡的惋惜。

“如果他們捉住他，一定要鎗斃他的，”他想，

庫士馬金儘在報告着，報告着，報告着。

蠅子嗡嗡地作響，數字在他腦子裏疾倦，街道彷彿在熱霧中顫動。此刻如果爬到乾草棚上睡了一息何等舒服呀！

後來，一個不能再忍耐的代表大聲呻吟起來。

“唉呀！這比燒着心兒還難熬呀！”

其餘的代表們都得救似地移動着他們的身體，笑着，喊着：

“讓我們來開始討論問題吧！”

“我們還有許多工作！”

“現在不是冬天，”細羅夫喊。“如果是冬天，我們或許會熬得住。”

“但……我還剛剛開始呢，”庫士馬金訥訥地說，一邊在空中搖着那捲演講稿。

五

當農民們盼望着開始問題的討論，重又裝滿了議場的時候，斯丹攀·奧格尼夫也到場了。沙爾珂夫正在批評着區執委會的報告。從他的劈頭第一句，就顯見他在準備着攻擊庫士馬金，對於庫氏，報告的態度和區執行委員會的工作都表示不滿。

“比如我如果，”他說，臉色突然蒼白了，但立刻又復回了他

的自制力。“我如果在講壇上花了一個半鐘頭，專門數着場內的手臂，腳腿，頭，和眼睛的數目的話，那麼——”

代表和觀客們都輕輕地笑起來。

“我們請庫士馬金，”沙爾珂夫的音波高漲起來，牠像一片木屑一樣被一支激流漂了開去。“我們請他到這兒來，爲的是要知道蘇維埃政府怎樣在關心我們的需要。牠用怎樣的計劃來滿足我們的需要。而他告訴我們的，却是區執行委員會的馬一年能吃幾多普特乾草。看一看就在執委會眼前的那個村蘇維埃幹了什麼事吧。共產黨員帕諾馬伊夫當主席的這個村蘇維埃，過去儘在獨斷獨行地向村人課稅，而目前爲着要買一個圖章，又向每個村人課一磅麥。你們或許以爲這是小事，但愛拉伊共有七千居民，而七千磅麥就等於一百七十五普特。一百七十五普特的麥買一顆圖章呀。”

起初大家都靜默地傾聽着。但聽到“175”的數目字時，代表們，觀客們，沙爾珂夫，甚至奧格尼夫，統統盡情盡意地哄笑起來，以至房窗憂憂作響，而卡塔伊夫的眼睛流出淚來。沙卡爾用衣袖揩了淚水，喊道：

“好頭腦！哦，天呀，多聰明的頭腦！哈哈！”

沙爾珂夫，繼續說了一息關於執委會應做的工作，以及牠過去的工作之不使人滿意。他的演詞不時被喝采聲打斷了，尤其是擠集在普拉庫舒契夫的週圍的那十八個代表，喝采喝得更加利害。沙爾珂夫是不大歡迎喝采的。有一次，他甚至憤憤地責備那十八人。但後來，正如一個競賽中的賽跑員毫不注意天空的鸞翹，而一心一意地只想達到目的地一樣，沙爾珂夫也毫不理睬那

十八人的一羣的喝采，而一心一意地攻擊庫士馬金。

他說完了後，就退到幕後去了，全身起了一種激烈的戰慄。他揩了臉上的汗珠，傾聽着高聲的喝采和求他再來說話的呼聲。但他的兩腳却沒有移動。

會場一時起了嘈雜的現象。後來，那十八人的一羣中的一分子刻利爾·密特洛發諾維支·察爾金要求說話了。他扭捻着短衣的襟頭，開始慢慢地，猶疑不決地說道：

“你們覺得這事情怎樣呢，農民們？”他先看一看自己的一羣，於是再看看其餘代表們的頭兒，一直看到後邊的觀客們。

“去年夏天，我正在打麥的時候。那時蘇維埃政府要機器，我們也要機器。”

“這是十分不同的呀，”一個代表插嘴道。“你以為別人為什麼要叫你風信雞呢？”

“這種空話我是毫不理睬的，”察爾金答。接着又：“於是我就到庫士馬金那兒領到一架機器，我用牠打了四車麥，結果只得到二十四普特的麥粒。我看見那麥穗上還有麥粒留着，我於是又照用馬踏的老方法，再幹一遍，結果又獲得十六普特的麥粒。那些機器還是好用的嗎？牠們自然是沒用了！區執委會不能好好地料理牠們。他們讓那些機器倒得的七零八落，那些摩托車也是同樣的情形。我想……照我的意見，我們把這些東西還了他們也可以。”

他一坐下來，另一個人又說話了，這就是康達珂夫，大肚皮，蓄着一叢筆尖的鬚髯，他毫不躊躇地說道：

“我們先得把摩托車和打麥機歸還牠們的原主。這樣對於國

家，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都很有益處的。沙爾珂夫同志剛才說得很對，你不能把一個馱子放在一隻良馬上的。一般地說，我們用有價值的器具這樣胡幹，這實在是很羞恥的事。……”

“我並沒說過那樣話，”沙爾珂夫心想喊出來，可是那蘇維埃主席帕諾馬伊夫恰在此時從幕後出現了。他把兩肘靠在講臺上，搖着他那充滿着節瘤的大拳頭。

“同志們，”他粗聲喊道：“昨天沙爾珂夫同志報告他去參觀‘進步’公社的情形。他說自己劈頭就碰到一羣狗，牠們都進攻他，他又說你們可在七里方圓聞出那公社的臭氣。”帕諾馬伊夫稍停一息，“同志們，狗對於外鄉人那有不吠之理，這是在場諸位都是曉得的。牠們只對於自己的熟人才不吠。”

“真討厭，”沙爾珂夫反對道。“我從沒聽過這樣討厭的話。”

“對於紳士的鼻子，”帕諾馬伊夫繼續說道，“一切東西彷彿都在發臭的。我們自然沒用香粉。這正是我們的生活。他們多寫意呀，住在鎮上寫寫布告和各種別的東西——”

“喂，”細羅夫喊道，“你在嘮叨什麼？”

“我在說着狗對外鄉人吠的事情。你懂得嗎？他們來到這里把我們統統弄好了。”

“那圖章怎麼樣呢？”

“一百七十五普特麥還不够嗎？你要三百普特嗎？”

會場呈現着喧囂混亂的狀態。帕諾馬伊夫繼續說着，搖着手臂，白眼睛在紅臉兒上閃耀着奇異的光輝。有時粗暴的聲音刺入擾擾的嘈聲。

“找出人家的過錯，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們不需要外鄉

人。”

“我有話說，”普拉庫舒契夫喊道。他不等帕諾馬伊夫說完，就掙過代表們的叢集，擠到講壇，場上的嘈聲突然停止了。

“帕諾馬伊夫現在這里，”普拉庫舒契夫開始說道，“我們都知道他的，他無疑地是一個好共產黨員。正如人們所說，你自然不能看出別人的心。但我們得注意一件事，公民們，那兒的共產黨員實在有一個真的金鑽可以開的。你們知道從前貴族們在那些田地上留着多麼多的肥料呀。總有九百萬普特！而現在到了共產黨員的手裏，那些田地統統銹了。有一次我經過那兒，那些狗就對着我吠。難道我也是外鄉人嗎？那時我向一個人問道：‘你們這里的田地爲什麼不用肥料？’‘我們這兒的肥料是很多的，’他答，‘不過我們不能用牠。’‘怎麼樣呢？’我問。‘那是這樣的，’他答。‘你不能使個個人聚在一起；有些不能，有些不願。請你看看我們這個主席呀。’我轉臉一看，看見他喝得爛醉，在那樹下哼着鼾聲。這不是你嗎，帕諾馬伊夫？”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突然轉臉向着愛拉伊蘇維埃的主席。

“我那時頭痛得很，”帕諾馬伊夫答，幾乎退隱到幕後去了。

“你頭痛嗎？也許我們兩人都頭痛。但我那時知道你的病是十二分應該的。……無論怎樣，我十二分相信那些狗是不會對你吠的。哦，是的，不會對你吠的。”

代表們哄笑起來。

“他不是一個外鄉人呀！”

“他不是一個外鄉人。他喜歡臭氣，如果你喜歡臭氣的話，那就不覺得牠是臭的。”

“當臭氣從你自身發出來的時候，那你簡直無從去聞牠。”

沙爾珂夫剛才聽了普拉庫舒契夫最後的話，笑起來，而且點着頭，表示贊許。普拉庫舒契夫呢，彷彿帕諾馬伊夫是一張他讀完了的演稿，在他手裏扭了幾扭，就丟開了，他此刻又用一種沉靜動人的音調繼續說着。他說到蘇維埃的政策，說到蘇維埃大會和黨大會的決議案，徵引幾節人民委員會的代表的演詞，最後的結論是：摩托車和打麥機應該歸還牠們的原主。

他還沒說完，區互助會主席巴馬就跳到演壇上。

“我有幾句話要向大會說，可以說嗎，主席？”

“可以。”

“大會，”巴馬說，“是在處決着——”

“說說妥貼些，巴馬，”康達珂夫說，他那叢筆尖的鬚髯用勁地搖一搖。

巴馬的眼睛凸了出來，像一隻受驚的羊；他盯視着康達珂夫和代表們，一手在臉上摸來摸去。

“喂，說下去，說下去吧，”康達珂夫說。“我說那句話，不過教你注意罷了。

“你這人，”巴馬無可奈何似地移動着兩手。“我教你別打擾我。我此刻已忘記了想說些什麼話，”他靜靜地說，走了開去。隨着起了一陣哄笑。

從這哄笑，從剛才歡迎普拉庫舒契夫的演詞和康達珂夫的插話的喝采，沙爾珂夫突然覺察了勝利正在向着那十八人的一羣推移了。他頃刻集中全力估量着自己的論點，開始覺察自己攻擊庫士馬金過於厲害了；他自認自己的論調是大大有利於那十八人的

一羣。

“我得趕快說幾句話，”他想。“但是我怎能爲執委會辯護呢？那些機器的的確確損壞得可怕，而那些摩托車也的確在委員會的附屋裏倒壞得七零八落了。”

他看出他們要被戰敗了。每一次演說，都使會衆愈加接近那十八人，而在這十八人的演詞中，他察出了歸還私產和取消蘇維埃政策的要求。共產黨區委的負責書記普羅脫尼珂夫走上演壇，就被那十八人用噤聲趕了下來，爲的是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歸還他們的私產，以增大村內豪強的勢力，這是最愚蠢不過的主見。沙爾珂夫看見這情形，覺得要改變大會的空氣，是和歪曲槍彈的彈道一樣不可能。他額上湧出汗珠，警鈴在他手下顫抖，左頰的筋肉搖擗着，此種搖擗是和他曾在前線所感到的一樣。

“我請沙卡爾·卡塔伊夫說話，”他說。

誰都不想聽卡塔伊夫的演詞。

沙爾珂夫拍拍沙卡爾的肩膀，一邊看着奧格尼夫。奧格尼夫撲向坐在自己前面的細羅夫，把他推起身來，一邊示意沙爾珂夫，請他允許細羅夫說話，雖然名單上還沒輪到他。

“我老早想說話了，”細羅夫說，一邊往演壇那兒走。

“細羅夫同志此刻說話了，”沙爾珂夫說，同時當心地在名單上把細羅夫的名字寫在沙爾珂夫的前面。

細羅夫走到演壇的跟前，發覺那十八人正在預備利用一種搗亂的手段把他趕了開去。

“別多事，”他連忙說道。“你們不能嚇我的。你們儘管亂喊，我得站在這裏，等你們喊够了再說。我們看誰先疲倦。你

們喊到明天早晨，我也得在這里站到早晨。我否則坐下來也可以。”他從桌下拉出一條橈子，坐下。那十八人靜默了。

細羅夫又站起來，兩眼望着他們，開始低聲說着。

“你們什麼意思？每次大會，你們都來要求歸還你們的私產。如果你們老是這樣下去，將來會把蘇維埃的貼肉襯衫都脫了去，說：你沒有穿襯衫的必要；牠只會給你害處。”

沙卡爾·卡塔伊夫高聲哄笑起來，小數代表也跟着笑。這些代表們的哄笑和嚴辣的話語使得那十八人苦惱不安。

“你們自然容易說話的，”察爾金喊道。“沒有誰拿了你們一絲一毫的東西呀，但從我們，他們却拿去了多年的勞力。……”

“你們去年只納十二普特麥呀，”康達珂夫興奮地喊，從坐位跳起來。“但我們却得納二十普特。”

普拉庫舒契夫拉拉康達珂夫的衣袖，但太遲了，話語已經出口了。普拉庫舒契夫用一隻示意的帶有責難神氣的手指敲着他的前額。

“那就對了，”細羅夫愉快地說。“別打擾我，我在說話呀。是的，他們待你們不公平。你們受了多年不公平的待遇了。他們沒收了你們的機器，沒收了你們的土地；而從我們，”——他指着自己和各村的代表們——“像你說的一樣他們拿去的東西比從你們拿去的少。公民們，——細羅夫轉向其餘全體的代表們說——“別相信我，相信他們好了。察爾金是首先說話的人，他說他用打麥機打了四車麥，得到二十四普特，他於是用馬再幹一遍，又得到十六普特。這就是從一畝地獲得四十普特麥。但麥稅是照二十普特計算的，不是照四十普特的。這是不公平的，是不

是？他好像一個蠢婦放了五塊麵餅在爐子裏，當牠掏出六塊的時候，就悲歎着，喊道：‘唉，多可怕呀！’”

他最後的話沉沒在哄笑聲中了。

“你們就因這樣不公平的待遇而死掉，也不錯呀，”細羅夫喊道。“再，他說自己並沒有得到什麼麥，而過去却要他領了一架機器去打麥。這也是不公平的，是不是？看看我們吧。我們覺得這樣的不公平不是侮辱我們的。用了機器去打麥，有什麼可以鳴不平呢？我們得不到這種機會呀。我們用木棒打麥，我們甚至繳不出十二普特的麥稅。”

代表們都開始猛烈地攻擊那十八人了，這使大家都很驚異——尤其奧格尼夫和細羅夫。細羅夫更大胆了。他不再覺得自己單獨地負着一個重担。他向前側着身子，一個拳頭敲着另一隻手掌，對那十八人哼着激烈的辛辣的言語，從他們身上撕開了所有的矯飾和虛偽。

騷動更加激烈起來了。代表離開他們的坐位，對那十八人送出辱罵和咒詛。沙爾珂夫用鈴敲着桌面，但他覺察這種舉動是無用的了。他覺得自己彷彿在叫一條衝破了閘口而隨時都有掃蕩了隄岸的可能的河流遵守秩序一般。

“不要鬧！”奧格尼夫的聲音突然壓到了羣衆的喧囂。“不要鬧，我要說話。”他慢慢地走到演壇。

他說了後，大家全然靜默了。

“先講機器吧，”斯丹攀沉靜地說。“是的，爲什麼不歸還他們呢？還有房子；我們應該把這會議廳還給塞布立亞珂夫。”他展開兩臂，彷彿擁抱着全廳似的。“但我們先得把牠重新粉刷一

下，因為牆上的粉崩壞了。是的，爲什麼不這樣幹呢？”

所有在場的人們——包括那十八人的一羣——統統聽得莫名其妙了。奧格尼夫究竟怎樣主張呢？他是贊成歸還私產呢，還是反對牠呢？

“還有土地。土地爲什麼不歸還他們呢？這樣他們會說：‘喂，農民們，你們背上的傷口已經醫好了，我們又需要你們的脊背坐了。來，讓我們再來割開你們的舊傷吧。我們僱用你們這許多年了，現在把我們丟了開來，這是可恥的事呀！……但是，沒有這樣的法令，’——奧格尼夫的聲音更響亮，更深沉了——

“沒有這樣的法令呀，叫我們歸還奴隸所有主們的私產，而且對他鞠着躬，說道：‘請寬恕我們過去冒犯你們的罪過吧。此後決不再冒犯了，大人。’沒有這樣的法令呀，我們也不願意有這樣法令。我們是有手的，我們還沒忘掉怎樣拿鎗呢。”

代表們又喧嚷起來。可是沙爾珂夫的額頭並沒有起皺，他也沒有搖鈴。

奧格尼夫繼續說道：

“當一隻馬已把車子拉到山頭上的時候，就用不着你去幫牠忙了。你應該幫忙牠的，是當牠正在爬山的時候。我們過去曾經拉着車子爬着山——我們胼手胝足的農民，而你們呢？你們却在後方徘徊着。現在你們又想坐到車子裏來，我們過去不是爲着這個流汗的，不是爲着重新使你們坐到我們的脊背上來。我們過去是布羅爾雪維克，”——他送出兩臂——“我們此後依舊是布羅爾雪維克呀。”

六

雅舒卡·察克力夫站在峻峭的小山上的矮樹叢中，蹙着眉頭，下眺掩蔽着蘆葦的鵝湖的湖面。牠其實不是一個湖，而是一個廣大的河灣，但因牠有平靜的水面，峻峭的邊岸，其中又棲息着成羣的野鵝，所以大家就叫牠“鵝湖。”在那從水面升起來的略帶微紅的，有如正在開化的蘋果樹一般的透明的薄霧中，湖水漾起微波，閃着光輝，有如黑貂色的馬背。

雅舒卡穿過密密的矮樹叢，走近湖岸，蹲了下來，兩手托着臉孔，對着水面注視了很久。成堆的木柴和蓋着青苔和水草的漂石，露出水面。小魚兒不時在漂石中亂跳，非常靈敏而輕快，水蟲呼呼地掠過河灣的水面。

“這湖總不會空空的，”雅舒卡低聲地說。“這兒既然有小魚，一定也有大魚的。”

雅舒卡急須錢用。他知道要耶戈·斯丹帕諾維支請媒人到斯丹舒卡·奧格尼凡家裏去，是一件絕對困難的事。（雖然現在察克力夫很少干預家事，對於雅舒卡所做的一切都同意的）。如果他自已手裏有五百左右盧布，事情就容易辦了。因此他決定設法騙了看河人庫士密支的銳利的眼睛，在鵝湖撈一些魚，拿到伊利媯去賣。他曾同凡斯卡·達令和伊凡·美庫舜討論過這個計劃。他們知道他要這筆錢幹什麼用，都很願意地答應幫他們的朋友忙。

爲着要聽出湖中最低微的聲音，雅舒卡的身子更加彎近水面了。湖水在太陽光下洋洋地開展着，像一個酣睡者的胸膛一樣有

節拍地波動着，輕輕地衝擊着牠的邊岸。

過了一息，雅舒卡開始失望了。他力圖想出別的計劃，去得到這筆錢。他應該到伊利姆去找一個木匠的位置嗎？他至少得在工廠裏做兩年工，才能積起這許多錢。可是這裏的事情不會等待那麼久的。他悔不該把亞克米特卡偷出來的那捆衣服還給普拉庫舒契夫。其中有一件羊皮褂子至少值七十五盧布，再加以其他的東西，他或許會湊成二百個盧布。自然，這種行爲，你連想都不應該去想牠的，但是一個人不是願意把自己的頸項放進圈套裏去的呀！

突然間他往後跳了回來，而接着又更加側近水面了。在他的左邊，從柳叢的低垂的柳條下邊出現了一羣扁而闊的鯛魚，沉靜地向着湖心游去。接着又出現了第二羣，第三羣，而突然間離雅舒卡五碼左右的地方，又有一些東西擾亂了平靜的水面。

“那一定是一根鱧魚！”雅舒卡幾乎大聲喊了出來。“看呀，多得很——多得很！”

又有一羣鯛魚懶懶地從柳條底下浮游出來。過了一息，這些魚突然分散開來，而平靜的水面被攪亂了，彷彿被馬蹄踏過一般。

“哦，一根梭子魚，梭子魚呀！”雅舒卡拍着手，沿着河岸奔到村裏去，太陽在巴爾巴細克哈山後落下去了，像一個紅臉兒，微笑着的老人。天立刻要黑下來了，雅舒卡得快拿網來。他想向斯丹攀·奧格尼夫借一口網來；而同時他又得去通知他的兩位朋友。但最緊要的事，還得先把那些柳條和別的廢物統統清除了，否則網就要被牠們扯住，永遠沒用場了。不過要清除那些東西，

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兩條路總得走一條，”雅舒卡一邊急走着，一邊想。“你或者攪到水裏去清除牠們，或者跟晉卡·普拉庫舒契夫同居一輩子。”

他爬過打禾場的圍籬，走近那棚舍了。凡斯卡同伊凡趕到他的跟前。

“喂，那事情怎樣麼？”凡斯卡對着鵝湖點點頭。

“陣打陣呀！伊凡，你去理船，你，凡斯卡，叫你的小兄弟看好庫士密支的家，而你自己就站在那棚舍後邊的小崗上。不過別忘記了燈火，如果有什麼事，就來通知我們。好，就這樣去幹吧，我的朋友。”

朦朧的暮色籠罩着細洛珂葉的屋頂。雅舒卡穿過亭地，向着奧格尼夫的小屋走去。在這亭地附近的地方，達雅·普契爾金娜正在掘着當晚餐的蕃薯。

“看她呀！她沒有丈夫也調理得很好！”雅舒卡對她那彎彎的脊背瞥了一眼，喊道：“上帝祝福你呀，寡婦娘！”

“那雙靴子你找到了嗎，雅舒卡！”

“沒有！誰知道牠們到那兒去了。我回家時把牠們放在踏道上的，放在普拉庫舒契夫衣服旁邊的。我一跑出家裏，父親就說：‘靴子不見了！’關於普契爾金的小牛皮靴不見了這件事，雅舒卡連這次對這寡婦訴說了十次了。

達雅相信這雙靴子一定在察克力夫的家裏，而雅舒卡自己呢，却老在疑惑着牠們究竟到那兒去了。每當達雅問起牠們的時候，他總是感到極度的不安；他不能相信牠們會消失在空中的。

“哦，這件事教我怎麼辦呢？”他想，一邊繼續走他的路，
“我不能把自己的靴子給他呀。”

他走進奧格尼夫的天井，彷彿他過去一輩子都住在那兒似的。小心地關了門，把門繩纏在釘上，於是揩了腳上的泥屑，走進房裏去。

在小屋的黑暗中，他辨認出格盧沙的頭兒靠在牀上。

“人在那兒？”他問，眼睛亂射。

“是你嗎，雅舒卡？”格盧沙坐了起來。“我剛剛躺下休息一會兒。今天我像一個奴隸一樣做了整天工。那些女孩子把斯丹舒卡拉到托洛諾克去了。”

“我不是找她的，”雅舒卡答。“斯丹在那兒？”

“他在契什克家裏。他們在那兒喝茶，同着那個人——他叫什麼名字？哦，是的，沙爾珂夫——他也在那兒。”

雅舒卡從這小屋衝了出來，像一隻脫羈的馬。斯丹舒卡已到托洛諾克去了呀！她知道他在那天晚上要去撈魚的。明天庫士密支或許會像剝一隻松鼠一樣剝了他的皮，而她居然跑到托洛諾克去了！她只知道跳舞閒逛！她還說自己害怕比卡·卡塔伊夫，這難道是真心的話嗎？虛偽的傢伙！好，我們等着吧！

他走下克刺匹夫尼山谷，決意再到托洛諾克去看看斯丹舒卡在幹些什麼。他要加入那些男女孩子們的隊伍，要同另一個姑娘跳舞，盡量發洩他對斯丹舒卡的憤怒。是的，他的確要這樣幹。他要擁抱着她——也許是晉卡·普拉庫舒契凡——情熱地吻着她，對着衆人面前，對着斯丹舒卡面前。讓她看看他們，看她還會不會說大話。他於是就離開她，去到伊利姆的工廠裏做工，過

了二年，他再回到細洛珂葉來，不過那時他不像現在這樣赤着腳，穿着老布褲了。他回來時總不會比刻卡·茲達金壞的。

雅舒卡已經穿過了山谷的時候，才記起撈魚的事情，才想起凡斯卡和伊凡正在等着他。

“究竟，”他想，一邊回頭向着契什克的家裏走，“現在有誰喜歡你呢？”而同時他想起斯丹舒卡不再是一個女孩了，想起她對他這般親近，這使他深深感到愉快。

但這愉快又被那嫉妒，憤怒和悲哀的情緒所掩罩了，因為斯丹舒卡不等待他，却跑到托洛諾克去了。

“她的耐心還不够呀！……”

七

經了一番激烈的討論，經了許多憤怒的呼喊，共產派竟在區蘇維埃會議中獲得了勝利。大會快閉幕的時候，代表們對那十八人的一羣的憤恨，益加深化了，甚至當有人推舉刻沙珂夫為執委會的委員時，大家就哄出一陣噓聲回答這個提議。代表們結果就按照共產派預擬好的名單選出執委會的委員：細羅夫·尼珂拉伊夫，恩部特卡，斯丹攀·奧格尼夫和刻沙珂夫的一個死對頭格里戈·斯康羅夫。

大會在歡呼聲中閉幕的時候，大家都莊重地答應盡力幫助新選的執委會，唱着國際歌，同時也有人請沙爾珂夫去視察以前未曾去過的那些村莊。

“你對每個村莊都應該公平待遇呀。”

沙爾珂夫答應一有時間就到他們那兒去；他預備請一月假，

專門在愛拉伊區視察，但在目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火急的事務使他不得不到鎮上去。下一次吧——再遲幾天。他此刻還不能說什麼更肯定的話，那些代表們認爲滿意，急忙回到家裏去。

但當共產黨員以外的各代表統統離開了會場的時候，當沙爾珂夫宣布了自己希望新委會將在細羅夫的領導下好好地工作，而且答應將從伊利姆委派一個監察委員來，以爲作改進並鞏固愛拉伊的黨部的一個最基本的步驟的時候，沙爾珂夫突然爲一種極度的悲哀的感覺所壓倒了，這在他自己也覺得驚異。他瞥視着正在等待他的奧格尼夫，卡塔伊夫和契什克，心裏渴望着只要過一小時安靜的生活就好了，就是別想到國際情勢，別想到社會革命，別想到那些匪徒，別想到契什克。……只要過着安靜的生活，卸脫了永無止息的責任——那對於自己的每一動作，每一言語，每一行動所負的責任——的重担。只要過着像契什克那樣的生活。他的眼前湧起了細洛珂葉的田地，倭爾加河，布羅斯基，那赤楊叢，以及在那叢林中移動着的斯丹舒卡的結實的裸腿。

“我怎麼了呀？”他想，一邊看着契什克。“我缺少筋肉勞働嗎？那麼我還是進工廠去好。或者這是墮落的表現嗎？是受了落後的鄉村的壞影響嗎？是的，這樣的生活，過了兩星期是有益處的。……誰都懂得的。不，老是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非回去做工不可。”

“亞歷山大·雅珂夫利維支，”契什克向沙卡爾說了幾句耳語後，又對他說，“你此刻爲什麼又跑開去呢？時候已經遲了。同我們到細洛珂葉去過夜吧。到我們家裏喝一點茶，吃一點蜜，你也可休息一下。明天早晨，你儘管走你的路，好嗎？”

契什克的話語甜蜜地落到沙爾珂夫的耳跟。他的袋裏放着三個電報，催他回到區委去。不服從是不可以的。但這時，正和時常發生的一樣，沙爾珂夫又欺騙了自己。他自信再到細洛珂葉去一趟是絕對必要的事，爲的是要確證他過去對於那地方的情勢所下的結論，要到村人們的家裏和他們談話。他接受了契什克的邀請，於是四人就出發到細洛珂葉去了。

他們坐在契什克的小屋裏，喝茶，談話。雅舒卡走進天井，他不願意當衆叫斯丹攀出來，因此就走到附屋裏去，在長櫬上坐下，想着斯丹舒卡。那小屋裏的談話傳到他的耳邊。

“亞歷山大·雅珂夫利維支，”契什克說，“請嘗一點‘常識’吧。”

“什麼？”

“說蜜呀。他叫蜜常識的。”沙卡爾微笑着。

“是的，爲什麼不可以呢？”契什克開始說了一長篇故事，述說九年前他怎樣用蜜醫好一個害病的地主。

“你爲什麼不能夠用牠醫好自己鼻上的疤痕？”奧格尼夫問，微笑着。

去年夏天，契什克的鼻子擦着了漁網的铁鉤，雖然敷了許多藥膏，而這傷口終於不能復原。

“這是沒有用的，”契什克後來決定地說。“我的鼻子破了，破得很厲害呀。”他於是又用蜜臘塗着鼻子。

當沙爾珂夫坐在席上時，契什克鼻上的那個瘤疤很使他討厭。他甚至覺得對方遞給自己的，不是蜜，而是一盆梅毒的毒菌，如果他倒了一調羹到嘴裏，嘴巴立刻就會蓋滿了和契什克鼻

上那個一樣小小的瘤子。他厭惡地看看契什克的傷疤，又看看蜜，微笑着，對他的同伴們談話，而且把兩手藏在桌下。

“不要怕。”契什克說，看出了沙爾珂夫的混亂的思想。“這東西不會傳染的。我們這兒從來沒有什麼傳染病的；我們是本街最清潔的人。”

契什克於是又說述他的傷疤的由來；他說話時的態度非常古怪，非常好笑，使其餘三人都笑得跌倒了。

“完全不是因為那個，”沙爾珂夫伸手接了那盆蜜。

“那對了。”

雅舒卡感到極度的煩惱和鬱悶。他感覺到一種狂野的熱望，要衝過田野，衝到森林的深處，而像一隻野狼一樣對着黑暗的天空咆哮，因為他的心胸已經填滿了憤怒和苦痛。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他在自己的想像中這樣質問斯丹舒卡十來次，於是決然地走進小屋裏。

“哦，雅舒卡！”沙爾珂夫對他伸出一手，用另一手整一整他的眼鏡。“你近來在那里呀？”

“在倫敦。”

“什麼地方？”

“倫敦。”

“你說尼珂爾斯珂葉呀。我們叫牠倫敦的，因為那兒樣樣東西都有得賣，火油，鹽，和一切東西。”沙卡爾解釋道。

“這些東西，現在你到愛拉伊的市場上也買得到，”契什克補了一句。他沒有請雅舒卡坐。“你在尼珂爾斯珂葉幹什麼？”

“我去賣了那匹馬。他混身都是爛瘡。”

當沙卡爾說述在卡拉沙克侵擾細洛珂葉前一天的察克力天和他的馬的故事時，沙爾珂夫傾情大笑着。雅舒卡就趁此機會把奧格尼夫叫到天井。過了一二分鐘，沙爾珂夫也來加入他們了。

“你們二人在談些什麼？”

“他要捉魚。他問我借網，我想應該借給他的。他已經答應到我們這一邊來。”奧格尼夫微笑着。“我們就這樣收買了他。”

“捉魚？”沙爾珂夫問。“領我同去吧。”

直到後來，沙爾珂夫才發覺自己所以接受契什克的邀請，所以要伴同雅舒卡去捉魚，他都是為再看看斯丹舒卡。他過去幾乎未曾意識到這種感覺，但他一看見斯丹舒卡，他那老是鬆鬆地下垂着的下脣，立刻堅實起來，兩腿立刻僵硬了。只要看見斯丹舒卡，只要和她談幾句話，只要偷偷瞥一眼她那微綠色的大眼睛，都是愉快的。他常常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老婆，覺得自己不願意她那個傻匆忙的形體永遠顯現在他的眼前。當他同農民們談話的時候，他往往記起她那關於農民問題的扼要合理的言論；他在鄉村做工作的時候，他往往採用她在臨別時貢獻給他的意見，老是獲得極大的效果。但他又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景中更密切地想起斯丹舒卡。斯丹舒卡引動了他，他喜歡伴着她。他在做工作時一再想起她，甚至在區代表大會報告時也是如此。他一再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意欲，要把她當作健康而富有精力的新人的榜樣，說：“爲着這些人們，爲着我們的年輕的一代人而改造和改良這種野蠻的落後的鄉村生活，不管怎樣勞苦工作，總是很值得的。”

恐怕這就是使他和雅舒卡接近的原因。

近來雅舒卡老是閃避着沙爾珂夫。當他看見沙爾珂夫同斯丹舒卡一塊兒微笑着的時候，他就靜默着，而且連忙從他們的視線避脫了開去。現在沙爾珂夫要求和他同去，雅舒卡雖然十二分明白隱在這要求背後的真正的原由，但他同時又覺得有沙爾珂夫這樣大人物一塊兒去幹冒險的事情，也未始不可以。他微笑着轉臉望着奧格尼夫了。

“哦，說吧。”奧格尼夫笑着說。

“哦，我，……你看……我怎樣說呢？我們是去做犯禁的事情的，我們或許會被捉住，”雅舒卡解釋道，一邊又怕沙爾珂夫嚇跑了。

“那真有趣，”沙爾珂夫說，毫不注意雅舒卡的語意。“那更有趣得多了。”

“好，那末我們去吧。”

“我等一息也來，”奧格尼夫說。

八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最後離開愛拉伊。雖然他們一派在大會中失敗了，但他的眼睛依然閃耀着光芒。他還沒有失却了希望；恰恰相反，他相信下次選舉，他們一定會獲得勝利的。

“我們弄錯了一着，”他對康達珂夫說。“但下次我們一定會佔優勝的。不過我們應該從他們學得一個教訓，我們說話應該小心。”普拉庫舒契夫因為康達珂夫關於打麥事情說錯了話而非難他。

在歸途中，他決定去看一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他們兩三

天沒有見面了。他想把大會中的事情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討論一下；這或許能夠鼓動察克力夫，把他從他的洞裏拉出來。

“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他不愛管事。如果他能管事，他一定會獲得很大的成功。”

他走過橋。晚風打開了尼珂拉伊·庇拉金的天井的大門。那棕色的母牛踱了出來，後邊跟着那隻小馬，這兩隻畜牲就走向克利匹夫尼山谷那方面去。

“他們做巡夜卒倒很好，”普拉庫舒契夫咆哮地說，於是猛烈地敲着房窗。“喂，你的畜牲跑出去了，他們走到田野上去了。”

“珂利亞！”卡提雅在小屋中喊道。“馬跑出去了。”

“好，趕他回來吧！”尼珂拉伊無足重輕地說。

“可是我怕呀！他會咬的！”

“你帶一根棒去吧。”

“趕不轉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喃喃地說，走到察克力夫的家裏去。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正坐在天井中的那塊紅石頭上，默想着隔在他和布羅斯基中間的一切障礙。

“別人的牛馬，爲什麼要你這樣費心？”他問，一邊歡迎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讓牠們走到田野去好了，如果他的畜牲攪擾了別人的蔬菜，他們會給他顏色看的。”

二人在天井的黑暗中坐了很久，談東談西。當禮拜堂的鐘聲敲了十下，而細洛珂葉的屋舍統統沒入了朦朧的暮色中的時候，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才站起身來。

“好，這樣很對，你同意嗎？”

“是的，我贊成。不過關於雅舒卡——”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鼓着嘴脣。

這時從奧格尼夫的天井走出了二個人。他們肩上負着竹竿，從竿上垂下一些東西，在地面上拖曳着。

“打魚的網嗎？”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喊道。“他們去偷魚呀。這班共產黨！”

“這不干我們的事，”普拉庫舒契夫說，於是辭別了對方，回到家裏去。

“這不干我們的事。”察克力夫重複一句。但當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不見了的時候，他就奔到克刺匹夫尼山谷，停了一息，把庇拉金的畜牲趕到費杜諾夫的田地上去。過了一息，他又急忙敲着庫密支的小舍的窗。

九

雅舒卡，沙爾珂夫和奧格尼夫爬下峻峭的河岸。本來從那條路上走到湖邊，比較容易得多，稱意得多，但如果從路上走去，他們沒有方法可以閃避庫密支的機警的眼睛，而且也不能看見凡斯卡·達令的警號。他們推開那些擦着他們的臉孔，撕破他們的衣服的叢藪，走到河灣的岸邊。他們的眼睛注望着那連接鵝湖和倭爾加河的小小的水流，期待伊凡划着小舟到來。魚兒不時從倒垂的柳條下邊跳出來，野鵝在蘆葦叢中靦靦地叫，打破了極度的靜寂。接着一切重新又靜默了，而這鵝湖看來又像一個龐大的啤酒瓶的瓶底。

還不見有船來。他們不安起來了。雅舒卡不耐煩地對着水面

唾口液。出了什麼亂子呢？伊凡應該老早就到這里等他們了。恐怕庫密支已捉住他了。庫密支是一個狡猾的傢伙。沙爾珂夫在這里，他自然不會爲難他們；他只能微笑一下。但當沙爾珂夫回到鎮裏去以後，他一定會把雅舒卡傳到法庭去，那就討厭極了，麻煩極了。也許庫密支已在湖的入口捉住了那隻船，而隨時都有到這里的可能。斯丹攀還是藏了那口網好些吧？沙爾珂夫想吃烟。他好幾次掏出烟盒子，而接着又放到袋裏回去，爲的是感覺到胃上有雅舒卡的手在禁止他。他因此就侷促不安地弄着眼鏡，釘視着那小舟所必由的地方。

“他們的家庭是何等美滿，何等強固！”他想，一邊瞥一眼奧格尼夫，同時又抱怨自己起初不瞭解斯丹攀的價值，不想和他交好。

靜靜地，彷彿牠是從空中滑過來的一般，小舟從河岸的黑影中溜了出來，溜到這三人的跟前。

“到底來了！”雅舒卡把奧格尼夫往前一推，自己最先跨進船裏。

一息間，雅舒卡同伊凡都站在船裏了，他們的雪白的裸體，在黑暗中閃耀着光輝。奧格尼夫把撐竿放到水裏，撩起結球的水草和樹枝，把牠們丟到湖岸上。他就這樣肅清了六碼左右的湖面，於是輕輕地說：

“這兒廢東西真多，樹枝和木柱。”

撲通！雅舒卡和伊凡跳到水裏去了，聲音很像一個炸彈落水的聲音。

沙爾珂夫坐在船尾，被他的同伴們的舉動昏迷住了。

冰冷的顫慄流下他的脊骨。在他看來，這兩個孩子潛在水下太久了，而剛才他們下水的地方，此刻完全是靜寂的。也許由於黑暗的緣故，他的眼睛看不清楚吧。他整一整眼鏡，儘着身子撲在水面上邊。湖水非常靜寂，而且似乎帶着極度的寒冷。

他心想對奧格尼夫叫喊出來，要趕快停止這種愚蠢的工作，但恰在這時，水面突然泛起了漣漪。接着一個頭兒出現了，同時又有一個龐大的木架的柱子透露上來。奧格尼夫抓住牠，把牠丟到蘆葦叢中去；那兩個孩子爬回船裏來了。

雅舒卡望着細洛珂葉，伊凡打着寒戰，混身猛烈地發抖。

“唉，水下真和霜冰一樣冷。”

“這是因爲那條水流的緣故。”雅舒卡靜靜地解釋道。他看看奧格尼夫，看見撐竿又抓住什麼東西了。雅舒卡又跳到水裏去。伊凡跟着他。

沙爾珂夫又注視着水面，又覺得他們潛在水下太久了，但當一根長樹枝出現在水面上的時候，他一把抓住牠，像奧格尼夫剛才幹的一樣，把牠丟到湖岸上。他看見雅舒卡把頭兒潛到水下去，像一隻鴨，過了一息，又同着另一個木架透露上來了。

“我知道這裏有兩個木架的，”他輕輕地說，一邊把架子放到船裏。

他們前進着，奧格尼夫用撐竿清除着水草和廢東西，雅舒卡和伊凡撈着比較粗重些的阻礙物。他們前進着的時候，工作愈艱難了，因此這兩位潛水者就時刻停在水下。沙爾珂夫完全爲這種冒險所迷惑了，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靴子裏衝進水來了。他的褲腿的膝部也溼透了。

第六章 一

濃重的地霜，鵝羣的紛飛，疾風的咆哮，河面的冰層，這都是預報着冬天逼近攏來了。不久就是結婚的季節了。那時，細洛珂葉的街道將充滿着歌唱，有些少年人變成了丈夫，也有些少女不再赴晚會了。但雅舒卡的袋裏，依然和以前一樣空；日前到鵝湖去偷魚，結果觸了一次大霉頭。當凡斯卡·達令的火把在打禾場的後邊燃燒起來的時候，魚網已經被樹枝抓住了。在驚慌中，這網就被撕去了一半。斯丹攀不能修補牠了；這網就完全沒用的了。這自然不是雅舒卡的過錯。沙爾珂夫在最後的瞬間害怕起來，生怕這件險事的消息會傳佈開來，現出十分狼狽的神色——這自然也不是雅舒卡的過錯；既然如此，他究竟爲什麼到這裏來

呢？

那次失敗後，雅舒卡就像公牛一樣工作着；他割麥，打麥，彷彿在準備着他的田地給衆人閱覽似的。甚至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看見他兒子這樣出力工作，都覺得非常驚異。但雅舒卡一提起請媒人到斯丹舒卡家裏去，他父親老是靜默着，或急忙退出房間。幾天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會回他兒子道：

“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們需要和我們自己同等的人。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有一個漂亮的姑娘——就娶她來吧。但她呀——和冬天的藜草一樣光着身子。我不願意她到我家裏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雅舒卡絞着腦汁，設想着賺錢的方法和手段。當天空初次下着雪，車鱗鱗地滾過路上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沙爾珂夫。沙爾珂夫回信請他到鎮上去，答應替他找事情做。昨天晚上他就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斯丹舒卡。

雅舒卡此刻一邊沿狹窄的凸突的小徑走過田野，一邊回想着自己的處境。他衣袋裏放着一隻斯丹舒卡繡的錢袋，背上束着一個麻布囊，裏邊緊包着肉食，點心，麻布襯衫和一雙預備靴。

走到“九兄弟”——沿路的九株橡樹——那兒的時候，雅舒卡停了一息，回頭望望細洛珂葉。

“別了，斯丹舒卡。”他喃喃道，一邊整一整背上的布囊。“也許我倆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悲哀地加了一句，繼續前進。

他在黃昏前得趕十五俄里路，因為他今晚要趕到珂尼舒卡那個村莊去宿夜。明天早晨，他得登上四十俄里的長途，要在黃昏走到沙爾珂夫的寓所。

“你最好住在他那兒，”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忠告他的兒子。

“這樣你就一舉兩得。第一不要出宿費，第二如果你老在他面前糾纏，他爲着擺脫你起見，就不得不替你找事情。”

他沒有阻止雅舒卡離開家鄉，但他也沒給他兒子一匹馬送他到嶺上去。

“我們從前到卡斯品去，走了一千里路，”他說，“也完全不覺得什麼困難。現在只有六十里路呀。這在你應該十二分容易——像吐涎一樣容易。”

“這惡鬼，”雅舒卡咆哮道，一邊在沿路的車轍和凹孔中滑溜着。“他的心腸是鐵做的。……”

他匆急地前進着，雖然天氣極度寒冷，但他一息兒就覺得熱起來了。他解開外衣，加緊他的脚步。雅舒卡瞧見一個農民在他前面驅車馳下一座小山，他決意追上他，請他幫幫忙。他開始疾奔了；布囊一上一下地撞着他的背脊，一隻靴跟在他右邊的肩胛上不斷地磨擦着。他起先還不覺得不舒服，只不過聳聳肩膀就是了。但後來這種撞擊使他感到難熬的痛楚。他停了步，把布囊重新安置一下，把那雙靴子翻到上面，當他重新開步走的時候，他的腦子忽然想起普契爾金的發光的小牛皮靴。後來，雅舒卡想起這雙靴子，就驚嚇起來，他常常對斯丹舒卡說述這件事。

二

斯丹舒卡一邊從她頭巾的結節擦去了冰凍的眼淚，一邊望着雅舒卡的後影，直到他影子隱沒在蓋着積雪的小山後邊。她於是沿着街道慢慢地走回家來。

斯丹舒卡是悲哀的，她的心兒似乎苦痛得緊縮攏來了，她那

充滿着淚水的大眼睛老是盯在地上。這是一種何等奇怪的生活！人事的奧妙，真是不易看破。看看那斯特卡·郭拉諾凡吧；她預備同她的愛人凡斯卡·達令結婚了，她現在整日忙着縫新衣服，又把她那些漂亮的天鵝絨枕頭放在窗口，使大家可以看見。她穿着得整整齊齊，跑來跑去，像一個洋娃娃……。那斯特卡的腳步是輕快的，她的聲音清晰而沉着，像一個婦人的。而同時凡斯卡·達令也做了一套新布衣……。他在星期日會走過她的窗口，只要看他這付神氣呀，這個自尊自大的傢伙！他穿着一套新衣服，再加上一件羊皮外衣，神氣活現地走來走去。

大家都很忙碌；女孩們和男孩們彷彿都陶醉在青春的歡樂中了。但斯丹舒卡却不是在想着他們；她流着眼淚，淚水凍在披巾上像珠子一樣，這也不是爲着他們。一堵低矮的籬垣阻塞着她的前路，牠雖然低矮，她却不能跳過。她竭力要跨過牠，她的兩頰掙得紅紅的，兩眼籠罩在深藍的影子中，太陽角上軟軟的青筋隆了起來，同時有什麼東西在她的胸內顫抖着，移動着。是的，這是婦人的事情，一種討厭的事情……。雅舒卡不喜歡跳過籬垣的——他喜歡繞着牠走，喜歡坐在吊着叮噠的響鈴的三頭馬車中，沿着倒坍的路上走。

“唉，我的生活，這是什麼生活呀！”

她加緊她的腳步。當她走過察克力夫的家屋，奔過那小巷的時候，她的胸中激盪着一種無可如何的憤怒的情緒。回家！回家！趕快走到家裏去吧，倒在母親的頸項上，向她直說自己的心事和苦惱，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母親，一切事情。她同母親分担自己苦難的重荷，也許比較容易忍受些吧。



到了街道的轉角——斯丹舒卡僅僅停了一息兒——她聽見一首關於她和雅舒卡的事情的歌曲的猥褻不堪的歌詞。歌聲是比卡·卡塔伊夫的。她羞紅了臉，挺直身子，向比卡瞥了一眼，瞥過那些圍繞着他的男孩子的臉孔。比卡低下頭，歌聲停止了；男孩們的笑聲充溢着街道。斯丹舒卡用腳踢開大門，連忙脫了衣服，倒在牀上，她一直躺到黃昏，哭泣着，低聲地，哽咽地。

到了黃昏，一羣女孩子擁進她的小屋。她們請斯丹舒卡到那斯特卡·郭拉諾凡家裏去“別嫁。”那斯特卡自己信口喋喋地說着，奧利娜把斯丹舒卡拉到旁邊，對她耳語道：

“比卡喝得爛醉了。他此刻正在費杜諾夫的天井中哭泣着——都是爲着你呀。看他的樣子真可怕。”

女孩們走出去了。斯丹舒卡送到天井，坐在長櫬上身子縮成一團，想念着雅舒卡。她一邊注視着星空，一邊數着日子，數着禮拜，數到雅舒卡回家的時候。有時她想起自己的孩子的當兒，她的眼睛就在黑暗中閃耀着愉快的光輝。如果她真的懷孕了，她就寫信給雅舒卡。

“你是父親呀，你應該回到細洛珂葉來……”

自然他會回來的；他不會讓她蒙着恥辱，給人家嘲笑。

摸摸她自己的肚皮，覺得她的肚皮不像往常那樣堅實，那樣強壯，彷彿有些寬鬆起來了。

斯丹舒卡戰慄着。從那小巷裏衝出一個漢子在街道上亂跌亂碰，一邊揮舞着恫嚇的拳頭。斯丹舒卡站起身來，認明這是士侖卡。

“奧格尼夫！”士侖卡尖聲叫道。“斯丹攀，你這共產黨員。

你以為我們都是蛆虫嗎？出到這里來，我們看誰個顏色厲害。誰在那兒呀？”他喊道，看到斯丹舒卡了。“你算什麼道理呀？”

“你這臭東西，”斯丹舒卡罵他一句，走進房裏去了。

士侖卡繼續在門外咆哮着；接着他的聲音漸漸遠開去了，最後完全聽不見了，彷彿牠已被吞沒在地下似的。

三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惱亂到極點了。爲什麼雅舒卡又跑回來呢？他說自己忘了帶通行證。但爲什麼他一定要通行證呢，因爲他是到本區最有勢力的人那兒去的呀。不，其中還有別的緣故的。如果單單爲了通行證，雅舒卡一定拿了牠再出發了；可是他整個黃昏都在村裏走來走去，找尋着什麼東西似的。他心裏一定在計劃着什麼事，他一定在準備着什麼事，或者要陷害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或者要……

“他會幹得出的，這狗子，他會不聲不響地幹出來的！”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那天起得特別早，預感到什麼危難要臨頭了。他無緣無故地責罵克侖尼亞，無目的地踱來踱去，在天井中，在附屋中。經過自己用作祕密貯藏所的那個大木樹的前面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突然停着步。

“樹皮！難道他已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嗎？”

兩年來他一直在國有森中偷着樹皮。傍晚從田野回家的時候，他老是溜到那森林深處，剝了二十株左右小菩提樹的皮，把樹皮捆了起來，藏在附屋裏。他此刻奔到房裏拿了鎖匙，開了樹。他第一次看見自己積聚起來的樹皮的總量。這給全村的人做

樹皮鞋都足够了。

“他或許告發過了，這樣他們就要罰我——甚至給我坐牢。他們最喜歡抓住別人的漏洞做藉口的。我對這事情怎麼辦呢？”

他開始把附屋週圍的積雪掃攏來，心想把樹皮藏在雪下；但是雪堆又不够深，而且無論如何他又不能在白天幹這種事；別人會看見的；到夜裏呢，這恐怕又太遲了。

“這些討厭的——誰個來了呀？”

聽到足音近攏來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離開了木樹。看清來的是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他的心境比較平靜些了，他於是走出附屋，關了背後的門。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對方開始說。“你的雅舒卡去到鎮裏很久了嗎？”

“到鎮裏去了嗎？”察克力夫驚異起來，憤憤地答，“他回家裏了呀。你找他幹什麼？”

普拉庫舒契夫在長櫬上坐下。

“幹麼？我苦惱極了……一顆父親的心呀。他靜默了一息。

“喂，喂，除你以外，我不願意告訴任何人。昨天夜裏晉卡，”他揩了一顆眼淚——“我發覺她在上吊呀，這蠢女孩。”

“你說什麼？”

“我那時從會場回家。我一踏進門，聽見有誰在喘息。我以為是那頭小牛——我們的小牛在害病。我刮了一根火柴——只見她吊在那兒。”

“她可有吊傷了自己嗎？”

“我們當即療救她。你知道，我近來很忙，我沒有注意這種

事。只在昨天我走到蘇維埃去的時候，我幻想着她在哭泣……”

“哦，你這可憐人。”

“你，”——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眼睛望着別處——“你記得我們夏間的議約嗎？讓他們結婚吧。”

他們都靜默着。愉快的思想掠過察克力夫的腦際，像燈籠閃過黑暗一般。

“事情是上算的。如果他能和刻卡聯合起來，能够把他拉到自己這一邊來，那麼那樹皮的事，任憑雅舒卡怎樣幹都不打緊。”

“你的家庭正合我的意，”普拉庫舒契夫繼續說道，一邊用靴趾在雪上畫着。“而且雅舒卡又很能幹。”

他們又靜默了。

“是的，我記得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慢慢地點頭。“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這事如果由我作主，那末他們明天結婚都可以，但他有自己的主張呀。你知道現在是怎樣的時勢呀。你連坐自己的屁股，都非先得別人的允許不可。”

“是的，我知道的。但你可以勸勸他，哄哄他……”

“哄哄他嗎？”察克力夫笑着說。“現在這些孩子，你是不能哄他們的。我們年輕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的眼睛從不看女孩子的，但現在這些乳臭未除的孩子都在追求着她們呀。無論怎樣，我總是答應你的。”

他們接着就談到結婚的季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說了些關於刻卡·茲達金的隱語……說他此刻十分相信，村蘇維埃主席

的確是本村最重要的人物，他如果肯幹，一定能够幹出很多事情來……士侖卡，自然囉，他算什麼主席呢？一個真正的害人精呀。但刻卡却有很好的頭腦，有管理全村的本領。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舉刻卡做主席，把士侖卡趕出蘇維埃，這是做得很對的。這個職司給刻卡剛剛相配，他唯一的缺點，就是辦事欠勇猛點。……這一點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覺得怎樣？

這時他們就分別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感到安慰和愉快。他甚至對那些越過了自已的界綫的小鷄，也說了些很溫柔的話。他一踏進房，他的心氣突然變了。雅舒卡正在克倫尼亞的旁邊，在普契爾金的小牛皮靴上當心地揩着灰塵。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緊咬着嘴脣。

“這是誰的靴呀？你爲什麼老是不得我的允許把這種廢東西拉到房裏來？”

“你不知道這是誰的靴嗎？”

“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牠們。”

“哦，你沒看見過嗎？但我正是在你那個櫥裏找出來的。我想是牠們自己飛到那兒去的吧。你不覺得難爲情嗎，偷了寡婦的靴？”

“你這豬羅！”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輕輕地罵他兒子。“別人會聽見的。……我把牠們丟開去好嗎？”

“主席爲着這雙靴子就要到這兒來了。我此刻把牠們擦擦亮。”

當時察克力夫的腦子裏就閃過蘇維埃裏邊的檯子，曼那發做着報告，一切農民們都在大笑。

“想想看，偷了一個孤弱的寡婦的靴子呀，你這惡棍！”

自然，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是要否認這件事的。他一點都不知道這雙靴子的來路。雅舒卡故意把牠們放在那兒，要陷害他的父親，向他報仇。他相信自己在法庭上能夠洗得清的，不過法庭的判決總不能停止別人的閒談。

“茲達金到這里來，一半還爲着那樹皮的事情。他們說他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不行，困難太多了；汗珠滾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臉兒，像在割麥時一樣；他的嘴唇顫抖起來了。

天井間湧起了足步聲。有誰個的腳在推着門。雅舒卡和克倫尼亞都靜默着。門開了。

“喂，”刻卡·茲達金說。“這兒的主人在那里？”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從長櫬上跳了起來，奔到茲達金跟前，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差人來請你。”

雅舒卡的眼睛張大開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連忙拖出一條櫬子，用袖頭揩了牠的灰塵，請茲達金坐下。

“請坐，刻利爾·塞內豐替支，”他說，一邊直瞪着茲達金的眼睛。“你是主席，是本村最有權力的人，”他輕輕的說。

所以我要請問你，一個沒黨籍的人可以同一個共產黨員的女兒結婚嗎？那到底可以不可以呢？”

“自然可以的。”刻卡微笑着。“現在你喜歡誰，就可以同誰結婚，不過本家自然不可以的。”

“哦，現在的法律是這樣的嗎？”

“你問這個幹嗎？”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雅舒卡要同斯丹舒卡·奧格尼凡結婚，我從前以為這是犯法的；但如果你說這並不——”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拖着兩腳，拉同刻卡走進另一間房去了。

四

從他的母親方面說，刻卡·茲達金是出身於烏凡金氏的家族的。他的母親塔替亞娜，一個美麗而健康的婦人，會同着她的家人為一個地主烏凡洛夫服役。有些惡毒的舌頭至今還在散布着他們的故事，說塔替亞娜的丈夫塞內豐脫，一個懦弱多病的人，是非常突然地死去了的。有一天，當他們出去打獵的時候，烏凡洛夫會請他喝了一點酒，而他接着就死了。塔替亞娜的孩子們都很像烏凡洛夫；他們倏小而美麗。只有刻卡一個人像他的祖父亞塔蒙。亞塔蒙甚至快要進攻墓的時候，一拳還可以趕走別人的靈魂的。

當刻卡從前線回家的時候，他看見自己所分到的土地上蓋着一碼長的野草；棚舍和附屋都倒塌得不成樣子了，鋪在屋頂上的木板統統被人偷光了。（後來刻卡發覺這件事，契什克應該負責任的。）但刻卡並不灰心。他捲起衣袖，在手掌上吐些唾液，拚命工作起來，像追逐敗退的白軍時一樣有勁兒。他剷除了地上的野草，買了二桶酒，召集所有的親戚，在二十四小時內，附屋和棚舍都修理好了。他從前線回家後的行動，深深地感動了許多農民。他並不吹牛，也不荒費他的時間，却立刻就咬牙切齒地工作

起來。固然，有許多農民都嗤笑他，爲的是他把全夏的光陰都花在他那片爛地上，可是到了秋天，刻卡的麥變成全村最像樣的麥的時候，那些農民又不得不敬重他了。他們開始請教他，當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小心地提議撤換士倫卡而以刻卡做村蘇維埃主席的時候，細洛珂葉全村都歡迎這個意見，甚至沙卡爾·卡塔伊夫都選舉刻卡。全村只有奧格尼夫一個人，是刻卡遠避和嘲笑的对象。

“刻卡已經離開我們了，他們已從我們手中把他偷去了，”奧格尼夫說。

“他們偷去的是何等珍重的寶貝呀，”刻卡挪揄地答，同時更堅決地繼續努力，知道全村都在做他的後盾的。他計劃着明年預備在他的地上種着甜菜和罌粟，而用從牠們賣得的錢來改造他的房屋。於是他就可以結婚，生孩子了。

“不過最初我先得把我的房屋和家產安排好，於是去挑選一個姑娘，真像到市場上挑選一個鍋子一樣容易。”

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強烈地戀慕着斯丹舒卡·奧格尼凡，她那軟軟的脊背，粗大的髮辮，迷人的活潑的神態，在在使他傾倒。他一瞧見她，心神就惶亂起來，他對她說話的時候，老是訥訥地說不出口。黃昏時候，他就坐在自己的門口，忽喜忽怒，竭力從晚會中許多少女的聲音中辨認出她的聲音來。後來……後來到了降靈節，一切都起變化了。就在降靈節的後一天，刻卡在斯丹舒卡身上看出了變化。那天以後，他對她的愛情就消失在悔恨和失望中了。

今天早晨，雅舒卡曾請求他勸導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答應自

已同斯丹舒卡結婚。刻卡覺得自己的肚皮氣得快要爆裂開來了，像一個爛熟的西瓜一樣。

“他已經搶去了我嘴邊的肥肉，而此刻他又想我替他嚼現成。滾吧，”他想叫喊出來，但接着憤怒又消散了，一種溫情的感覺，一種想做好事的意欲，克服了他（他時常這樣的，刻卡往往因此而責罵自己）；他答應運用自己所有的權力去說服耶戈·斯志帕諾諾支。

此刻耶戈·斯志帕諾諾支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二人出到街道上來了。刻卡拍拍雅舒卡的肩膀。

“喂，現在斯丹舒卡完全是你的了。你應該感謝誰呢？”

“也許她是我的了，也許不是。誰知道這老頭子還要玩些什麼把戲。”

“他不再玩把戲了，如果他還要幹，你就得威脅他。看呀。”——刻卡從衣袋裏摸出那紙關於小牛皮靴和普提樹皮的事情的報告——“如果他再同你爲難，你就用這東西做你的證據。將來你也得幫幫我忙。現在我得走了。我也有一些事情——”

“什麼呀？”

刻卡微笑着，搖搖頭。“老年人說的話真是千真萬確的呀，女人們會使男子的眼清瞎了，耳朵聾了的。你要知道，我不是一個無實的麥穗……誰在那兒敲響呀？”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正坐在自己的房裏，敲着窗。

“哦，雅舒卡，我們是朋友了，握握手吧，我此刻得走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在叫我。”

刻卡走進普拉庫舒契夫的家裏。房裏瀰漫着家釀的美酒的香

氣和粗烟草的密層層的烟霧。契什克從坐位跳了起來，在一陣喧嘩的歡迎聲中向他的堂兄弟刻卡，搖着兩臂。泥岐塔·郭拉諾夫一時忘了面前的那盆薑餅，用拳頭在桌面上敲着。

“你要知道，刻利爾·塞內豐替支，你還是一個吃奶的小孩——不，不要動氣呀……”

“老前輩說說不打緊的，”刻卡笑着答。

“對的。”泥岐塔搖擺地踏不穩脚跟。“是的，你不過是一只小鷄，你要知道，現在我們却使你做了全村的頭腦。你看我們的權力大不大呀？多麼大的權力呀！”

“別多嘴，”普拉庫舒契夫的老婆打斷了他的話頭。“別多嘴呀！”她放了一盆餅干在檯子上。“請坐呀，刻利爾·塞內豐替支。”

“不對！刻卡，刻卡，站着吧。在老前輩面前應該站着，你別瞧我們不起。我們……我們什麼事都幹得來的……來這兒吧，刻卡，我的乖乖，讓你吻我呀。”泥岐塔在長檯上坐了下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養大了一個女兒，此刻我又得把她拋了開去。我要把我的女兒拋開去了，親愛的同志們，我的那斯特卡呀。”他的頭伏在檯上，哽咽着。

“坐下吧，刻卡，坐下。”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把一條襪子推到刻卡跟前。“晉卡，再拿一隻杯子和一根叉子來。吃一點吧，刻卡。唉？不要吃嗎？那末，喝點酒吧。不喝嗎？你不喝酒嗎？好，來，讓我們來喝幾杯吧——”

“不行！”泥岐塔·郭拉諾夫抬起頭來。“你應該陪我喝酒，陪我，來慶祝今天。”

當晉卡遞給他酒杯的時候，她的臉兒羞得血紅的。刻卡看看她那健康紅潤的臉兒，他的心兒跳得更厲害了。

“她長得多麼漂亮，”他想。“她長得多麼漂亮呀！”

“刻卡，刻卡，”——泥岐塔拉拉他的衣袖——“來吧，這是給你喝的。”

家釀的酒是濃厚的，淡紅色的，像鐵銹一樣；晉卡向前側着身子，她的眉毛闊而直，她那堅實豐滿的乳房緊罩在麻布衣之下……刻卡釘視着她，一口喝乾了那杯酒。

“你們看呀，”泥岐塔喊道。“青年人一碰在一塊兒，他的眼睛就瞟個不住。”

“你說什麼呀？”刻卡在迷亂中又瀉滿自己的酒杯。當他發覺自己自動瀉酒喝的時候，他覺得更難爲情，更不舒服。他一邊羞紅着臉，大笑着，一邊顫抖地說：“我昏得很！”

“那不打緊，兄弟，喝了酒總是這樣的，”契什克尖叫道。

刻卡的眼睛，不知不覺地跟着晉卡的漸走漸遠的後影。

“事情湊真巧。你事前並沒有期望牠，你連想都沒想到過……而牠却臨到你身上來。”

他們在那里坐了很久，喝酒，叫喊，互相接吻。晉卡來到席上的次數更多了。她已經換上了一件新衣服，她的舉動比以前更拘謹，更文雅了；她的眼睛閃耀着光彩。有一次，當她遞給她父親一盆糕餅的時候，她的胸脯偶然碰在刻卡的肩上。她有意在那兒挨延了一息。刻卡往後側着身子，溫和地直瞪着她那灰色的眼睛。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已經看穿了一切；他故意想出許多藉

口，不便晉卡離開食櫥。

“事情真妙，”他想。“妙極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走進屋裏，當心地向坐着一班作樂的人們的房裏瞥了一眼。他對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睜了一眼。

“事情是這樣的，”他開始說，當他們倆都在外邊的時候，“你知道，我的附屋裏放着一些樹皮；放在那兒很久很久了……”

“是革命前的東西嗎？”

“是！——是的。”

“現在怎麼樣呢？”

“哦。關於我們的議約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耳語道。“那些偵探已經報告了這件事；他們要把我拖到法庭去，你也在內的呀！”

“喂，刻卡，你眼睛不要盯住這位姑娘吧，”泥岐塔喊道。“看他呀！他抱住她了！”

“噢！”晉卡尖叫道。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連忙從門縫瞥了一眼，看見晉卡在刻卡的兩臂中掙扎。

“這事情同你也有關係的。”他轉臉對着普拉庫舒契夫。“我們雙方都要倒臺……。我們得去看看奧格尼夫。”

“刻卡，”泥岐塔喊道，“如果你中意，我們就給你結婚吧。來，不到一分鐘就可以把你們扯在一堆的。喂，你想不想結婚？說，孩子，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他走到門口喊道，“你願意把你的女兒給刻卡嗎，唉？刻卡，”——他又回頭看着刻卡——“我們預備給你們結婚了呀！”

“結婚吧，兄弟，”契什克尖聲說道。“同她結婚吧。”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腦子比麥磨還轉動得快。不，這絕對不是壞事。

“不要走，請你不要這樣厭煩吧，”他對泥岐塔說，“他們知道自己的需要的，他們自己也有舌頭的。現在你去吧，”——他把泥岐塔推回房裏去，關了門。“這件事很不好，耶戈·斯帕諾維支，就是關於樹皮的事。我知道這不是革命前的東西。現在你不可以私藏這麼多菩提樹皮的。你或許得坐兩個月牢。而此刻同主席也沒法子想。而且雅舒卡是知道的。主席有什麼辦法呢？他不能偷偷了結了這件事；貧農團的人們遲早會知道這事情的底細，這麼他的末日就要到了。”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回到房裏來吧。進來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你來得正好吃喜酒。我們預備給我們的姪子刻卡結婚了呀，”泥岐塔喊道。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臉孔湧起了一種青慘的病容。他搖搖頭。

“那麼你覺得沒有方法補救了嗎，唉？”

“彷彿如此。我們得想些別種轉折的法子。恐怕……你如果不去阻撓雅舒卡的事情，恐怕比較容易想法些。”

“是的，是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說，隨即奔回家裏去，在地面上吐了好幾次口液。

他走到家裏現出一種暴怒的神態。

他在欺詐我呀。好的，我們等着看吧。雅舒卡！”他對着附屋裏喊道。“樣樣事情我一定要同你說十二遍才可以嗎？去講

媒人來吧，教他們去通知奧格尼夫。你可以娶她了。”

他說出了後又想把話收回來。他的憤怒和煩惱儘在燃燒着，直到牠們彷彿把他的身軀變成了一隻火爐；他不能從腦海中逐出剛才說的幾句話。

五

結婚的季候由凡斯卡·達令開始了。身邊伴着微笑着的那斯特卡，他驅着他的三頭馬車在克利凡雅街往返好幾次，車鈴愉快地叮噠着。這個對他幼年時代的興趣橫生的辭別，使他快活得發狂了。他像一個着了魔的人一樣，催迫他的馬兒前進；灰色的牝馬揮動着她的尾巴，彷彿在從她的臀部趕開馬虻一般。當凡斯卡在鄉村的小禮拜堂前面勒住馬的時候，這畜牲垂下頭，彷彿小了一些，像一隻疲乏的老鼠。但這並不關事——那斯特卡畢竟在這里，她兩眼發着光，壯嫩的兩手顫抖着。

大家都覺得奇怪的，是刻卡·茲達金和晉卡·普拉庫舒契夫也接着凡斯卡和那斯特卡而結婚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親自駕着他們的“特洛卡”穿過街道——這樣的事情在細洛珂葉是從未見過的；農民們狡詐地談論這件違反他們的習俗的奇事。他們奔到街道上，看見那些漂亮的黑馬，就嫉妒地哮喘着。牠們在普拉庫舒契夫的熟練的引導之下沿着細洛珂葉的街道疾衝，潑起一陣疾捲的美麗的雪花，同時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雪白的鬚鬣也像小尖旗一般在風中流漾。

“他畢竟獲得了一個女婿了。此刻他恐怕這鈞鈞要斷掉，所以親自來驅策牠們呀。”

半村的人衆都參加刻卡的婚禮，大門敞開着，“讓他們統統來吧，只要不是太懶惰的，只要不是我的敵人。”他們果然來了，帶着酒和肉，帶着送給新娘和新郎的禮物。喜事足足拖延了一個星期，直到他們統統疲倦到完全失却了知覺。

從此以後，喜事多得不可數計。細洛珂葉的人們從這家跑到那家，吃飯，喝酒，彷彿他們餓了好幾星期似的。沙夫拉士希諾葉的農民們同克利凡雅的農民們講了和；他們驅車從細洛珂葉到尼珂爾斯珂葉，從尼珂爾斯珂葉到愛拉伊，從愛拉伊到細洛珂葉。從大早直到深夜，街道一直都爲歌唱聲，叫喊聲和打鬧聲所震撼了。夜間燃放着祝火，把白雪映得血紅了。在教堂附近的峽谷裏，恰在他母親死去的所在，士侖卡幾乎凍死了。尼珂拉伊·底拉金拚命設法要扯掉契什克的鬚髯，密特卡·斯庇林的老婆已經開始和年輕的戈爾卡戀愛了。密特卡對着全體村人面前狠狠地敲打她。早晨，婦人們都聚集在泉眼，疲乏的神態，粗嘎的聲音。她們匆匆汲了水，互相微笑着。

“沒有人燒火了呀！”

“他們統統發瘋了，”卡塔伊公公說。“這告訴我們將另有一番鬥爭了。他們會生出大批小孩子到世界上來，於是他們又要開始另一鬥爭了。”

“這有什麼辦法呢？”泥岐塔·郭拉諾夫說。“每次他們有小孩子的時候，總要大戰一趟……”

六

雅舒卡走過泉水的冰面時，他把斯丹舒卡緊壓在自己身邊，

說：“明天，斯丹舒卡，你可以等候媒人了。”他只有說這一句，但當他們走到涼房的時候，他熱烈地吻她好幾次。

第二天傍晚，斯丹舒卡躺在牀上，想着雅舒卡告訴她的事情。

“哦，雅舒卡，”她低語道，“你是一個何等奇怪的孩子呀！”

格盧沙在爐灶上忙着預備晚餐；食檯已經擺佈好了。斯丹攀起了牀，伸一個懶腰，瞥視着窗外。

“今天又是一陣大雪，我們的燒火柴不多了。”

他粗魯地在食檯前坐下。一隻蟋蟀在角落裏唧唧地叫。

“那東西帶好運道來的，”格盧沙在伙食間裏說。

“你不要希望那個吧，”斯丹攀微笑着說。“他在那里叫好幾年了，而我們依舊在吃椰菜湯。”

“來，斯丹舒卡，”格盧沙叫，一邊在桌上放了一盤湯。

“我不要吃什麼。”

“爲什麼呀，我的小寶貝？你覺得不適意嗎？來，今天的湯很好吃的。”

“牠或許比往常好吃些，”斯丹攀笑着說。

但斯丹舒卡不肯吃。她看着父親沒精打彩地啜着淡灰色的薄湯，聽着那蟋蟀在角落裏的叫聲，和那窗外的小牛茲達卡(Zhda'nka)的吼聲。她的哥哥塞治曾寄錢來買一頭母牛，但因這筆錢不夠買一頭母牛，斯丹攀就買了一頭小牛來，這小牛不久就會長成一頭母牛，生養她自己的小牛了，所以他們就叫她 Zhdanka (等待)。

“彷彿他們沒有知道什麼似的，”斯丹舒卡憤憤地想。“他們儘管吃，吃。”她憤怒地扭捻着她的新胸帷。“他們只當心那個。”

“媽媽！”她喊道，聲音是這麼大，連她自己都吃了一驚。

“茲達卡在叫了，”她輕柔地加了一句，

“哦，怎麼樣呢？讓她去吧！”

“對……可憐的畜牲……”或許由於憤怒（在這種時分果能靜靜地坐在桌前吃東西嗎？）或許由於等待得厭煩起來了，淚珠衝出她的眼睛，滾下她的兩頰。

“什麼事呀，親愛的？”格盧沙走到她的身邊。

但斯丹舒卡並沒聽。她的心兒開始疾跳起來了，心境很不愉快，好像在被野熊追逐着似的。

“他對我說謊嗎？但爲什麼他要對我說謊呢？”

“怪不得要這個樣子！”斯丹攀放下他的調羹，一手揩揩他的鬍鬚。“媒人今天要來了呀……”

格盧沙對斯丹舒卡瞥了一眼，隨又瞥一眼斯丹攀，活躍的歡忻在她那疲乏的兩眼中閃耀着。

“誰？”

“察克力夫。”

“唔！”

“雅舒卡今天告訴我的；但我不十分知道……”

他們靜默着。羹湯冷了。格盧沙的臉龐的影子中飛舞着微笑。斯丹舒卡溜下牀來，走到另一間房裏，她把臉龐緊靠着冷的窗面，凝視着黑暗的夜。

事情果然不錯！

在那些田園的前面，一班青年人正在合着一隻口風琴的節拍而歌唱着。口風琴發出嚶嚶的音調，女孩們的歌聲清晰而尖脆；男孩們響亮地歌唱着。

有人在敲着大門。

“整了盃盞吧，快些；他們來了！”斯丹攀說。

斯丹舒卡顫抖着。格盧沙來不及更換伙食間裏的盃盞，門就開了，媒人們進來了，他們包圍在一種冰冷的寒氣中。最先進來的是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兄弟亞克喜普；他後邊跟着克侖尼的兄弟馬爾刻爾·拜珂夫和雅舒卡的堂兄弟凡西利·斯瑪綽克；最後是婦女們和亞克喜普的老婆。

“我們祝你們合家平安，”馬爾刻爾·拜珂夫用鼻音說，一邊拂去他的長鬚髯上的冰柱。“你們願意接待我們嗎？”

“只要你們沒有帶來什麼惡意，”斯丹攀微笑地答。“晚安，馬爾刻爾·比特洛維支；晚安，亞克喜普公公。我好久沒有會見你們了……”

“哦，沒有。我們沒有帶來什麼惡意。我說的是不錯的，不是嗎？”他轉臉向着他的同伴們。

“好，那末請進來吧，”格盧沙說。“你們是我們歡迎的客人。”

他們坐在正房裏。空氣充滿了羊皮褂的氣味和冬令的清新氣息。斯丹舒卡躲藏在爐灶後邊。格盧沙拿了燈進來，燈火在牆壁上投了移動的黑影，甲蟲大聲地沙沙地響着，當牠們匆急地鑽回洞隙中去的時候。

客人們都坐下了。馬爾刻爾和那尖鼻子的寡婦安爾卡坐在聖像底下，這使他們的職位很清楚了。

沿街的小門碰的關閉了；接着大門軋軋地響，斯丹舒卡這邊的媒人們走進小屋來。格盧沙的兄弟格里戈同他的老婆一道來；尼珂拉伊·庇拉金，以及那牧師和他的老婆，她就是斯丹舒卡的教母。最後走進卡塔伊公公；他是斯丹舒卡的教父，已經很嚴厲地禁止他的教女不得他的同意而和別人結婚。當他聽到雅舒卡·察克力夫要同斯丹舒卡結婚的時候，他就走到奧格尼夫的家裏，不管勸阻他的家人的忠告。

“我們不會輕輕送了她的，”他說，穿上外套。

他們統統又坐下來了。那牧師更加移近那火爐，搔着他的小頭，在他的便便大腹上交叉着肥胖的兩臂。他老婆坐在他旁邊，緊包着薄薄的雙唇。

“好，我們都到齊了，”馬爾刻爾開始說，一邊摸着鬚髯。

“我們就開始嗎？哦，我們怎樣開始呢？就這樣吧——我們可以說：你們有了那良善的——”

“那是舊式樣，”尼珂拉伊打斷他的話頭。“我們現在不需要這一套了。”

“好的，”馬爾刻爾說，“讓我們遵照法令辦理吧。你們如果喜歡那樣幹，我們是很願意的。喂，新娘子在那里？”

“新郎在那里？讓我們看看新郎吧，”那寡婦亞利娜暗笑着。

“新郎已把全權給我們了。”

“對的。我們是被給予了全權的，”馬爾刻爾摸摸鬚髯。

“喂，還有妝奩怎樣呢？”

“哦，”亞利娜喊道。“那個應該由你們出。

“哦，不對”馬爾刻爾懶懶地說。“那是老式樣。現在妝奩應該由新娘子帶去。”

大家都笑起來。馬爾刻爾也想造成一個小小的革命嗎？這人畢竟有些頭腦的！

“是的，”馬爾刻爾繼續說道，“她是去跟一個男人結婚的……”

“去吧 斯丹麥，”亞利娜用肘推着他。“你爲什麼不說話？”

“去吧，你說呀……凡維爾公公是我們的頭腦，讓他先說。”

奧格尼夫兩手放在卡塔伊的肩上。

“好的，”卡塔伊同意道。“給我那算盤吧。”

“不要管那算盤，”馬爾刻爾說，“請你告訴我們你們將給這女孩什麼妝奩。”

卡塔伊公公躊躇了一會；接着他慢慢轉臉向着斯丹麥和格盧沙。格盧沙漲紅了臉，慌忙說道：

“樣樣東西都是她的。”

“哦，不對！你們必須把名目列在表裏。樣樣東西都是她的，這誰都會說的。”

“她結果也許拿不到一樣東西。”

“你們還要怎樣說呢？”

“好的，”卡塔伊向格盧沙耳語了一番後，說道。“一方鏡子。”

“我們贊成，”馬爾刻爾屈着一個指頭。

“五件衣衫。”

“我們贊成。”

“一張檯子，六把椅子，一條緞被，牀鋪，兩個枕頭。”

“一隻銀茶盞和一隻金錶，”馬爾刻爾插嘴道，大家都哄笑起來。

“那是可以的，”格里戈說。“我們同意，同時你們必須交出一千盧布。”

“不過被肉一定要絨毛做的。”馬爾刻爾笑起來，一邊屈着另一個指頭。

“現在停止說笑吧，”那牧師的老婆喊道。“馬爾刻爾，正經些吧。這是正經事，而你却在說笑話。”

“好的，師母，”馬爾刻爾用那同樣說笑的語調答。“他們自己已做完了這件事的正經部份；除了說笑，就沒有什麼留給我們做了。”

“那末你們有什麼給我們呢？”卡塔伊在笑聲停止了的時候開始說道。“帳子，”他移動一個算盤子。

“你爲什麼要帳子？你們這一夥人的脾氣真好笑。”

“那末，你們爲什麼要椅子？”

“我渾身都是汗。”馬爾刻爾脫了他的外套。“再說吧。如果你們給新娘子一個銀調羹，那也不算壞事。”

“我們確實有一個，不過牠統統割滿了紋露，彎曲了，”格盧沙笑着說。

“請給新娘子一件羊皮褂，”牧師的老婆說。

“我們答應牠嗎？”馬爾刻爾望着左右問。

凡西利點點頭。“是的，不過你們得等待，直等到我們能够

獲得羊皮的時候。”

“五十個盧布。”卡塔伊移動着算盤子。“綁腿布和套鞋，衣服，一桶酒，燒酒，”——他望着對面的奧格尼夫——“四桶。”

“這提議很好。”

“喂，你最好把那算盤給我吧，”馬爾刻爾懶懶地說。“那些算盤子任何東西都能說得出的。”

“你有什麼意見？”格里戈說。“此刻輪到你說話了。”

馬爾刻爾低聲對凡西利說了一陣。於是他站起身來。

“好，現在聽我說話呀。我們答應羊皮褂子，不過得等待。我們答應二十五個盧布，綁腿布和套鞋。我們答應帳子以及一切別的東西……。不過教我到尼珂爾斯珂葉去買酒，那太遠了，而且要大筆錢。至於燒酒，可在這里造的。”

“斯丹攀怎能造這燒酒呢？他不能的。”

“那末你們爲什麼要褂子？”亞克喜普的老婆喊道。“我是一個老太婆了，但我穿着皮褂子出到外邊都要難爲情。”

大家同時開始說起話來，像夜間鷄窠裏的小鷄被驚擾時一樣地呼叫着。馬爾刻爾的聲音壓倒那混亂的喧聲。

“喂，我要你們回答我……我以爲列甯同志也……斯丹攀，聽我說。我想你已經忘掉列甯同志說我們斷不可以貪佔東西的話……”

“他告訴我們要有憐憫心，上帝祝福他的話語，”亞克喜普說。

“你算算看，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你所要求的，超過一百五十盧布以上了。一百個盧布我們倒不在乎的……”

他們反復爭辯了很久，揮舞着他們的手臂，互相搶着說話，於是亞克喜普公公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去。他的同伴們跟着他走。當他們走出去了的時候，斯丹舒卡的心兒猛烈地跳動着，她的發熱的手在火爐後邊拉着格盧沙。

“媽媽，他們走開去了。”

在天井中，馬爾刻爾開了一個軍事會議。他的鼻音比別人的聲音更高。在小屋裏，新娘子的親屬們也圍集在那牧師夫人的四周。

“不要讓步，”她唧唧地說。“不要讓步。他們今年獲得五百普特的雀麥。爲什麼你不說話，斯丹攀？”

“我能說什麼呢？我覺得這全是笑話。她是我們的獨養女，他又是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獨養子；而我們却在這裡較量着應該從一方的腰包裏拿多少錢出來，放到另一方的腰包裏。一百，兩百——有什麼關係呢？反正結果樣樣東西都是他倆的。”

“哦，這是無意識的話，”那牧師的老婆說。“你說的是蠢話。”

“好，如果這是蠢話，隨你怎樣辦好了。我隨便怎樣都同意的。”

“爹爹，”斯丹舒卡低語道。“爹爹，你真是好人呀。”

因爲竭力忍住眼淚，她的臉孔皺起來了。格盧沙指着自己的肚皮：“我在這裏邊懷着她，我又把她養大起來，而現在——”

“喂，喂，老太婆，”——卡塔伊拍拍她的肩膀——“你不能望她陪你到死的。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生孩子。就要使他們結婚呀。”

他們說了很久，隨後又靜默着，坐在那牧師的老婆的身邊。門軋軋地響，媒人們重新又進來了，重新又坐下來。

“喂，你們吸過了新鮮空氣嗎？”尼珂拉伊·庇拉金問。

“是的，”馬爾刻爾愁慘地答，“我們已經議決了。我們這邊的東西，我們樣樣都答應，除了那羊皮褂……。牠不是必需的。”

“喂，”卡塔伊抗議道。“你在取消你自己的話。讓我們一切都重新說過吧。一百個盧布——”

人影在壁上跳舞，卡塔伊的聲音沉沒在大衆的喧聲中了。

“看她的夫家是怎樣的人家呀。是的，牠是真實的寶庫……”

“他們不會寵愛她的，”亞利娜尖聲說道。

“新娘子穿的暖鞋。”

“不對，你們自己該給她暖鞋的。”

“你們就看她穿着這雙薄鞋結婚嗎？”

“我們用車子載她去；她不會凍了的。”

“多少燒酒？”

“我們已經告訴你們了——四桶。”

“那末你們得自己去造牠。”

“現在關於燒酒的論爭已經開始了，”馬爾刻爾營營地說。

“關於這，我知道警察隊有話要說的。”

“你們可以用蜜造牠的，用蜜。造蜜燒酒不是違禁的。”

“好了，去造吧。”

“我們是在荒年結婚的，”凡西利的年輕的老婆喊道。“我們就用 Kuass（一種俄國酒——譯者），放了一點胡椒進去；這樣

就使牠很有刺戟性了，我們一共不過花了三普特。”

“哦，那是荒年的事。你可以用隨便什麼代替麥粒的。”

“我們喝了三普特的東西，”那少婦繼續說着，臉孔漲得血紅的，“而你們却要二百普特。”

“不要說，不要說！大家不要同時說話，”馬爾刻爾喊道。

“很明顯的，你們一根火柴都不願意製造，你們一直在阻礙着事情的進行。喂，我要說個明白：我們答應五十個盧布，一件羊皮褂，只要我們能夠得到羊皮，以及別的一切東西；但沒有燒酒，也沒有酒，你們贊同這個嗎？喝了燒酒是危險的。你可以爲着牠而坐牢。酒呢，太貴了。”

“哦，我決不同意，”格里戈喊，“你要我們在喜筵上喝熱水嗎？”

“熱水是可以使得的——爲什麼不可以？”

“你或許會燙壞了自己，”尼珂拉伊·底拉金提高他的聲音。

“這完全不是正當的辦法……”

“尼珂拉伊要喝酒的，他老是很貪酒喝。”

這句話激怒了尼拉珂伊。他喝酒曾經喝過別人錢嗎？沒有，老是喝他自己的錢。因此誰也不能責備他。總之，他們爲什麼這樣固執呢？難道他們到這裏來虛張聲勢，愚弄別人嗎？結婚的時候，誰都要爲新娘子拿酒出來喝的。而且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就是花了二十盧布，也不會破產的。

尼珂拉伊心想說出這個意見，但是要說得比別人的呼喊更大聲，却是辦不到的事。固執和憤怒同冰冷的空氣一樣盪過房裏。

“我給你五普特麥吧，”斯丹攀突然說道。“你可以用這麥釀

燒酒的。凡西利，你給自己釀燒酒的時候，也讓一些給我。這樣事情就解決了。”

“你的存心原來如此！”凡西利臉孔氣到發紫了。“恐怕你還要我烹調羹湯以及一切別項東西吧？你想別人家替你辦理婚事嗎？不行，現今我們不幹那樣事了。”

大家都靜默着，望着凡西利；此刻輪到斯丹攀發脾氣了。

“別人家，別人家，什麼意思呀？”他移近凡西利些。“你以為村裏只有他一個青年人嗎？你以為，”——斯丹攀的嘴唇氣得發抖了，憤激使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辱罵加給凡西利——“你以為——”他突然全身振作起來，雙唇變得僵硬的了。他厲聲說道：“二百盧布，二百盧布，村裏不止一個新郎。”

“唉，上帝！”斯丹舒卡低語道，像一隻迷失在暴雪中的山羊一樣地顫抖着。“唉，上帝！”

“你不可以那樣侮辱別人的。”卡塔伊喊道。“我不允許這個。我們出送了那個女郎——頂括括的女郎，你在全區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她這樣的女郎。”

媒人們開始穿上他們的外套。男子們拉下他們的帽子，緊緊地托在頭上，婦人們結着她們的頭巾，他們全體向門口移動，他們的影子爬上赤裸的板壁。

門扉刺的響了一聲，雅舒卡寒抖抖地站在門限上了。他的帽子歪托在頭的一邊。大家全然靜默着。雅舒卡看着斯丹攀和格盧沙。

“哦，你們還沒講好條件嗎？”

他們於是慢慢地，一個一個地回復了自己的坐位。

“斯丹舒卡在那兒？”

“在那兒！”格盧沙指着爐灶的角落。

“什麼事呀？討論多久了呀？”

“這是關於燒酒的問題，雅舒卡，燒酒，”馬爾刻爾答。

“我們非有燒酒不可。”

“當然，”馬爾刻爾贊同地說，“沒有燒酒，我們簡直不能慶祝什麼喜事。”

“那警察隊呢？”凡西利問。

“他們怎麼樣呢？你忽然又對警察這樣大驚小怪呀！”

“我們也要接待他們嗎？”

“當然，你不知道那個嗎？”

“那末好了，讓我們親睦起來吧。”馬爾刻爾擦着兩手。

那牧師的老婆站起身來。她知道雅舒卡的母親是依附舊教的。雖然雅舒卡和他的母親都已受過洗禮，但他們的家裏是向不接待牧師的。這全是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過錯，他叫一切牧師吝嗇鬼和貪徒。

“現在我要說幾句話。她，斯丹舒卡請求我說的。此番牧師非進門不可，否則婚就結不成功。”

“誰在說那樣的事？”卡塔伊咆哮道。“這是宗教上的事情。”他指點着放在桌上的報紙。“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這些報紙你拿來多久了呀？”

“很久了，”斯丹攀說，盡力熬住微笑。

“宗教上的事情！”牧師的老婆尖叫道。“不是這樣，她就不願接受我的祝福，不是這樣，她就不願結婚了。”

“這全無道理，”有人從角落裏插了一句。

“她不願意嗎？”雅舒卡的面孔蒼白了。

“你要他去羞辱他自己的母親嗎？”凡西利說。

雅舒卡把心緒煩亂，淚水模糊的斯丹舒卡拉到房的中心。

“你聽見她說的話嗎？”

馬爾刻爾靜默地用手指梳理他的鬚髯，愁悶地蹙着眉頭；斯丹攀走了開去。其餘的人們都靜默着，切熱地凝視着這對青年伉儷。雅舒卡低下頭，兩臂圍繞着斯丹舒卡的顫抖的雙肩。

“你願意嗎？”

“當然，”斯丹舒卡輕柔地說，接着又更低聲地加了一句：
“我全身都在發抖呀。”

雅舒卡勝利地瞥了牧師的老婆一眼，她憤憤地轉過身去，拉着她丈夫的衣袖。他把她推在旁邊，他那厚唇中間浮出一種微笑。

“時勢已經變了——走開去吧。”

“那就對了，”尼珂拉伊·底拉金說。“現今個個人都要隨他自己的意思。”

農民們開始笑起來，互相談論着。

亞利娜要蠟燭點在聖像面前。馬爾刻爾在衣袋裏摸索着——他是教堂的執事——掏出一枝蠟燭頭來。

“你到處都把牠帶在身邊，此刻你又想把牠獻給上帝。”

“上帝不要緊的，他不會出於挑別的。”

蠟燭頭在那襤褸的聖像面前黯淡地燃燒着。

有人提議應該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克侖尼亞以及雅舒卡

別的親屬們都請了來。彷彿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已被禁閉在什麼地方似的，尼珂拉伊·庇拉金和格里戈從隣舍搬進幾張桌和幾條櫈來，把牠們排列在兩間房裏，同時婦人們也忙着使用鍋罐。木頭在爐灶中燃燒着——必須烹調一些羹湯來慶祝這個喜事。

歡宴開始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坐在這青年伉儷和克侖尼亞的中間。有些半醉的婦女走到他的身邊，唱着歌，向他要錢。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假裝沒有聽見，轉過身去，或用笑話報答她們。快散席的時候，八桶燒酒都喝光了（那時候，沒有誰知道或關心這燒酒是誰家出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站起來，走近奧格尼夫。

“哈囉，你這老鷹鳥，”他喊道。“鷹鳥……但我是慣於捉飛鳥的……”

“這話什麼意思？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們吧。”

“是的，我曾經告訴過了……。我就是那樣的人。你問問我的老婆吧——問問她，她會告訴你一點……。同時也可以問問我的雅舒卡。我得告訴你，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你的斯丹舒卡是決不會抓住我的孩子的，”——察克力夫舉起他的右臂，用一隻瘦削的手指在空中搖舞着——“如果不是爲着一點事情……一點事情……。我們在把她從污溝中領出來。”

他停止說話，知道自己說得太過火了。奧格尼夫雖然喝醉了，但察克力夫的最後的話語却深深地傷損了他。總之他很厭惡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和他那永無止息的牛屁。

“那是對的，我們是住在污溝裏的，”他同意道。

察克力夫又開始說話了。

“是的，是的。你應該謝謝我們給她從泥污中領出來。雅舒卡，你聽見你父親說的話嗎？”

雅舒卡皺皺眉頭。在他身邊的農民們哄笑着，歌唱着，頓着足。

“可是我們却不慣偷竊別人的靴子，”奧格尼夫輕輕地加了一句，哄笑起來。

這話語說得很輕微的。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很清楚地聽見牠們，瞭解牠們。他皺着眉頭，用肘推推克侖尼亞，一邊從席上站起身來。看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走出去的人們，都以爲他又想躲到附屋的後背去了。

七

“斯丹攀，喂，斯丹攀！”格廬沙憤憤地搖着他。“起來吧！起來，你不能够起身了嗎？”

因爲喝了燒酒，斯丹攀的頭痛得非常厲害。當他睜開兩眼的時候，格廬沙正俯在他上邊低聲說着察克力夫的家裏發生了一件事。事故。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離開了他們的小屋以後，就把他自己鎖在房裏，不准任何人進房。他很堅決地宣告自己決不想和奧格尼夫氏結親眷；如果另外有誰要和他們結親眷的話，讓他們去結好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很可以獨自一人操持家務。謝謝上帝，他沒有懇求別人的必要，他說，他給別人一塊麵包，就可以叫他替自己洗一些東西。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決不願在那個賤東西奧格尼夫面前低首下心。他連克侖尼亞或雅舒卡都不讓他進門。

“原來這樣的事！”斯丹攀跳了起來。“他的主見原來如此！”

斯丹舒卡正睡在爐灶的後背。她睜開兩眼，看見陽光在天花板上閃射。她記起昨晚的事情，不耐煩地等候着有人推門進來，等候着那些媒人們重又擠滿她的小屋。隨後她的注意又被她父母的談話抓住了。

“這是一種大羞恥，”她的母親說。

“羞恥倒不妨事，”斯丹攀咆哮道。“不過我很替她擔憂。爲什麼老年人老在于涉青年人的事情呢？”

“他們知道了，”斯丹舒卡想。“他們什麼事情都知道了。”

她慌忙穿好衣服，穿過房間。門啦的響了一聲，雅舒卡進來了。

“哈囉！”他粗厲地說。

斯丹舒卡用担硬的手指抓住門把手。她的臉色蒼白了。

“什麼事呀？”

“什麼事情，雅舒卡？”斯丹攀問。

雅舒卡在長櫈上坐下，慢慢地給週圍看了看，他的眼光在斯丹舒卡身上巡着。他於是舉起一手，握一個堅實的大拳頭。

“那個老鐵鬼不願我們成婚。”

“哦！”斯丹舒卡的雙眉間浮起一道皺紋，她的下頷也起了皺，像一個錯雜的結。格盧沙的兩眼裝滿了淚水，像鮮凍時候的小小的泥水潭。風尖銳地在烟囱中呼嘯着，接着一切都非常靜寂，可以聽見斯丹舒卡的沉重的呼吸。角落裏的那隻蟋蟀又開始唧唧地叫着。

“倒些熱水上去吧，”奧格尼夫對格盧沙說，隨又轉過臉來：

“喂，雅舒卡，這也可說是我們意料中事。你預備怎麼辦呢？你也變了心嗎？”

“哦，斯丹攀叔叔！我決不願，決不願離開斯丹舒卡。她……她是我的新娘子，她是我的老婆。她老早就就是我的老婆了。你應該懂得這個。”

格盧沙驚叫着，手裏的盆子跌下了。盆碎散滿了地面，淚珠滾下她的臉龐。自然，她過去已經覺察了一些。近來斯丹舒卡說着奇怪的夢話；她曾經說到嬰孩的事——爲什麼一個少女會說起嬰孩的事呢？原來爲着這個！不，她並不憤恨斯丹舒卡，她記得自己是怎樣熱烈地愛着斯丹攀，在他倆未結婚以前。一個女子在戀愛的時候是不會顧慮許多事的。而且她過去的事情還不及目前的情態。在她結婚的時候，媒人們簡直沒有時間送給格盧沙的雙親一隻破杯子。

“喂，你哭什麼呀？”斯丹攀割斷她回憶的線索。“到這裏來坐在我旁邊吧，雅舒卡。”雅舒卡坐在他的旁邊了。“你應該老早就告訴我們的，”斯丹攀繼續說道。“那老頭子不願你們成婚，確是一件可慘的事，但誰去理他呢？你有壯嫩的手，你是強壯的，你隨時隨地都能立定堅隱的腳跟。”他靜默了一會。“我小時卡利吞公公常對我說：“斯丹攀，當你長大起來的時候，最要緊的，切不可在地上爬。如果你跌倒了，應該立即就跳起來，斷不要爬。如果你兩膝落在地上，人家就要像鷄一樣地啄着你。”

雅舒卡抬起頭來，看看斯丹攀，格盧沙，最後又看到斯丹舒卡身上。斯丹舒卡的嘴唇在顫抖着，她的鼻孔張大開來，她那微綠色的眼睛睜得很大，半害怕，半快樂，彷彿在圍繞着牠們的淺

藍色的眼圈中隱得更進了。

“只要看看你的手臂呀。”斯丹攀抓住雅舒卡的一隻手，把牠提到他的頭上。“牠們簡直是車杠，不是手臂。你有這樣的手，簡直不需要掣了，而你還在垂頭喪氣。如果我減了二十年年紀，要請你看看我的筋骨。”

雅舒卡笑起來。畢竟這個世界不是完全顛倒錯亂的，他自己和斯丹舒卡的中間也沒有隔着什麼鴻溝，斯丹舒卡是在這裏，又美麗，又親愛，他只要伸出一隻手，他倆就可以同居到死。世界上任何人生下來都是毫無所有的——看看刻卡·茲達金吧，他從前線回家的時候，真像他母親生下他時一樣毫無所有，現在看他的事業何等發達呀！

他又笑了起來，同時格盧沙也對他微笑。她感到一種對雅舒卡的母愛，她覺得他此刻比過去更親愛了。斯丹舒卡也笑起來。

“你們真是蠢孩子，你們青年人，”斯丹攀說。“你們完全不懂法律。你們現在不是生活在伊凡恐怖時代，却是生活在蘇維埃的權力之下；讓我們到蘇維埃去吧。我們報告茲達金；他也會使你們成婚的，雖然彷彿你們自己已把這件事圓滿地解決了。如果那老傢伙不讓你們進門，我們就到法庭起訴。去吧，”斯丹攀的聲音，像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一樣傲然自得地湧了出來。“走呀。”

他穿上破碎的羊皮褂。雅舒卡的憂慮完全消散了；斯丹攀所提各點，似乎都非常簡單，非常平淡，非常要緊。他戴上帽子，靜默地向斯丹舒卡點點頭，用他眼睛說道：“你穿好衣服，一同去。”

“但，”格盧沙說，“但……我們應該，難道我們不應該——”

“什麼事呀，”斯丹攀微笑道。“你想祝福他們嗎？好的，祝福他們吧，但得快些幹。”

兩個青年的頭俯在格盧沙的面前，一個是長有厚密的鬃髮的小頭，另一個是毛髮蓬鬆的大頭。

當夜奧格尼夫把自己的牀讓給他倆。格盧沙用她的羊皮褂蓋着他倆，同時她的熱淚跌在斯丹舒卡的臉頰上。斯丹舒卡緊握着她母親的兩手。後來斯丹攀聽見她的低語：

“爸爸是這樣和善，他不會趕開我們的。我們將和他一同工作，他不會給我們丟在患難中的。但我很害怕你的父親，害怕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昨天他這般嚴厲地看着我，好像我在他屋子裏放了火似的。”

斯丹攀更加靠近格盧沙一些，一邊用他那胖膩的手摸摸她那起皺的臉龐。

八

第二天早晨，一種惡意的嘲諷的耳語傳遍了全村。這耳語從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的門口起始，漸漸兒增加了質量，像一個雪球一樣，從一家滾到另一家，從一條街滾到另一條街，沿着小路和狹巷，滾過雪堆，直到牠停在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屋跟，於是滾進屋子裏了。

“雅舒卡去到奧格尼夫的家裏了。早晨去到蘇維埃，當夜就同牀睡覺。好一個兒子！算什麼婚姻！他們好像兩隻狗，在街角上互相嗅了一下，就一同跑開去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咬牙切齒，忠告馬爾刻爾·拜珂夫不要

干預別人的事情，教他去管他自己的媳婦烏爾卡。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就在聖像下邊坐下，絞着他的腦汁。

是的，兩個打擊同時落到他身上，雅舒卡已經走了——他自身的一部份血肉已被扯去了！而且這樣扯法呀！只要這狗生的兒子至少表示他父親在他眼中也有些價值，比……比巴爾巴細克哈山上的一塊石子更有價值些呀。另一個打擊更加嚴重了；這是普拉庫舒契夫所賜與的。好一種友誼的行爲。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正站在一處懸崖絕壁的邊緣上，而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却出於好意地把他推了下去……是的，他在揚揚得意，未免太早一點了。要除滅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是這樣容易的：普拉庫舒契夫也許要傷害了自身。而且如果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決意要推下誰的話，那無疑地是不成問題的。這個打擊就會跑回老家去了。

但是如何弄法呢？他怎能領回自己被扯去了的那部份血肉呢？他怎能回復布羅斯基呢？他怎能設法使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其餘的鬚鬚也被風吹散在地上呢？普拉庫舒契夫此刻在村裏很有勢力；他的女婿是主席，個個人都服從他的，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却十分孤單，他是一隻被追着的老邁的野狼，雖然他有牙齒，可是牠們是破碎的了。……

好幾個星期過去了。他的鬚毛變得灰白了……他那額上的皺紋也更多了。他再也忍耐不住的日子到了。

“他已去到執行委員會去了，我們的毫無出息的兒子，”他對克俞尼亞咆哮道，當他倆吃中飯的時候。因為他已同自己老婆說了話，又因為克俞尼亞驚訝地抬着她的頭，他突然大怒起來。但既然開始說話了，他就繼續用粗厲的怒聲說道：“那全是斯丹攀

• 奧格尼夫的舉動。喂，你此刻在睜視着什麼呀？這完全是他搗鬼。你去拿一張紙頭來，說明你可以領有你父親家屋的一半，他告訴他。”察克力夫在暴怒中搖着頭。“你儘可把這家屋的一半拿了去。你儘可拿去的，請你動動看。我甯願把這地方燒掉，於是你就可奔到你的委員會去，看他們怎樣辦法。還有你們的村蘇維埃。我管些什麼事呢？這座房子是你們委員會的奴子們造的呢，還是我造的呢？”

“不要這樣煩惱吧，老頭兒。”克侖尼亞的聲音是微弱的，斷斷續續的。“青年人都是同樣的。他會跑回來的；畢竟他是我們自己的血肉呀。”

她的顫抖的聲音，更加激起察克力夫的壞脾氣，其實克侖尼亞過去所說的任何話語，都是招致這樣的結果的。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我的血肉？”他嚙嚙地說。“只有上帝知道他從那兒來的。”

克侖尼亞的眼睛因恐怖而睜大起來；她舉起她的右手。

“大概他完全不是我的，”耶戈·斯丹帕諾維支憤怒地喊道。“他看來像一個雜種。”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克侖尼亞對他劃了一個十字。“醒過來吧。”

“不要對我劃十字。”

“你一隻腳踏進了坟墓，還說這樣的話。你否認你自己的兒子。”

“我教你不要對我劃十字呀。我已經受過洗禮了。你還是去對你的兒子劃吧。他已進入貧農團了，你聽見嗎？今夏他們都不

得不典當了自己的褲子，而我們這毫無出息的兒子却去加入他們。只要樣樣東西都給他一半呀。給他，讓他可以浪費。你活了一輩子，勞作了一輩子，積蓄了一輩子——就是現在你的胸上依然還生着爛瘡呀——統統給了他，這樣他就可以丟了你，使你老年在街坊上求乞。”

克侖利亞的耐心消磨完了。她已靜默這許多年了，這許多年頭，她連數都數不清了。夜間，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時常躺在她的身邊，摸着她的身體，當他滿足了自己的需要的時候，他就反過身去背着她，像一隻豬糞一樣打起鼾聲，或溜到別間房去，澈夜坐在窗前看守他的家產。克侖尼亞靜默了，靜默了她的一生。

“你是一個殘酷的傢伙，”她說。“我一生都被你虐待了。個個人都受你虐待。”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雙睛凸了出來，彷彿他在特別煩惱的時候所坐的那附屋裏的長櫬突然開始叫起來了。

“什麼？”他尖叫道。“滾出去！滾出去！你也滾出去吧！你們統統滾出去！我虐待了你嗎？你們個個人都受我虐待嗎？你坐在那里幹什麼？跟着你的兒子跑呀，跟着你的兒子跑，我——”

克侖尼亞的嘴巴張了開來。她想用這許多年來在靜默中積蓄起來的惡毒的話語痛罵他的丈夫，可是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却衝到桌前，一把抓住油燈。

“我要把樣樣東西都燒掉。樣樣東西，使你們苦惱一下。哦，你此刻嚇起來了嗎？燈在那兒呀？我要把樣樣東西都燒掉。”

他知道自己說“燈”去替代“洋火”了，而突然間他的憤怒又消

散了。他奔到附屋裏，在長櫬上坐下。

“這種蘇維埃政府是什麼東西呢？牠是什麼呢？”

一種被追逐着的野狼的孤寂落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身上了。苦惱和憂慮壓迫着他。他覺得彷彿那種壓着積雪的蓋着石板瓦的屋頂，那天花板上的橡樹的樑木以及那慘白的天空，都重壓在他的頭上，都結黨共謀，要給他壓碎了。

也許雅舒卡是對的吧？也許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老邁的年紀已經使他迷昏了，而在這世界上除了呻吟待斃之外，就無所事事了嗎？不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是不會呻吟的，他更不願意把圈套套進自己的頸項。他總得幹一點事情。他不願從一個角落蹣跚到另一角落，像一個被虱子吃完的老人；他不願意在孤單的靜默中磨牙切齒，無力抵抗他的敵人。他在附屋裏坐了很久，找尋着一些可以支托可以依附的東西。有時他的思想被克倫尼亞的啜泣聲擾亂了，但牠立即又離開了他，毫無痕跡，像一陣雲翳掠過清明的天空。在暮色朦朧的時候，他站起身來傾聽着籬坦背後的足步聲，從窗口望進那條狹巷。那看河人庫士密支剛剛走過這裏。

“這人對勁了，”察克力夫得救似的想道。“他是一個狡滑的傢伙，但他那班人來往得很密切的。”

他慌忙穿過天井；庫士密支走到大門口了。

“進來，進來，亞布倫·庫士密支。我有一點事情要和你討論。”

庫士密支游移着，可是察克力夫却拉着他的衣袖，給他拖進屋裏來。

“你想不想知道我們近來的情況？……克侖尼亞，給那茶炊預備好。我們老年人需要一些熱的東西煖煖肌身。”

他從袋裏一束鎖匙中拿出一根來，交給克侖尼亞。克侖尼亞驚訝起來，一則因為他居然放心給她一根鎖匙，二則因為他叫她預備茶炊。

“你拿出茶炊的時候，不要忘記把櫥門重新關好。”

她從頂格上取下茶炊，在裏面看了一下。蜘蛛已在那里紡滿了蛛網。她搖一搖茶炊；蜘蛛們就跌了出來，在地板上奔跑。克侖尼亞用她的赤腳踏在櫥門上邊，一邊把水倒進茶炊裏。

茶炊愈快地沸騰着。蒸汽伴着有趣的噹聲從壺蓋的兩個洞中透上來；天花板上蓋滿了潮溼的珠子，好像牠在淌汗一般。這使察克力夫討厭起來了；他關閉了那兩個洞兒，茶炊彷彿被冒犯了似的，開始啜泣起來了。

“聽呀，亞布侖·庫士密支。”他開始說。“那些人，那些長官你知道得很多的。現在請你解釋給我聽，這是怎麼一回事。據說他們的法律讓一個人自由地生活着，只要他不侵犯別人的自由，能够看守賊子。……給農民們充分的自由，還要考查我們怎樣生活，什麼……喂，你覺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亞布侖·庫士密支？”

庫士密支從他的雙脣間移開了茶杯，他那銳利的小眼睛跨過杯緣瞥着察克力夫。

“他們全體的確在一些地方活動着……。不過要說出究竟在什麼地方，却很困難。”

察克力夫明白庫士密支很知道那個運動的方向，他所以靜默

不言，只是由於農民的狡滑。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像一隻鷹鳥一樣繞着亞布侖翱翔；他提起這看河人所有的親屬，熱烈地贊美他們——他父親是個優秀的漢子，他的兄弟們是村裏最能勤苦工作的人。於是他說到庫士密支的人品——全村找不出一個比庫士密支還好的人。豈止全村嗎？是的，就是全區，你也找不到第二個。亞布侖於是向前俯着身子，對着察克力夫的耳腳低語着：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而且發展也很快。那些資產階級的人們將把一切都拿回去，他們讓這班蘇維埃的人們留在政府裏，但那些資產階級的人們却要操縱一切……”

察克力夫想起他的金洋——他那三千盧布。但他沒有說出那個。

“哦！”他微笑地說。“我想你是屬於他們一派的。想想看呀！看你呀！”

“哦，不對！”庫士密支的頭俯低了一些，展開他的手指。

“哦，不對！這是我的路線。個個人都要我尋他自己的路，如果他找到了牠，他就黏住牠，不管是什麼政府當權，紅的或綠的，他老是黏住自己的路，在任何政府下是一樣的。”他往後靠了回來，用勁地重複着：“一個人在任何政府下都該走他自己的路。一個政府不過是個政府吧了。”

察克力夫拍着手。

“你說得很對，很對。”

“是的，”庫士密支繼續說道。“走你自己的路吧。如果你面前有一個凹孔，你就跳了過去，或繞着牠兜一個圈子。”他在桌上敏捷地移動着他的手指，解釋他的主張。

他們喝着茶，他們一直喝到非把茶炊傾倒過來不可了。察克力夫揩掉臉上的汗，又來詢問庫士密支了。

“現在請告訴我，亞布侖·庫士密支。現在分家是怎樣分法的？牠是守秩序的嗎？”

“哦，我怎麼說呢？他們說很守秩序的。”他的眼睛狡滑地閃動着。“而且你怎能說現在什麼是守秩序，什麼是不守秩序呢？”

“好，我就直捷痛快地同你說吧。你可否驅逐自己的家人？”

“你問這一套幹什麼？你想分掉自己的產業嗎？”

“我在說着驅逐人的問題，而你又講到分產去了。”

“你守住自己的路吧，”庫士密支低語道。“法律畢竟是什麼東西呀？你可以隨便歪扭牠的。法律所以為法律正在此。你懂得這一點嗎？如果你不懂的話，他們很可以把你驅逐出家的。你不要驅逐他呀。不要驅逐他！讓他跑來。於是你可以慢慢處置這件事，用種種方法。人們說，連石塊你都可以給牠一點一點地磨完的。何況你——我知道你的。”他給察克力夫推了一推，高聲大笑着。“好的，讓他到法庭去吧。你到法庭的時候，就說：‘我並沒有驅逐他。他還是一個小人。他所以把全家弄得顛倒錯亂，也因為他年紀小的緣故呀。’於是法官就會告訴他年紀太小。‘你年紀太輕了，雅舒卡，’他們會這樣說。‘太年輕管不來家的。’現在你懂得了嗎？”

察克力夫點點頭。

“你斷不可離開自己的路。”

庫士密支離開了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房裏走來走去，等待着雅舒卡。第二天他仍舊在等待着。地板在他腳下喇喇

作響，他腦子裏的思想彷彿在回應着牠們的響聲。

“雅舒卡會好好地回家來的。他會假裝很抱歉的樣子，說：「恕我吧，父親！於是我就恕了他。他一定非常驚訝，……這樣我們就和好了。」”

但雅舒卡並沒有回來。到第三天，察克力夫覺得神情的緊張是耐不住的了。

“去叫他回來吧，”他對克侖尼亞說。“我不是一隻野獸。讓他們來吧。”

傍晚，克侖尼亞領着這對青年夫婦到家裏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坐在聖像底下，讀着他的聖詩，用鼻音吟哦着：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讚美耶和華之詞——譯者）

雅舒卡給那張睡牀瞥了一眼，於是轉臉對他母親說：

“媽媽，請你整一整這張牀吧。拿一條新毯子來，掛上帳子。我倆要睡在這里，你們睡在櫃榻上好了。”

察克力夫在角落裏氣得混身發抖。他心想叫喊出來：“你以為自己跑回家來算什麼東西呢？這里的主人是你呢，還是我？”但記起庫士密支的忠告，他又給自己遏制下去，一邊歔歔地說：

“好的，你們睡在牀上吧。不過我忘了再備一隻調羹。我們沒有四隻調羹。”

“我和斯丹舒卡共一隻就使得了。這樣比較更甜蜜些，不是嗎，斯丹舒卡？你為什麼呀？這兒並不是別人的家。你已來到自己的家裏了，而你却躺在角落裏動也不動，好像是一個客人一

般。”

“你自己的家嗎？你得先把牠拿到再說。”這些話語彷彿塞在察克力夫的喉嚨裏，但他却把牠們咽下去了。“你等到拿到才後再說吧，你這小狗。”

“整整牀，掃一掃地板吧，到處這樣骯髒。”雅舒卡親熱地吻着他的老婆，撫摩着她的脊背。“喂，爸爸，我們統統都可以住在這裏了。”

察克力夫憤怒地往後退縮着。他的頭搖動着，但他又連忙俯首在他的聖詩上，開始輕輕地喃喃起來：

“讓個個人都去讚美上帝吧……”

克倫尼亞輕輕拉着斯丹舒卡的衣衫，給她拉到伙食房裏。那兒同時湧起歡笑聲和哭泣聲，她摸摸她的頭髮和臉頰，她的淚珠跌在斯丹舒卡的手上。

“我愛你，斯丹舒卡，”她耳語道。“我會照顧你的。”

第七章

一

春天到了，陰沉而且多霧。

教師伊夫杜基瑪夫沿街走着，說：

“春天來了！呼吸是舒適的呀，耶戈·斯忒帕諾維支。”

舒適！在一個蠢子看來，他自己的指頭彷彿是一根團棒。畢竟春天有什麼這樣愉快呢？樣樣東西都是潮濕的；農民們一天到晚耗着田地，像兔子一樣尖叫着。“呼吸是舒適的呀！”給你自己裝在一張犖上，於是你就會知道呼吸是如何地舒適。而且還算一個學者！他內部有什麼美點呢？他應該幫助一個人去瞭解事物是怎樣地存在着，而他所能說的只是“呼吸是舒適的呀！”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在布羅斯基呼吸是何等舒適呀！那個貧農團統統

擠在一塊兒犂着地，他們不得不實行親自拉着馬，這是滑稽的！他們怎能盼望一匹除了野草，沒有吃過其他食料的馬兒工作呢？在犂地的時候，德維卡·帕諾夫和尼珂拉伊·庇拉金吵鬧起來；他們的兩匹馬配在一張犂上，在犂溝中跟在牠們後邊的德維卡鞭打着尼珂拉伊的灰色馬，而愛憐他自己的畜牲。無疑地，一個人總是愛憐他自己的馬的，尼珂拉伊就怨恨那加給他的灰色小馬的鞭擊。德維卡有什麼權力可以鞭打他的馬？布雅羅基四周的空氣充滿着他們的震裂耳鼓的尖叫聲。斯丹攀給他們講了和。但他們不是真的和解了的。德維卡宣告想脫離貧農團。而尼珂拉伊的灰色小馬也碰到不測之禍，被殺死了。尼珂拉伊教他捉捉魚，或仰天躺着看看天花板，倒是能幹透了，但一碰到真正的農民工作，他就沒用處的了；他如果留在莫斯科當個火夫倒比較好些。

那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昨天斯丹攀還派了尼珂拉伊到鎮裏去讀書！這也是一種笑話。尼珂拉伊是什麼東西呢，一個小孩子嗎？好，讓他去吧，讓斯丹攀也去吧，什麼都不打緊！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普拉庫舒契夫真是討厭的東西；自從那天耶戈·斯忘帕諾維支走到他的家裏以後，普拉庫舒契夫連瞥一眼察克力夫都沒有瞥過一次。他們同是偏狹地觀察着樣樣發生在布羅斯基的事情，但他們在街上碰到的時候，他們表示互不相識，眼睛避開了對方——簡直是一對仇敵。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這人是可怕的。傳言他預備組織一個由他自己操縱的團體，去奪取布羅斯基，同時又有一種流言，說斯丹攀·奧格尼夫想給克利凡雅街分爲二部份：一部份由他自己領導，另一部由普拉庫舒契夫領導。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一邊，不過他必須記得：那些

走奧格尼夫的路道的人們有白麵包吃，而那些跟從普拉庫舒契夫的人們將靠乾燥的麵包皮過活……。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彷彿要留在中間層，像一個大抵針套在小指頂上一樣，左右搖盪着。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想佔有那種位置。自從那次同庫士密支談話以後，他已決定走那一條路了。他在長櫬上坐了很久，數着壁上的甲蟲：現在是起來做事的時候了，起來給大眾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他開始參加集會了，靜靜地，無次序地對農民們說話，彷彿在對他自己說話一般。

“我毫不反對那貧農團；不管我怎樣掛慮，他們依舊會獲得權的擁護的。不過有一樣事情，就是他們拿去了一片這樣靠近村莊的土地，我們本來可在這裏造成美好的果園的。他們應該到沙爾尼卡去的。那地方很遠嗎？那有什麼打緊？讓他們到那裏去，給我們做個榜樣出來。但在這裏！是的，他們在這裏所做的事業，正如在一張排好了羹湯的食桌前坐了下來，調羹也由別人遞現成的。當他們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所有的羹湯的時候，他們就說‘看，我們在給你們做榜樣呀，’話雖如此，我當真毫不反對他們，我所盼望的，是村內的和平。”

在春天，有幾個農民團集在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四周：彼德卡·庫特雅洛夫，士侖卡，馬爾刻爾·拜珂夫。雖然拜珂夫是提防察克力夫的，像一隻小牛提防風一樣，但他並不跑開，還有契什克，他很氣刻卡，因為刻卡，在自己的婚席上突然問道：“契什克，我在前線的時候，你爲什麼擡掉我屋蓋上的木板呢？”此外還有庫士密支和他的兄弟們。他們全體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大集團，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再覺得自己是戰場上一個孤單的

戰士了。也許另去組織一個團體，是一件聰明的事；如果他不是單獨一人，阻礙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斷地考慮着這個計劃；他是單獨工作慣了的，而且教自己去服從士侖卡和彼得卡·庫特雅洛夫，或勸誘他們服從他自己，在他都不是容易的事。

爲着察看新生的嫩南瓜，他走過自己在母牛島上的田地，爬過那隔在牠和普拉庫舒契夫的土地中間的籬柵。他在那裏停了一息；斯丹攀·奧格尼夫正從小山上走下來，兩桶水在他肩上的木上擺動着。奧格尼夫走到自己的田園，開始灌溉蔬菜。

“你會擦傷了脊背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輕柔地笑着，於是自言自語道：“你是一個蠢子，斯丹攀，你應該和我一塊兒工作；你應該丟棄了尼珂拉伊和德維卡……。我該同他說話嗎？好呀，親眷，”他喊道。“難道你不是我的親眷嗎？”

“你好呀，”奧格尼夫答。

“喂，你爲什麼氣我？我們做朋友比較好些呀。我們雙方走着同樣的路，而且又是親眷。讓我們一塊兒掘地吧。”

“瘋人，”斯丹攀想，微笑着。他看出察克力夫兩手在顫抖着，他眼睛賊頭賊腦地左右閃射着。“你是一個 S. R. (Social Revolutionary 即社會革命黨的縮寫。在一九一七年該黨崩潰後，此名就成了一個罵人的名詞——英譯者)，你是一個 S R. 你攪起爛泥水，你毫不管別人會沾染到牠的惡臭。”

“你不要叫我 S. R.。”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皺皺眉頭。“我不是一個 S. R. ——我看輕他們的。我準備爲蘇維埃拼死。而且無論怎樣，”他啞啞地說，於是又靜默着，只對自己說道：“就是一

隻狗也會回應一個呼嘯的，何況斯丹攀的肚子又是空空的了。他們抽他很重的稅，此刻應該抓住他了。”他更加走近對方，急急說道：“不做點事情，我簡直不能生活；不做點事情，我簡直不能生活。現在就你自己來說吧；假設爲了稅金或別的什麼，你缺少什麼東西的話，你就跑到我這裏來。我以親眷的資格來幫助你……”

“你這奸貨，”奧格尼夫笑道。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抓住奧格尼夫的短衣的衣角。

“等一息吧，你這笨貨……”

斯丹攀停着步，凝視着察克力夫的臉孔；這臉孔蓋滿了皺紋，流露着可憐的神色，像那叫化子帕克拉特的臉孔一樣。一種憤怒的浪濤滾過斯丹攀；他想把自己的拳頭送到那個臉孔上去，給他壓得和薄餅一樣平。

“放了我的衣服吧，這不是婦人的裙裾呀。”當他走開去的時候，奧格尼夫掉轉頭來說道。“我沒有多話跟你說的。我恨沒有趁那機會結果了像你這樣一個賤貨。”

“我這個樣子拉不住他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想，一邊看看四周。“好事情，卻沒有誰要看我們。”

當奧格尼夫看不見了的時候，他低語道：

“我們看誰結果了誰。我們會看見的呀。”

嫋嫋的春風掠過田野，輕撫着田園上的灰頹破碎的籬柵，攪起斯丹卡·拉晉岩頭上的塵埃。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從山谷走了上去；當他走到自己的大門口時，他喊道：

“斯丹舒卡！斯丹舒卡！這一切像什麼樣子呀。你以為自己住在一間旅館裏嗎？你不知道這桶子應該放在那兒嗎？不是那兒呀——這兒有一枚釘，給牠掛在那裏吧。好，你儘管嚙嚙着。我要給你一點顏色看，使你嚙嚙嚙嚙。”

二

“你這多嘴的老貨，”斯丹舒卡喃喃地說。“無日無夜跟我嘮叨。”

她把桶子掛在釘上，急急走到房內小亞紐舒卡那兒去。亞紐舒卡快要兩個月了。當她生下來的時候，這消息就同孔雀的錦尾一樣傳遍了全村。

“這怎麼樣呀？斯丹舒卡結婚還不到六個月，她就生小孩子。”

“這是蘇維埃的風氣，”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冷笑道。“如果一個女郎由蘇維埃作主結婚，那她在六個月內一定有一個小孩子。”

好，他們喜歡怎樣說，就隨他們怎樣說吧。亞紐舒卡的眼睛又大又帶一點綠色的，像她母親的一樣；她的下頷又豐滿又結實，像她父親的一樣。每天傍晚，斯丹舒卡老是坐在這孩子的搖籃邊沿，溫柔地歌唱着，等着雅舒卡回家。雅舒卡在四個月前到卡斯品去了；他在那兒做工，時常寫信給斯丹舒卡；他在最後一封信上說自己立刻又要回家了。這使她很快活，沒有誰知道為什麼她走進走出時臉上老是掛着這樣愉快而滿意的微笑。一天早晨，婦女們在泉邊問她為什麼這般好看，豐滿而且帶有玫瑰色，

像一個蘋果一樣。

“看看晉卡·普拉庫舒契凡吧，或那斯特雅·郭拉諾凡，或任何其他女人——她們結婚後兩個月，統統乾癟了，而你却正在開花呢。這是怎麼樣的？”

“我不知道，”斯丹舒卡笑着答。

她小心翼翼地俯在搖籃上邊，給亞紐舒卡抱起來，把那柔軟的，豐滿的小嘴放到她的滿裝着乳汁的乳房上去。她想着雅舒卡，想着他那寬闊的胸膛，他那有力的手臂和堅定不拔的步態；她同時又想到幾天前她母親所說的話：

“斯丹攀通夜在牀上翻來覆去；他在睡夢中叫喊着，發誓寧願死，不願對耶戈·斯忒帕諾維支讓步，發誓說與其像蟹一樣往後爬，還不如自殺。”

昨天，因為聽到同庇拉金有什麼麻煩，斯丹舒卡回家探望她的雙親。斯丹攀正坐在窗跟，形容枯萎，像一根從樹上斬下來的樹枝。他的鬚髯彷彿長得更多了，而且纏結得更厲害了，他的眼睛似乎已經凹陷進去了。當他看見斯丹舒卡的時候，他微笑着，心想說幾句愉快的親熱的話，但湧到口裏來的，都是憂鬱的話語。他搖搖手，隨又轉臉回到窗口去了。當格盧沙離開房裏的時候，他又對他的女兒轉過臉來。

“這是極度的困難，斯丹舒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度過這個難關。他們是一種無知的人，愚昧而且落後。兩天前，不知道那個蠢子敲碎了園棚中所有的玻片。幸而那夜沒有下霜，否則樣樣東西都完結了。但，不管是誰幹的，他並不是無目的地幹的。一定有誰唆使他幹的，你儘管幹着有益的事，改良事物，

像除滅甲蟲這類的事，而人們却反和你作對……”

他於是靜默着。

“如果你的雅舒卡願意和我合作，那我們不難改造全村。但和那班人同事是很困難的。尼珂拉伊的小馬死了，德維卡一天到晚悶悶不樂。如果他離開我們，我是毫不驚奇的。”斯丹攀往前側着身子。“你知道，斯丹舒卡，你知道我們已經賣了你們的母牛，我現在想買些東西……。你肯讓我賣了這母牛嗎？你可以告訴母親，說雅舒卡來信叫你賣掉這頭母牛，他回家來的時候，他會另買一頭代替牠的。這樣說是嗎？”

斯丹舒卡願意地贊同賣掉這頭母牛。她寫信把此事報告她在莫斯科的兄弟塞治，又在一紙附啓中寫着他們父親在夜間很不安穩，睡夢中說着可怕的囈語，因為他覺得生活實在太困難了。塞治能夠給她一點意見嗎，或做一點補救的事情嗎？他能否來到細洛珂葉住一星期，親自照料一切？

克侖尼亞走進房裏，俯身在亞紐舒卡的上邊。

“這小鴿子睡着了。”

“是的，她睡着了，”斯丹舒卡溫柔地答，給小孩子放回她的搖籃裏。

“給她蓋起來，給她蓋起來。”

“她够煖了，媽媽。”

三

大門開關了好幾次。在朦朧的暮色中，察克力夫的同伴們在附屋裏會集着。耶戈·斯忒帕諾維支把一張桌子拖到馬房附近的

天井的角落裏。在上邊放了五桶燒酒，幾盆生菜食品和蕃茄；於是他又繞着桌子兜了一個圈子，給這些佈置作了一次最後的觀察。

“隨便吃吧，”他輕輕地說。

客人們躊躇着。契什克首先入座。他兩手抓住他的酒杯，把牠舉到頭上。

“祝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聰明的頭腦，”他尖聲說。“祝賀全體伙伴們。”

“喂！低聲些，”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噁聲說道。“到處都有人的呀。”

其餘的人們都仿照契什克的榜樣——庫士密支和他的兄弟們，庫特雅洛夫和士侖卡。只有馬爾刻爾·拜珂夫靜默着。他的雙脣在那捲曲的髭鬚底下緊包着，他的眼睛陰慘地盯視着馬房的角落。馬爾刻爾覺得自己已經出發到錯路上了。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像一個刺球一樣黏住他，他有什麼辦法？他怎能拒絕呢？他怎好說，“這不干我的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他們畢竟是親戚，而且察克力夫也許有一天對他有幫助的。馬爾刻爾對於布羅斯基關心什麼呢？韃靼人本來把牠當廁所用的，而現在又被奧格尼夫拿了去。好的，讓他拿去吧。馬爾刻爾是教堂的執事，同時又想開始養蜂了。現在他會給伴着蜜蜂和燭箱的和平生活結束了……。他們這個團體來麻煩他，這無疑地只有增加他的煩惱吧了……。只要看看這班和他同夥的人呀！士侖卡——他自己沒有一點麥粉的；彼得卡·庫特雅洛夫——一個補鞋匠算得一個人嗎？普拉庫舒契夫已經給他丟開了，所以他又跑到耶戈·斯志帕

諾維支這裏來。還有契什克——他像一個有五天星期五的星期一樣地不可靠。多麼好的一羣！最好還是跑開去；那兒就是大門；穿過這大門跑回家去吧！“再會，我們走各自的路。”但他的兩腳並沒有移動，他的舌頭是靜默的；憤怒只在他的內心沸湧着，像一道怒吼的山流一樣澎湃着。至少他要拒絕喝酒；沒有誰會強迫他喝的。

“我不喝酒的。我從不喝這種毒物的。”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視線從顰蹙着的眉毛底下盯住馬爾刻爾。

“來，喝呀。我照例也從不喝酒的，但在必要的時候，是的，此刻是必要的。”

馬爾刻爾對於每次勸誘，都不過搖搖頭吧了。

“好，如果他不要喝，我們不能強迫他的。你們喝吧，同志們。”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對於自己叫他們“同志”，不覺驚訝起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引用這個名詞。

“下一次我就要叫他們共產黨員了，”他想。“是的，應該幹的事就非幹不可。”他給酒杯舉到嘴唇。

他們吃着菜，喝着酒。他們的低語變成了響亮的演詞。當他們超過半醉了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站了起來。

“我想幹什麼呢？如果我獲得了權力，我要把事物有秩序地整理過……。但現在……這個政府，這種專政……工人們掌握着權柄，農民們出錢給牠，只有旁觀的份兒。我們大家知道；一個人首先總是照顧他自己的……如果我們得到權柄，就我說吧，我是要照顧我自己的……”

“很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很對。”

“這樣就對勁了。”

“停嘴，”庫士密支喊道。“我是主席，我沒有允許你發言，彼得卡，你停嘴吧。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繼續說下去呀！”

“不管怎樣，”察克力夫繼續說道，“我是什麼樣人呢？我所預言的一定會成事實的。我要自己的土地統統在一塊兒。現在我們的土地卻散在四十處不同的地方，你必須從這塊跳到那塊，像兔子一樣。這不是個好政府。如果是我們當權，我們已把牠重新好好地分配過了。”

“對的，”庫士密支插嘴道，一邊想站起身來，“幾天以前，那個山林管理員告訴我說，到共產主義唯一的路，是要經過重新分配土地的。”

“總得設法辦牠成功。我們固然不久就要死了，但現在——”

“我也贊成這樣，”庫士密支說。

“庫士密支，你是主席，不要插嘴呀。”

“只要我們能够重新分配土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繼續說道。“我們要給你們看看我們的成績。那時無疑地有好收成。”

“你想做個富農嗎，唉？想做富農嗎？”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從長櫬上跳起來，捲起一隻手袖，握起拳頭。

“懶骨頭！懶骨頭和賊骨頭！”庫士密支喊道。“不管你走到那裏，處處都是賊骨頭！”

彼得卡磨牙切齒，捲起另一隻手袖。

“我不是說你的，我並沒有說你呀，”庫士密支連忙說道。

“我只是指一般的情形說的。”

“你說賊骨頭什麼意思呀，唉？”

“彼得卡，彼得卡，”契什克尖叫道。“你很不容易管理呀，很不容易……一座房子，一隻母牛，一匹馬，二十桶蜂，……我願幫你忙，彼得卡。”

契什克兩臂抱着庫特雅洛夫，一邊高聲重復道：“一座房子，一隻母牛，一匹馬，還有蜜蜂……”庫士密支繼續大聲說着懶骨頭和賊骨頭；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力圖和解他的客人們，比其餘的人更大聲地叫喊着。只有士侖卡是靜默着，他那半開半閉的眼睛從生菜食品上溜到燒酒，旋又溜了回來；他用二隻又溼又髒的指頭把溼軟的蕃茄推下喉嚨去。

“喝酒呀，”他說，一邊瀉滿所有的酒杯。“你們在鬧什麼呀？”

“對，讓我們再來乾一杯吧。”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說。

他們於是喝着酒，察克力夫就利用這個停頓的時間。

“我們非把奧格尼夫趕開布羅斯基不可；這一點，我們已經決定了的。我們首先得把他趕開，於是我們自己的團體可在布羅斯基工作。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心一向都是共產黨員的心，不過奧格尼夫攔在路上，給我們阻在後方吧了……。我們要到區裏把這情形告訴他們，如果區裏還不十分好，我們就到首都去。”

“那就對了，”契什克同意道。“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你應該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辦事的。”

“你們這班流氓，”庫特雅洛夫喃喃地說、流氓。”但當他聽到自己將做未來的團體的代表時，他就不響了。

“彼得卡正配這個位置，”契什克說。“他將穿着襤褸的衣

服。‘我是一個無產者，我是。’他於是就到區裏去……。還有關於刻卡的事情，我們也得給他解決了……。我從他附屋上偷了什麼木板呢？什麼木板呀？只要叫他再說說清楚。”

庫特雅洛夫的模糊的眼睛從一個臉孔溜到另一臉孔；他朦朦朧朧地把杯裏的燒酒送到肚皮裏去，開始嚼着一個蕃茄。他打着噎，一邊表示同意。

“這在我都是一樣的，主席也好，代表也好，隨你們說什麼都好。我們看見現在的情形還不如那個時候，就是當我們在當兵的時候，當尼珂拉伊還是——”

彼得卡被人打斷了話頭。當他喝醉了的時候，他老是提起自己往日在沙皇軍隊裏的生活；但因為個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偉業可以誇耀，誰要聽他呢？

他們喝着酒，一邊滔滔地讚美他們自己，而且互相讚美着。他們中有幾個嘔了一陣，又在桌跟坐下喝酒。無論如何，你總不會病死的……

馬爾刻爾·拜珂夫當心地站將起來，給契什克的呆笨的身軀推在一邊，出到街上去了……

德維卡·帕諾夫從自己的田園比往日晚些回家，聽見察克力夫的天井間的喧聲。他給兩隻空桶安置在他小屋的甬道中，繞着後背溜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附屋跟前。他在籬笆間挖了一個洞，從洞口窺視着，給那些作樂的人們盯視了一息。他於是站起身來，對他自己低語道：

“我們將把你們全體都選為代表呀。至於你呢，察克力夫，我們要把許多許多釘子敲進你的禿頭裏去，使你今生其餘的時間

一直在拔着牠們。

四

那天夜裏，羣狗狂吠着。村莊的周圍，到處回應着牠們的深沉的，粗嘎的，可怕的吠聲，農民們知道這是不祥的預兆，預卜着禍患之將臨——賊骨頭，野狼，或是一些和這些一樣的不速之客。他們睡態朦朧的爬出自己的小舍，照着提燈的亮光，檢察着欄底的門鎖，同時把羊羣趕出羊欄；出了羊欄，賊骨頭們就不能偷牠們了，野狼也不能吃牠們了；因爲一聽到逼近攏來的危險的聲響，羊就會叫起來，通報農民們。

羣狗的狂吠，使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拔腳就走。他在天井間兜了一個圈子，撫摩着那小馬的頸項，又給羊羣趕出羊欄。他在天井間站了一息，傾聽着羣狗的吠聲，於是走進房裏。躺在他老婆的旁邊；他睡不着覺，雖然七八個月過去了，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對於晉卡的離家總不能慣適。刻卡娶去了晉卡，他並不懊悔；刻卡是一個健旺的農民，他的家族也會健全的。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時常感到一種熱烈的意欲，想像他撫摩他的小馬一樣地撫摩晉卡的臉頰。

“這個世界是奇異的場所，”他想，眼睛穿過窗口，凝視着一顆遙遠的明星。“你把孩子們帶到世界上來，你養育他們，當他們長大到能夠自立的時候，他們就跑到一個陌生人的家裏去了。伊利沙維塔！”他對他老婆喊道。“伊利沙維塔！”

伊利沙維塔熟睡着，深深地呼吸着。

“咽死去了。”

普拉庫舒契夫再度從牀上起來，跑到天井中。黑暗的夜籠罩着村莊，但天空却有着一顆微紅的色點，像一隻銹色的大桶的桶底上釘着銀的釘子一般。

狗狂吠着，餓狼們磨牙切齒，從村莊的外邊對着屋舍進發。這羣野狼的領袖是一隻三隻腳的灰色狼。他的事業是他在細洛珂葉出了名。去年他曾在塔替亞娜·特拉卡和泥歧塔·栖尼的羊羣中攪擾了一陣，前年他曾被牧羊人斐拉的陷阱捉住了。那時這狼咬掉自己被拘的那隻腿，回到森林中去。現在，他一邊低聲啜泣着，一邊往前跛行着，到處嗅着籬柵；當他跛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附屋跟前的時候，他停着步；他嗅得出羊的氣味了。他一直奔到籬跟：籬笆中有一個洞兒，裏邊就是羊羣。“三隻腳”稍稍往後退了幾步，於是小心翼翼地伏地前進，頭兒攢進洞裏去。羊羣侷促不安地移動着，涎液從狼的舌頭滴下來。

一息之間，這羣餓狼就毀壞了籬柵，統統撲到羊羣上邊去了……

婦人們早晨趕牛到草場上去的時候，看到野狼們的宴席的殘物。她們把這消息通知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戴上他那襯托着鋼絲的帽子，奔了出去。十八隻羊被害了。一種隆隆的低聲從他的喉嚨裏湧出來：

“CTY-Y-Y-Y。”

他拉低帽緣罩在眼上，穿過村莊邊際的那塊苧地。他沿着那荒涼的草徑走着，這塊苧地立刻就落在後邊了，成了一片後退着的小小的綠的地面。牠的外邊，那些小舍漫散在細洛珂葉的那些山谷和山壑中。薄薄的螺旋形的烟圈從烟窗中升起；婦人們正在

燒火，無疑地在談論着臨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身上的災禍。哦，是的，無疑地她們還在嘲笑着他。他從那小徑折了開去，糊亂地漫走着。小橡樹的枝條，抵住他的老布褲和紅襯衫，給他刺了回去。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給牠們推在旁邊，盡力穿過樹叢，走下杜利涅山谷，沿着一道黑暗的溝道行走，溝道的兩旁拖襯着矮樹叢的美麗的鑲邊。

太陽昇得高高的了，吸着樹葉的露珠，透明的朝霧從山谷和山壑中升起；在巴爾巴細克哈山的後邊，黑暗的雲塊像連鎖着繩索的狗羣一樣地交相打撞，給牠們自己疊成笨大的灰暗的雲堆，這些雲堆朝着蔚藍的晨空像大漂石一樣地凸突出來。風起來了，吹彎了嫩小的榛樹。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沒有傾聽雲塊的呢喃。他穿過山谷，走到維那雅田野。他在這田野的那一邊停住了。在他面前的地面，峻峭地傾斜下去直至“松壑”。在這山壑的對邊那叢橡樹的上邊，兩隻山鳥和一隻大老鴉正在追逐着一隻兀鷹。這兀鷹毫不理睬牠們的尖叫，愈飛愈高地盤旋上去，幾乎隱沒到天空的碧淵中了。隨後，牠又像一個石塊一樣直撲下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自覺地回憶起蘇泰金的話語：“人生易過，正如那隻兀鷹在那柱上匆匆一息。”他釘視着下邊山壑，心裏想：“最好給我自己丟到下面去。”

突然間他往後退縮着，混身發抖，像一隻受驚的貓。在壑底的矮樹叢中，那三腳的野狼正在睡覺，深深地恬靜地呼吸着。他那酒滿了羊血的腹皮漲得緊緊的，有如一面鼓。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鬚髮聳立起來了。

“我要弄死這跛子！”

察克力夫的眼睛並沒有離開那隻睡獸，他靜靜地俯臥下來，蠕行到那在這山壑的盡端展布着影子的橡樹跟前。

“我要從那一端下到山壑中去，於是又沿着壑底爬着。他已吃得飽飽的了，這猛獸，要使他落個圈套，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事。只要他不醒過來就好了。只要我能够爬近那跛脚就好了。”

他靜靜地，小心翼翼地往前爬着，甚至一隻停在這橡樹近旁的石塊上的老鴉都不會被他所驚擾。

畢竟爬到橡樹跟前了；牠那綠色的枝條又一般地展開着。

“我要捉住他，”察克力夫想。“我要把他帶回村裏去，給農民們從這三隻脚的罪犯解放出來。這樣所有的農民都會送給我一些禮物，說不定各人送我一隻小羊，到了夏天，這些小羊就變成大羊了，於是我又把那些羊拿回來了。”

他停頓一息，傾聽着。他的心兒跳動着，像一個鐵匠的鐵錘在鐵片上敲着一樣。他沒有注意到黑雲在頭上聚集着，橡樹的影子消逝了。榛樹叢異樣地作沙沙聲，輕輕地，却又很清晰地，風起來了。

而突然間——撲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往前跌倒了，他的面孔插在硬泥上，呻吟着。一個襲擊落在他的頭上，他的帽子飛開去了，銅絲扭曲了，伴着噝噝的聲音跌在一個石塊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所看到的，只有這一點，他所記得的也只有這一點。他沒有看到打滾的雷聲怎樣驚醒了那隻野狼，牠睜視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咆哮着，往後退縮着，於是沿着山壑急跛着。他也沒有看到馬爾刻

爾·拜珂夫同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奔下山壑，用手挖了泥土，給他，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埋在他們挖好的地洞裏。

五

那是--天假日，暖和的悅意的春雨，使大地煥然一新，像一個少婦一樣地開花吐豔。農民們穿過細洛珂葉街上的泥水潭，奔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家裏去。他們緊密地擠集在天井間，形成一堵堅實的人牆，一邊互相喋喋着。他的親戚們走進房裏。怎麼不是呢？這是一種稀有的，非常特別的事件，在細洛珂葉是空前的：一個人爲着他的帽子而受到重傷，也可以說因爲這帽子襯托着鋼絲架的緣故。

在房內角落裏的那張床上，躺着枯乾憔悴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他那殘餘的頭髮是灰白的了，他那山羊一般的鬚鬚已經漂成一種骯髒的白色，他的臉龐在險惡的憤怒中歪扭着。他唯一可能的事就是：睜開他的眼睛，用一種險毒的警視觀察着房內的人們，低語道：

“Kuass”（一種俄國酒——譯者）

克侖尼亞坐在他的腳跟。她的頭巾的兩端縛在她下頷的下邊，像兔子的兩耳一樣聳了出來；頂上的部份低低地罩在眼上。她的對面站着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他是來看這個病人的——這樣不測之禍，任何人說不定都要碰到的。他一邊用手指梳着鬚鬚，一邊釘視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彷彿第一次看見他似的。在普拉庫舒契夫的旁邊，站着馬爾刻爾·拜珂夫，庫特雅洛夫和卡塔伊公公。

“剛在昨天，我還同他吵過嘴。他拿了我的樹皮，也可以說他想拿牠。樹皮是我採集攏來的，他却想佔爲己有。多麼罪過！”

“不要介意呀，公公，此刻不是談論那樣事的時侯，此刻不是……”

“退出去，退出去！你們統統擠在這裏幹什麼？這裏又不是你們休息處。”

男子們和婦女們更加執拗地盯視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像鵝羣一樣在籬笆上邊伸着頸項。

“你們該知道，那時我們剛剛來得及時。”這是彼得卡·庫特雅洛夫第五十次說述那個故事。“我們把牠放在地洞裏，這樣使牠醒過來。”

士侖卡一邊歎息着，一邊用肘推開農民們，擠進房裏去。他兩手扭捻着牠的脖子，眼睛看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

“事情怎麼發生的？”

“人家已經說過一千遍了。”普拉庫舒契夫給他揮到旁邊去，於是轉臉向着門口的羣衆。“去吧，退出去！你們在外邊也可以談話的！”

士侖卡在爐旁一個角落裏蹲了下來，開始抽烟了。但過了一息，又把這紙烟壓在他赤裸的腳跟底下了。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移動着，微微掙起身來。毯子從他的兩肩滑下，露出他那凸突的胸骨和他喉嚨底部的兩個大洞。

“奧格尼夫，”他粗嘎地低語道。“我要和他訣別。”

克侖尼亞急動着脚步，悲歎着。

“讓我去，讓我去，”拜珂夫的媳婦烏爾卡說。

羣衆分成兩邊，讓路給她。她撩起自己的裙裾，沿街對着奧格尼夫的小屋走着，她的赤裸的兩腳在溼漉漉的地上啣嗒着。

“你去那兒呀，烏爾卡？”農民們問道。

“到斯丹攀——奧格尼夫叔叔那兒去。他要和他訣別了。”

“這樣看來，他快要死了呀，”村人們喃喃地說，於是更緊密地擠集在察克力夫的家屋的四周，靠着門口和窗口。房內變成黑暗的了。

“他臨終了嗎？”馬爾刻爾俯向普拉庫舒契夫問道。

“他自己應該知道的。這是很可憐憫的。這完全是由於那些糾葛所致，因為他不知道這些糾葛何時才能停止。多麼有用的人呀！”他突然轉過身去，拍着窗口。“走開去！退開去！”擠在窗口的那些臉孔並沒有移動。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聳聳兩肩。

“你就用滾水潑在他們身上，他們也不肯退開的。”

“事情怎樣發生的？”羣衆中又有人問。

“你還要別人講多少遍呢？”

“斯丹攀叔叔來了，”烏爾卡一邊喊，一邊擠進房裏來。

奧格尼夫一進房，拜珂夫和普拉庫舒契夫上前來和他握手。

他們靠牀放了一條橈子，自己退在一邊。

“不要同他爭辯，斯丹攀，”卡塔伊耳語道。“不要爭辯，他是臨終了。”

“好呀，親眷，”斯丹攀向克侖尼亞問好。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睜開他的左眼，望着奧格尼夫，認識他了。這隻眼睛燃燒着惡意的火焰。他於是又睜開另一隻眼睛，微

微掙起身來，呢喃地說：

“你可以快活了……我要死了，是嗎？”

奧格尼夫全身蓋滿了汗珠。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他稍稍靜默一息後，溫柔地說，“是你差人來叫我和你話別的。你死不死不關我事。你自己叫我來的。你自己要和我話別。”

察克力夫的頭重又跌回枕上去。他毫無動靜地躺了一息；於是深深地歎息着，又掙起身來，舉起一隻消瘦的手。

“牠完結了。布羅斯基已經完結了。我丟掉布羅斯基了。”他靜默了一息。“喂，斯丹攀，牠是什麼土地呀！很久以前，我們就從蘇泰金租來了的，我的父親和我租的。我們得到什麼收成呀！”

淚珠滾下他那起皺的臉龐，像從乳油餅中壓出來的水一樣；他的手顫抖着，軟弱地垂在牀沿。一種辛辣的堅硬的東西在斯丹攀的喉嚨裏漲湧着。他對察克力夫感到一種絕大的憐憫，使他力圖奔出房外，逃了開去。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靜默地躺了很久，兩眼緊閃着。別人也靜默着，深深地，恬靜地呼吸着。在這種靜寂中，外邊羣衆的呼吸聲都可以聽見，緩慢而有節拍，像懶惰的鐵匠拉着的風箱一樣。克侖尼亞把那滲滿了白點的黑頭巾拉得更低些，罩着她的雙眼：她的身軀彷彿皺縮攏來了。卡塔伊在地板中間的充滿了污泥的罅隙中拖着他的靴齒。斯丹舒卡從櫬上站起來，切熱地傾聽着，她的雙脣張開來了。

“讓我過去，讓我穿過去呀。”甬道中湧起了一種叫聲。“這

裏發生了什麼事呀？”

羣衆急急地退在兩邊，好像一隻巨大的刺猥在農民中間衝開了一道小路似的。斯丹舒卡驚叫着，往前衝了出來；她的兩臂圍繞着雅舒卡的堅實的短頸。

“哦，我親愛的！”

夜裏，當細洛珂葉的人們回家去了的時候，雅舒卡和斯丹舒卡躺在帳子裏邊，互相溫柔地耳語着。亞紐舒卡在他倆中間睡着。雅舒卡帶回一百盧布，一些毛邊的毛織的衣料，給斯丹舒卡做衣服的，還有一些藍色的假緞，給亞紐舒卡的。

斯丹舒卡摸摸他那強壯多毛的胸膛，吻他，而且溫柔地笑着。

“你的鬍鬚長得多麼長呀，你這刺猥！”她在他那未刮的臉龐上磨擦着她的煖烘烘的面頰。

雅舒卡稍稍掙起身來。兩手捧着她的頭；斯丹舒卡的頭髮散佈在粉紅色的枕套上，有如一大束絲。

“你……斯丹舒卡？”他輕輕地問。

“什麼！”她眼睛裏露出快活和恐怖混合着的神色。

“你……現在時候，你知道……少婦呀。”

“雅舒卡！只有你這樣呀！只有你這樣，最親愛的！”她向他傾着身子，用她的嘴巴去閉了他的雙唇。

他給她吻得喘不得過氣來，笑道：

“給亞紐舒卡放到搖籃裏去。”

斯丹舒卡舉起孩子，小心翼翼地給她放在搖籃裏。她的睡衣滑了下來，裸露出她脊背的一部份。

耳語繼續着。

“現在我們要買一匹馬來，同時我們又要加入貧農團。我們首先得看他的病狀如何。恐怕他要死了。這樣我們就用不着離開這房子了。自己沒有家屋，是很難生活的。”

在鷄三啼的時候，他倆睡着了。第二天大清早，這對年輕的夫婦就跑到奧格尼夫的小屋。茶炊正在桌上沸騰着；太陽丟了一束光線到窗子裏，金色的亮光在灰頹的牆壁上耍玩。歡笑聲和呼喊聲同時湧了起來，格盧沙推了一盆烤山芋給雅舒卡，在他兩膝上展開一塊布巾，像接待一個高貴的賓客一樣，她的眼睛從沒有離開他那被太陽晒黑了的臉孔。

“那海很遠嗎？”她問。

“很遠很遠，總有一千五百俄里。”

“那兒看不見什麼東西嗎？”

“到處只有水，你又不可以喝牠的，牠是辣的。”

格盧沙聽得出神，搖着頭，但斯丹攀的臉上卻流露着困惱的表情，他匆促地喝着茶，眼睛注視着窗外。

“現在——”雅舒卡給關於卡斯品的報告結束了後轉臉對着奧格尼夫——“現在我想買一隻馬來，同時又加入貧農團。”

奧格尼夫的眼睛閃着光。他給壁上的陽光注視了一息，於是用一種奮熱的姿勢，給他那杯茶推在一邊。

“買一隻馬嗎？昨天，當我從愛拉伊回家的時候，我看見潘凡爾·拜珂夫靠着禮拜堂的欄杆跪着。我停步問他：‘你在這裏幹什麼，潘凡爾？’‘哦，你要知道，’他答，‘我需要一隻和一座房子一樣大的馬，和一輛同街道一樣大的車子，我就把這隻大馬

配在這大車裏，這樣我可以把地上所有的麥束一次載完。’開頭我笑着：‘你這年輕的蠢貨，’我說，但當我繼續走路的時候，我得到另一個觀念。‘這樣的想頭，不單存在於潘凡爾的愚蠢的腦袋裏，’我想，‘要獲得這樣一匹大馬的想頭，個個農民都想獲得這樣一匹馬，不過他不說出來就是了。’你看，個個人都有約莫四十塊不同的土地，如果你要打下一百普特的麥，單是爲了搬麥，你就非到田裏走了十五次左右不可！……這是滑稽的。”

奧格尼夫靜默着，眼睛凝視着窗外。雅舒卡給他弄迷惑了。他本來盼望斯丹攀將因他的建議而歡喜，而鼓勵他。他心想回答，但又躊躇着，思索着適當的語句。斯丹攀又開始說話了，很沉靜地，彷彿在想着什麼別的事情。

“那樣的馬的確是有的……這樣好馬是有的。”

“你說什麼話呀？”格盧沙說。“那是一個謎嗎？”

“謎？”奧格尼夫笑着說。“在我們看來，樣樣東西都是謎，但實際上什麼謎也不存在。這不過是由於我們的無知，由於我們的愚蠢的舊習慣。我們非有一架汽犁不可呀，雅舒卡，”——他拍拍雅舒卡的肩膀。“這就是我們需要的馬。而你却說一隻馬。我從前也是蠢笨的。我曾從鎮裏拿了幾匹馬來，你看過去的情形怎麼樣呀。尼珂拉伊和德維卡不想再見面了，他們已經吵了嘴，和小孩們一樣。現在我又非到鎮裏去不可，去要一架汽犁來。也許他們會給我的，也許他們會說：“不行，你已經够用了，我們第一次既然給你了，第二次自然也該給你，但你已經够用了。我此刻無論如何要走了，否則我就趕不到輪船，就要在碼頭候一整天。不要因爲我的話而氣我呀，雅舒卡。”斯丹攀穿上他那灰

色的短衣，背上負上一個小小的囊包。“我現在告訴你實話吧，我們非有一隻鋼馬不可。”

六

村裏傳說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性命危如一根線了；他立刻就要永眠了。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傳佈這個消息最爲熱心。她一天到察克力夫的家裏走了好幾次，站在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面前，——搖着他的頭。

“哦，是的！他要死了……。他就要死了，一點也不錯的。”

“我們大家都是要死的，”他們這樣回答她。

“自然。我們大家都要死的，”她同意道。

麥克沁·費杜諾夫公公也來了好幾次。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從前有一次還向他借了半個盧布，沒有如約償還他，麥克沁公公跑來看他，希望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臨終時會償還他這五十戈皮。

察克力夫呻吟着，但不能屈服別人。克侖尼亞在牀上邊的天花板上旋進了一個圈子，在這圈子上掛着一方手巾；他一邊用那枯乾瘦削的手指抓住這方手巾，一邊想從牀上掙起身來。

“我不會死的。我偏不死，給你難過難過。你們統統都在等着我死，你也在等着呀，老太婆。如果我死了，我是不會寬恕你的。我們在陰間會碰到的。那時我要告訴大家：‘這是我的髮妻，她給我趕進坟墓的。’”

克侖尼亞倒在他的腳下，哽咽着，請求他的寬恕；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却不肯寬恕她，對她瘁笑着。

星期日的早晨，當那小小的教堂上邊的鐘向大眾送出嘎聲的叫喚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已經喝乾了一杯 Kuass，開始發狂似地亂扯着毯子，亂扯着衣袖，好像有一束一束的草藁蓋在這些衣毯的外邊，而他要抖掉牠們似的。

“哦，媽呀，病已到了這樣地步，現在眼前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克侖尼亞痛哭起來，同時亞庫利娜跑去請牧師來。卡塔伊公公聽到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最後的瞬間已經到了，他來和他訣別。他在牀邊坐下，雙睛望着那襯着凹陷的眼睛的蠟一般的臉孔。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他輕輕地說。“聽我說呀，你的喪事怎麼辦呢？你要躺在你父親的旁邊，還是斯丹攀的旁邊呢？你要埋葬在什麼地方呢？”

“不行，哦，不行！你就是一天喊到晚，也不會得到回答的，”克侖尼亞說，每一個音節都由一種哽咽聲說出來的。

她的答語激怒了卡塔伊。在他還沒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訣別的時候，這老太婆就這樣來打擾他，究竟有何用意呀？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我親愛的人呀，告訴你最後的願望吧。你不可以死去一句話都沒有的。”

察克力夫睜開他的眼睛。

“Kuass。”

“什麼？”

“Kuass。”

他貪婪地一口氣喝乾了一碗 Kuass。當他喝完了的時候，他

盯視着房內的角落，深深地歎息着，這是又盯視着在他頭上動盪着的那方手巾。他靜默了很久，才發表他的願望，要埋葬在蘇泰金的旁邊。他半個生世都陪伴着這個地主的，而且他們過去又是朋友。這就是他唯一的願望。他的產業呢？現在，一個人不可以處置他自己的產業的，一切事情都顛倒錯亂了；不管他叫誰來做他的後裔，那團體的人們會担保他們所挑選的人得到產業的全部的。他甯願推翻了他們的計劃，燒燬了一切物事，比較……

“他的頭腦開始恍惚起來了，”卡塔伊想。

“哈囉，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普拉庫舒契夫剛跑到門口，就用一種鼓勵的聲調說道。“不要屈服。給過去的煩惱驅逐開去。”

“給牠驅逐開去嗎？看呀！我的筋脈統統在爆裂着了……”

“給牠們結回去吧。如果一根繩索或一條帶子斷成兩橛了，你不要丟去了牠，你應該把牠結回去的。”

“你說得很對。”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微笑着，但同時一種藍色的影子掠過他的臉龐。卡蘭皮牧師站在門內了。

“究竟誰去喊他來的？”察克力夫憤憤地想。“他們像老鴉一樣地嗅着死屍……。坐吧，牧師，”他靜靜地說。

“喂，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卡蘭皮開始說。“你預備走了嗎？你要舉行Extreme unction（臨終塗油禮）嗎？”

“這條路我們大家都要走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釋笑着。他看着這牧師的便便的大腹，開始談起教區的情況來了。捐款的成績怎樣？不好嗎？那就糟了！所以你手頭也很拮据嗎？忍耐着吧！上帝需要你忍耐呀！

他盯視着卡蘭皮的眼睛。

“這種時候常常有的。”他說。

“什麼時候？”卡蘭皮問。於是猜想了一會，他連忙繼續說道，彷彿怕得罪了察克力夫似的。“哦，是的，當然，這種時候很多，是的，是的。”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歎息着，宣告自己決意稍稍再等一息；到了必要的時候，他會差人來請牧師的。

他再在牀上躺了三星期，不斷地呻吟着。有一天，當他家裏其餘的人們都到田園去了的時候，他爬到門口，抬頭看看太陽。

“他是怎樣地照耀着呀！他老在照耀着，從不會燃燒起來的，但我們却要燃燒起來，化爲灰燼。”

他在陽光中躺了一息，於是非常勉強地站起身來。他的瘦削的兩腿顫抖着；他慢慢地移過天井，在附屋近旁的角落中，那把掃帚靠在籬柵上。這是三星期前他親手放在那裏的；這掃帚很沉重，察克力夫的兩膝跪下去了。

他掃着天井，在角落裏一個料糞堆的旁邊，他找得一個生鏽的價值五戈皮的錢幣，其中點綴着沙皇時代的鷹章。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在門板上磨擦着這個錢幣，直到他發光。

“五個戈皮呀。固然你不能够用牠買東西，但丟了牠又很可惜。牠畢竟是五個戈皮呀。”

耶戈·斯忒帕諾維支一時幻想着自己很像這五戈皮的錢幣；這個想頭不過延長了一息兒，他給牠丟了開去，轉念到大門上的敲門聲了。士侖卡蹣跚地走進大門，避在一邊，像一隻被鞭打的狗。

“你起牀了嗎？”他和對方還頗有一些距離的時候，就這樣問。

“你以為死了嗎？你莫這樣想！雷電是不能傷損我的。”

“是的……哦，不對。什麼話呀？你起牀了，我是高興的呀。”

“我知道你是高興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咆哮道，一邊緊握着那個錢幣。“你到這裏幹什麼？”

“奧格尼夫失蹤了，”士侖卡說，眼睛跨過籬垣，瞥着尼珂拉伊·底拉金的天井。他就在和我話別那一天失蹤了的。沒有誰知道他到那裏去了。有些說他到莫斯科去了。有些說他為着自己所有的困惱，在外邊的樹林中吊死了。他做人已經做夠了。”

“哦，他走了就走了。怎麼樣呢？”

“如果他走了，恐怕那貧農團要分裂開來，或發生別的糾紛。於是我們就可以照我們那天所計劃的幹去，你記得嗎？”

“他分裂了又怎樣呢？你以為我為着怨恨就來反對我自己的親眷嗎？他走了，你看想什麼呢？又要麥粉嗎？我沒有麥粉了！沒有了！你以為我為你積蓄的嗎？你站在那兒幹什麼？出去吧，到貧農委員會去吧！”

“委員會的人們不肯給我東西。他們說我是反對政府的。‘你是和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同夥的，你黏住他的。’”

“哦。”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皺起眉頭。“我有什麼東西？我有一倉麥藏在這裏嗎？唉？誰給我的呢？你們，你們這班無產階級老在絮說着，絮說着，絮說着。‘這是我們的政權，我們的政權！’對的，但別人都拿到了麵包，你却毫無出息。這給你吧，”他交出那個錢幣，“這是一個沙皇時代的錢幣。”

“我要牠幹什麼用呢，耶戈·斯志帕諾維支？”

“哦，你這樣富豪嗎？你不要牠嗎？好的，我要保存牠。”

察克力夫把這錢幣放進他的袋裏。一種響亮的隆隆的聲音，從街上傳進來。他驚駭着，以爲那鐘樓倒下來了。但當他看見農民們，男人和女人，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在街上疾奔着的時候，他喊道：

“那是什麼聲音呀？什麼聲音？”

“只有魔鬼知道。這是那貧農團的人們在拉着什麼東西。牠滾動着，後邊裝着好幾個鞏頭，鞏上有箱台，箱台上坐着斯丹攀·奧格尼夫。”

“牠看來好像一尊大礮。”

“不對，牠不是大砲。”

“牠是一架 Dragter (tracton 即汽鞏之誤讀——譯者) 呀，你們這班呆子，”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喊道，同時奔到奧格尼夫的小屋去，每舉一步，他那骯髒的破碎的圍裙拍動一下。

“哦，一架汽鞏呀，”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拖長聲音說道，一邊往後退了一步。他覺得自己的胃在肚裏翻過來了。

“喂，你看見牠嗎？”他問依然站在他身邊的士侖卡。

“是的，我看見牠了。牠是一架機器。”

“你懂得牠嗎？不，你什麼都不懂得的。”

“哦，是的，我懂得的。”士侖卡搔着他的耳朵。

“好，走開去吧。黃昏再回來，帶一隻袋來。”

農民們簇擁進奧格尼夫的天井，像商人們在一年一次的市集中圍繞着一隻良馬似的。契什克在汽鞏的四周兜了好幾個圈子，

拍拍鋼鐵的側腹，他揩了臉上的汗，肯定地宣告道：

“不行，牠不會跑的。在我們的田裏，用馬來犁都很困難；何況這個東西！看看這大輪盤吧！牠立刻就要埋到泥下去的。”

“你等着，看牠的工作怎樣，”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喃喃地說。他語音中的痰聲使他吃了一驚；他咳嗽着，輕輕地加了幾句：“一個圈套給他們還不夠的，他們必須把自己的頭頸套進第二個圈套中去。在我們的田裏，連馬都用不着，而他們却要運用汽犁。奇怪的工人！先鋒隊！”

德維卡·帕諾夫奔到察克力夫的跟前，跨開他的彎腿。

“你這鼻糞做的臭東西！你知道什麼呢？”

農民們吃吃地笑起來。他們的笑，與其說是爲着帕諾夫所引用的詞句，倒不如說是因爲他們想起他居然敢用這種詞句稱呼察克力夫。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畏縮着，頭兒縮在兩肩中間。他站在契什克旁邊，看來像第二個契什克一樣小，一樣不足重輕。（chizkik 契什克是由 chigh 金翅雀變過來的——英譯者）。

七

奧格尼夫和帕諾夫在那放在布羅斯基上的汽犁旁邊假睡着。斯丹攀覺得一個大爛瘡在潰蝕着他的胃。

“如果牠終究不會工作，”他說，一邊視察着這架機器。“那他們把我們騙死了。察克力夫會親自給我們趕出村裏的。”

“牠會跑得很好的，牠會跑的，”帕諾夫說，一邊拍拍輪盤。
“這樣一隻好馬爲什麼不會走動呢？你只要想一想，如果牠沒有什麼好處，難道政府會勸我們去運用牠嗎？我們的政府不會叫我

們去做一些愚蠢的有害的事情。我們要在多少時候償清牠的代價。兩年嗎？好的，我們等着看吧。”

他們在汽犁邊沿一直坐到黎明，談着話，討論着將來的計劃。天亮的時候，他們再也支撐不住了，他們頭兒躺在一段木頭上，睡着了……

士侖卡俯臥在地上往前蠕行着，爬上那下臨倭爾加河的小山。他那巨大的眼睛從兩個黑色的深洞中閃射出慘淡的光輝。到了布羅斯基，他就不聲不響地溜到那汽犁的跟前，掀起蓋在牠外邊的油布，用他的鑿子在機器的有些部份鑿了一下。他工作完了，又溜了開去。有些被他的兩腳踢出來的小石子滾下小山，落入河水中。

“你們這班畜牲，”士侖卡喃喃地說，匆匆奔下河岸。

奧格尼夫驚醒過來。

“德維卡，你睡着嗎？”

“什麼？”帕諾夫坐了起來。

“你睡着嗎，我說。你是好一個看守呀，你。我覺得有誰來過這裏。”

“誰能到這裏來呢？你在做夢。”

“誰嗎？有很多很多人都能到這裏來的，……”

奧格尼夫走了開去。他在那山腰的溼草中看出了足跡。他凝視着上邊的河岸，凝視着籠罩在晨光中的灰暗的倭爾加河。

“有人來過這裏。”

“但是誰呢？”

“不知道，不過那裏有足跡。”

帕諾夫在寒冷的晨氣中戰慄着。

“尼珂拉伊，”他喊道，一邊掀起帳幕的垂帷。“趕快起來，在人們未來以前給牠試一試看，他們立刻就要來了。”

尼珂拉伊·庇拉金從帳幕中滾了出來，連忙在臉上潑些冷水，又在垂帷上揩乾了牠。

“這是一方粗糙的面巾，”他笑着說，一邊把牠放了下去，走到汽犁的跟前去。他先倒了一些石腦油進去，於是轉動那個彎軸。汽犁呻吟着，顫抖着。

“現在，尼珂拉伊，你得特別留意呀。今天要展覽的。我們要給他們看看我們是什麼材料，我們這班乞丐和賤漢，”奧格尼夫說。

“我們要給他們看看我們的臉孔，”帕諾夫喊道。“牠是正臉呢，還是歪臉。”

“我懂得的。你們以為我們不懂嗎？”

“是的，是的。”帕諾夫快活起來了。“對了。我們要給他們看看我們的公社怎樣從石灘中種出麵包來。我們要使他們懂得，牠是一根把我們舉到一種新生活的鐵槌。”

引擎返衝地爆發起來，戰抖了一陣，靜止了。

“老天呀，什麼緣故呀？牠被什麼塞住了嗎？”

奧格尼夫顫慄着。

“當心呀，你或許自己給牠塞住了。”他轉臉望着細洛珂葉，憤憤地在地上吐着口液。“唉！他們統統到這裏來了。”

汽犁的隆隆的轟聲，已把村人們吸引來了。沿着彎彎曲曲的小徑，穿過山谷和山壑，揚起塵埃，互相叫喚着，他們朝着布羅

斯基奔來了。最先到的，是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庫士密支兄弟，契什克，普拉庫舒契夫，和雅舒卡·察克力夫。

“喂，你們這班先鋒隊，”契什克喊道。“給我看看你們的馬呀，讓我們看牠的工作是不是比我們的馬好。”

“有什麼看呢？”尼珂拉伊反駁道。“牠任何東西都掣得過的。”

“先得讓我們看看呀，”彼得卡笑着說。“否則我們也許可以掣過你的。”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眼睛從那濃密的眉毛下邊瞥視着那汽犁。他的兩臂交抱着，只有他的鬚髯在飄動。牠被風吹在一邊；牠長而且白，在他的寬闊的肩膀上雅緻地飄動着，……

“牠不會跑的，”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喊道。“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使牠跑。”

“拉上你的褲子吧，牠跌下來了。”奧格尼夫忠告他，於是俯身向尼珂拉伊耳語道：“怎麼辦，珂利亞？我要攆到地下去了。”

“我有什麼辦法呢？你該知道，我用盡方法了。”

“喂，牠能持久嗎，珂利亞？”契什克的聲音又出來了。同時別人的聲音附和着。

“這是什麼東西呀？她不要馬勒的嗎？”

“來，讓我們幫你忙吧。”

“給你自已配在牠裏邊呀，斯丹攀，這樣牠就會跑了。”

“不要緊，到了冬天牠就會跑的。”

農民們的笑聲像彈丸一樣落到奧格尼夫的身上。他的嘴脣顫抖着，臉上的肌肉抽勒着，兩手忽而緊握着，忽又放開來。

“不要麻煩我吧。你們這班人。你們像蒼蠅圍繞着蜜蜂一樣
聚集着，”尼珂拉伊喊道。“只有魔鬼知道是什麼緣故；一定是
什麼東西損壞了，但我却找不出損壞的所在。”

像電聲的滴瀝打在窗上一樣，羣衆的聲音落在貧農團的人們
上。

“諸位聽到他的話嗎？什麼東西損壞了！”

“老是這樣的；如果一樣東西不會工作，他們就說牠已損壞
了。”

“你們這班先鋒隊呀！去給你們自己醃一醃吧。”

尼珂拉伊憤憤地睜視着農民們，於是爬到汽犁的下邊去。

“哦，牠的肚皮出毛病了。”

“請獸醫來吧，”契什克忠告道。

“哈哈！兩千盧布完了。”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張開他的嘴脣：“二千嗎？他們連二
個戈皮都付不出。”

“他們將來非用德維卡頭上的頭髮去償付不可，”契什克笑
道。

“諸位，”雅舒卡開始用興奮的語調說。“你們在嚙嚙什麼？
也許真有什麼東西損壞了。”

“無疑地有什麼東西損壞了，”農民們同意說。“他們買了一
架犁，結果却拿了一個捕蠅器來。”

“喂，農民們，現在你們可以看見所謂公社究是什麼東西。
現在你們可以回家去，配上我們的馬，犁我們的田。這個公社
還要在這裏停留很久的，我們儘有時間回來欣羨欣羨的。”普拉

庫舒契夫輕蔑地說，走了開去。其餘的農民們喧噪地喋喋着，跟着他走。

尼珂拉伊從汽犁下邊爬了出來，高聲喊道：

“有人攪動過引擎。你們好看守，你們。”

他急忙轉動着彎軸，跳進坐位中去。汽犁怒吶着，哼着氣；牠於是向前移動着，兩個鋼鐵的犁頭割入古老的荒地。

細洛珂葉的人們跑了回來，他們的歡呼掩蓋了汽犁的隆隆聲。被這種有鼓勵性的喧聲震得半聾了的奧格尼夫跟在汽犁後邊奔跑着，揮着他的兩臂，像強烈的微風中的風磨。

“繼續開上去，珂利亞，”他用盡力氣喊道。“開上去；讓我們給他們看看。開快些呀。”

這汽犁，一隻巨大的鋼灰色的甲虫，慢慢地前進着，均勻地衝破了地面。前面躺着兩條古舊的堅硬的小路，剛剛橫斷着布羅斯基。

農民們毫不動彈，只用專注的驚異的眼睛跟蹤着這架機器。契什克摸摸他的帽子，眼睛望着那兩條小路。

“不行，牠犁不過牠們，牠犁不過牠們的。”

犁頭鬱鬱地掠過那些小路的粗硬的地殼；汽犁喧鬧地跳動着，滾下小山，衝破了布羅斯基的處女地。

“看呀，她犁了十吋深呀。”

“十二吋。”

“牠犁得進的，不是嗎？”

但契什克還不服氣。

“牠自然犁得很好，但看牠跑得何等慢呀。你用馬犁還要快

些。”

“跟在我後邊吧，”尼珂拉伊對他喊道。

契什克離開了羣衆，跟着汽犁。尼珂拉伊微笑着，回頭瞥視着，於是轉動到第二個齒輪。契什克往前奔跳着，揮動着他的兩臂；他的兩腳陷在犁溝的軟土中。

“不要落在後面呀，”農民們喊道。“不要落在後邊！”

當汽犁滾到那赤楊叢的時候，契什克喘不過氣來了，彷彿他會負着重担爬過山似的。

“我還要開快些嗎？”尼珂拉伊喊道。

“不——不要。你這樣要弄倦了機器的……”

契什克喘息地頹然欲倒地走到光地。

羣衆隨着契什克同那汽犁的掙扎而發出高聲的大笑。汽犁衝向前去，爬過小山直到布羅斯基的那一邊，後邊留着一道又深又闊的犁溝。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在羣衆中推擠着。奧格尼夫看見了他，農民們靜默地讓路給他，接着重又給着這兩個人圍鎖在裏邊了。

“喂，誰還要說什麼話嗎，唉？”奧格尼夫對那汽犁動着他的頭。

農民們靜默着，往前伸着他們的頸項。察克力夫也靜默着。他那在白眉毛下邊的黑眼睛，慢慢地遊視着村人們的臉孔，汽犁和田地；牠們於是又給全景打量了一下，依然又盯視在汽犁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微微顫慄着，拉低帽子蓋在他的眼睛上。

“我們將來會明白的，”他喃喃地說。“在你沒有種下菽粟以

前，不要誇耀你的湯糰吧。”他兩手交挽在後背，推擠着羣衆。

“讓我過去吧。”

他們默默地讓路給他，又默默地擁了回來。他對着細洛珂葉一直穿過布羅斯基。從遠處看去，彷彿他的兩手是縛在背後似的。



第八章

一

時光滾了過去，滾到山上，滾下山來；無論牠滾到什麼地方，你總不能阻止牠的。小屋變得頹舊了，往地面傾斜着；牆角崩腐了，像飛螢一樣在暮光中光滑地閃耀着。這在孩子們是很愉快的事，他們沿着後天井奔跑着，驚嚇女孩們。她們尖叫起來，但在她們的叫聲中，恐怖和快樂是滲半的。老年人喃喃地說：

“樣樣東西都在崩壞下去了。”

這些頹壞了的小屋，漸漸兒都被拆掉了，換成用松樹造的或的油臭的新房子。有些人在老屋的舊基上建起他們的新屋，另有些人在老屋裏過了一輩子，坐在窗眼，像貓一樣地注視着外邊的世界。那是不妨事的！他們像他們的父親和祖父一樣地過着生活，

住在同樣的小屋裏，從沒有見過白麵包，從不知道休息。這也是不妨事的！只要這些年頭不會互相混淆着，只要這些年頭不會向不同的方向奔跑。在細洛珂葉，這些年頭——尤其是這些思想——互相混亂着，像糊亂地堆積在地上的燒火柴一樣。要辦出一個頭尾來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個時期，牠們像水流從牠的發源地滾向前去一樣，像倭爾加河一樣：在冬天，牠在自己的冰毯的覆蓋下靜默着；到了夏天，牠就在牠的峻峭的兩岸間怒吼起來，像發泡的啤酒。另有一個時期，樣樣東西——思想和計劃——都均勻地向一個方向奔流，人們都敬仰他們父親的習慣，尊崇那個傳給他們臨死的時候，又給牠傳給他們的兒子：

“你應走你父親所走的路。”

到了現在，樣樣東西都是混亂的，莫明其妙的了。村人的談論和村人的主見，都停頓在惑亂的狀態中，像十字路上一隻吃驚的小牛，睜着凸突的眼睛睜視着前面，急欲衝了開去……

但衝到那裏去？

只要有誰知道就得了！

細洛珂葉的農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村莊的外邊，在那紅石子上曾經蓋滿了稠密的野草的布羅斯基，在那地主蘇泰金曾經住居過的布羅斯基，那汽犁在第二夏唱着牠的鐵的歌了。再沒有鴉羣沿着牠的小徑，再沒有樹皮鞋拖過牠的犁溝；地上不再爲人的熱汗所灌溉的，汽犁的轟聲掩沒了靈鵲們的歌唱。

農民們沿着大路，沿着小路，穿過田畝，來參觀這架奇怪的機器，用他們的粗硬的胼胝的手探探那些犁溝。

“你用馬犁不出這樣的犁溝的。”

“的確犁不出來。”

“牠犁得很不錯呀，不是嗎？”

“看牠怎樣在呻吟着，噴着鼻氣呀。”

引擎的歌曲在他們的腦子裏逡巡着，像釘住了的木屑。有些農民爲着牠而毫無片時的靜息。他們在黃昏坐在自己小屋外邊的櫬上，互相低語着——可以說是偶然順便談起的——這種低語從一家爬到另一家，像火一樣烈地前進着。同時年輕的女孩們和男孩們也在傍晚在斯丹卡·拉普的岩石上伴着手風琴的音樂，唱着關於這巨大的甲蟲——汽犁的歌曲。從前，如果你打窗門，你就會聽到關於細洛珂葉老年人所受的鞭打和奴役的歌曲；但現在你聽到全然不同的歌曲了。

“他們從那裏學來的？”

“誰教他們唱這些歌呢？”

“他們對於沒有人教過的東西，益發學得好。”

“是的，但究竟從那裏來的？”

這種想頭像白熱的铁片一樣在刻卡·茲達金的腦袋裏燃燒着，使他毫無靜息。這是刻卡第三年當村蘇維埃的主席，這是他第三年享受村人的敬仰和好意，這是他第三年顫抖地撫摸每一個南瓜，吃着雀麥麵包，學着普拉庫舒契夫的榜樣，把麥粒貯積在倉庫裏，同時又穿着家做的麻布褲子。他已變得消瘦了，他的大頭在瘦小的頸項上顫抖着；但雖然如此，刻卡·茲達金已在馬爾刻爾·拜珂夫的房子旁邊給自己造了一座新房子，天井中還有一隻母牛——出自絕妙的牛種——羊和豬，同時他的馬塞珂已經成爲全區聞名的快馬了。

然而刻卡還是困惱而且惑亂。他看着農民們通夏在田間晒了他們的背脊！泥岐塔·郭拉諾夫已經流了兩星期汗而不會停止……而且個個人都氣憤他，壓迫他。他們不會做一點他們的祖先沒在他們以前做過的事情。刻卡曾在他的地上種着甜菜，而竟有誰（只要他能夠查出是誰幹的！）在牠們還全青的時候，就給牠們連根拔了起來，齊整地成行地攤在地上。

“一個人應該有他自己的土地，”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大聲非難道；他這時坐在刻卡的地下室邊沿的一個大石塊上。“如果你領有自己的土地，你就可以隨意種什麼，隨你怎樣種；但像目前這樣弄法，像現在這種情形，你只好歎息歎息就是了。”

刻卡從地下室裏領出第十六袋蕃薯來，給牠丟在天井中的蕃薯堆上。他決定第二天早晨把牠們運到鎮上去賣掉；這個時候出賣東西是很可以賺錢的。當他正要下去領取第十七袋蕃薯的時候，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話語使他呆在地上了。

“自己要領有一片土地，這不是要開倒車了嗎？”

“也許是的……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可以支托的話，但你現在是够強固了，你現今是在山上奔跑着呀。”

“沙卡爾·卡塔伊夫心想組織一個團體，用一架汽犁去開闢維那雅荒地。我覺得這比較有意義些……”

普拉庫舒契夫的眼睛在那濃密的眉毛下敏捷地左右溜動着。

“他的年紀還輕，”他想，“如果一旦掙脫了羈絆，就再也拉他不回了。在他這樣年紀是很危險的。”他於是轉向刻卡，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膀。“我的朋友，爲什麼你不肯過着安穩的日子？這裏的人們都尊敬你，而你却老在自尋苦惱。安安穩穩地過着生

活，小心謹慎地過着生活吧；你須記得，水是不會在一塊穩靜的石頭底下奔流的。”他停頓了一息，認定自己勸告刻卡的目的，不過要使他苟安度日，於是連忙繼續說道：“我剛才要說的是：如果你要折斷一把掃帚，你是做不到的，但如果你給牠一絲一縷地扯成碎片，這就很容易幹了。”

“這是一句老話。”

刻卡回想幾天前在鎮裏碰到一個老朋友的事情來了。他曾在前線認識刺勃特索夫，現在他是鎮合作社的經理。“我在幫助建立着牠，”刺勃特索夫說，“因為這是我們從前流血的代價。你呢？刻卡在幹着什麼呢？他能回答什麼呢？他已經娶了一個老婆——晉卡。她長得很肥了；她的屁股像一個很好的馬鞍。還有什麼呢？他還有一匹馬。還有什麼呢？你已跌入一個泥沼裏了，茲達金同志，你已跌入一個深深的泥沼中了。”

“這是一句老話，”他又對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說。“你的眼睛是往後看的。你老在用你的牙齒去啃着土地，這樣做法——你只是弄壞了你的牙齒吧了。”

這個意外的回答，使普拉庫舒契夫吃了一驚。

“不要對別人說起那樣的話。不要說這樣的話。你一旦趕開了別人，我們二人的末日就要到了，你的和我的。你照我告訴你的做去吧。”

寡婦達雅·普契爾金娜走進天井來。

“刻利爾·塞內豐替支，”她說，“可憐我的苦惱的孤兒們的命運吧。孩子們沒有東西吃了。給我一些蕃薯吧；當我自己有蕃薯到手的時候，我就還給你。”

刻卡討厭起來了。

“大家看想我什麼呢？我沒有向任何人要過任何東西，而他們却都跑到我這里來，這班無賴。他們太懶惰，不會工作的。”

爲了擺脫這個寡婦，他挑選了約莫一打半爛了的蕃薯送給她。

“這些嗎？拿回去吧，吃到你自己的肚皮裏去生病吧。”達雅把牠們擲在他的腳下。“他們說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呀！你積蓄牠們給誰呢？你連一個孩子都沒有。你積蓄牠們隨身帶到坟墓裏去嗎？你儘管積蓄下去吧，我要到比你更窮的人那兒去。”

她穿過街道，走進尼珂拉伊·庇拉金的小屋。

刻卡覺得有一種又熱又重的東西在他的肚裏咬着。他極力丟開這種感覺，但牠又跑了回來，他覺得有一把刀在割着他的肋骨；他奔到天井裏，看見晉卡拿着一桶馬料。

“配好車子，把所有蕃薯送到普契爾金娜那兒去。”

“老天呀，爲什麼呀？”

“我叫你把牠們拿去呀。”

“你等一息吧。我通夏都俯在牠們上邊晒破了脊背。”

“我說我不會等的。拿去吧！”

他從馬欄領出那小馬來；他愉快地豎起前足。刻卡勒住馬，給牠配在車子裏。晉卡緊握着韁繩，哽咽着。

“我不願送了牠們，我不願送了牠們，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我不願意呀！”

“滾！”刻卡第一次打他的老婆。

“刻卡！”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喊着。

二

刻卡費很多時光勸慰晉卡，他求她饒恕自己。晉卡哭着，吞下眼淚。當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離開他們的時候，她給刻卡拉拉到乾草棚上去了。……

他走下來時，很疲倦，他的衣服捲縮了，他在天井中站了很久，凝視着蕃薯堆：於是他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液，對着屋子裏喊道：

“要一個人——密特卡·斯庇林——出來裝蕃薯呀。”

“你呢？”

“我得到蘇維埃去了。”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看他走下小山，穿過田畝，走到村莊的邊際。兩手托着頭，普拉庫舒契夫默想着：

“現在怎麼樣呢？我爲着布羅斯基拚命奮鬥，現在奧格尼夫已把布羅斯基緊緊握在手裏了。要同他去爭奪，正如對着虛渺的天空叫喊一樣。你可跑到外邊田野間，對着天空喊了一年，也是無濟於事的。”

事情還不止此。沙夫拉士希諾葉騷動起來了，克利凡雅街的農民有些也是如此。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決意支撐下去，決意同他們鬥爭。但他有什麼可以憑藉呢？憑藉地方嗎？但在這地方上，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是像大海中的一根鱈子魚。

“如果他們起來，我們就要崩壞了。總得想一個法子！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如果不像鼯鼠一樣掩藏着自己，就得奮鬥。……

……

他抬頭注視着布羅斯基。

那天傍晚，克利凡雅街起了大騷動；農民們一小羣一小羣地聚集在他們的天井裏。年老的人們啾啾着，搖着頭，但年輕的農民們——尤其是那些剛在去秋結婚的農民——却無止息地討論着。

“你們還是小鷄呀，剛從蛋殼裏跑出來的。”別人這樣說他們。

“而且你們腦子裏的垃圾比垃圾桶裏的還要多。”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教唆泥岐塔·郭拉諾夫去把刻卡所有的計劃從頭推翻了。

泥岐塔赤着頭，從這個天井跑到那個天井，力圖撲滅刻卡的初步計劃。

“實行這種四年制，你們就得耕種更少的土地，”他主張着。

他們同他爭辯，用他們的木杖在地上劃着圖樣，對他證明事實是適得其反的。

“那末我們一點沒有留下草地。你們預備把母牛吊在婦人的裙帶上嗎？”

“你們預備用什麼來餵母牛呢？藜草嗎？如果不是，那我們只有很多灰塵給牠們吃。”

“你們非在田裏掘四個水池不可，否則你到那兒去放水呢？”

“我們會掘的。”

哦，這個方法不大靈。泥岐塔又試用另一個策略了。

“刻卡的腦子是不十分健全的，你們還沒覺察到嗎？他是學他的祖父亞塔蒙的樣子的；你們不記得嗎？他從前計劃着水的供

給問題，想從泉裏引水到街上來。而現在這個計劃，只要看看他的想頭是怎樣的呀！他起先開闢那塊爛地，而現在又想把土地統統分割開來。他已經發狂了呀。”

是的，細洛珂葉的人們是記得的。亞塔蒙曾經固執着他的主張，他也想在細克哈山中開一個礦。

“人們在那地方會找到他們的幸運的，”他曾經說。“這種幸運是埋葬在山中的。如果你給那兒開了起來，蜜河就會流出來，河岸是甜蜜的果醬做的，而一切……”

這個策略獲得較好的成果。牠給農民們一個很深刻的印像，同時婦人們就記住了牠，把這流言從一家傳到另一家。她傳到晉卡的耳朵。她奔到奧格尼夫的小屋裏，看見刻卡坐在桌前。

“親愛的刻卡，丟了他吧。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小爸爸，不要把他拉進去吧。不要，不要拉他。”

“你爲什麼呀，晉卡？火燒嗎，還是別的什麼事？”刻卡抓住她的兩肩。

“那班人說，他們說，他們——”

刻卡被激動起來了，他在前線上陣以前時常這樣的。

“話語居然開始了，”他想，忽然間他的惱躁消逝了。“這本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們在開始鬥爭了。”

“哦，他們說什麼呢？”格盧沙說。

“關於亞塔蒙爺爺的，他們說刻卡也是同樣的。”

出乎意外地，刻卡笑起來了。“這是你的父親幹的。他嗾使一些人說的。你在這兒坐一息吧，不要理睬他們。”

他溫柔地把她拉到自己的身邊；這是他第一次對着別人面前

撫慰她。

桌上的茶炊噼噼地響着。斯丹舒卡坐在雅舒卡和格盧沙的中間。斯丹攀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刻卡的臉龐。

開頭，那對於雅舒卡的舊愛在晉卡的內心湧了起來，但她立刻就把它遏止下去，想：“我已得到了刻卡。難道他有什麼不及雅舒卡嗎？看斯丹舒卡變得多麼瘦了。”

“晉卡·伊利尼支娜，你要喝一杯茶嗎？”格盧沙把一杯濃茶推給她。

“你們有真茶嗎？”晉卡喊。“我們只有晒乾的鹿莓子葉。”

“現在她開始說臭話了，”刻卡受刺戟地說道。“她一開始說話，我就想攆到地下去了。”

他憤憤地瞥視晉卡，又不自覺地給斯丹舒卡瞥了一眼。一種微笑的違約的暗示在斯丹舒卡的豐滿的嘴唇間浮漾了一息。刻卡顫抖起來了。他應該再看她一眼嗎？她就在那兒，就在桌子的對邊，而他却不能接觸她……太晚了。

“我應該……但我在想什麼呀？”他把這想頭丟了開去，但又從晉卡瞥到斯丹舒卡。

“我們就要開始工作了，”斯丹攀說。“你們在自己集團裏活動，一邊刻密舒和蒲第亞舒卡，我在另一邊活動。不過我們必須慢慢地工作。那些農民不喜歡匆匆忙忙的。你必須漸漸兒領導他們。你在一年中是做不出什麼成績來的——你現在就得把這種想頭趕出腦外。你們應該加入貧農團。但恐怕最好你還是再等一息兒，先在地方上繼續工作。你同沙卡爾在一邊努力，我們在另一邊努力，——這樣我們就給事情安置好。”

到了深夜，刻卡同晉卡才回家去。刻卡和斯丹攀握手握了很久，而且很親熱。

“刻卡，”晉卡，打斷他的思緒。“今夜到房裏睡吧，乾草棚上太冷了。”

“好的，我會到房裏來睡。”

“你現在那兒去呢？”

“你進房裏去；我要到卡塔伊夫那兒去。”

他大踏步地穿過街道，走下克刺匹夫尼山谷去了。

三

黎明顫動着，抖出牠這被睡眠弄纏了的各種各色的裙裾，匆匆爬過天空，在闊葉的橡樹和蕁莓子叢的冷露中反映着。

太陽從普克哈山的背後升起，愉快的，玫瑰色的，像三歲的小孩，牠向田畝和樹林微笑，在蓋着茅草的屋頂上展伸着牠那灼熱的長指，無聲無息地拍着小屋的藍窗。晨霧從克刺匹夫尼山谷的鳳尾草和蕁麻懶懶地升起，不願意似地掀起牠的邊緣，直到牠纏結起來，隱沒在柳樹和野蘋果樹中。

細洛珂葉醒過來了。

馬爾刻爾·拜珂夫的大門開了，九隻豬繼相繼地躡出來，叫着，搖着牠們的骯髒長的耳朵。

“潘凡爾！”馬爾刻爾奔到門口喊道。“照料這些豬吧，你這狗生的兒子。牠們跑開去了。”

潘凡爾在天井中爬着，用木杖在畫着一隻大馬的腳蹄的輪廓。給馬爾刻爾一喊，他就笑嘻嘻地站起身來，一邊指着那個馬

蹄。

“看看那個呀。多麼大的馬？如果我能够把這樣一隻大馬配在一輛和這街道一樣大的車子裏，我就把田上所有的麥束一次載了來。”

“哦，你這呆子。喂，你爲什麼對我睜着鰲魚的眼睛呢？看呀，那些豬跑開去了。去追牠們吧。”

潘凡爾對他父親伸出一個紅色的大舌頭。

“你這醜陋的啞子！我會給你——”馬爾刻爾逼上一步。

潘凡爾追着那些豬；馬爾刻爾慢慢地踱到天井裏，彷彿在試驗着他脚步的力量。他的眼睛跨過籬柵，瞥視着街道。

“我犯了什麼罪，上帝把你送給我，你這醜陋的怪物？”他嗷嗷地說。“別人都有孩子，但你却是一個怪物，一個真正的怪物。現在他又停步了呀。潘凡爾！我一息後就要出來，你等着，讓我來抓住你，”他對他兒子搖着一個多毛的大拳頭，於是跑進附屋裏去。他在長櫬上坐下，俯下頭，他那剪成一種圓形的頭髮掛在一邊；這看來好像一束稀疏的麥把從他頭上垂下來。

早晨的太陽是灼熱的。人的營營聲，母牛和小牛的吼叫聲，平安地充滿了細洛珂葉。從遠處傳來一種和暢勻諧的鐘聲。

“我料這是從尼珂爾斯珂葉傳來的，”馬爾刻爾想。“九俄里遠。你却能聽到牠。我們應該有一隻這樣的鐘；我們的鐘只能發出營營的聲音。”

他坐着聽那鐘聲聽了很久。烏爾卡不時走到屋外拿燒火柴和火。馬爾刻爾看着她。

“她是一個多麼漂亮的婦人呀，”他想。“又年青，又活潑，

又嬌嫩。我如果有這樣的老婆，就願意工作到死，而且工作得很好，很愉快。但是他呀，一點都沒有……他畫在那里的馬蹄像什麼呢？呸！”

當鐘聲靜默了的時候，他開始想着自己了。他近來時常這樣的；每當他獨自坐着的時候，各種思想就像煩擾的蚊子一樣嗡嗡地掠過他的腦袋。馬爾刻爾趕開了牠們，但牠們又跑回來，嗡嗡着。此刻一坐下，他就想起自己的生活，想起早年的日子。

馬爾刻爾知道在現在名爲沙夫拉士希諾葉的地方，曾有一片稠密的松林。甚至在非常靜寂的日子，那樹林的沙沙的聲音，在周圍數里外都可聽見，天空下着大風雨的時候，這樹林就怒吼起來。瘦小的松樹倒了下來，發出震耳的音響，牠們的梢頭靠托在別的樹木上；牠們就在那兒枯成了一片永遠的灰暗；松針落下了，樹幹崩腐了。這樹林的下邊是一片澤地，各處有靜寂的深沼閃着光。在這山壑的底面，愛拉伊河在牠的又高又狹的兩岸間嬉耍着。森林中有野獸，夜間那些貓頭鷹爲着過去而悲哀地哭泣着。

那些信奉舊教的拜珂夫氏的人們從他們靠近倭爾加河的老家移住到這森林裏。他們在被高大的松林封鎖着的白湖附近的地方，像冬眠鼠一樣地掘了地洞，築成小小的土屋，日夜都在敲禱告和攔路搶掠。

從莫斯科到倭爾加河的路道是經過愛拉伊河和白湖的近旁的。商人們就在莫斯科和倭爾加河中間行旅着。拜珂夫氏的人們用叉竿和斧頭武裝自己，出來逢迎他們，給他們所有的衣物搶劫一空。他們把那些商人和紳士丟在池沼裏，使不會留着絲毫痕

跡。

他們這樣生活了很久；他們長大起來，人數也加多了。年輕的男子從遠遠的村莊偷來了老婆，女孩子們也找到了丈夫，不久這松林中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姓氏——塞鼻托夫，諾斯珂夫，郭拉諾夫，普拉庫舒契夫；白湖周圍的地帶不够住了，於是年紀較輕的人們就移住到愛拉伊的彼岸。他們就這樣生活着，年輕的人們長起鬍鬚來了，老輩的人們身子僵僵了，退隱到森林中去了。他們在那里一心一意地供奉上帝，他們臨死的時候，又忠告他們的子孫：

“不要失却你們的自由；你們應靠福音過生活。不要糊里糊塗，你們老了的時候，應該祈禱上帝恕免你們的罪孽。”

後來突然出現了的沙皇的軍隊。他們捉住那些領袖，給他們縊死在松林的外邊；他們把那些最堅硬，最勇敢的人們縛在馬尾上，策馬趕到森林中去；森林中就散滿了那些不肯服從，甚至在酷刑之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信仰的人們的屍骨。沙利沙·伊凱志利娜女皇於是把這土地給了卡普契克哈女伯爵，她沒有妨礙拜珂夫氏的宗教。她召集了自己轄區裏所有的民衆，教他們砍下那些松林。

這些百年老松在斧鋸的襲擊下倒了下來，牠們的梢頭觸在溼漉漉的地面上，像被打倒的巨人一樣呻吟着。白湖露天了，拜珂夫氏的洞穴和地下室也露天了；太陽燃亮了那久年的黑暗；澤地流漾着，陽光吸乾了地面的水溼；池沼似乎在愉快地微笑着。

但也只有孩子們和蠢子們才在陽光中歡呼鼓舞。年紀較大的拜珂夫氏都退隱到森林中去，退隱到莊肅靜寂的池沼那兒去。那

些被女伯爵激勵着的人們砍下了樹木，掘起了殘株，燒燬了牠們。從大清早到深夜，這森林一直被類人的哼聲騷擾着，燃燒着的松樹的火烟，浮過那封鎖着拜珂夫氏的洞穴和小屋的森林。拜珂夫氏放出探子；他們都帶着不好的消息回去。現在再沒有像撒弗倫·拜珂夫那樣的領袖了，他曾經領導他的家族穿過水田和大草原，沿着那些被獸類踏成的小路，從倭爾加上游走到白湖。他們現在已失去了領袖，失去了他們的勇氣，最後拜珂夫氏的人們就對女伯爵屈服了；他們把那些樹排送下河裏，從愛拉伊河送到倭爾加河，再從倭爾加河送到海裏；他們的自由也隨着樹排浮着。

這是當日的情形；但當卡普契克哈女伯爵老了的時候，她就將這些拜珂夫氏向蘇泰金的祖先厄摩羅夫親皇換了一匹良馬來。厄摩羅夫待遇他們就全然不同了；他把所有的拜珂夫氏統統趕出白湖，把他們安置在現在稱爲克利凡雅的地方；他使他們全體在愛拉伊河洗了禮，而且強迫他們造一個小禮拜堂。

從此以後，只有一種隱約的自由的回憶遺留着。

馬爾刻爾·拜珂夫自己是一個希臘教會的會員；但他的思想習慣統統和他的祖先一樣的。當他年輕的時候，他經營着一種易便的生意。他把摩特維人和韃靼人組成了一個團體；他們燒燬了自己的雪車的車杠，馬爾刻爾就衝到那些富庶的村莊上去替被火的災民捐集財物。他在一二月內回到細洛珂葉來，袋裏裝滿了錢，村人們彷彿已經忘掉這件事；但也許他們還沒有忘掉，也許他們不過暫時拖延着時間，保留着他們的拳頭，等待更適當的時機；到那時他們就要找到他了。

“你是乞丐，你是。除了求乞，什麼都不會幹。”

細洛珂葉的農民們完全不知道馬爾刻爾曾經做過那年老的腿
韃馬賊的朋友，馬爾刻爾自己盡力想忘掉這件事。

從前這是一種罪孽，但現今牠不再是罪孽了。他爲什麼再把
牠放在心上呢？人們或許會聽見牠，於是當他老了的時光，他們
就扭斷了他的頸項。爲着洗清這個罪孽，馬爾刻爾已在那巨蛇的
屠殺者聖喬治的聖像前面點了無數的蠟燭。無疑地上帝老早就饒
恕他了，他在上帝面前是很潔白的。只要人們不會發覺他的罪孽
——他同上帝老早講和了。他照例到禮拜堂做禮拜，做起教堂的
執事來了；他往往說到燕子：

“燕子是一種天上的鳥；牠把人間的禱告帶給上帝。”

他有好幾次爲着孩子們毀壞了燕窠，打了他們的耳光，用他
那種鼻音罵道：

“你儘可破壞啣啣鳥的窠子——（他叫麻雀爲啣啣鳥的）——
因爲牠們會帶釘給猶太人釘着基督的身體；但這些燕子却是上帝
的聖鳥。”

馬爾刻爾興奮起來了。村人們敬仰他。他知道他們所以敬仰
他，因爲他善於撐持家室，因爲他的倉庫裏裝滿了麥，因爲他是
教堂的執事，恐怕還因爲他立身正直，曾用私人的錢買了一根欄
杆圍在禮拜堂，同時又是他自己給牠油綠的。馬爾刻爾是滿足
了；只有一件事情苦惱他，這像磨石圍在他的頸項上一樣；他的
兒子不會步他後塵。大兒子密克海爾很久以前就加入紅軍了。現
在他是一個紅軍司令，住在莫斯科。馬爾刻爾私下以他的兒子自
傲，但他的腦子却在別項事業上轉念頭：

“現在密克海爾對於家庭毫無好處。他活着，但又等於死

了。”

第二個兒子潘凡爾又高又強壯，和他父親一樣，但他的腦子却很弱。兩年前馬爾刻爾使他和本村的一個女郎結了婚。烏爾卡雖然是寡婦的女兒，但她很能工作，很會唱歌；她很豐滿，像糖塊一樣甜蜜。

“恐怕他同這樣的婦人睡了覺，”馬爾刻爾想。“他的腦子總會清醒過來了。”

但一點效果也沒有。這好像馬爾刻爾在灰塵上吐一口唾液，盡力想洗去了牠。依然和他未結婚時一樣，潘凡爾繼續亂哼着歌曲，在村裏追逐着狗子，在鐘樓上拉繩——這是他的特別嗜好——而且恫嚇他的母親：

“我總要扭死你，你這狗娘！”

“我對他有什麼辦法，這呆子？”馬爾刻爾驚疑着。“當我們老了的時候，他要扭斷我們的頸項呢，這豬……”

一隻狗子在街上吠着。

馬爾刻爾站起身來。

“潘凡爾！”他跨過籬柵高叫道。“潘凡爾，你這狗子！我沒有告訴你不要同狗鬧嗎？趕回那些豬吧。你等着，讓我來抓住你。我要給你顏色看！”他奔到大門口。

四

刻卡·茲達金剛剛醒過來。晉卡撥動鍋罐的聲音和牀下一隻跛腳的小豬叫聲驚醒了牠。

他懶懶地起了牀，穿上他那紅軍的舊靴褲，一件白襯衫和靴

子。他把那破舊的帆布公文袋挾在腋下，一邊叫道：

“我此刻到蘇維埃去。”

“你不先吃一點東西嗎？”晉卡叫道。

刻卡微笑地走了出去。他戴上帽子，走到籬柵跟前。

“你身子好呀，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他說。“喂！你聽不見嗎？我剛才說‘你身子好呀！’”

“什麼？”馬爾刻爾離開了大門。“哦，這是你嗎？早安！”

“你這樣早咒罵些什麼呀？”

“哦，這正是我的習慣，刻利爾·塞內豐替支。我正在巡察着屋前舍後。一隻母牛起身的時候，就吼起來，我們起身時就喊。”

“你說自己模仿母牛嗎？”

“哦，我們中沒有誰的生活是同母牛的差得很遠的。你這樣統身穿着制服幹什麼？”

“我嗎？”

“是的，”馬爾刻爾的眼睛跨過籬柵看着他。“無疑地總不是我。”

“我們今天放假。”

“什麼一回事？什麼假？”

刻卡想了一息，隨便答道：“今天是立憲紀念日。你不曉得嗎？這同我們從前時常碰到的Tsardays（欽定慶祝皇家的人們的生日的許多假日的名稱——譯者）一樣。”

“我自然知道的，”馬爾刻爾微笑道。“哦，是的，我知道的。如果事情能照憲法幹去，我們的生活要比目前好得多了。列

甯是一個聰明的農夫，他給了我們好憲法，但我們不知道怎樣——”他躊躇着。

“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的。”刻卡在籬柵的木樁上拍着手指。“現在順便請問一聲，你從莫斯科得到什麼消息沒有？他們說你的兒子住在一座石造的大房子裏，出門都坐汽車。”

馬爾刻爾走近了一些。

“你不能同他比的，”他想；接着懶聲說道，“哦，我覺得這位置對他不大相宜。他應該同他父親住在一起。我們這裡的生活並不壞呀，但他一定要到那石造的房子去。”

“哦，那也不見得怎麼壞。一座石造房子是燒不了的。”

馬爾刻爾伸着兩手的手指，直到牠們好像小小的叉竿。

“不錯，牠是石頭的，但這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有了房子，就是小一點，也好的。他有什麼呢？毫無所有！他是一個窮光蛋。”

“不過有些人總得去服務的，”

“那是不錯的，但他現在已經做了自己的份兒，他應該脫離牠了。那是別人做的工作，有些人簡直不服務的。看看那些韃靼人吧，他們全不服務的。他們不惜給自己弄成瞎子或跛子，只要不去服務；他們果然都不服務。”

“這也是依照憲法的嗎？”刻卡溫柔地問。

馬爾刻爾抬頭仰望着。刻卡靠着籬柵，輕輕地笑着。

“依照你的憲法嗎，唉？”

他們默默地互相對看了一息。馬爾刻爾的眼睛憤憤地閃光。

“你又在笑了呀，”他想。“你這可惡的風信雞。”



他顫慄着，像在冷風中一樣，兩手插到衣袋裏去，聳聳肩膀。

門扉軋軋地響，開了；烏爾卡奔下踏道。她穿着藍衣服，手裏提着一隻桶；她的赤裸的兩肩在陽光中閃耀。她兩臂用勁地一動，把污水潑到下邊的籬跟，她的肚皮凸了出來，看看刻卡。

籬柵在刻卡的把握之下顫動着，他臉上的微笑消逝了。

“什麼東西潑在我身上？”他想，接着瞥一眼烟囪。“是了，這也是依照憲法的嗎，唉？”

“你把污水亂潑在什麼地方？你找不到另外地方嗎？”

“我老是倒在這裏的。你爲什麼這樣有勁兒呢？”

“就是你當真老是倒在這裏，我也不管，你的舌頂太尖利了。”

“老是倒在這裏的。”

“老是，老是。”

“是的，老是這樣的。看看他的樣子呀！”烏爾卡大聲笑着；她的聲音又清楚，又響亮。刻卡被她的快活所煊染，也笑起來了。

馬爾刻爾在他的褲子上揩揩兩手，走了開去，一邊傾聽着，風從河裏帶來了人的聲音和豬的叫聲。

“那里什麼事呀？又是那些豬罷了。”

他奔到那些涼房，再到山壑，他那破舊的皮靴踢起塵埃。

烏爾卡熟練地跳到一株籬樁上，伸着她那雪白的頸項。

“正像一個少女，”刻卡想，接着敏捷地一跳，同她並排站着了。

五

靠近那些涼房的山壑中的地面是卑溼的。這兒長着發育未全的楊柳，傍晚，蘆葦搖漾着，輕柔地低語着。春天，當積雪消融着的時候，這些楊柳和蘆葦都被濘泥厚厚地覆蓋着，到了夏天，當這濘泥變硬了的時候，面上就出現了裂縫，像一個很老很老的人的臉上的縐紋。同時這片水地又冒着臭氣，陣陣蚊蟲和牛蠅擁集着這地方。但對於豬羶這却是一所樂園；牠們吃着樹根和多刺的野草，在熱天，牠們洗着澡，仰臥在濘泥上打滾，愉快地叫着。

兩年以前，密特卡·斯庇林就開始想在這片水地上造成一個田園。第一夏他掘掉那些柳樹根，第二夏他給糞料和泥土運到這塊地上去，今春他已掘了許多小泥洞，種下胡瓜，胡瓜長起來了，稀疏的蔓鬚纏結着，還點綴着灰黃色的花朶。此刻馬爾刻爾·拜珂夫的豬羶已衝破了隔在這田和那些涼房中間的籬柵，扯起了所有的小胡瓜。

“滾出去！”密特卡怒吼着，跑到這塊地上，揮舞着一根大木棒。烏爾卡和刻卡看他在那田上疾奔，左右揮舞着木棒，一邊對潘凡爾喊着：

“攔住牠們，潘凡爾，攔住牠們。我們要給牠們一個教訓。惡魔已經攢進這些豬羶的肚裏了。攔住牠們，不要讓牠們走到那洞口。攔住牠們呀！”

潘凡爾跪在籬跟那破洞的近旁，由於一種不停的愚蠢的冷笑，而露出他那又大又白的牙齒。他打着那些畜羶。當一隻豬羶

走近洞口的時候，潘凡爾就用一根大木棒用死力打牠一下；這畜牲飛奔回去，像一個從瓶口射出來的瓶塞。因為找不到衝出這個陷阱的路道，這些豬羅就在這田上逡巡着，在密特卡的棒擊之下尖叫着。

馬爾刻爾站在小山上，舉起兩臂指着天空，喊道：

“潘凡爾，你這呆子！潘凡爾！”

在愛拉伊河的對岸那些田地上，吵鬧着的婦人的聲音同這些豬羅的尖叫聲和密特卡，潘凡爾，以及馬爾刻爾等的呼喊聲混成了一種雜亂的巨響。

“他多麼呆呀。”烏爾卡輕輕地笑着。“他在打着自己的豬。喂，他難道不是呆子嗎，唉？”她轉臉對着刻卡。“只要請你想一想！”

刻卡看着她，看見她的兩眼隨時都有落淚的可能；他覺得彷彿烏爾卡很久以來一直在怨訴着一些不斷的苦惱，却得不到一個回答似的；他那石塊似的臉孔和軟下來了。烏爾卡拉直她的衣衫，跳了下來；她靠着籬柵，刻卡覺得她的兩乳壓着他的兩腳。

“爲什麼我一定要忍受這種痛苦呢？告訴我吧。”

她於是突然往後退着，像一隻從水中出來的狗一樣抖着自己，匆急地走到門口，喃喃着：

“我在說些什麼話呀？我簡直不明白自己。”

烏爾卡，“刻卡低語道。“烏爾卡！”

“什麼事？”她轉過身來，“你爲什麼阻住我？”

刻卡忘掉自己想說些什麼話。

烏爾卡憤憤地咬着下唇。

“喂，什麼事？什麼事？”她揮着手。“你也是同樣的貨色。你的腦子裏也裝着一樣的東西。”

她慢慢地走上踏道，她那晒黑了的腿肚在陽光中呆笨地閃着光。

“不行，烏爾卡，跑回來！”刻卡大聲叫道，接着在籬柵上邊坐下。

她停住步，轉過頭來，兩顆歡笑的火星在她兩眼中像燭火一樣燃燒起來。刻卡的前額蓋滿了汗珠；他用衣袖揩了牠。

“天氣真熱呀！”

“天氣很熱，刻利爾·塞內豐替支；牠真熱得可怕。”

烏爾卡微笑着。更加走近籬柵，她的蔚藍的大眼睛睜開來，而且帶有疑問的神情。“喂，你剛才喊我回來幹什麼？”

“我該跳下來吧？我在這裏等着什麼？呸！女人的力量呀，一個男子不能說他的舌頭是自己的。他對她伸出兩手：“你，”他說。

烏爾卡往後仰着，臉色蒼白了。

“你，刻利爾·塞內豐替支，”她低語道，彷彿怕攪醒一個正在睡覺的小孩似的；“不要碰到我，不要說笑，不要鬧笑話。……”

“我……我只想問問你……你婚後生活怎樣？”

“這和你有什麼相干嗎？”血色回到她的雙脣了，她的兩頰在陽光照晒之下汎起了紅潮。“好的，很好。我們樣樣都有：母牛，馬，麵包。當我同母親住在一塊的時候，我們吃着乾燥的麵包皮。”她往前挺着身子，伸着兩臂。“我們從前幾乎不能保全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一種刺耳的喊聲從刻卡家裏的門口傳過來。

“哦，你原來是這樣過日子的呀！你不是說到蘇維埃去嗎？不想工作！你不是說到蘇維埃去的嗎？”

刻卡立即猜透了這喊聲的來源。晉卡站在門口，她的臉孔蒼白了，而且搖擗着，她歇斯的里地重複着：

“你不是說到蘇維埃去嗎？不想工作了呀。”

“你想我爲什麼要看想你的刻卡呢？”烏爾卡喊道。她轉身走到房裏去了，忘掉帶回那個桶。

六

當密特卡看見馬爾刻爾的時候，他就奔到楊柳叢中，丟掉木棒，他重新走出來的時候，對潘凡爾喊道：

“潘凡爾，你在幹什麼？你要打死這些豬羅的！畜性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事的，牠們知道嗎？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看你兒子的舉動呀。你要打死牠們的呀，潘凡爾。離開那個洞吧，走開吧。”

他跳過籬柵，從潘凡爾的手中奪取了木棒。潘凡爾靜靜地站着，愚蠢地笑着，接着又把那木棒搶了回來；他在頭上揮舞着牠。

“你在做什麼，潘凡爾？你在做什麼？”密特卡驚叫道，逃過這片爛地，從一個丘岡跳到另一個丘岡。

這些豬羅相繼地滾過洞口，像一列火車；那隻老公豬領着

路，做了火車頭；後邊跟着一輛一輛的車子，這搖搖擺擺的一列對着克刺匹夫尼山谷中的那些田地前進，沿途哼着氣，尖叫着。有些農婦正在那些地上工作着，老頭子和孩子們伴着她們。一看見這些豬鬃衝到他們這裏來，他們就用鏟子和鋤頭打着牠們。這些畜牲用吼叫回答這種打擊，攆到婦人們的褲下，衝倒孩子們，壓壞了碧綠的嫩南瓜。麥克沁·費杜諾夫公公用他的手杖在這公豬的鼻子上重重打了一下；這畜牲吼叫着跌在蕃薯叢中了，牠的腿彈動着，連根拔起這些小植物。

這些豬鬃被剝奪了牠們的領袖，被農夫們的打擊和叫喊驅入了狂野的混亂中，於是就退回細洛珂葉去。馬爾刻爾·拜珂夫沿着河的對邊的溝渠匍匐前進。

“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麥克沁喊道，“不知道那一個惡鬼打死了你的豬。看這裏呀……人怎好打一隻愚蠢的畜牲呢？”麥克沁公公轉身連忙走進屋裏去。

那些老人們，婦女們和孩子們，統統圍繞着這隻在痛苦中抽動着的垂死的畜牲。馬爾刻爾臉色蒼白了，沉重地呼吸着，俯身在這公豬上邊。

“有誰帶着小刀嗎？”他問，聲音是窒息的。

“恐怕牠會好過來的，”有誰輕柔地說。“殺死一隻豬鬃沒有這樣容易的，牠是強壯的畜牲呀……”

“不，我要一把小刀。”

格盧尼亞·郭拉諾凡嬉嬉從羣衆中溜了出來，奔到小屋裏去拿小刀。

七

尼珂拉伊·庇拉金的澤音掠過早晨的新鮮空氣。

“喂，朋友們！你們爲什麼弄得這麼久？火在燃着了。”

這對漁人的小舟在河岸的白聖的素白之下黑漆漆地襯了出來；他們捉得了一些肥大的鱈魚。

“我們拿着牠們呀，”斯丹攀答；他手裏握着一根顫抖的鮮鱈魚。“我們此刻回來了，珂利亞。”

兩個黑點——斯丹攀·奧格尼夫和德維卡·帕諾夫——爬上那眩目的，洋溢着陽光的白色的河岸。

貧農團的團員們在布羅斯基的赤楊叢的近旁燒着魚羹。水在放在火上的小鉛桶裏沸騰着；鱈魚在滾水中蠕動着，油珠浮到面上來。在離此不十分遠的地方，汽犁正在那地上被驅策着。

“尼珂拉伊，”奧格尼夫帶笑說道。“你再騎在你母牛的背上追一追那汽犁吧。”

“不行，我已試過多次了。”

“再試一試看，也許這次你會趕上牠了。”德維卡眨眨眼睛。

“去試一試吧！”

“我試過多次了。”尼珂拉伊在火邊坐下，再添上一些燃料。乾燥的木頭喇喇地響着，一根小小的碧青的赤楊樹枝噝噝起來，扭成一個螺旋形。尼珂拉伊把這根潮溼的樹枝推到火堆的中心。

“看呀，”他說，微笑着。“牠是不得其所了。聽牠怎樣在哭泣着；但那乾燥的燒火柴是得其所了，牠是十分快樂的。”

“你這話什麼用意呀？”斯丹攀驚訝起來。

“是的，什麼意思呀？”德維卡加了一句。“你的話用意在哪裏地方？”

尼珂拉伊用一根木柴推着火。

“我的意思是這樣：這同一個人的情形一樣。如果他不得其所，他的工作就做得不好，他兩手還要起飽；但如果他得其所，那他就快快活活地做着工作。

“哦，滾你蛋吧，”斯丹攀笑着。“看他此刻腦子裏的思想呀。不過他說的也不錯。”

“還有，”——尼珂拉伊裝着歪臉，拂掉一顆落在他鬍子上的火星——“還有，當我們開始在這裏布羅斯基工作的時候，我們正如那根赤楊樹枝一樣，不過我們並不哭泣，却是怒吼。現在，”——他想了一息，於是指着那裏邊放着跌齒生了銹的舊犁的帳幕，——“現在我們正如那架犁。”

“這怎麼說呢？”

“是的，我們中沒有幹什麼工作了。不要動氣呀，斯丹攀。現在汽犁已經到手了，我們不再耕田了，格里戈和別的一些人幹了大家所有的工作，將來打麥也是如此。”

“這些無意識的話有何用意呢？”斯丹攀蹙着眉頭。

“我恐怕我們統統要變懶惰了。”

“哦！”斯丹攀哄笑起來，他的笑又煊染到德維卡。“原來困難就在這裏呀！你恐怕我們統統要變懶惰了。你們聽見這話嗎？他怕我們的手不再和稻麥接觸了，怕我們肥胖得不能走動了。”

“不對，聽呀，你不要亂吼吧。”尼珂拉伊搖着他的頭和手。

“你太聰明了，德維卡……”

“不對，珂利亞！”斯丹攀停止哄笑了。“不，你沒有仔細想過這一點。我們現在需要休息嗎？我們需要的。我們在布羅斯基已經流够了汗；我們已流了好多年了。現在我們正在休息着，使我們的力氣重新恢復過來。於是我們又要開始工作了；我們應該的工作太多了，兄弟。首先我們就得毀壞這鄉村的舊社會，我們得把所有的洞隙都填補好……”

“不，我不要參加那種工作。你讓我脫離那個吧。”

“沒有你，我們也要幹下去的。你老在經營布羅斯基。於是你的房子不是統統倒塌了嗎？自然是的，我的也如此，格里戈的也如此。就是我們獲得了足够的麵包，依然還有充分工作要我們幹的。那些房子，”——他指着山壑對面那地主的古屋——“我們應該把牠修理好。這是一座石造的房子，給牠改作俱樂部或公共的廚房和飯廳是很好的。在我們全體沒有過着很好的生活以前，在我們全體沒有獲得一個自己的場所和一個公共的場所以前，我們還有充分工作要幹的。你等着；到了秋季，他們統統都要加入我們的團體了；古舊的籬棚要塌下來了。”

“是的，”德維卡插嘴道。“就是現在他們中有幾個也在談着加入我們團體的事。”

魚羹滾起來了。

“格里戈，”尼珂拉伊喊道，一邊從火堆上拿下鉛桶。“來，魚羹煮好了。”

那汽犁滾過雜草和石子，突然折了過來，停在火堆的近旁。

“此刻你可以休息一下了，老朋友。”格里戈·斯康羅夫對那曳引機說，在火邊坐下。“我現在開牠開得很熟練了。”

“喊一聲細透金吧，珂利亞。”

尼珂拉伊跪了起來，一手遮在嘴邊，喊道：

“細——透——金！吃早——飯呀！魚羹煮好了！”

細透金從赤楊叢中走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柄斧頭。他一邊搔着那長滿了鬚鬚的下頸，一邊在火邊坐下。

“那兒的工作够多了。牠在地主的管理之下統統要腐爛了。”

他們吃着魚羹，吃着白麵包，談論着他們的工作。不久就必須把打禾機連在曳引機上，開到細洛珂葉的打禾場——那兒的農民們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替他們打禾。他們又說到他們的老婆身上了；現在她們不大發脾氣了，不大吵鬧了；尼珂拉伊的卡提雅已經變得更年輕了，彷彿她的肩胛骨不再聳出來了，臉上老是浮着笑。格盧沙·奧格尼凡看來嬌嫩得多了。

“她現在看來很嬌嫩，”斯丹攀說。

他們就這樣談着話，提示尼珂拉伊，如果卡提雅真的有了孩子，他們要給牠在十月洗了禮。

同時細洛珂葉的農民們在他們自己的田上犁着，耙着；汗珠從他們的馬上滴了下來，灰塵厚厚地罩在牠們溼漉的身體上；那些農民跟在馬的後邊，他們的臉孔朝着天，朝着火熱的蔚藍的天。

“我們需要雨了。”

“看，沒有雨，樣樣東西都乾了，”契什克喃喃地說。“你還沒走到一道犁溝的盡端，牠統統乾完了。”

在那樹林的邊際，彼得卡·庫特雅洛夫疲倦地跟在他那灰色馬的後邊；他的鞭子不時呼呼地在空中響。他望着契什克。

“撒凡爾叔叔，”他喊，“你有捲烟嗎？”

“什麼？烟嗎？”

契什克停住步，一手滑到衣袋裏；烟袋裏充滿了烟草。

“沒有了，”他喊。“統統吸完了，糟糕。”接着他對自己喃喃道：“我這裏是沒有東西給你的。老是給我——給我——給我。”

貧農團的團員們望着對過的他們，笑着。

“看他們呀！他們結果總要弄到這種地步。”

“他們這樣下去總會到我們這邊來的，”斯丹攀說。“我們總要把雅舒卡拉進來。”

“他就要進來了，”尼珂拉伊說，一邊搖着他的調羹。“剛才我碰到他，他對我說：‘事情完全決定了，我要加入你們。’”

八

察克力夫的家分爲兩家了：中間隔着一堵薄薄的板壁。這板壁，雖然薄，但人却穿不過牠，也搗不過牠

在這板壁的後面，住着雅舒卡和斯丹舒卡。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腦子時刻在想着這堵板壁。

“本家的父親和本家的兒子——同住了一個家裏，然而又分開了。你怎能過着這種生活呢？”

“邊接邊地住着，然而彼此從沒有互相說過一句話。”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拉拉他的襯衫，凝視着窗外。

“這算什麼生活呢？”他想。“父親爲他的孩子們工作了一輩子，但這些孩子們——哦，不要提起吧！

一些小鷄在天井中騷動着——奇怪的小鷄；底拉金的小鷄和

他自己的混雜攏來了。牠們在啄着種子。

“他們居然一點都不管，雖然牠們不是我們自己的小鷄。”

他一邊對自己咆哮着，一邊走到別間房裏，望望窗外；樣樣東西在他腦子裏喚起同樣的想頭。一輛做好了一半的貨車靠在籬棚上；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曾想買第三匹馬，他已僱定了一個磨特維的工匠給他造一輛貨車；但這個人又不得不辭退了。他的家已經分爲兩家了，他怎能僱用這個磨特維人呢？

“夫呀！”克侖尼亞喊道。“早飯預備好了。今早有薄餅——你愛吃牠們的。”

“雅舒卡在什麼地方？”

“在他丈人家裏。他很早就出去了。”

“他們常到那裏去的。”

他又靜默着了。

“我多麼冷呀，”他想。“天氣稍稍有一點兒冷，我就凍僵了。我從前在期待着的事情至今還沒有發生；現在這個却發生了。爲什麼樣樣東西……樣樣東西都顛倒了呢？顛倒了爲什麼？”

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本來喜歡過着和平的生活；他本來喜歡他的生活順利地前進着，沒有絲毫阻礙。但是樣樣東西在他手裏都破碎了，如果他補好一個地方，牠在另一個地方又爆裂了。

從朦朧的遠處，那少壯的，勇敢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形象往前移動着。

“正如雅舒卡一樣，”他喃喃地說，幾乎聽不見。“同樣的貨色，全然相同的貨色。我們如果合作起來，該做出怎樣的成績

呀！他很有力氣，口才也不壞。只要看他那天怎樣駁倒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吧，而且還在大眾面前說的。只要我能够把樣樣東西都翻轉前頭來；只要我能够丟掉這些年紀，重新開始我的生活，知道什麼地方擺佈着洞穴和陷阱，什麼地方你該兜一個圈子。什麼地方你得毫無畏懼地直向前走。最好是重新再來一趟，但你却做不到。年紀不是像算盤上的盤子一樣；你不能任意或前或後地移動牠們，加減牠們。但這些年紀却是……”耶戈·斯志帕諾維支歎息着。“我本來可以到寺觀裏去的，不過他們說已把牠搗毀了。”

他憤怒地強笑着，記起昨天深夜那隔壁的門響了幾聲，有人走進了雅舒卡的房間。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一邊踱來踱去，一邊默想着，有時他就忘形失態地大聲叫喊起來。

“靜些吧，你要驚醒小孩子呀。”斯丹舒卡喊道。

“聽他們喊呀，要驚醒小孩的！我們時常在一切鐘都響着的時候睡覺，甚至沒有誰聽到牠們。這里你連低語都不可以……你這皇后。”

九

雅舒卡站在倭爾加河的河岸上，混身浸浴在陽光中；他的襯衫是開着的。他抱着亞紐舒卡；亞紐舒卡揮舞着兩手，絮說着，亂扯着雅舒卡的兩耳。

“不要煩，女兒，不要煩。看，媽媽在那兒呀。”

斯丹舒卡平臥在水面上，兩腳潑起陣陣的浪花；河水湧起泡沫，這泡沫，循流被漂逐着，像解凍時的積雪一樣消散了。她的

脊背在黑漆漆的河水的映襯之下閃着白光，她的長髮辮沿着脊骨拖成一道黑線；當她運用有力的臂拍從河岸游了開去的時候，這根粗大的髮辮左右搖動着。

“喂！雅舒卡！”她叫道。“雅舒卡！河水是這般的溫暖。你放下亞紐舒卡，也來游泳呀。”

他給亞紐舒卡放在岸上斯丹舒卡的衣堆旁邊，拾了一些被河水沖洗得光光了的藍的，白的，和紅的小石子，放在這小孩的面前。

“這給你！玩玩牠們，小女孩。”

亞紐舒卡拾起一個石子，放到嘴裏。

“哦，不可以的，你不好幹那樣事的！你不好吃牠們的。牠們不是餅乾呀。”

斯丹舒卡的聲音從倭爾加河響亮地送了出來：

“雅舒卡！”

“來了呀！你在這裏玩一下石子。”

他攪動着這些石子。亞紐舒卡愉快地笑着，頭兒側在一邊；太陽蒸晒下來，使她昏昏欲睡了；她兩眼閉攏來了。雅舒卡脫掉襯衫和褲子，奔到水邊，他毫不躊躇地一直攆到河中，一道浪花噴射上來，在陽光中閃耀一息兒。雅舒卡游出了好幾碼的距離，用勁地拍了幾拍，就趕上了斯丹舒卡。

“來，斯丹舒卡！來，跟着我！”

他們筆直地游過倭爾加河，後邊留着一道蜿蜒的泡沫。幾分鐘內，他們白色的軀體不見了，只有兩個黑頭在倭爾加河的寬闊的灰藍的脊背上晃動着。

“不要落在後面呀！”雅舒卡的聲音穿過隔在他倆中間的水面，很低微，但又很清楚。“不要落在後面呀！”

他們游得更遠了，直到他們的頭有如兩個黑點在平靜的河面上滾動着，被水流漂逐着。接着他們回頭了；雅舒卡仰天游泳着，斯丹舒卡實行一種側泳。他們的頭幾乎碰到了，他們對那充溢着陽光的荒涼的河岸前進着。

突然間，在距離河岸十二碼的地方，在水流很激烈的地方，雅舒卡從水面上稍稍掙起身來，“哦！”這樣喊了一聲，就在她眼前不見了。

斯丹舒卡前進着，笑着，回顧着。在雅舒卡攢下去的地方，水面上出現了水泡，碎成一小圈一小圈的水沫。

“他要在什麼地方透上來呢？那里嗎？我該游到那里去嗎？我要抓住他的頭髮。但也許此刻已在我的下邊。”

她的頭兒攢到水下，希望看見雅舒卡，接着又對着河岸游泳着了。游到距離河岸五六碼的時候，她突然焦急起來。

“爲什麼他在水下這麼久？”

她停止游泳了，兩手慢慢地划着水面，又看一眼雅舒卡剛才攢下去的地方。她的心兒急激地跳動着；她一邊回頭對着河岸，一邊喊道：

“雅舒卡！”接着喊得更大聲了，更尖銳了：“雅舒卡，千萬不要再攢在水下呀。”

她的兩手不會再動了，彷彿有誰在水下緊緊抓住她。岸是近了，很近了，那兒有亞紐舒卡，在陽光中靜靜地側臥着。

斯丹舒卡用盡最後的力氣，更加游近河岸了，她於是掙起身

來；河水衝到她的嘴脣，衝進她那在驚恐中張開的嘴巴。她往後仰着頭；水流又把她衝到了。

斯丹舒卡驚叫着，幾乎不自覺地重新開始游泳了。這幾拍的游泳彷彿費了一年時間，費了一個永生。

“雅舒卡！救命！”接着又在完全失望中喊道：“雅舒卡！哦，我的上帝！”

“什麼事？”雅舒卡在她面前攢了上來。“爲什麼？”他的臉孔浮漾着微笑。

她兩臂圍在他的頸上。

“哦，我剛才多麼怕呀。我以爲——”

水流給他的身體帶到她的邊沿；牠在水下像綢緞一樣涼，一樣滑；他倆的肉體的接觸在斯丹舒卡的內心中喚起了一種還沒經驗過的感覺。她的雙脣無聲無息地顫動着，她的兩眼陶醉在一種新快樂中了。雅舒卡的兩臂的肌肉像鬆軟的繩索一樣起伏着；她在水下躺在他的臂抱中，他的兩臂輕輕地撫摩着她的胸膛。她的雙脣張開了；她對他低語着，溫柔地而又切熱地。雅舒卡默默地用他的雙脣壓回她的低語，給她從水面上拖了起來；她的被陽光晒黑了的濕漉漉的身軀在陽光中閃着光。

亞紐舒卡醒過來了。

十

“唉！他們一對來了，這對雌雄鵝。”德維卡從自己火邊的坐位歡迎他們。“快些來，否則就沒有魚羹剩了。”

“你忘了那隻小鴨呀；他們不是一對，他們是一輛三頭馬

車。”斯丹攀對亞紐舒卡伸出兩臂。“看她是一隻怎樣的小鴨呀。”

人們移動着，讓位給斯丹舒卡和雅舒卡。

“我們剛才在說到你，”尼珂拉伊說。“我們一直在詳詳細細地談論你。”

亞紐舒卡拾起一隻大調羹。

“看她呀，”斯丹攀皺皺眉頭。“喂，小姑娘，你在吃東西了，你沒有做過工作呀。”

亞紐舒卡轉臉對着他，把她的小指頭掩埋在他那濃密的鬚鬚中。

德維卡把他的調羹放到盤裏，轉臉向着雅舒卡。

“你該知道，雅舒卡，你還欠我們一趟喜酒。你已經獲得了本村最好的姑娘，你却祕密地結婚了。”

“我們等到秋收後再說吧。”斯丹攀說。

“到那時我們就請你們貧農團吃喜酒，請全村吃喜酒，德維卡叔叔。你得知道我現在是自撐自立了，而且無論如何……我同斯丹舒卡最後已經決定加入貧農團。你們肯接受我們嗎？”

“我們得考慮一下；我們得考慮一下。”德維卡緊包着他的雙唇。

“是的，我們得考慮一下，”斯丹攀同意地說。

“不要理睬他們，”尼珂拉伊說。“我們剛才說你如果加進來，是最好不過的事。”

“哦，他已洩漏祕密了，”斯丹攀笑着說。“哦，你，珂利亞。他本該還要辦喜酒的。……但天氣是多麼熱呀！我預料我們的麥會長上來的！我們在新的泥土中種得很深。但我想那些農民們的麥是要焦死了。”



第九章

泥岐塔·郭拉諾夫好幾次在田野間兜着圈子，視察田禾；每一次他的脊背比較前次更彎曲了，他的身軀更消瘦了。今天他簡直難於走動了；他停在天井中，愁鬱地注視着田畝。重重的塵霧捲過牠們，彷彿在玩着捉迷藏的把戲。

“看看這個樣子！”泥岐塔僅僅動着他那枯乾的，無血色的，像枯了南瓜一樣的雙脣。“你簡直沒有辦法，唉！”他深深地歎着氣，胸膛內響着喇喇的聲音，像薄冰踏在腳下的響聲。“我們又不得不吃黑麵包了。”

“黑麵包倒還可以使得，”密特卡·斯庇林喃喃地說，一邊負着樹皮從河中走上來。“但如果我們要靠苦艾和 Horsesorre（一

種褐色的草類——譯者)過活，那我們就糟透了，”他帶着尖銳的，鳥一般的聲調笑着說。“奧格尼夫說報紙上載着在聖瑪麗誕日我們這裏一定有大雨，或不到那時也說不定。”

“聖瑪麗誕日——不到那時我們就要被燒死了。”

“也許不到那時就會下雨了。”

“哦，不會的，從春天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的天氣。地土像鐵一樣硬了。現在你不能期望什麼好處了。看天氣多麼熱呀。樣樣東西都燒成塵土了。”

兩個老頭子的鬚髯朝着火熱的天空；密特卡·斯庇林的，稀薄，微帶灰白色；郭拉諾夫的，略帶微紅，修得很方整，滲雜着白色。

“你以為怎樣，泥岐塔·森永尼支？”泥岐塔的聲音攪亂了火熱的靜空。“我想我們的田地已經着魔了。一來了一陣雲，牠就裂為兩部份，向不同的方向去了，彷彿有誰給牠掃去了一般。”

“也許如此。但我想這完全是那些小山的緣故。一切都該歸咎牠們。你聽我講呀，三天前在尼珂爾斯珂葉下了一次大雨，而在這裏却樣樣東西都乾盡了。相隔還不到十俄里路呀。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那些小山的緣故。你只要看一看，當雲陣來到這邊的時候，他們就被巴爾巴細克哈山或細克哈山攔阻住了，牠們於是轉向別的地方面去了。我們應該搗毀了牠們，”泥岐塔稍稍停一息又說。我們村裏全體人都該到那兒去搗毀牠們，至少我們應該在牠們中開了一道通路。我們應該教刻卡去辦理這件事——但他現在幹着什麼事情呢？不過在村裏蕩來蕩去呀。”

密特卡看看那些小山；牠們蓋着樹木，圍繞着細洛珂葉的田畝，像一個馬蹄鐵。他幻想着已在牠們中間開成了許多通路，雲堆已經聚集攏來湧過牠們，像從澡房的烟筒裏湧出來的濃烟；傾盆大雨倒了下來，田畝變成綠色的了；地土一致被壓平了，農民們快活起來了。

“是的，”他說，“不過我們的主席正在想着別種事情。他忙於應付他的老婆。有一天他給她一頓痛打，自己却溜到潘凡爾的老婆烏爾卡那兒去，你聽到過嗎？他的時間就花費在這種地方了。

他靜默了。附近有一個小孩在單調地哭泣着；下面的湖邊，孩子們在玩耍中叫喊，同時那鐵匠凡西利在鐵砧上敲着他的鐵鏈。

“他們說尼珂爾斯珂葉也是大旱。”密特卡搔搔手。“在厄瑪羅夫卡剛剛下過雨。”

“我們該把牠們搗毀了，”泥岐塔輕柔地喃喃着，一邊傾聽着從街上傳來的喧聲。

帕克霍姆·普契爾金公公的小屋躺在街上的天井邊。牠是非常古舊的了，像帕克霍姆自己一樣。有幾個農民聚集在屋外，帕克霍姆從這個轉向那個訴說着，呻吟着。

“我在這裏住了七十三年了，現在我非離開牠，去到陌生人當中過生活不可了。我不得不離棄牠，不得不跑開了。”

他看着那些農民們，他的雙睛停在馬爾刻爾·拜珂夫的身上；他伸出他的右手。

“好，你買去吧，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不要吝嗇。你很

富呀。喂，你肯給我多少呢，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

馬爾刻爾微笑着，兩手挽到背後去，望望下街他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於是又轉臉輕蔑地瞥一眼帕克霍姆的頹敗的小屋。

“牠給我幹什麼用呢？你只要踢牠一脚，你就來不及收集所有落下來的灰塵。”

“喂，你至少總得幫助一個落難的老人呀，”密特卡說。

“這樣我就非死不可了嗎？”帕克霍姆用一個弱小的拳頭槌着他的胸膛。“一個人總不願意死的，你自己也該知道，有許多人如果不跑到別的有麵包吃的地方去，那他們統統要在這黑暗的年頭餓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形，否則你想我願意賣掉我的房子嗎？”

“你是不會死的，”密特卡插嘴道，一邊轉臉向着馬爾刻爾。“你應該幫助他。潘凡爾或密克海爾如果回來的話，都願意幹這事的。你應該幫助他，你很富呀。”

“你有一副好心腸，不是嗎？”馬爾刻爾回答道。“爲什麼你自己不幫助他呢？你也很富呀。賣了別一隻母牛——你要牠幹什麼呢——自己給這地方買了去。”

“哦，我？”密特卡笑着說。“我剛說的不過是……哦，你知道——個個人都知道我是買不起的。……”

“那就對了！但你勸告別人買的本領却很不錯，不是嗎？只要除掉你自己。”——他轉臉向着帕克霍姆——“就幫幫你忙吧，三普特。”

那些農民徬徨不安地移動着，他們的眼睛盯視在地上，彷彿他們沒有穿上褲子被別人拉到市場上去一般。帕克霍姆顫抖着，

拉着馬爾刻爾的衣袖。他踢——這小屋的屋角；被溼氣腐蝕了的木屑在這踢擊之下跌了下來，長橈下的老鼠害怕地尖叫。

“看呀？看這些屋角呀！什麼樹木！你現在俄國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樣松樹了。”

“三普特，”馬爾刻爾重複道。“這還是因為——”

“三普特？我不願意把牠換了三普特！我甯願放火燒了牠。我與其給牠換！三普特，不如用我自己的手放火燒了牠。”

烏爾卡從天井奔出來。她一手遮着眼睛，另一手握着手巾按着胸膛，喊道：

“喂，你！來吃飯！”

“好的，放火燒了牠吧，”馬爾刻爾說，接着就應了烏爾卡的呼喚走開去了。

“你想到那里去泥？”密特卡問，一邊在長橈上坐下。

“到基茲利亞去。我的厄瑪羅夫卡的姪子叫我到基茲利亞去。他說，那里他們樣樣都有。葡萄和酒，你甚至無須種植蕃薯，牠們自己會生長的。”

農民們成圈圍坐着，抽着烟，用手窩遮着捲烟。樣樣東西都這樣枯乾了，星星的微火或許會燃起燎原的大火來。他們傾聽着帕克霍姆公公的關於基茲利亞的故事。

“在中國，他們說，在中國，他們都吃炒蝗虫的。他們確實說牠的味道很好。但中國又是這樣遠。……”

斯丹攀·奧格尼夫走到他們的跟前，把他的鋤頭掘在焦燥的地面上，聽了一息帕克霍姆的故事。

“你要死到異鄉去嗎？”他說。“異鄉的坟墓比這裏的坟墓好

些嗎？”

“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斯丹攀？我有什麼法子呢？”帕克霍姆站了起來。“你告訴我怎樣才不會餓死？離鄉別井，只有魔鬼知道跑到那里去，你以為這種味兒是甜蜜的嗎？”他揩了一顆淚珠。“我只怪死神不早些給我領去。”

“我們得在這里給你想個法子。我們生着手，總得幹點事情，不過我大家得商量一下。”

“你老在大話。”密特卡在他的捲烟上抽了最後一口。“但你的話正跟這東西一樣無意思。”他給捲烟頭丟在地上，用他的赤裸骯髒的腳跟壓了牠。

“你不可以那樣說的，”帕克霍姆說。“這是蠢話。斯丹攀的兩肩上長着一個好頭腦，一個好頭腦。……”

二

日子向前滾着，夜更短了；太陽愈燒愈熱，彷彿要壓下乾燥的開裂的地面來了。

婦人們為怕饑荒都發狂了；農民們默默地，愁慘地在街上裝着，或在天井的長橈上坐着，他們的透露着脹腫的筋脈的長臂軟地垂在兩側。有些人爬到附屋頂上注望着天空，尋覓着雲堆。

沒有雲來。

“牠們已經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別的一些地方一定在下着雨，但在這里細洛珂葉，從沒來過一朵雲。”

於是日夜都在苦惱和渴望中過日子。個個心兒都是沉重的，都被一種農民的苦痛和憤怒壓迫着。

於是全村轟傳着一種謠言。

“在離細洛珂葉一百五十俄里的凱密舒羅卡，有一個寡婦，她的聖像在演着神跡。”

起初沒有誰相信這種故事，但後來聽到這種神跡已在好幾處地方——在支晉那，厄瑪羅夫卡，伊利姆——發生了的時候，細洛珂葉的婦人們就興奮起來了。傍晚，她們裹着圍巾，沿着屋後奔到愛拉伊河，默默地而且匆促地，彷彿去幽會一個祕密的情人。這地方是由格盧雅·郭拉諾凡所選定的；爲她選定的那些婦人夜間在這里會合，她們彷彿不覺得蚊子的存在，跪在河岸上，祈禱聖母給她們一個徵兆。……

日子往前滾着。田間的稻麥枯萎了，小溪乾燥了，牛羊消瘦了，成羣的昆蟲遮黑了天空。

農民們更憤怒了；他們的眼睛閃着野狼似的兇光，他們的步態是軟軟的，偷偷閃閃的，賊一般的……婦人們的前額蓋滿了腫瘤，她們的身軀被昆蟲咬得發痛；她們在水邊祈禱七夜。有幾個失却了信仰，不再來了，像疲乏的母牛脫離牛羣一樣；其餘的人繼續靜靜地祈禱着，淚珠滾下她們的兩頰，依然誠懇地祈求聖母幫助她們。晉卡的眼皮下垂着，她用手指都很難撐開牠們。她的背脊發痛；她全身都發痛，她的頭像鉛一樣沉重，但她却忍住她的痛苦，繼續祈禱着。

“我得盡力忍住她，於是她會幫助我。她會使刻卡的腦子清醒過來，或許她會給我一個孩子……只要一個就得了，”晉卡祈禱着，在河岸上碰着她的額頭。

接着又生了一個謠言。

“在紅細洛珂葉三十俄里的支蒲夫卡，一個聖潔的處女昏了七天，當她在第八天醒過來的時候，天使們就領她到禮拜堂。在場的人們都看見她，她一手捏着一塊肉，另一手握着一些青草。這塊肉可以醫治樣樣病症，跛子碰到牠就能走路，瞎子就會還光。如果我們把這草拿一點到村裏來，一定會落雨。”

當夜麥克沁·費杜諾夫公公把這聖女的消息通知河邊那些婦人，說道：

“到那裏去吧，我的孩子們。沿着那條韃靼道路一直走了三十俄里，不要離開這條路。那里你們就會找到那個聖女。把那種草拿一點來，帶回我們的村裏來，拿到田上去。但你們得快去，因為上天沒有給她多少草，牠立刻就要完了。”

大早，在牧童斐拉還沒吹起號角，而那隻蓬鬆的守羊犬還沒用他那拖長的吠聲回答着的當兒，格盧雅·郭拉諾凡孀孀和晉卡就出發到支蒲夫卡地方去了。

同日傍晚，有幾個支蒲夫卡和凱密舒羅夫的農民來到細洛珂葉，跪在禮拜堂前面，跪着移動到禮拜堂的門口，對上帝唱着聖詩。

細洛珂葉的人們驚異地望着他們。

“這兒有一個神跡，”客人中有一個對他們說道。“一個天使在你們的禮拜堂中飛翔着，背上背着十字架，同時門口那個聖像忽然變新了。”

“如果我們能够把他們留在這裏的禮拜堂裏，倒也不壞呀，”馬爾刻爾·拜珂夫想，“只要奧格尼夫和他的警士不要爲了這事把我們拘禁起來。”這個展望使他恐怖起來了。

“你們不要褻瀆神聖呀！”他對那些婦人喊道。

三

正午，當太陽晒得最厲害的時候，當那些馬疲乏地抖開身上的蠅羣，找尋躲避陽光的陰處的時候，格盧雅和晉卡沿着那從細克哈山到愛拉伊河的小路走了下來；她們慢慢地走着，頭兒俯垂着。

“我們怎樣說才好呢？我們怎樣說才好呢？”格盧雅低語道。走到河邊，聚集在那兒的婦人們就瀉出一陣問話迎候她倆。

“那處女死了。”格盧雅不期而然地說了出來。“她在第八日死了。”

“那些婦人們哽咽着，而這兩位代表的頭俯得更低了；她們大家一塊兒走到街上去。在街上，她們的哭泣聲混和着聖詩的歌聲，擾亂細洛珂葉的人們的午睡。

刻卡從他的屋子裏走出來，給那些婦人瞥了一眼，在地上吐一口唾液，於是一邊下了那長長的跌門鑰，一邊喃喃地說：

“你們儘管唱下去，你們儘管唱下去。”

他跑到乾草棚上，躺在糊亂的絲一般的麥稈上。牠有一種雀麥夾雜着陳腐的料糞的氣味。在籬柵的那邊，一隻野蜂在嗡嗡着，許多麻雀在唧唧着；在他頭上，屋蓋底下，蠅羣懶懶地嗡嗡着。刻卡從拜珂夫的天井聽到潘凡爾的粗暴的單調的聲音。

“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

刻卡起來看看籬柵的那一邊；拜珂夫的天井裏站着那匹馬，已經裝配好了；牠一隻腳纏住了繩。潘凡爾俯着身子，喊道：

“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

那畜牲在焦燥的地面上頓着足，平貼着兩耳；牠不懂潘凡爾的意思，於是發怒了。潘凡爾用鞭柄敲着馬膝，一邊繼續喊道：

“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

烏爾卡從附屋走了出來。

“哦，好一個頭腦！你拉不開這繩結嗎？”她一邊敲着馬的一腿，一邊輕柔地說：

“揭起這隻腳呀，蒲拉卡。”

蒲拉卡立刻舉起一腿；烏爾卡解掉繩結的纏結。潘凡爾吃吃地笑着，用一隻骯髒的指頭點着烏爾卡的胸膛。

“滾開去，鼻子流着鼻涕呀！”她用一隻溼漉的手拍一拍他的臉頰，奔到門口。她在那兒對他裝出鬼臉，嘲諷地喊道：

“不是這一隻，是那一隻。哦，你這蝌蚪。”

她走進房裏去了；潘凡爾在這馬的周圍鬧了一息，把馬繩拉來拉去，又把牠們纏在他的手臂上；於是坐在車子裏，接着又滾下來，蹲在車旁的地上，用鞭柄在天井的灰塵中畫着大馬的蹄子的輪廓。

刻卡歎着氣，又躺在麥稈上了。

“爲什麼一定要這個樣子？爲什麼一個人一定要鎖着這種鎖鏈？他該可以撕掉這種鎖鏈了，但他却不去撕。那個呆子潘凡爾……烏爾卡也是一樣；他們將要頸上帶着鎖鏈下到坟墓裏去。”

他的想頭轉到晉卡身上了。

刻卡大怒了，因爲晉卡曾到支蒲夫卡去，而且是祕密去的。起初他決定當她回來的時候，他就教她去另找終身伴侶，去同另

一個人繼續她的生活。他是決意這樣幹的……。起初他想給她那頭母牛，他自己留着那匹馬。這母牛的牛種是絕妙的，而且是他親手養大的，他曾經抱過牠，當牠還是孤弱的小牛的時候。現今刻卡的母牛是牛羣中最出色的母牛。他是捨不得牠的。刻卡決意留着這母牛了。那末晉卡呢？哦，就把那些羊給晉卡吧……。但這些羊是刻卡親自揀選來的；爲了這些羊，刻卡會到在十俄里遠的蘇維埃農場去了好幾次，而現在竟讓外人佔有了牠們，而這人一定要殺滅了這些上好的種羊，他將毫不顧惜牠們。不，這些羊刻卡也是捨不得的。最好是（自然他在未死以前是不願意捨掉那匹馬的，）讓刻卡領有所有的牲口和麥子，而把那座房子給晉卡；讓她住在那里。但刻卡曾經費了很多力氣造成這座房子；他會有許多夜沒有睡眠，在那片爛地上彎身屈背，一個人做了十個人的工作，難道這統統是爲外人幹的嗎？有時……是的，有時也許她的行爲不大正當，但他就要把自己的房子拋給外人，而自己又去費了許多沒有睡眠的夜和令人發痛的日另造一座房子嗎？不，他不願意捨掉這房子的。但晉卡怎麼辦呢？他無可奈何地展開兩臂。沒有東西可給她的……。

刻卡覺得自己和晉卡被一根強固的繩條束縛着；牠一端鎖着他的頸項，另一端鎖着晉卡的頸項。他向一個方向拉着，晉卡向相反的方向拉着。或不如說晉卡全然沒有拉；她決然地站在一個地方，等待刻卡拉停了，於是他倆又可以一塊兒生活，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快活，走着同一的路。……

當那些婦人們走到刻卡的房子跟前的時候，她們就停止唱聖詩了，大家互相低語了一陣，於是分散了。晉卡想推開大門；她

的心兒苦痛地緊縮攏來，她的兩手顫抖着。

“怎麼一回事？門鑲着了嗎？”她喊道：“刻卡”

“誰在那兒？”

“自然是我！”

“是我！哦，是你。喂，繼續禱告上帝呀，也許他會給你開門的。我不是管門人。”

晉卡用她的拳頭在門上輕輕地敲着；她的兩腿支撐不住了，他的脊背因為走了長路而發痛。她幾乎要在這門邊躺了下去，熟睡一下。起初她輕輕地哽咽着，後來更大聲了。她的呼吸成了一種猛烈的短促的喘息。

“不要哭泣；你的眼淚是不會感動我的，牠們只會使我發怒。”

哽咽停止了。斯丹攀·奧格尼夫走到門跟，輕輕地對晉卡說了一些話；於是他爬過籬柵，走到乾草棚上。斯丹攀在刻卡的跟前坐下來，他的兩道眉毛蹙成一根濃厚的直線。

“你爲什在這里躺了三天？那些婦人們統統焦急煞了，她們要迎神了，個個人的神經都錯亂了，而且有點發狂了。而你却躺在這里麥稈堆上。你應該拚命地幹一下，”他接着又憤憤地說：

“喂。你爲什麼一聲不響？”

“拚命地幹一下嗎？要人拚命地幹是很容易的，但誰來醫治傷口呢？”

“誰？軍隊呀！”奧格尼夫喊道。“在軍隊裏，他們頃刻就給你醫好了。前線上還有更厲害的傷口，但如果軍官一喊，他們頃刻就好些了。你有什麼痛苦嗎？好，你得想想那些真正的苦痛

呀；人們快要晒死了，樣樣東西都在毀滅着了，而你却在這裡睡覺，夢想着你自己的小小的痛楚——一個小小的痛傷和一切無謂的苦惱。你現在應該出來領導一下了，你必須把個個人拉在一起，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像一個人一樣地和這饑荒奮鬥——此刻看看你和你的痛苦呀。同老婆鬧了一場，自己溜了開去，躲在麥稈堆中。是的，你已經忘了列甯吩咐我們的一切。……”

開頭，奧格尼夫的話語激怒了刻卡，但一提起列甯的名字，他就苦笑起來。

“但，斯丹攀叔叔，我真有什麼辦法呢？我能够用褥子蓋住太陽嗎，或給牠一張條子，教牠不能晒得這樣熱嗎，唉？”

“哦，你這笨伯，”奧格尼夫笑起來，“你用慣了你的條子呀。聽我講呀，”他正經地繼續說道，“新闢的田地約有三百畝。我們必須在愛拉伊河上築了一道堰壩，灌溉這些土地，如果穀麥毫無收成，至少總可獲得這些新地上的蕃薯和南瓜。這就可以救濟我們了。你懂得嗎？”

“我也想到這一點，但人們贊成嗎？”

“哦，你是一個真正的稻草人，然而他們却說我們的主席是全區通名的主席。自然，一定要把人們組織起來，聯合攏來，勸誘他們；我們應該指示他們：這裡一邊是坟墓，另一邊是生路，你的生路和你的孩子們的生路。我們與其這樣活着，還不如死掉——你以為怎樣？你以為他們不懂得這個嗎？去，我們去吧。”

他們從乾草棚走下來。

“刻利爾。塞內豐替支，我正來看你，”馬爾刻爾。拜珂夫走到籬跟的時候，這樣說道。

“什麼事？”

“哦，”馬爾刻爾搔搔背脊，因為有奧格尼夫在旁，他的心緒混亂了。“你知道這些人們是怎麼樣了，他們統統發狂了。他們要抬着神像出去求雨。”

“迎神嗎？”

“是的。就是這把戲。”

“這有什麼意思呢，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這樣遊行一遭對我們沒有什麼幫助的。”

“我知道的。”馬爾刻爾聳聳兩肩。“我也和你一樣，不相信這種事的，但他們却無疑地要舉行牠。”

“哦，這事怎麼辦呢。”刻卡轉臉向着奧格尼夫，微笑着。

“我自己毫不反對牠。如果你們要去求雨，就去求；如果你們不要求，就不要求。你們要在什麼時候舉行呢？”

“今天晚上開晚禱會，明天早晨抬着神像。……”

“好，你們去舉行吧，願上帝保佑你們。”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馬爾刻爾喃喃着，奔回那附屋裏去，那些信徒——泥岐塔·郭拉諾夫，契什克和士侖卡——都在那里等候着他。

“喂，你明白嗎？”刻卡笑着。

“是。你知道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嗎？”奧格尼夫向刻卡僂着身子，對他耳語了幾分鐘。當他說話的時候，用勁地演着手勢。

“我們就這樣幹，”刻卡說。“這並不難。”

斯丹攀回到家裏去，刻卡走進自己的屋子裏。

晉卡坐在一個角落裏，從那聖像上擦掉那用粉筆繪成的豬頭

的形像，一邊哽咽着，輕輕地對自己低語着：

“這是他畫的，用以嘲弄上帝的……。他想侮辱上帝的，那個聖女也是……他們說她有神奇的草，後來又有些人說她在製造靈鬼，於是他們就把她帶到警察局去……哦，上帝呀，不要讓他們幹這種事吧。”

接着又有別種思想攢進她的腦袋裏，在那里亂走着，爬挖着，像黑夜中迷路的人們。她力圖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於是凝眸注視着黑暗中，直到她的眼睛發痛，但她却不能辨別他們。

“哦，上帝！哦，聖母，不要讓他們幹這種事呀！”她又歎息着，跪在聖像的面前；她一手在自己身上劃着十字，哼着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禱告。

“真像一個牧師！”刻卡笑着，眼睛望着房內。“你爲什麼要跳起來呢？聽說摩西，或不管他是誰，跪着祈禱三天，而你却看見我就停止了。在地上狠狠地撞着你的頭吧，或許會出現什麼東西來。”

他的視線穿過敞開的房窗，望着那在熱霧中微睡着的街道。甚至蠅子都已退隱到陰處去了。只在帕克霍姆·普契爾金的天井中，那些豬糞在井邊涼爽的爛泥中懶臥着，同時亞庫利娜·赤沙爾金基那的兒子聖蒙躺在救火會旁邊微睡着，他的頭靠着一隻琵琶桶。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不聲不響地走進房來，在爐灶旁邊坐下。晉卡把那聖像上的豬頭給他看。

“同他說吧，爸爸。”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看看刻卡的彎曲的脊背，非難地搖着

頭。

“聖蒙，”刻卡從窗內喊道。“喂，我的小英雄，你在睡覺嗎？”

“唉？”窗外的回答。

“不要對我‘唉，唉’。你到牧師那兒去，告訴他主席立刻要他來。鎮裏有一道公文給他，他得來簽字。”

“你肯給我一些烟草嗎。”

“可以的，我當給你足足兩安士烟草。你在路上順便喊一聲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告訴他拿一夸特最好的燒酒來。正經地向他說，你懂得嗎？就這樣說：‘主席叫你拿一夸特最好的酒去！’現在去吧。”

“你要燒酒幹什麼呢？”晉卡不安地問。“你現在又要喝酒了嗎？”

“喂，刻卡，”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說。“你已經失却知覺了嗎，還是什麼別的緣故呢？”

“你要幹什麼事呀？”晉卡尖叫道。“我們不能和村裏人見面了，都是爲了你呀。現在你放肆地在外邊亂闖。你使你老婆苦痛，使個個人苦痛。你幹得好，你幹得好。”

“這是無意識的話，晉卡。你這些話都是無謂之談。”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撫摸着她的頭，一邊瞥視着刻卡。但晉卡依然在哽咽中繼續尖叫着：

“關於上帝的事，你該不要作聲，不要褻瀆神聖。上帝是能忍耐的，能够忍耐得很久久的，但忍耐過後——”

“好，你等着吧。”

“不對，問題完全不在這一點，完全不是。哦，你們這些女人家，非但不能醫治傷口，你們反而使牠增大了。喂，刻卡，你得告訴我們真正在轉着什麼念頭。我畢竟不是一個傻子，而且我對你又不是外人。你的腦子裏在轉着什麼念頭呢？不要忘記，同農民們打混，是危險的事；他們會打倒你的。說，告訴我。”

刻卡深深地歎着氣，在長櫬上坐下。他本想脫離普拉庫舒契夫的有黏性的掌握的，而此刻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又這樣溫和地，親熱地對他說話。

“我們想築一道堰壩……灌溉那山谷。”

“哦，那很好，我也要加入這工作。我毫無反對牠的意思。我們應該築一道堰壩，我們全體都要參加工作。你不要老在發怒，咒罵，”他轉臉對晉卡說。“這是你丈夫的很好的想頭，他要做事業呀。好，現在我得去和他們把這事商酌一下。”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走出去了。

刻卡蹙着眉頭，從窗口望着他。於是轉臉對着晉卡。

“果醬放在那里？”

“在地下室，”晉卡淚臉模糊，嗷嗷地答。“你要牠幹什麼？”

“這是我的事情。”

他走到地下室去。晉卡打着噎，接着就開始帶着微弱的，枯澀的聲調哭了起來。漸漸地她的哽咽變得更大聲了；她對自己喃喃地說着；因為看他還沒上來，就對着下邊的他尖叫起來：

“至於她——你的烏爾卡——我總要挖掉她的眼睛。你等着看，我總要挖掉她的眼睛！”

刻卡聳聳身體，他爲了掩蓋她的聲音，就唱起國際歌來。角

落裏放着一堆南瓜；他給牠們瞥了一眼，心裏想：

“她真是一個惡婦。人們都要餓死了，而她却有一堆南瓜在地下室裏腐爛。而且無論怎樣，她總是不能生育的。不會生孩子的老婆幹什麼用呢？她是一個鹽胡瓜，不是一個婦人。”

他接着想到烏爾卡，又活潑，又壯健。她兩臂抱着一個小男孩，他很像刻卡，正和兩顆水點的相似一般。

“呸！”他吐了一口唾液，於是對自己笑起來。“茲達金同志在想着什麼？不要想她吧！還有很正經的工作要幹，而你却在這裡想着女人，你這蠢鬼頭。”

四

密舒卡搖着鈴，召集晚禱會。

這破鈴的破碎的聲調，穿過炎熱的空氣，穿過農民們的小屋的敞開的窗和門，叫他們去做晚禱。

婦人們在身上劃着十字，男子們在頭髮上塗着奶油，青年們穿上最漂亮的出客衣。頃刻間細·珂葉的人們就湧到鄉村的小禮拜堂去了。馬爾刻爾·拜珂夫走在這長長行列的前面；他穿着尖頭的靴子，走路非常莊肅。他後邊跟着那穿着破舊的婦人的套鞋的密持卡·斯庇林，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和泥岐塔·郭拉諾夫；他們的後邊又跟着那些裹着灰色頭巾的婦人，和那些穿着出客衣的青年們。麥克沁·費杜諾夫公公在末尾跟着，嗓子被灰塵塞住了，他急忙地走着，像一隻跟在羊羣後邊的老山羊。

刻卡搖搖擺擺地走到籬垣的跟前，看看這些真正信徒的行列。當他們過去了的時候，他又回頭對聖蒙說：

“當他們統統不見了的時候，你就去把拜珂夫的駱駝趕了來，給牠裝配好，於是你就去把他抓了起來，他此刻躺在那兒像一個囊包。你得記住我告訴你的話。把他放在車子裏，領他到禮拜堂。不過要當心些，好好地幹。我要到蘇維埃去了。”

兩隻小牛急急地走出小巷，走到克利凡雅街停在密特卡·斯庇林的天井中。突然間，彷彿得到命令似的，牠們開始吼叫起來，對着大門伸着牠們的頸項。牠們後邊跟着那些母牛，她們走動時揚起灰塵，牠們的沉重的乳袋左右晃動着。這些母牛的後邊跟着幾隻羊，牠們侷促地互相亂撞。

“哦，你們這些畜牲！”烏爾卡喊道，從馬爾刻爾的天井奔了出來。

這些羊分散了，接着又擠在一起，愚蠢地注視着籬柵中的那些橡樹樁和大門。突然間牠們沿着街道奔跑着，後邊尾追着那些留在家裏而被喧聲吸引出來的農民。這班農民的喧聲比畜牲們的喧聲還要大；這些羊被捉住時，牠們就被領回各自的天井。

烏爾卡在庇拉金的屋角捉住她的羊，拽住他的前腿，拉回家去。經過村蘇維埃的時候，她回頭瞥一眼刻卡。她剛才奔跑了的，她的兩頰在日照之下浮着玫瑰色；她那高高的發育健全的胸膛在薄棉衫底下有節拍地掀動着。刻卡在上邊窗口從她那灰色罩衫的開着的領口看見的雙乳緊靠在一起，像兩隻白鴿子。

“你在注視着什麼？”烏爾卡喊道，脚步稍微放鬆些。

刻卡紅着臉，心想諛諧地答她一句：

“你應該給牠們蓋了起來。”

他靜默着。

“喂，你這老妖婦，你在注視着什麼？”烏爾卡又喊道。

“哦，她是對那隻羊說話，”刻卡想。

“烏爾卡！”他喊道，一邊從窗口挺挺身子，“爲什麼你不叫那個老鬼頭像拿蠟燭一樣地把那隻羊拖出禮拜堂呢？”

烏爾卡停住步，用她左手擦擦肩膀，搖着頭。

“不要管那老鬼頭，你出來幫忙吧。”

刻卡微笑着，眼睛避開她。

“這不配我做主席的人幹的。大家不是舉我管羊的。他們舉我管”——他停頓着，想了一息後說——“管野蜂的。”

“聽他呀，羊還不配他管呢。但野蜂要刺人的呀。”

“這有什麼關係？牠們有好聽的聲音呀。”

“你現在真會說話呢，刻利爾·塞內非替支！”烏爾卡微笑着，理一理她的衣衫，拉着羊前進幾步。

“烏爾卡！”

“又叫我幹什麼！”她停住步，搖搖頭，走到大門去了。她踢開大門，把那隻羊推進天井裏；別的羊跟了進去；烏爾卡交抱着兩臂，注視着蘇維埃的房子。

“我是多麼蠢呀，”刻卡喃喃地說，眼睛望着她。“如果別人看見我們，他們又要無止息地談論這件事了。

他離開窗口，在檯子前面坐下，但過了一息，他又站起來從窗口望着烏爾卡。

還有幾隻羊在街上逡巡着，小牛吼叫着，年紀較小的孩子們獨自留在屋裏，不住地哭着，一隻駱駝拉着一輛車子，蹣跚地走出刻卡的天井，這種奇怪的載運就沿着街道向禮拜堂遲遲前

進。

“刻利爾·塞內丰督支，你這惡鬼，你幹了什麼事？牧師同駱駝一塊兒呀，”烏爾卡喊着，沿街奔跑着，大聲笑着。

禮拜堂內充滿了那些忠實的信徒。

婦人們站在左邊，她們的雙唇莊嚴地包縫一起，她們的臉上浮着一種莊肅的表情，彷彿在說：“只有你，萬能的你，我們是信仰的。”同時個個人都想：“他們弄好了牛乳嗎？他們把餅子焙在爐子裏了嗎？”

男子們站在右邊，眼睛俯視着，渴想着睡覺。後邊。馬爾刻爾站在他的燭箱旁邊，摸摸鬚子，賣着蠟燭。當他響着銅錢的時候，他想起自己快要死了，想起他的兒子們不能步他後塵，又想起刻卡這棍徒老在嘲笑他。當烏爾卡緊隨着牧師走進禮拜堂的時候，他又想着她的身上：

“她是一個美麗的小東西，甚至這些農民都向她送媚眼……真有味兒！”

個個人都昏亂了。卡蘭皮牧師搖搖擺擺地走上祭壇；他頭髮蓬亂，兩臂軟軟地下垂着，雙唇呶了出來，彷彿要吐口液似的。

“看他呀，他是多麼煩惱！”婦人們耳語着。

男子們的頭俯得更低了，他們的臂肘輕輕地推着周遭的人們。

卡蘭皮牧師站在祭壇上，同時那司祭員翻開他的書，預備喊祭禮了。這牧師走了下來，靠着欄杆站了一息兒，於是又回到祭壇上去。

“他怎麼了呀？”馬爾刻爾想。“一定鬧了什麼把戲。我料刻

卡玩了什麼把戲。”

他鎖好蠟燭箱，鎖匙放進衣袋裏，沿着中央的通道，急忙地對着祭壇走去。

他正要跨上第一級踏道的時候，卡蘭皮牧師又從祭壇走下來，用他模糊的眼睛看着那些信徒。他慢慢地舉起一隻手，於是一邊說話，一邊用勁地揮上手來，這樣揮動了無數次，彷彿在打着什麼人似的。

“我得告訴你們……聽呀，婦人們如果沒有洗過澡，不能到我的禮拜堂來的。你們身上有什麼不潔淨，不能到這里來的。你們到禮拜堂來的時候，不可以有什麼不潔淨的。看我是不是要洗澡？”

密特卡·斯庇林衝了出來，喊道：

“喂，你！你在嚕嘛什麼？這成什麼話呀？這不是你的職份。你說洗澡什麼意思呀？我們要給你洗一個澡，我們要給你洗一個澡！”

伊利娜拉着她的丈夫的衣袖。

“密特卡，不要作聲！”

“他算什麼東西呢？這禮拜堂是他的嗎？這不是他的，這是我們的。”

“對，對，這是你們的，”卡蘭皮牧師小孩似地笑着，跌在祭壇的欄杆旁邊了。

信徒們互相耳語着；突然間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開始尖叫起來；男子們叫喊着，青年們大笑着。他們喧噪地互相喋喋着，一邊湧出了禮拜堂，沿着街道走着。聖蒙·赤沙爾基跑來迎接他們。

“諸位去開會去！”他喊道。“我們要討論田稅等事情。”

五

夜到了，黑暗籠罩着小屋的頹敗的屋頂，殺滅了耶戈·斯志
帕諾維支·察克力夫的房子的蓋着石板瓦的房頂的亮光，連士俞
卡的屋頂上的稷草看來都是光滑的，整然的。

大會在救火會旁邊舉行着。這地方，日間那些麻雀在不斷地，喝唧地叫，聖蒙·赤沙爾基靠着琵琶桶微睡着。

“此刻是睡覺的時候了，”帕克霍姆·普契爾金公公想，一邊注視着大會，注視着那上邊模糊地亮着獨支蠟燭的檯子，而且注視着刻卡。“而他們却剛開始討論這無止息的問題。”

“諸位，”刻卡開始說，一邊往前側着身子。“現在開會了。請你們推舉一個今天大會的主席。”

“什麼？另推一個主席嗎？”帕克霍姆呶呶地說，一邊搔着頭。“另推一個嗎？”

“你可以做的，刻利爾·塞內非替支。”

“讓別人來換一換吧。爲什麼老是我做呢？”

“泥歧塔·郭拉諾夫，”密特卡·斯庇林喊道。

“他可以做的。”

“我們就舉他吧。”

“來，泥歧塔。”

“我們就舉泥歧塔。”

刻卡朝着叫喊着的那方面瞥了一眼；在泥歧塔·郭拉諾夫靠着的那株柳樹的旁邊，站着一羣農民，他們喊着推舉泥歧塔·郭

拉諾夫正對他們低語着，一邊指着檯子。

“哦！全體人都出來見我面了，”刻卡心裏想。接着他大聲說道：“好，我們就寫泥歧塔。郭拉諾夫的名字。”

“茲達金·刻利爾·塞內非替支，”彼得卡·庫特雅洛夫一邊喊，一邊跳到檯子旁邊的橈子上。“刻利爾·茲達金刻利爾·塞內非替支。”

“讓我來付表決，”刻卡說。“先表泥歧塔·郭拉諾夫的。”

“先表決你自己的票數吧。”

“不，先表決泥歧塔的。”

“一個一個來表決。”

“誰贊成泥歧塔？”

“來呀，諸位，”樹邊那些人們喊道。“請你們舉手贊成泥歧塔呀。”

“推舉泥歧塔呀！”

“不要害怕。沒有什麼可以怕的。”

“我要說話！”帕克霍姆喊道。

“你等一息再說吧。”

“但等一息我要忘記了。關於母牛的。牠們現在都被領到那個不妥當的草場上去。”

“這事等一息再討論。”

“但我……”

“不要多嘴吧，公公！”

“唉，他們不准我說一句話呀。這跟往常不相同的。我們往常儘可隨意說個痛快！……”

“誰贊成泥岐塔了

在那株柳旁邊，舉起約莫二十隻手。

“還不够呀，”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叫道。“你們的票數該和馬毛一樣多。”

“數一數……數一數吧。”

“我在數着呀。”曼那發答。

“現在表決自己的票數呀。”

“好。誰贊成我，就請舉手。”

“諸位！”彼得卡·庫特雅諾夫伸出兩臂。“我們此刻在推選刻利爾·塞內丰替支·茲達金呀。請他們舉手吧！”

斯丹攀·奧格尼夫舉起他的提燈，照着這班農民的被陽光晒黑了的臉孔，有些長着鬍子，有些刮得光光的。

“一，二，三。”曼那發開始數着。“請諸位舉手吧。三，四，喂，你，爲什麼呀？你舉着臂肘嗎？如果你要舉手，就得把手舉起來呀。五，六……”

“很多呀！”有誰喊道。

刻利爾·塞內丰替支得到多數。

“喂，”他開始說道。“我們今天議程表上列着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田稅的問題，第二是我們應否把我們村內的住民劃分爲兩個集團的問題。此外我們還要討論主張在愛拉伊河上建築一道堰壩，以便灌溉那片山谷的提案。你們還有什麼問題要提出討論嗎？”

“沒有。”

“光這幾個問題也够使我們討論到明天早晨了。”

刻卡開始用一種急速的清晰的聲音讀道：

“田稅問題是非常迫切的問題，應該立即召集全體大會提出討論。討論的結果應立即報告執行委員會。這很清楚嗎？”

農民們靜默着，摸摸他們的破褲子和破襯衫；場內湧起一種沙沙的聲音，像在傍晚的微風中微微低語着的蘆葦的聲音。

“我們懂是懂得的，但這還是不十分清楚，”有人喃喃地說。

“我要說話，”密特卡說。

“好，斯庇林要說話了。”

“這是很清楚的，”密特卡站在長櫬上開始說道。“其實，這真是太清楚了。不過我不得不說的是：我們到那裏去拿稅呢？我們並不是反對納稅呀，兄弟們，但我們有什麼可納呢？地上連一根蘿蔔都沒有了。”

密得卡輕輕地對農民們說，但他的聲調中含有非常嚴重的神氣。他們回答他，大家都在同一時候說着。

“到底誰知道是否會有什麼收成呢？”

“够了。從議程表上抽掉這個議案吧。”

“不要再把牠放進去討論。”

“田稅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我們用不着納什麼稅。”

“老是叫我們納稅，老是我們。我們老在納稅。什麼時候像向那些貧農去抽稅呢？”複拉特·郭塞夫在那柳樹旁邊咆哮道。

“又到什麼時候他們才納稅呢？”

半醒半睡的帕克霍姆公公醒了過來，在羣中往前推擠着，喊道：

“究竟誰要田稅？爲什麼我們不能過着無稅的日子？我們要

牠們幹麼用？我們不納，那就完了。這很容易解決的，我們不納就是了。”

“到什麼時候那些貧農才納稅呢？”裴拉特·郭塞夫再三重複着。

漸漸兒這種喧聲平靜下去了。

農民們靜默着，徧促不安，咳清喉嚨的痰。

“我覺得你們真奇怪，”刻卡平心靜氣地說。“這許多年來，你們一直在自決着自己的生活，而你們的行爲仍舊好像在市場上一樣。你們光是叫喊有什麼益處呢？一點益處也沒有。如果地上毫無收成，政府是不要你們納稅的，只要想一想政府現在教你們幹什麼事。政府教你們依法討論這問題呀。也許這條法律不是合理的法律，那末我們也可以改變牠的，”

他宣讀着關於田稅的法令。那些圍繞在泥岐塔·郭拉諾夫的四週的有鬍鬚的臉孔更加增多了，他們對着站在檯子邊沿的一羣移動過來，圍集在沙卡爾·卡塔伊夫的四週。刻卡不時被呼喊和噁聲打斷了話頭。

當宣布討論劃分本村的問題時，郭拉諾夫的一羣擠向前去，給別的農民們推在一邊，不斷地喊着插話……

六

人們離開禮拜堂的時候，天色很黑暗了。那巨蛇的殺戮者聖喬治的聖像憤憤地俯視着，喀山聖母用凸突有如葱頭的眼睛直瞪前面。馬爾刻爾以前從沒有見過她的眼睛像這個樣子的；當他走到講壇的時候，他轉首看了牠們好幾次。

卡蘭皮躺在祭壇欄杆的邊沿。他已在那條狹狹的灰色地毯上嘔吐過了，一隻貓正在舐着流出來的東西，像舐着熱牛奶一樣。馬爾刻爾踢開了那隻貓，把卡蘭皮拖到他的家裏。

“扶他進去，師母，他已經禱告完了，謝謝上帝！”

這牧師的老婆扭着手。馬爾刻爾揩了臉上的汗，在黑暗中走到亞庫利娜·赤沙爾基娜的小屋。他知道自從她丈夫死後，這寡婦赤沙爾基娜一直想賣掉她丈夫所養的幾窠蜜蜂。

“上帝祝福養蜂的人，”馬爾刻爾喃喃地說：“牠們不會偷了你什麼東西，牠們帶財富給自己的主人。”

當他走過蘇維埃的時候，他迷惑地站着了；馬爾刻爾注意地望了好一息，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那些農民亮着幾盞提燭，像羊羣一樣地一一走進尼珂拉伊·庇拉金的天井。刻卡和泥岐塔·郭拉諾夫站在大門口。喊着：

“彼得卡·庫特雅洛夫贊成劃分。”

“曼特·特羅斐爾金贊成劃分。”

“密特卡·斯庇林反對劃分。”

“歲庫舒契夫贊成劃分。”

“雅斐姆·茲多勃諾夫贊成劃分。”

“發特·郭拉諾夫反對劃分。”

“他們發狂了，”馬爾刻爾想。但他們在狂些什麼把戲呢！
“哦，我得走了……”

他折過轉角，走到亞庫利娜的小屋。

“如果她肯把這些蜂十五普特賣給我，那就好了。但她是不肯的。但仍不妨事，無論如何十六普特我總肯出的。”

他當心地拔起門門，向天井閃瞥了一下，看那兒是否有狗——馬爾刻爾是怕狗的。他壯着胆，不聲不響地溜進了小屋。亞庫利娜正在伙食房裏忙碌着，對着房內的兒子叫着。

“你罵過他嗎，聖蒙？”

“是的，”躺在牀上的聖蒙答。

“你叫他豬鬃嗎？”

“是，我叫過的。給我一點東西吃吧。”

“你說過他是一個騙子，一個流氓。一個賊子嗎？”

“是，一個騙子，一個流氓，一個賊子！”

“就是這樣罵他還是太便宜了他。你應該再告訴他一些別的話。你應該這樣說：‘我們沒有爸爸了，我們的爸爸已經死了。這是你的運氣，否則他會給你顏色看。’”亞庫利娜走到門口，用一個木頭的調羹在門上敲着。“‘他會給你顏色看，他會給你顏色看，如果他活着的話。’”

“你在說誰呀？”

“哦，自然說那個裁縫呀，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他給這孩子做一件短衣，袖子統統給他弄壞了，他這惡棍。他老是藏着牠，藏着牠，後來我就跑去問他這衣服是否做好了，他還想永遠藏着牠。他對我說：‘拿去吧，亞庫利娜，現是只有一點沒做好，只有兩隻袖子沒襯上，這一點你自己可以做的，我太忙了。’我就拿了來，”亞庫利娜奔着衣櫥跟前，抽出一件用灰色軍服布做的短衣，搖着牠。“我拿了來，我襯兩隻袖子，現在你看牠像什麼樣子呀。他做這樣工作，應該撕掉他的鬚鬚。我給這孩子做一件衣服，把所有的錢都花在這上邊了，現在他又不能穿着

牠跑出街去。你穿穿着，聖蒙。穿給他看看。”

“哦，不要動！”

“我叫你穿穿看呀，”亞庫利娜尖叫道。“穿穿看。你這小鬼。他真把我惱死了。我叫你穿上牠呀。穿上牠吧，你這狗生的兒子！”

“不要穿上我也可以看見的。”馬爾刻爾拿了衣服，視察着袖子。

他起初在這袖子上看不出什麼特別來；這袖子也和任何別的袖子一樣，沒有破洞，也沒有補片；牠們實在還是做得很好的；後來馬爾刻爾忽然笑起來。

“這些袖子是你自己襯上去的？”

“是，我自己襯的，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我自己襯的。看，我的手指統統弄破了。”

“喂，你給牠們襯錯了。你把右邊的袖子襯在左邊的袖孔裏，把左邊的袖子襯在右邊的袖孔裏！”

“唉！”聖蒙從牀上跳下來。“我跟你這樣說過的。我說這是你弄錯了的；你自己弄錯了，還老在咒罵着那裁縫。”

“不要作聲，不要作聲，你這小鬼。不要縛住你母親的喉嚨，當你的老前輩在說話的時候，不要作聲。”

“哦，你自己不要作聲呀。”

“唉！你還要對他說呀。如果你父親活着的話，他會剝光了你的皮。”

“喂，亞庫利娜，”馬爾刻爾打斷她的話頭。“你的蜂怎麼斷呢？聽說政府要在蜜蜂上抽很重的稅。”

“我到那裏去拿錢納稅呢？”

“他們不管你到那裏拿錢——他們只叫你付就完事了。但聽我講呀，因為你是我的親戚，雖然是遠親——由於聖蒙的關係，願上帝祝福他的靈魂——我纔要好好勸告你。你捨了這些蜂吧——賣了牠們吧；於是你就用不着納稅了。”

“但賣給誰呢？誰會買呢？他們說田上的情形像荒年一樣了。”

“這是真話！現在要賣東西實在很困難。也許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譬如剛才有人問我知不知道這兒誰有蜂要出賣。我當時很忙，沒有工夫來問你。你想討價多少錢呢？”

“你以為我該討價多少呢，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告訴我吧。我有十二窠蜂，牠們都是很好的大蜂。”

“你應該賣八普特，”馬爾刻爾懶懶地說。

“八普特？不，八普特我不肯賣的。春天他們每一窠給我二個金盧布，你現在說統統只值八普特！”

“怎好同春天比呢？”馬爾刻爾站起來了。“在春天，他們出了一百五十盧布買我那隻豬，要果你現在把這樣豬拿到市場上去賣，你就哭死，他們也不過給你十五盧布。你不能照春天打算的。”馬爾刻爾現在很不高興了。“你還是賣了八普特好，如果你的蜂死了，你連這一些也拿不到手。”

“但是，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亞庫利娜的臉孔變成了一堆皺紋。“你只要想一想，你自己賣一枝蠟燭，要五個戈皮，而這種蠟燭多麼小呀，你幾乎看不見牠們。這些是蜜蜂呀，除了蜜外，你還可從牠們獲得够做一千枝蠟燭的蠟。五個戈皮你

肯賣掉這些蠟燭嗎？”

“你先賣了牠們，”馬爾刻爾想，“於是我可以決定我的賣價。”接着他大聲說道：“此刻不要提起蠟燭的事，牠們是獻給上帝的禮物，在這裏是不可以說到牠的；這是一種大罪孽。”

這種買賣交涉了很久，在這交涉中，他們同時也談論着他們的親戚和朋友，以及田禾的情形。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不斷地把談話牽引到荒年的問題上，談起從前飢荒時候會死了多少農民。

“我只希望今年我們不要在這打禾場後邊掘着新坟墓。飢荒的時候，活着的人們甚至沒有力氣把棺材抬到墳場上去，因此就在這打禾場後邊掘着新坟墓，比較便當得多了。”

當聖蒙吃好了飯，跑到街上去的時候，馬爾刻爾就像一隻兀鷹一樣，直撲到亞庫利娜身上。他回憶起當她年輕的時候——她難道不記得她和馬爾刻爾怎樣在一塊兒玩耍嗎？是的，是的！那時的時勢是不同的。這不像現在一樣，個個女孩可以任意選擇心愛的男孩，個個男孩都有一個意中人。那時是不同的；否則也許馬爾刻爾已同亞庫利娜結了婚，同她快活地同居到死。

亞庫利娜被感動得流淚了，最後她答應把十一窠蜂賣給馬爾刻爾，得價十二普特雀麥。

馬爾刻爾對這筆勝利的生意，很覺快活，同時計劃着買進更多蜜蜂，自己伴着牠們過日子，他就在這種神態中離別了那寡婦。

在刻卡·茲達金的天井中，有人坐在長櫬上縮成一團。

“那一定是晉卡，”他想。“我要同她談談。”

他靜靜地走上前去。

“爲什麼你坐在這裏這樣靜默，教女兒？”

晉卡戰抖着，稍稍躊躇一息後回答道：

“我剛才望着那些青菜呀，教父親。”

“青菜？現在有什麼青菜？我知道牠們是什麼樣子了。關於牠們的情狀，我聽到過，而且親眼看見過呀。”

他默默地在她旁邊坐下。

那救火會旁邊農民們正在大聲喧鬧着。

馬爾刻爾搖搖頭。

“喂，教女兒，看看你的樣子，實在可怕；你是一個殉教者呀，你是，”他向她俯着身子，溫柔地說道：“他在村裏這樣行事，真是可恥。多麼惡毒的想頭，用燒酒灌醉牧師呀！但這罪孽並不在那良善的牧師身上，牠要落到他這種褻瀆神聖者的身上去，同時還要落到你的身上；他侮辱一個神聖的牧師，這事是在你家裏幹的。”

本來晉卡的心兒在作病了。她不能和村裏人見面，因爲那些婦人使她太難堪了；而此刻馬爾刻爾又用鹽擦進她的傷口。

“他總以說真話自傲，”馬爾刻爾繼續說道。“他說真話到底會明白的。但真話不是常常需要的。我們活了很久了，我們知道什麼時候需要真話，什麼時候還是把真話隱藏在你的齒後好些；這樣比較聰明些。但他呢？他使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個蘇維埃的戰士。如果發生了什麼困難，他們統統離開了他，像蠅羣逃開柏油一樣，但這柏油一定要塗在他的門上；他是逃不了的。”

晉卡的胸中湧起了一種酸病的窒悶的感覺。她不瞭解馬爾刻

爾所說的這種不需要的真話。倒是相反，她老是要求刻卡說出真話，關於爲什麼他不再愛她，爲什麼他要向她發怒的真話；但刻卡不過鼓鼓鼻子，一聲不響。

他們在黑暗中看見烏爾卡穿過街道，急急地奔跑着，但帶有一種偷偷閃閃的神情。晉卡的心跳得更厲害了。馬爾刻爾注望着他的教女兒，直到看不見她。

“她到那兒去呢？”他想。“恐怕真的她同刻卡一塊兒走的。但這又不對，我可以聽見他的聲音在會場上喊。”

他開始對晉卡說起別種事情。

“他真的應該辭掉主席的職司，這職司不會有什麼好處的。這一點，費杜諾夫感覺到了，現在你看他怎麼樣了。他又買了一隻快馬，他的田地也弄得很好。”

“不光是蘇維埃主席，”晉卡倦乏地答。他時時刻刻還在唸書。他儘在唸着，唸着，於是又站在那個人——那個列甯——的遺像前面，用他的拳頭在胸上敲，一邊喊：‘你可以信任我們的，列甯同志。我們會實現你的志願的。我們會實現牠的。’不過那志願是什麼，我却不懂得。”

“我想牠是關於教堂的，”馬爾刻爾解釋道。“他腦子裏只有一個想頭，就是要毀壞所有神聖的地方，要把牠們改爲跳舞廳。”

“有一次我對他說：‘刻卡’——你知道，我不過想使他離開那個遺像——‘刻卡，那馬需要梳洗了，’我說。‘馬是你的，母牛也是你的，’他說。‘你自己去照顧牠們吧，不要擾我。’”

“這人真是瘋得厲害，”馬爾刻爾稍稍靜默一息後喃喃地說。

他想着自己取消刻卡的主席的計劃，於是勸告晉卡該從牠丈夫獲得一種正式的，簽過字的，寫明他把一切讓與她的文據。

“他把一切都給我了。‘樣樣東西都給你，’他說。‘讓我們到蘇維埃去，我們得在離婚證上簽了字，我於是就到鎮裏去。住在這里好像一片磨石圍在我的頸上似的。”

“原來事情已到這樣地步了！你就把一切東西接受來吧。是嗎？但他不會跑開的；他要住在這里，花光一切東西。”

“我真不懂得他，”晉卡一邊流淚，一邊繼續說着。“一息兒他很厲害地罵我，咒我，使我永不想再和他說話，而接着他對我又很和善，他又開始談起新生活。‘但你還要什麼呀，刻卡？’我對他說。‘我們有了一座房子，一隻馬，一頭母牛，麵包，我們可以過着隨意的生活。’於是他又大怒起來，又對我尖叫起來了……我真不懂得他。”

“有誰在他身上用了符咒。”

救火會旁邊的那些農民又叫喊起來了。

“誰不幫忙，誰就得不到水，”刻卡喊。

“也得不到土地。”

“對的。”

“贊成刻利爾！”

七

農民們散會後都回家去，在黑暗中互相快口地絮說着，刻卡別了奧格尼夫，走回家去，疲乏得像運了一整天麥束似的。但他很快活；那天他，奧格尼夫和沙卡爾·卡塔伊夫已經實行了破壞

醫鄉村社會的計劃的第一步。的確，會上會湧起激烈的鬭爭——泥岐塔·郭拉諾夫和密特卡·斯庇林開始搗亂，力圖延緩一切議案。起初，他們說會場沒有婦人，沒有婦人是不能通過這樣重要的議案的。於是數一數到會的農民的數目，發覺了到會的人數已大大超過法定人數了。如後泥岐塔又提出飢荒的問題，說了很久，最後他又說不信任數票員。農民們於是一一走到尼珂拉伊·庇拉金的天井，在那里表決贊成和反對劃分本村的票數。大多數人都贊成劃分。這使刻卡很快活，還有一件事也使他快活，就是全體農民都答應第二天早晨就開始建築那道堰壩。然而同時又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悲楚壓迫在他的心上。

“這爲什麼呀？”他想。“爲什麼我要這個樣子？當我同着人們的時候，我覺得很舒服。但一離開他們，就要苦惱起來。”

當他走近他的房子的時，他聽見從長櫬上發出來的馬爾刻爾的聲音。

“哦，他們來了。我現在得走了。我已買了亞庫利娜的蜜蜂。我要回家告訴他們。他們一定好喜歡。”

“但請你同他說一說，教父親。他有點怕你的。”

“好的，不過他老在嘲笑我。但請等着，不久就沒有什麼給他笑了。”

刻卡突然折了過去，對着愛拉伊河走下去了。他在婦人們洗麻布的地方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河在兩岸密三層的柳林間柔和地歡舞着，黃昏的涼氣包圍着他，洗淨了他的倦乏。一隻小牛在密特卡·斯庇林的地上漫躑着，咬着小南瓜。刻卡心想躺下來；他從石塊溜到水涼的沙面上。

蛙蟆在澤地上叫着，一隻狗在克利凡雅街吠着；從沙夫拉士
希諾葉傳來男孩們伴着手風琴的音樂歌唱着的聲音：

“我們有個主席名刻卡，
他掌埋蘇維埃的生活。
他向烏爾卡送媚眼，
不看他自己的老婆。”

“這些小私生子！”刻卡咆哮道。他們的腦子裏攪進了什麼東西，使他們無止息地說着烏爾卡！這又是泥岐塔玩的把戲。”

然而這歌曲却使他快活。他低着頭，他的指頭在潮溼的沙面上摸着。接着他站起身來，心想回家，但又被有誰赤足涉水的聲音止住了。他看看周圍：一個婦人正在沿着那小河灣的邊緣走着，伸長她的頸項，高聲叫道：

“Tel-tel-tell”

這聲音在河的周圍清晰地回應着。刻卡看得更出神了。對岸的那個形像是熟識的。這時那婦人隱沒在矮樹叢中了，過了一息又在河灣的那一邊出現了。

她又喊：“Tel-tel-tell”

“烏爾卡！”刻卡喊。

那婦人吃了一驚，於是看見了刻卡，答道：

“是我呀。你是誰？”

“你夜裏在這兒幹什麼？你不怕那些惡鬼跑出來擦你嗎？”刻卡笑着。他知道這事又要給村裏人一個閑談的機會，但這不算他的過錯。

“怕誰？”

“我說那些惡鬼！涼房裏有許多惡鬼。”

“那些惡鬼我是不怕的，刻利爾·塞內非替支。我自己的公公在我看來正是一個十足的惡鬼，比涼房裏那些惡鬼要壞得多。我們的小牛還沒回家，我如果不找到牠，他們就要給我煩死了。”

“牠在那里呀，在斯庇林的地上。”

“又在密特卡的地上！這狗子。”

烏爾卡撩起裙裾，急急跑過河灣，走到岸上。

“他們真使我苦死了，我的婆婆一個人就够我苦了。她一天到晚咒罵我，說我是一隻狗，一隻骯髒的畜牲。於是那老頭子又來擾我。他老是黏住我。我告訴他不要和我鬧。‘不要這樣吧。’我說。‘這是一種罪孽。你是教會的執事呀，你還同你自己的媳婦這樣取鬧。’但他說老頭子比青年人更喜歡和少婦接觸。‘你這老糊塗，’我說。‘你這老糊塗，誰要看你？’哦，我此刻說些什麼話呀？”烏爾卡往後退縮着了。

刻卡想起他倆同站在籬跟的那一天，那時她的眼睛訴說着苦惱。牠們訴說的就是這種苦惱嗎？他不自覺地抓住她的兩肩。

“喂。告訴我，樣樣事情都告訴我。你用不着害怕。”

烏爾卡在石塊上坐下，用她的赤腳在沙面上劃着圖形。過了一息，她決然地搖搖頭；她的頭髮散了下來。她把牠擦了上去。轉臉對着刻卡，浮漾着一種淡淡的微笑。

“哦，是的，橫豎是一樣的……我橫豎要告訴別人的，你既然問我，我就回答你吧。我不能再走出家門了……”烏爾卡更低聲地繼續說道：“如果我走到打禾場，他立刻跟到打禾場，如果

我走到涼房，他就跟到涼房。他老在捻着我。我是什麼呢？我是木頭做的嗎？”

她靜默了。刻卡很想抱她，給她緊壓在自己的身上，告訴她他在想着的一切事情，但他沒有這樣的勇氣。

“哦，烏爾卡，”他溫柔地說。我當初爲什麼沒有碰到你呢？”接着更大聲地說：“你……你怕罪孽嗎？你怕嗎？”

烏爾卡微笑着，俯視她的赤裸的腿，於是又看着刻卡。

“罪孽？誰有罪孽？如果你愛一個人，想一個人，這不算罪孽呀。刻利爾。塞內丰替支，我不願意同……那個潘凡爾——呸！”她厭惡地吐着口液。“這滑溜溜的蛙蟆，他老在流涎；那第一夜——”

烏爾卡顫慄着，靜默了。她於是壯着胆，更加俯近刻卡了。他看見她眼睛底下的眼窩，她那秀楚的鼻子；她的額上的鬢髮閃着眼光，像河水拍岸的漣漪。

“他們苦死我了。”她低語着，“刻卡，他們也苦死你。你以爲我不知道，以爲我不過是個婦人。但我很明白的呀，刻卡。”

她稍稍停了一息，他倆傾聽着在柳林中戲耍着的河水，那澤地上邊响鷓鴣的叫聲，以及那蘆葦的輕柔的沙聲。

刻卡兩臂抱着她。烏爾卡切熱地對他鼓出雙脣。突然間她捲成一團了——向來很強壯，很有自制力，很有毅力的烏爾卡——彷彿從她身體中抽去了所有的骨頭似的。

他倆被一隻馬奔過的聲音驚了過來。這是刻卡的馬，晉卡和馬爾刻爾在後邊追着。

“刻卡！”晉卡喊道。“那小馬跑掉了。”

“我們走開吧，”刻卡低語道。

他倆一塊兒涉過河灣的淺水，穿過密層層的矮樹叢，走過田野，登上小山。刻卡同烏爾卡坐在一株榛樹底下。

樹葉輕柔地沙沙着，彷彿是牠們睡夢中的囁語。

“今年堅果很多呀，”烏爾卡說，輕輕地笑着。

“是，很多。”刻卡也笑着。



第十 章

一

大清早，刻卡站在那榛樹腳下望着烏爾卡跑下小山。她有一息時光隱沒在矮木叢和樹林中，接着又在河的對岸出現了。當她穿過了小巷，走進了天井的時候，刻卡就沿着那條不大有人行走的徑對着山谷走下，揮舞着兩手。驅趕執拗的蠅羣。

他踏着堅穩的大步，覺得像一隻剛在河裏洗了澡的馬一樣輕鬆。最初這種對比使他微笑起來，但他的步態的堅穩，他的身軀的彈力，以及爲着極端的愉快而心想歌唱和叫喊，這些又證實了那種想頭。他停着步，拍拍屁股，凝眸俯視着細洛珂葉，俯視着馬爾刻爾·拜珂夫的家屋，輕輕地吹着哨噓。他幻想着自己能夠看見烏爾卡在拜珂夫的天井裏亂跑；她不時靜靜地站着，搖搖

手。馬爾刻爾站在門口，毫不動彈。

“哦，原來如此，”刻卡喃喃地說，並沒有什麼用意。他在山谷中看來看去，竭力計劃預備在今天早晨幹的工作。堰壩應該築在那兒呢，水道應該掘在那兒呢？這些問題都必須考慮的。但事情却不如他所願，刻卡的心思轉向別方面去了。他身軀的彈力（他只在從前線回家後頭幾天經驗過這種感覺，）像在熱天喝着清新的泉水一樣爽快。還有一點也是愉快的，就是烏爾卡並沒有遠避他，沒有跑開他，却陪了他一整夜。在那小山上榛樹腳下……她毫不躊躇地說着馬爾刻爾·拜珂夫，說出他對她的行事，說到潘凡爾，說着同拜珂夫氏一塊兒過活是怎樣地難堪。刻卡注意地傾聽着，彷彿他自己在過着她那種下賤的生活。他愈聽愈恨拜珂夫了，不單恨拜珂夫，同時也恨普拉庫舒契夫，恨郭拉諾夫，恨全村。他記起被毀壞的甜菜，記起在晉卡的地下室裏腐爛着的南瓜，還記起在春天被破壞了的奧格尼夫的玻璃胡瓜棚。烏爾卡用兩隻強壯的手拉下他的頭襯着自己的臉，開始迫切地，情熱地吻着他的雙脣，吻着他的兩眼。吻着他的拱形的長鼻子，一邊低語道：“你愛我嗎，刻卡？你愛我嗎？”這時刻卡暫時墮入一種半意識狀態中了。他最初靜默不響；接着他一邊抱着烏爾卡，一邊再三說道：

“你看不出嗎？你看不出嗎？”

此刻在早晨，他覺得烏爾卡不單是個活潑的少婦，同時又是一種和他很親近的人，他已經認識許多年了的熟人。昨夜他並沒有接觸她；她離開他時正和來時一樣。他怕接觸她，怕或許因此而起的閒談。同時他更怕傷害了她。他自己什麼都能忍受得住，

不管閒談，侮辱，或在村上失却一二個朋友，都可以的，但烏爾卡怎麼好呢？

“你這蠢得不像樣的呆子！”他咒咀他自己。“你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不該坐在那兒流着涎液。不過，”他一邊走下小山，一邊爭辯道，“你不能做損人利己的事。不錯，她是年輕，天賦瀟灑，嫁給這樣一個呆子似的丈夫，她自然要想別人的。但你不可以剝了別人的皮來醫治自己的傷口；這是不對的。”他加緊他的腳步。“而且，”他大聲加了一句，“你沒有失却了什麼呀，刻卡。”

但他愈走下山去，愈感覺到一種流貫全身的顫慄——最初牠像一種微風的氣息——愈感覺到害怕着或種渺茫的東西，這東西彷彿圍繞着他，包圍着他，像黑暗吞沒了白天一樣。他從經驗中得知這是或種禍難的預感……也許有誰開始在村裏散佈一種惡意的謠言，也許這不過是一種不重要的細事，牠不致於驚動別人的。刻卡近來常是這樣的：他起先感覺到不安，感覺到苦惱，他全身都開始作病，直到他不能靜息，於是又發覺這是爲着毫不重要的細事。此刻他被這種惱亂所克服了，他的心非常苦痛地緊縮着，使他很想在那焦黃的草上躺下來，兩拳敲着地，咆哮着，像一隻母牛生小牛時一樣地吼叫着。

“但究竟爲了什麼事？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他振起勇氣，往前急跑，但不到幾步，他的足步放鬆了，他垂頭喪氣，像一株大火旁邊的植物，他的長臂軟軟地下垂着。此刻他覺得自己與其說像一隻剛洗過澡的馬，不如說像一隻在晒場交戰後的母雞。

“但畢竟爲了什麼事？晉卡嗎？”

昨夜他從沒有想起晉卡。此刻他却想起她了，但這也不過像一個飽食的農夫想起他的午餐一樣。

他在一個硬泥墩上坐下，兩手捧着頭，聚精會神地推索着他的不安的原因。

“我想到了。對了。”

去年由於普拉庫舒契夫的固執的忠告，他從倉庫裏拿了四袋麥。這事是在一種非常偶然的情態中發生的。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分配了麥種（刻卡那時在鎮裏，把這分麥種的事囑託給他的岳父），不知道是由於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扣了斤兩，還是由於原來的麥多於登記了的總量，在農民們各人拿去了自己的股份後，倉庫裏還剩着四袋麥。刻卡要把這些麥送給別人，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反對。

“你怎好把牠送人呢？你從區裏領來一千一百二十普特，你已經分配了一千一百二十普特。如果你把這幾袋麥送人，他們一定要問你；這十六普特你從那裏拿來的？你不過爲難了我，同時一定也爲難你自己。最好你自己拿了去，又沒有犯了什麼罪孽。”

刻卡就拿了這四袋麥。

“你這呆子！你這蠢貨！”他敲着前額。“空空的腦袋。彷彿非這樣幹不可似的。”

他睜着困惱的兩眼，俯視着細洛珂葉，他的眼光落在普拉庫舒契夫的房子上。他覺得彷彿有一根粗大的繩索從普拉庫舒契夫的天井牽到那小山上：一端牢牢地縛在地上的木樁上，另一端纏

繞着刻卡。他不再是村蘇維埃主席刻利爾·茲達金了，不過是一隻瘦弱的，疲乏的，身上蓋滿鞭痕的馬；牠在拉着重載。

二

從沙卡爾聽得大會的決議案，卡塔伊公公早晨一早就起身了，在家裏其餘的人還沒甦醒的時光，急忙地在他那起皺的臉上潑些冷水，急步跑到街上。他從這小屋跑到那小屋輕輕地拍拍農民們的消瘦的肩膀，鼓勵他們：

“避死總是很好的的事。死神老是躲藏在轉角的，你必須躲藏在第二個轉角，對他伸出你的舌頭：試試看捉住我吧，如果你能夠。”

“對的，老公公，”農民們微笑着。“他要把你推進坟墓，而你却使他絆倒：捉住我吧，如果你能夠；當你來捉我的時候，我就躺了下來……”

卡塔伊同那些婦人們爭辯起來。

“你們婦人們不過是我們的滅亡之路吧了。”

“你從那兒出來的呢？我倒要問個明白。”寡婦露舒卡喊道，兩手按在臀部。“你從那兒出來的？請你回答我。”

“哦，你這不識羞的婦人！你真不識羞呀，露舒卡！你們婦人把男子引入邪路。這就是我的意見。”

當沙夫拉士希諾葉的農民們出現了的時候，卡塔伊責罵亞勒克西斯和比卡這樣遲慢，自己拿了一柄鋤頭負在肩上，鼓起精神，像操場上的一個士兵。

“你到那兒去呢？”克刺斯提亞想拿下那柄鋤頭。“你這副老

骨頭都要落在那兒。”

“你看我呀，老太婆。”卡塔伊兩隻腳跟並在一起，往前聳出他的下巴。看我呀；我還很可以上前線去的。你在這裏看家，我同孩子們都去工作。沙卡爾，比卡，亞勒克西斯，去呀！”

“看他呀！他只要走了幾步，就要呻吟的。此刻他在說大話，說自己能做這樣的工作。”

“去呀，孩子們。喂，你在笑什麼呀？”

“沒有什麼好笑，”沙卡爾插嘴道。“不要笑，去呀！”

在到那山谷去的路上，卡塔伊落在後邊了。他碰到過馬爾刻爾·拜珂夫，他正拿着蜜蜂登上小山，走到櫻桃園去。

“你拿着什麼呀，馬爾刻爾·彼特洛維支？”卡塔伊問。

“你自己可以看的——蜜蜂呀。”

“哦，原來你又開始養蜂了，是嗎？我時刻想養蜂。你不到那山谷去嗎？”

“我已經差了兩個人去了，”馬爾刻爾憤憤地答，走上前去了。

“哦，原來如此！”卡塔伊喃喃着。

他走過愛拉伊河上的橋，但他還沒走到那山谷，就失却他的呼吸了，因此就在一株野蘋果樹腳下坐下來。

“沒有力氣了……我要休息一會兒。我覺得自己肚皮裏統統冰凍了似的。”他一邊喃喃地說，一邊在草地上坐下。

村人們走了過去，從沙夫拉士希諾葉來的，從克利凡雅街來的，從蒲第舒卡來的。他們的鋤頭，斧頭和耨叉桿嘩啷地響着。一列車輛沿路綿延着；一陣昆蟲在馬上邊翱翔着。熱氣隨着白晝

降臨了；牠每過一分鐘就熱得愈厲害，彷彿從大壑鐵爐中噴出來似的。那些走過卡塔伊面前的人們，統統在他的眼下長大起來的，結婚了的；他們中有些有了孩子，成人了的兒子和女兒。這一長長的行列不願意似地，倦勞地對那山谷前進；當汽擎從克利凡雅街出動，隆隆地滾過亭地的時候，這行列只不過成了一種活動的“東西”而已。汽擎後邊跟着那貧農團的團員們，由斯丹攀·奧格尼夫遠導着。他後邊跟住德維卡·帕諾夫，伊凡·舒透金和格里戈·斯康羅夫。他們後邊是他們的老婆，而雅舒卡和斯丹舒卡走在最後。

“簡直分離不開，”卡塔伊喃喃着，接着喊道：

“雅舒卡，雅舒卡，扶我一同去，親愛的，扶我一同去呀！”

“哦，一個最重要的人落在這裏！”雅舒卡喊道，一邊走到卡塔伊公公的跟前。“斯丹舒卡，爲什麼你把自己的教父親丟在危難中呢？你忘記了他給我們二人結婚嗎？”

“不要響！”斯丹舒卡把他揮在一邊，向卡塔伊俯着身子；她對他溫柔地微笑着，彷彿向亞紐舒卡說話：

“親愛的公公，你爲什麼落在後面呢？”

“我們去呀！”雅舒卡給他從地上扶了起來。“斯丹舒卡，你扶着那一隻手臂。你就做我們的司令官吧，公公。你坐在那柳樹腳下命令我們就得了。

“恐怕還是回家去好……你願意我們扶你回家嗎，公公？”

“哦，不，不要回家。不。”

卡塔伊很知道農民的性氣的。他在自己的多年生活中得知了牠。他記得有一次，在飢荒的年頭，當那些農民運着地主的乾草

到鎮裏賣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客人躺在路邊的雪堆中。他是奄奄一息的了，他以上帝的名頭，耶穌的名頭，請求他們領他一塊兒去。

“只要讓我靠在車子上吧，農民們。”

他們默默地走了過去，回來時他們又看見他，凍死了，依舊躺在他們離開他時那個原來的位置上，不過他的頭已經往後跌着了，微紅色的鬍鬚指着天空。卡塔伊此刻還記得那紅色的鬍子，他知道農民在飢餓的時候簡直是蠻子。

“個個人都爲自己的，”他想。“個個人都爲自己的。如果他是強壯的，他就能掙扎下去，如果他是衰弱的，他就得滅亡。實在是可怕的。”

“看，你就坐在這裏，”雅舒卡把卡塔伊靠着那柳樹放着，這鋤頭給我，牠或許是稱手的。”

“不，不。不要動我的鋤頭。我等一息要起來做點工作的。”

“好，如果你要什麼東西，只要叫我好了。”

“我會叫你的。現在去吧，把這些人鼓動起來，否則他們就要放鬆了工作。這樣使那工程更困難了……他們在那兒幹什麼？”

一羣農民跟着刻卡和斯丹攀·奧格尼夫在山谷中走來走去，用脚步測量着距離；他們各自散了開來，俯伏在地上，互相叫喚着。

“再要高六吋左右。再來近一些。”

“他們在設計呀，公公，”雅舒卡俯身向着卡塔伊。

“什麼？”

“設計呀。現今樣樣事情都得有個計劃。我們最初開闢布羅斯基沒有一個計劃，因此我們就不能順當地幹下去，我們必需把一切都從頭幹過。我們將在春天好好地開始幹，那時樣樣東西都和你手上的五個指頭一樣清楚。”

彼得卡·庫特舒契夫從矮樹中走出來，站在一個崗上，托着鋤柄，喊道：

“喂，你們這些工程師。快弄好了嗎？快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

“你剛剛起牀，又想吃中飯了，”泥岐塔·郭拉諾夫回應道。他接着又對自己喃喃道：“爲什麼我要惱他呢？我們這班人的脾氣是多麼壞呀！”

彼得卡眯眯眼搖，搖頭。

“無論如何，我總不向你要中飯吃。”

“我想應該不會的，”泥岐塔說。“我要你究竟幹什麼用？我可以餵我的狗——他無論怎樣對我總有點用處的。”

農民們笑起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拉拉泥岐塔的衣袖。

“算了吧，”他低語道。“你爲什麼要吵嘴？吵嘴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刻卡和奧格尼夫測量着山谷的長闊，同農民們討論着什麼地方最宜於建築堰壩，開掘水道。每一個農民都有一個不同的建議，每一個建議顯然都想使水道盡量靠近某一農民的田地。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順便提議水道應該開在路道的那一邊。大家都驚異起來，主張水道開在那兒究有什麼意思？開在路道的那一邊有什麼好處？

“他爲自己的田地着想呀，”密特卡·斯庇林喊道，一邊用他的鋤頭指着母牛島，“他和察克力夫佔據了所有的土地還不夠，他們還想佔據這水呀。全世界都給他們，我們其餘的人統統在黑暗中擠着坐在一起。”

“哦，不對，不對！”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辯道。“你在轉着什麼念頭？好一個念頭！”

“你連說都不要說起，”泥岐塔·郭拉諾夫憤憤地說。“你連想都不要想牠，這種提議毫無意思。”

“但我做了什麼事呢？我不過提議你們應該把水道開在路道的那一邊，水從那兒會流遍所有的田地。看那地方多麼高呀？”

“爲什麼不把牠灑在天上呢？”密特卡對着天空搖着他的鋤頭。“牠從那兒無疑地會澆遍所有的東西。”

“是的，如果開在那兒就好多了，”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粗聲說道，一邊更拉緊他的外衣。

“他這人是沒有羞恥，沒有良心的，”沙卡爾·卡塔伊夫輕輕地說，但很可以聽見的。

伊利亞·麥拉沁瑪維支聳聳兩肩。農民們統統跟刻卡和斯丹攀。

“現在他不大高興了，”士侖卡拍着手。“他像一個年輕婦人一樣地努着嘴。”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站在旁邊，被陰鬱的思想圍困着了。昨夜開會，當農民們正湧進泥塔拉伊·庇拉金的天井時，他說：

“我不贊成，也不反對。我得考慮一下。”

後來他走到他的親戚們和朋友們那兒，對他們說這樣，說那樣，

最後才三言兩語說起劃分地方的事情。‘這事本身並不壞，但這樣一來，你該知道，他們會把你拉到他們的公社裏去的。’這個建議曾引起他們對那計劃的反對。第二天早晨，他們中有幾個跑到蘇維埃請曼那發宣布他們的名字。依舊只有少數人附和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郭拉諾夫氏一家，拜珂夫氏一家，和耶戈·斯忒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其餘的村人都跟從刻卡和奧格尼夫·沙夫拉士希諾葉全體依附沙爾卡·卡塔伊夫·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正想開始攻擊，而他們已經向他撲來咬着他了，甚至這小狗密特卡·斯庇林也要咬他。

這些思想佔據着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的腦子；他力想決定自己應該向那一方面轉變，他愈弄愈想同人們一塊兒跑，等着看看風色。同時他對自己有意地，冒昧地離開大眾，深深地感到惱怒。

“我多麼蠢呀。不贊成，也不反對呀！我難道找不出比這更適當的話語嗎？”普拉庫舒按夫嘲弄他自己。

農民們決定了沿着山谷中央開掘水道；雖然如果開在山谷的上部，而採取曲線的形式把水引到山谷較高的部份，也許比較好些，但他們已經贊同原在的決定了。堰壩預備造在約離山谷半俄里的地方，恰在愛拉羅河和克羅替支河的交叉點。

“好了，”刻卡通過了這個決定後喊着。“公民們，同志們！我們開始吧。你們建築堰壩的就上這兒去，掘水道的就去掘。”

“至少該說：去吧，上帝祝福你們，”沙卡爾微笑着。

細洛珂葉的人們移動開去，那些一小羣一小羣坐在山谷週遭的婦人和青年站了起來。彼得卡·庫特舒洛夫走到他自己的地上

去。

“我掘了六碼深，就回到家裏去。”

密特卡·斯庇林也學他的榜樣，從郭拉諾夫的地上走到自己的地上。

“你很對。掘在別人田地的近旁，是沒有意思的。”

當農民們急奔過山谷，各人都跑到自己的地上的時候，刻卡和斯丹攀還沒決定叫那些人去建築堰壩，那些人去開掘水道；有些離開自己的田地最遠的人就沒有別人跑得那麼快。

奧格尼夫笑起來了。

“看看他們，”他對刻卡說。“你的隊伍統統散開了！”

“個人經濟呀，”舒透金微笑着。

雅舒卡跳到一處丘崗上，喊道：

“喂，還要跑得快，還要快呀！水要淹死你們了！”

“不要跑！”奧格尼夫喊道。“這樣算什麼呢？你們以為貧農團會替你們築好堰壩，而你們就在自己田地近旁掘着小溝嗎？不對，那是不十分好的，這不是我們贊同的工作的本意。去吧，刻利爾·塞內丰替支，去阻止他們的退避吧！”

刻利爾提起他的鋤頭，領導岐泥塔·郭拉諾夫居首的約莫四十個人向那堰壩的位置進發。他們慢慢他，不願意似地走着，彷彿他們的腳被釘在地上似的。

“如果我們各人都到自己地上工作，那比較好些，”彼得卡·庫特雅洛夫抗議道。“那麼我們的工作要好得多了……”

“來呀，來呀？”刻卡拉着他的衣袖。你等一息可以說的。”

當刻卡和奧格尼夫使農民們離開了他們自己的田地時，他們

就安排他們的工作。

“現在我們開始吧，”刻卡又喊道。

他鼓起勇氣，兩眼在村人們身上溜着。他們人數很多：烏爾卡站在中心，靠着潘凡爾·拜珂夫。她看着刻卡，微笑着。刻卡也對她微笑着。山谷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他倆默默的示意；爲他自己着想，爲他的兒晉卡着想，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胸裏湧起了一種對於刻卡的激怒。

三

工作進行得並不好。密特卡·斯庇林站在刻卡旁邊，幾乎沒有動他的鋤頭；他沒有彎着脊背，時時在瞥視着細洛珂葉。刻卡發怒了，但盼望他克制自己，盼望密特卡立刻就會幹起真正的工作來。最後他忍不住了。

“當心，”他說。“你要弄破了牠的。”

“弄破了什麼？”

“弄破了土地呀。你此刻在這樣當心地弄着牠，彷彿牠是玻璃做的。”

“你又在說蠢笑話了，”密特卡喃喃道。“爲什麼單說我呢？我難道應該比別人工作得更用勁些嗎？”他接着更大聲地說：“我是你的工人嗎？你僱用我的嗎？你給我工錢嗎？”

刻卡搖搖頭，彷彿被一隻蜂刺了一下。

“如果我要給你工錢，半小時都僱不滿。”

密特卡往後仰着身子，裝着歪臉。

“呸！”刻卡在地上吐一口唾液。

“你可以吐……”密特卡嚥下了其餘的話語，開始掘着堅硬的地土。

刻卡走到較高的地面上，檢閱工作。農民們都在抽烟，搔着身體，注視着天空；婦人們互相叫喚着，到處還有克利凡雅的居民和沙夫拉士希諾葉的居民間的熱烈的爭辯。只有沙卡爾·卡塔伊夫一人拚全力在工作着，同時在壩壩那一邊，由奧格尼夫領導着的那些農民用勁地在工作着。男子們搬着沙礫和料糞，汽犁上載着木板。在卡塔伊公公坐着的那柳樹的背後，士侖卡正在跳來跳去，在地上敲着他的鋤頭，一息在這兒敲，一息又在那兒敲。

“你在那兒幹什麼？”刻卡對他喊道。

“這里有一根小蛇，刻利爾·塞內豐弄支。他不肯爬過這鋤頭。他爬到一邊，我就在那兒放着我的鋤頭，他於是又爬開了；他不肯爬過牠。”

刻卡莊嚴地看着士侖卡。

“他故意這樣幹，正要使我發火。”

“你不喜歡牠嗎，唉？”士侖卡鼓鼓雙唇，用他的鋤頭把這蛇割成兩段。他於是慢慢地對着水道走去。

“同志們！”刻卡豎起足尖喊道。“你們好像統統在替外人做工作似的。如果你們老是如此，我們到秋天就不能完成工作，樣樣東西都要燒死了。我們在替我們自己工作呀，所以我們用勁地幹吧。”

於是農民們更努力地工作了幾分鐘，但接着他們又放鬆了，伸直他們的背脊注視着炎炎的天空。

“哦，我對你們有什麼辦法？”刻卡喃喃地說，大踏步走到奧

格尼夫的跟前。“他們應該嚐一嚐鞭子的味兒；他們不肯工作。”

奧格尼夫凝眸望過山谷。

“是的，你說得很對。”他接着想了一息，用他那瘦弱的大手在眼上遮着陽光。“珂利亞！”他喊道。“珂利亞，到這里來，開那汽犁。汽犁會鏟掉地面的硬殼。”

過了幾分鐘，那汽犁沿着山谷隆隆地滾着，那對犁頭沿着水道的界線鏟過堅硬的乾燥的地面。

“喂，你們統統看呀！”尼珂拉伊喊道。“我要替你們開成水道。你們看着好了。”

汽犁往前滾着，農民們後退着，看牠滾了過去。後又聚了回來。婦人們開始說話，接着男子們也加入說話了；頃刻間他們統統揮舞着手，吶喊着，彷彿在和那汽犁辭別似的。

“雅舒卡，你去使他們興奮起來吧。去給他們整整步調吧。我們就停在這裡。去吧，努力幹呀。”奧格尼夫用勁地揮着他的槌子。

雅舒卡奔下小山，混入那些開掘水道的農民中。他仰着頭，開始唱起歌來。最初只有那些青年人加入歌唱，立刻年紀較大的農民們也加入了。不到幾分鐘，全谷都響着他們的歌聲，有些深沉，有些粗嘎，有些尖脆。堰壩那邊，在一般的歌聲的洪流中，刻卡辨出了烏爾卡的婉轉嘹亮的聲音。

“那就對了！這樣就對了，統統在一塊兒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他脫了破舊的紅軍制服，在手上吐些口沫，把他的鋤頭深深掘入泥土中。

“那樣就對了，”密特卡說。他看看週遭，看見個個人都在用勁地工作着。於是又說（但這次却沒有微笑）：“那樣就對了。我們來開水道呀。”

卡塔伊公公離開那柳樹，走近農民的邊沿。

“孩子們，我們總得逃避死亡呀。”

沒有誰聽到他的話。個人的聲音，叫喊和歡笑，統統掩沒在大眾聲音的巨流中了。個個人都在唱歌，連那因用力舉着，拋着沉重的大泥塊而蹙着臉容的沙卡爾。卡塔伊夫也用他的粗嘎的聲音歌唱起來，歌聲散滿了山谷。只有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默默地工作着，但他那薄薄的雙脣也在他的鬍鬚底下隨着歌聲掀動着。

“Hey—ho—!”烏爾卡的聲音浮湧着，上升着。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緊包着雙脣，但刻卡却被她的聲音弄得神魂顛倒了，他把鋤頭高高地舉在空中，用一種非常響亮的清晰的高音和着她，使大家都驚異地停止了歌唱。一時只有兩個聲音可以聽見；於是農民們笑起來，又接着歌唱了。

歌聲停止了，只能聽見羣衆的沉重的，有節拍的呼吸，鉄器的響聲，以及一二舉着特別重的泥塊的農民的呻吟聲。築壩用的木樁已經運到了。這些村人們就默默地，狂熱地工作了兩個鐘頭，彷彿被一種烈情抓住了似的。

斯丹攀·奧格尼夫用衣袖揩了臉上的汗；他放下槌子，看看山谷。一種人類的蟻羣擁集在那兒，而這水道，彷彿是活動的一般，就在地面上割了一道寬闊的黑漆的小徑。

“這是……集體勞動呀，”奧格尼夫喃喃地說，聲音是顫抖

的。”如果我們喜歡幹，如果我們專心幹，那我們就能够移動羣山。”

斯丹攀的話語傳到泥岐塔·郭拉諾夫的耳跟。泥岐塔伸直脊背，看看山谷。

“是！是的。這像早年秋收時候一樣。我們給那些收穫的人二桶白蘭地酒——喝呀，伙伴們！盡量喝呀，到了傍晚，你們又有滿杯的酒喝了。於是我們是多麼用勁地工作呀！”

奧格尼夫聽到泥岐塔的話語，厭惡地聳聳身軀，彷彿有一桶污水潑在他身上似的；他舉起槌子，拚死力敲在木樁上。

四

馬爾刻爾·拜珂夫靠在那圍繞着櫻桃園裏的蜂場的籬柵上，從小山上俯視着山谷。

那工程已經進行八天了。那些農民已在山谷中流了八天汗，同時馬爾刻爾望着那堰壩漸漸增高起來，望着那水道逐漸伸展開去——牠實在已經到達那亭地了。他聽着汽犁的隆隆聲，槌子的槌擊聲，和全體合唱着的歌聲。夜間，火在那山谷裏燃燒着。男子們和婦人們圍坐在火堆的四週，守望着那堰壩。烏爾卡在傍晚回到家裏，活潑而愉快，晚餐的時候，她說述着山谷中所有經過的事情。晚餐後，又回到火堆去。

“她究竟在那里找尋什麼呢？大概她在那里已經吊上了誰，所以她每夜都愛到那里去看守。嫁給這樣一個呆子，你對她不能有什麼驚異的。”馬爾刻爾的眼睛從烏爾卡溜到潘凡爾。

當烏爾卡從桌跟站了起來，拂掉衣上的麵包碎，匆匆在神像

面前劃了一個十字，在她下頷底下結着頭巾的時候，馬爾刻爾喃喃地說：

“你這樣站在神像面前，彷彿當牠是一方鏡子似的。”

“什麼？”

“你以為上帝是什麼東西呢，一個玩具嗎？”馬爾刻爾向她發怒了，因為她沒有聽清他的話語；同時又對自己發怒，因為他多說了話。然而他仍然繼續說道：“你這樣舉動，彷彿牠不是上帝，而是什麼物事似的。”

烏爾卡轉臉對着她的公公，直瞪着他的眼睛，於是眯眯眼，跑開了。

馬爾刻爾跟她走出屋子，在打禾場那一邊的小山上走上走下，注視着山谷中的火焰，好像一隻餓狼在冰凍的寒天注視着村莊裏的有誘惑性的火光似的。他再三開始踏上那下山的小路，想沿着河岸走到那山谷去看看烏爾卡究在幹些什麼。但他不能下了決心，而接着又折回家裏去了。他經過刻卡的房子的時候，看見晉卡裹着披巾縮成一團，獨自坐在天井間的長櫬上。有一天傍晚，他碰利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普拉庫舒契夫對他說了很久關於教堂的事，他說人們已失掉所有的信仰，樣樣東西彷彿都有些錯亂了。他接着又說起馬爾刻爾的事情，說他應該好好地管束烏爾卡。……

“讓她到鎮裏去住一息，當一個女傭，或別的什麼，否則如果你不當心，她就會領一個不速之客到家裏來。”

馬爾刻爾對這一暗示感到惱怒，說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應該去看管晉卡，不要管別人的閑事。

“哦，我說這話不過警告你吧了。”

馬爾刻爾用兩隻指頭指着眼睛。

“我自己的眼睛是開着的，謝謝你。”

他們於是就分別了。當普拉庫舒契夫的寬闊的脊背隱沒在黑暗中時候，馬爾刻爾抖抖身子，彷彿剛洗了冷水澡似的，同時大聲鼓着鼻子。這是很對的，或許會發生什麼事情……烏爾卡或許真會帶一個刻卡的兒子到自己的家裏來。她和刻卡發生曖昧，這是很顯然的，否則普拉庫舒契夫會對他說述這件事嗎？那麼馬爾刻爾難道要撫養一個外人嗎？但這不是真正的問題，這是另一件事。難道馬爾刻爾自己不是够強壯了嗎？他的兩腳不是很堅穩地踏在地上嗎？

“Tsa!”他鼓着雙唇，展開兩臂，彷彿要擁抱烏爾卡似的。

那是兩天前發生的事。

烏爾卡在傍晚回家的時候，告訴他們，斯丹攀·奧格尼夫同貧農團決定在那堰壩旁邊建造一所水磨，區執行委員會已經允許他們拆用栖亞凡地方的老磨房，依凡·舒透金駕着汽犁把預備搭在壩邊的磨房的木板運來了一半。

“這事同你有什特別關係嗎？牠干你的事嗎？”

“我？哦，沒有！我不過告訴你們就是了，”烏爾卡笑起來。

馬爾刻爾的老婆墨特刺沙用她指頭揩揩嘴巴，對烏爾卡警視着。

“村裏有說你的謠言呀，烏爾卡。”

烏爾卡注視着檯子。

“哦，你可以去收集那些謠言。牠們一定是那個呆子散佈

的。你生了這樣的兒子可以制別人的死命。”

“烏爾卡！”馬爾刻爾喊道。

但墨特刺沙已在流淚了。她在哽咽中繼續複述村上的閑談。

“不要響，不要悲哭，”馬爾刻爾對她喊道，接着又轉臉對着烏爾卡：“喂，你——我看你到那山谷去，已經看够了。如果你再要去，你就不必再來。”

“好的，好的。”

她從桌跟跳了起來，跑到爐跟拿取她的皮襪。當她站在櫬上拿牠的時候，烏爾卡踏在馬爾刻爾的帽子上。

“你踏在我的帽子上呀，你看不見嗎？”

“帽子？這簡直是一團糞呀！”她給牠踢了開去。

“烏爾卡！”

“哦，烏爾卡怎麼樣呢？老是烏爾卡。烏爾卡怎麼樣呢？”

當馬爾刻爾發覺她真要離開家裏的時候，她已經走到門口了。他從桌跟站起身來，心想對她喊；“不要走呀！”但烏爾卡抖抖她的裙裾，碰的關上門。

第二天她沒回家吃中飯。馬爾刻爾不時離開蜜蜂，注視着下邊的山谷，想念着烏爾卡，想在那蟻堆般的人叢中辨認出她的形體。

另一件事情又使拜珂夫感到很大的苦惱。幾天前契什克曾召集所有養蜂的人，提議他們應該分爲兩班，一班把蜂移到杜利涅山谷去，另一班留在村裏。不管怎樣旱，養蜂的人們總希望獲得大量的蜂蜜的。馬爾刻爾被分派在遷移到那山谷去的一班裏。

馬爾刻爾不能否認當面的大旱，但他却熱烈地反對這個提

議。

“我怎能去呢？我得顧到我的職業。我不能把禮拜堂帶走，我能够嗎？只請想一想，如果我把蠟燭搬到那里去，而有人要買蠟燭，他們肯跑到杜利涅山谷去買嗎？”

“哦，你得在這兩種職業中選定一種，”契什克打斷他的話頭。“你或者養蜂，或者賣蠟燭。”

“我不能和別人調換嗎？有誰和我調換嗎？”

養蜂的人沒有一個肯和馬爾刻爾調換地方。

“你們是不信上帝的人，你們統統是不信上帝的人，”馬爾刻爾說，離開了會場。

此刻，他望下邊的山谷，不時向右邊瞥視着。在那約離他自己蜂場半俄里的地方，契什克和他的一班人已經動員了全體的“蜂軍。”契什克剛才跑到馬爾刻爾的跟前，說：

“你還是遷移好。馬爾刻爾·彼得洛維支，否則我們就要除滅了你的蜜蜂。你還是讓步好。你對養蜂的事情還是嫩手，你不知道我們能玩些什麼把戲。我們是把你所有的蜂都除滅了。”

“你爲什麼這樣惡心？”馬爾刻爾說，微笑着。

“因爲你在搗亂；別人也要學你的榜樣，以爲他們可以任意幹的。”

“哦，這都是你自己的過錯。”

“對的，但你得當心。”

最後蜜蜂中發現了特殊的情態。契什克把或種東西倒進了一個桶子裏，從這窠蜂跑到那窠，在蜂上洒着東西。他開了蜂桶，洒進一些桶內的東西，又給牠關上。

“這大概是水，因為天氣這樣熱，”馬爾刻爾想。

一隻蜂子憤憤地嗡嗡着，像一顆彈丸一樣掠過他的頭。馬爾刻爾望着牠飛。

“這不是我自己的蜂，討厭的東西。”

接着，他在蜂場中疾衝着，呼喊着，彷彿他脚下的地面在燃燒着似的。無數外來的蜂擁集在他頭兒的四周，襲擊着他的蜂巢，在這些蜂巢的四周圍，展開了一種生死戰。馬爾刻爾的蜂被外來的蜂的飛翔所攪擾，衝出蜂巢來防禦，在一種密層層的黑色羣集中亂掃，挑戰地嗡嗡着。

“討厭的東西，這些小鬼頭，這些小鬼頭。他故意放出來的。”

開頭，馬爾刻爾完全失却了腦子。後來他跪了下去，關了蜂桶，力圖趕開外來的蜂羣，揮舞着兩臂，彷彿他在畫着樹林。蜂羣憤憤地嗡嗡着刺着他的臉孔和頸項，爬進他的襯衫裏；牠們成堆飛翔着，把天空遮黑了。馬爾刻爾跳了起來，只好逃到帳幕裏去。帳幕裏放着小桶蜜和殺鼠藥的混合物，這是馬爾刻爾皮着殺老鼠的。他連忙把這混合物倒在幾隻盆子上，把牠們放在桶的邊沿。那些蜂一聞到蜜的氣味就衝到那些盆子上，舐一舐這甜蜜的混合物，就飛回牠們各自的蜂桶裏去。

馬爾刻爾高興地笑了起來。

“我要給你顏色看。現在看你還會不會幹這樣的事。”

約莫半小時後，契什克跑到籬棚的跟前；當他說話的時候，涎液不住地從嘴裏滴下。

“你幹了什麼事？你已經毒害了那些蜂。你不知道自己幹着

什麼事嗎？”

“你這話什麼意思呀？我請牠們到這裏來的嗎？”馬爾刻爾拖長鼻音說。

“給牠們關起來，給牠們關起來，”契什克一邊對他自己一班人喊，一邊奔回去，後邊跟着馬爾刻爾的笑聲。

頃刻間那蜂場全爲靜默所主宰了；那些外來的蜜蜂已經走了：沒有再度回來。馬爾刻爾收拾了那些盆子，打開蜂桶的入口，自己又靠在籬柵上，看看下邊的山谷。他的思想此刻完全轉到怎樣克服烏爾卡的計劃上了。門軋軋地響了幾聲。馬爾刻爾戰慄着，左右顧盼着潘凡爾走進果園，揮舞着兩臂。

“當心些，這些蜂會刺你的，”馬爾刻爾喊道。不要舞呀。不要舞呀，你這呆子。攆到帳幕裏去吧！”

潘凡爾兩手拍開蜂羣，攆進帳幕裏去。

“我要利用潘凡爾去趕掉刻卡，”馬爾刻爾突然想道，這主意是對的。我要使潘凡爾去對付他。他會在村裏散佈謠言的。”

馬爾刻爾攆到帳幕裏，在潘凡爾的旁邊坐下。

“喂，”他開始說。“你的老婆……那個人，刻卡，他已——哦，你這呆子！”他喊道。“你不懂得嗎？刻卡，那個當主席的，他拚上了你的老婆，拚上了烏爾卡。”馬爾刻爾用手勢解釋他的語意。

潘凡爾咆哮着。怒吼着；他的言語本身是聽不懂的。

“不過不要割掉他的頭，只要在村裏說說他就夠了。你說他已把你老婆帶開去了，說他爬上你老婆的肚皮。去對他們說說他吧。”

“誰呀？”

“又來問誰！刻卡，那主席，你昨天送條子去的那個人。我們的隣舍。”

“Brm-Brm-brm-brm?”

“不是，不是，不是奧格尼夫。你這惡鬼，你老在夢想着那汽犁。這是刻卡呀，那個流氓，我們的隣舍。”

五

足足有十一天，那山谷一直在響着人的歌聲，鐵鋤的嘩嘩聲；夜間燃起巨大的祝火，把街上的女孩們和男孩們吸引出山谷去。

足足有十一天，那無情的太陽晒焦了開裂的地土，晒乾了田禾，晒黃了樹林和矮木叢中的樹葉。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每天爬到他的附屋頂上，向灼熱的天空的穹窿尋找着雲朵……但沒有雲來；只有灰藍色的熱霧從地平線爬了上來，在田野上盪漾着。

“沒有雲！一朵雲都沒有！”他暴怒地喃喃着，接着就同克倫尼亞一塊兒挑水到母牛島上灌溉他的蔬菜。

有時克倫尼亞躊躇地向他提議，說他應該到那山谷去幫助別人開水道。耶戈·斯志帕諾維支蹙着眉頭，嚙嚙說道：

“你又說了嗎？你又提起這種事嗎！去挑水吧，你開着嘴巴什麼？”

他抓起水桶，奔到河跟去。那河岸俯臨着山谷的全景；察克力夫停頓了一息，眼睛注望着，於是又奔回自己的地上，他的赤

脚蹣跚地踏過堅硬的地方。他本來也許同其餘的人一塊兒去了，去幫忙掘水道……但在他們中還有一個這樣的父親嗎？——他的獨生子分了父親的家，跑到一個外人的家裏去，他們中沒有一個這樣的父親，如果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在那山谷中出現了，那末個個人，一切從克利凡雅，蒲第亞舒卡和沙夫拉士希杜葉來的農民都要停止他們的工作，注視着他，彷彿他是一個陌生人，一隻奇特的畜牲似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不願意扮演那種角色；他不願意那些村人當他面就同情他，當轉過背脊的時候就嘲笑他。他們也許等不到他轉過背脊來！現今的人們變到這個樣子了；他們會在你臉上吐了口唾液，於是揩揩他們的嘴巴，若無其事似的。

“不，我還是靠自己好。不管好壞，總是自己呀，”他喃喃着，一邊用水沖洗菜上的蟲子。“這些蟲究竟從那兒來的，這些東西？”他問克侖尼亞。

有時他很和氣地對克侖尼亞說話，知道她也和他自己一樣痛苦。

“你斷不可以太掛念這件事，”他說。“這樣就不會澆菜或犁地了。不要過於煩惱，給自己弄得這般削瘦。你像一根木棒一樣削瘦了。我們已經順利地活得這麼久了，我們還得撐持下去。我們在這世界上從沒有求懇過別人”

但當克侖尼亞對他暗示最好同雅舒卡和解的時候，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就打斷她的話頭，露出他那又大又白的牙齒。

“你又說了嗎？你又提起這種事嗎？你站在那里幹什麼？拿些水來吧！”

到了第十二日，當耶戈·斯忘帕諾維支吃好了中飯，又跑去澆菜的時候，他發覺那山谷靜默着了。他非常驚異，穿過矮木叢，奔到母牛島的那一邊，望望那山谷。

細洛珂葉全體的人們都聚集在堰壩的近旁；壩上站着斯丹攀·奧格尼夫，刻卡·茲達金和沙卡爾·卡塔伊夫。他們三人把或種事情討論了幾分鐘，那些農民默默地等待着，接着奧格尼夫伸直脊背，轉臉對人們喊道：

“喂，我們要給牠關起來嗎？”

“把牠關起來，把牠關起來，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羣衆呼喊道。

“原來他們已完工了，這班惡鬼，”耶戈·斯忘帕諾維支喃喃道。過了幾分鐘，他又奔回自己的地上。

奧格尼夫在熱烈的興奮中（這個最後的儀典已由細洛珂葉全體住民作為一種特殊的榮譽委託斯丹攀·奧格尼夫去實行）關了堰壩的閘門。他於是又伸直身體，望着下邊無數的人頭，無數破舊的帽子，各種各色的頭巾。這些農民輕輕地互相低語着，帶着極度的注意望着水，看見牠漸漸兒裝滿了那些小溝，流到那矮樹叢，注入了一個在灼熱的太陽底下閃耀靜肅的藍光的湖。只有伊利亞·普拉庫舒契夫站在旁邊彷彿在想着別種事情。幾天前村裏又開了一次大會，在這會裏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當選為第三部民衆的代表。也許他想着未來的活動，也許在想着或種全然不同的事情。不管他在想些什麼，他的臉上總沒有那種在其餘人們的臉上浮漾着的愉快的微笑的痕跡；他的兩眼也沒有帶着他們那樣緊張的神色注望着那在兩岸間漸漸漲高的水。

“一隻野狼呀，”奧格尼夫想，一邊望着普拉庫舒契夫。他接着轉過臉來對刻卡說話。

“喂，刻利爾，我們在這里得勝了。還有同樣的勝利以及全般/無驅的工作都掌在我們的手裏。”

刻卡的兩腿因疲乏而顫抖着，他的背脊發痛。他點點頭，握一握斯丹攀的手，往前走了幾步。他想對細洛珂葉的人們說起他們共同的勞作，想問他們現在可否在別種事情上也走着那由貧農團開闢出來的合作的路。他的思想同着他疾奔着，像一輛猛烈的三頭馬車；他張開雙唇，但只有粗嘎的模糊的聲音從他喉子發出來；他的頭發昏，他往前跌在堰壩上了。

烏爾卡站在那土堤的旁邊。她看見刻卡跌倒了，正想衝到他的跟前，但奧格尼夫已經扶起了他，輕輕地說：

“不要管別人的閑談，刻利爾。我們要用事業，要用我們工作的成果給他們看看顏色。”

“水呀！”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喊道，彷彿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水似的。

他的聲音彷彿是個信號。那些農民們呼喊著，在水道上俯下身子，彷彿被一陣暴風吹倒的一般。池內的水漲到水道的平面上去了，沿着牠緩流着，一支小小的水流帶着潺潺的響音衝進了焦燥的地面，後邊只留着一道潮濕的黑色的小道。另一支細小的水流注入那條水道；頃刻間牠變闊了，變深了，湧起了水泡，農民們呼喊著，歡笑着，沿着兩岸奔跑。

“牠在流了呀！”

“牠漲滿了呀！”

“看牠，看牠！”彼得卡喊道，拍着手，嚇着孩子們。“你們在那里幹什麼呀，孩子們？到那新掘的池裏洗個澡吧。看，士侖卡在洗澡了。”

士侖卡的身軀閃着光，他蹣跚地滑溜到池裏。孩子們連忙撕下他們的襯衣和褲子，跳到水裏。

沙卡爾·卡塔伊夫走到奧格尼夫的跟前。

“我想此刻可以開始灌溉田地了，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人們高興得發狂了呀。看看他們吧，像嬰孩一樣地跳來跑去。”

農民們的歡呼歡笑突然停止了，當泥岐塔·郭拉諾夫站在壩上這樣喊道：

“諸位，現在要灌地了。我們怎樣灌法呢？”

刻卡提議他們應該先灌第一塊地。

“讓我們先灌斐拉特·郭塞夫的地吧（斐拉特點點頭，鋤柄握得更緊了），於是我們就按次一塊一塊灌了過去，一直到最後的一塊，馬爾刻爾的地爲止。”

“馬爾刻爾的地到冬天才會灌到，”彼得卡·庫特雅洛夫笑着說。“但這不妨事的，他畢竟還有蜜呀。”

“我不同意這個，”泥岐塔·郭拉諾夫清楚地說。“爲什麼我們要這樣灌法呢？這樣我們就不得不使全村的人都在這件事上工作。除了灌溉田地，還有很多別種工作要幹呀！諸位，我主張我們應該分班灌溉，每班一百人。我們抽籤，讓得籤的那一班先灌溉他們的田地……。刻利爾·塞內幸替支，雖然今天彷彿是你的生日一般，雖然我們統統很感謝你和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但我們總希望你不會反對這個主張。”

沙卡爾，卡塔伊夫附和郭拉諾夫。郭塞夫堅決地反對。

“我們統統一塊兒灌溉比較好些，”他說。“因為，該知道，大家在一塊兒幹一件事，比較能幹得好些。”

斯丹攀是贊成刻卡的提議的，但因為已經獲得的勝利，因為人們變得很溫和，忘掉他們所有的敵對和仇視，又因為個個人都受了共同歡樂的影響，他自己也放鬆了，軟化了。他看見他們確實統統贊成分班工作的提議，他不想反對他們的願望，雖然漠然地覺得（彷彿他兩眼穿過早晨的迷霧望見敵人的壕溝似的）刻卡·茲達金的方法會增強由於最後幾天的合作勞動創造出來的集體的意志，而郭拉諾夫的方法只會分散已經合成的力量吧了。他微笑着，想起那立即預備建造的水磨，想起泥岐塔剛才反對刻卡的提議時那種和藹友愛的態度——他靜默了。這把個個人——甚至刻卡——都笑起來，都贊同泥岐塔的主張。每一班得在他們地上灌溉二十四個鐘頭。他們抽籤了。

第七班獲得第一籤，這班包含郭拉諾夫氏本家六十二人，奧林尼契夫氏二十三人，其餘都是斯庇林氏。

“哦，這班狗！”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喊道。

“什麼？”

“你們今天真運氣。”

“恐怕……弄錯了吧？”裴拉特·曲塞夫說。

泥岐塔·郭拉諾夫大踏步走到郭塞夫的跟前。

“怎會弄錯呢，唉！我們是大家當面抽籤的。刻利爾·塞內·李替支，籤是你抽的。告訴他們沒有弄錯吧，請止住他們惡毒的舌頭。”

幸靠籤是刻卡——泥岐塔·郭拉諾夫的敵人——抽的這一事實，才取消了重新抽籤的要求，但雖然如此。依然有些人不滿意。

“恐怕這完全不是他的籤，”

“什麼？”泥岐塔喊道。“看，這不是我的鈕子嗎？這是從我褲上撕下來的——看這兒呀！”他撩起襯衣，指着那鈕子撕下的地方，豎起脚跟旋轉着，使大家可以看見。

“把襯衫袖撩高些吧，再撩高些！”寡婦露舒卡喊道。“除却你的肚臍，你全身都給我們看見了。”

農民們笑起來，接着有誰喊道：

“再抽第二籤，刻利爾，塞內·替支。”

刻卡一手放進帽子裏抽出第二籤。

潘凡爾·拜珂夫從羣衆中擠了出來，站在普拉庫舒契夫的旁邊，揮舞着兩臂，含糊地絮說着。起初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猜不透潘凡爾的動作的用意。潘凡爾咆哮起來，再三指點着刻卡。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後來聽懂了的的時候，他臉色蒼白了，他的雙唇顫抖着，冰冷的戰慄流下他的脊骨。

“這是毫無意思的，潘凡爾毫無意思的。這不過是閑談，不要睬牠。你到我家裏去，我給你吃，甜的蜜好嗎？那不過是別人的閑談。”

潘凡爾繼續咆哮着，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看見他興奮到極度了，要遏制他，勸誘他，是不可能的了……那末……恐怕在任何別的時候，普拉庫舒契夫都不願意幹那時所幹的事；恐怕在任何別的時候，就是酷刑都不能強迫他幹這種事……。但這幾天來

他的失敗的孤單，刻卡對他的態度——刻卡好幾天來沒有對他說過一句話，時時刻刻伴着奧格尼夫——以及知道奧格尼夫正在漸漸兒把細洛珂葉所有的農民拉到自己一邊，同時樣樣東西都從他——普拉庫舒契夫的掌握中滑了開去，這幾點催迫他幹了他後來時常私自悔恨的事情。

伊利亞·麥克沁瑪維支抓住凡爾的兩肩，對他耳語着，一邊指着奧格尼夫。

“不，不是！不是刻卡，那消息是不對的。這是他，看，那個人——奧格尼夫。”

“Brrm-brrm”

“是的，是的。那個有汽犁的人。是他帶去了烏爾卡，不是刻卡。他，那個有汽犁的人。”

普拉庫舒契夫連忙走了開去。

六

第七班中最初輪到密特卡·斯庇林。

“現在靠上帝的名頭，”他說，拉上他的褲子，轉臉對着奧格尼夫。“或是現在我們不再說上帝了吧？”他接着對他老婆喊：

“伊利娜，到這兒來！不要讓水流到別人的地上去。”

他用一塊大木板塞住水道中的水流，於是在這水道和他的地中間掘通一條小溝，水就流到那種着蕃芋的地上。

“塞住牠！塞住牠！”密特卡對伊利娜叫道。“不要讓牠流到泥岐塔的地上去。看住呀——哦，你這傻子！”

水衝到他那塊地的那一端，開始漲了起來，淹沒了弱小的，

蓋滿灰塵的植物……密特卡的這塊地的中央有一個小岡，不管他怎樣用力灌水到牠上邊。但牠依然是乾燥的。隨着時間的前進，這塊地好像一片沼澤了，但那小岡依然是乾燥的，密特卡爲要灌溉牠，急得要命。

“看，你們自己可以看的，那里至少有五普特蕃芋，如果我不把水灌上去，牠們統統要壞了，”他想，兩腳在爛泥中埋到膝下，他繞着那小岡兜圈子，頓着腳，用鋤頭潑上水去……牠依然是乾燥的。

在壩上，那些農民圍繞着斯丹攀。奧格尼夫，刻卡和沙卡爾。卡塔伊夫。他們談論着雨，談論着汽犁，談論着機器。潘凡爾。拜珂夫在羣中擠進擠出，自言自語着。

“喂，你這副鬼臉！”雅舒卡笑他。“我們如果把你配在犁上，倒很可以工作一下。”

“Brrm-brrm”潘凡爾咆哮着，憤憤地皺起眉頭，釘視着斯丹攀。

“他想那汽犁呀；他愛牠愛得發狂了，”農民們道。“他完全忘掉那禮拜堂的鐘，整日在追着汽犁的聲音。”

“那末來吧，你來替我們開汽犁吧，”雅舒卡喊道。

“Brrm-brrm。”

“他又在爆隆爆隆了。你在爆隆些什麼呢？你一定在大家做禱告時候被製造成的，你看來正像這樣。”

但第七班其餘的成員，尤其是泥岐塔。郭拉諾夫，站在各自的地邊，憤憤地望着密特卡。斯庇林在他那一片汪洋地上蹣跚地踏過爛泥。泥岐塔再三對他喊着，起先輕輕地，後來他的好脾氣

消失完了的時候，喊得大聲了：

“密特卡！你浪費了水你在玩弄着牠呀！你不知道水是不會流上小山的嗎？牠不是馬呀，難道牠是馬嗎？你會看過河水上流嗎？你不能這樣幹的。”

“好，我們會看見的，看我會不會趕牠上去。伊利娜，來，來幫忙呀！”

最後泥岐塔的耐心完全消磨光了。

“他以為自己在幹什麼事？我們全體只有二十四個鐘頭，他差不多灌了三個鐘頭了。已經夠了。我們不為着你的小山就誤我們的水。”

泥岐塔開始在自己的地和那水道的提岸中間掘着小溝。

“喂！你敢這樣！”密特卡吼道。“你幹什麼呀？你永不會厭足的。你急要回到你老婆那兒去嗎？你還有時候可以睡覺呀，夜是很長的。”

密特卡的姪子散庫利亞提高他的嗓子。

“當我們從前防衛蘇維埃的時候，你在那里呢？你正在火爐上烘着你的脊背，這就是你所在的地方。現在有一點兒利益，你就要搶先。就我們完全不給你水，也不罪過。

泥岐塔的紅鬍子顫抖着。

“那末你呢，你這樣呢？”他說。“你一直躲在戰線的背後。你在打仗嗎？是的，我們知道的。在和白蘭地酒打仗呀。”

“不對，不對，那是不對的，”彼得卡·庫特雅洛夫插嘴道。

“他在我旁邊打過仗的。”

“要你跳起來幹什麼？你是散庫利亞的守夜狗嗎？”

“你們兩人都是戰士，”發特·郭拉諾夫嘲笑他們。“你們專在燒酒上打仗。”

彼得卡·庫特雅洛夫在這攻擊之前退避了。起初他咒咀自己不該干預別人的事情，但因為論戰既然開始了，他也不肯讓步，他拚死力叫喊起來，好像他的聲音會壓服郭拉諾夫氏的人們似的。

“你如果確實知道渴酒的事，爲什麼不去報告警察，專在這里多嘴呢？你知道他們怎樣懲辦那種事的。”

“報告警察？他們正和散庫利亞自己一樣，”發特輕輕地答。“戰士呀！……哦，是的，你們統統在跟——你們的老婆戰鬥。”

“不要多說了！”泥岐塔喊道。“我們要表決這件事，讓大多數人來決定，不要多說了。”他不等別人的同意，就穿過水道的堤岸掘通一道小溝。水彷彿從牢裏放出來似的，湧流到他的地上。

密特卡走了過來，十分困難地在他地上的厚厚的爛泥中拖着兩腳。

“塞住牠！我叫你塞住牠，塞住他，否則我就給你打得狗血淋頭！你以爲自己還在舊統治下過生活嗎？”密特卡在激奮中對着泥岐塔·郭拉諾夫的寬闊的胸膛送出他的拳頭。

泥岐塔後退着，對着密特卡的嘴巴舞着他的鐵鋤。

“給你顏色看！牠會教你來推我呀！”

“啊唷！”密特卡咆哮着，用塗滿泥漿的兩手摀着嘴巴。他跪下去了。“哦，我死了！”

水到處飛漲起來；斯庇林氏的人們向郭拉諾夫氏的人們衝過來，同時郭拉諾夫氏的人們又向斯庇林衝過去。喧聲把楊柳叢中的烏鴉嚇了出來；頃刻間這喧聲又換成了一種低微的吼聲，鈍澀的拳擊聲，和叮噠的鋤擊聲。塋上的農民們衝下山谷，捲入了戰場，想拉開雙方的戰士；但事情不如他們所願，他們自己也被牽入門毆中了。男男女女都被這喧聲所吸引，從街上奔了過來。

刻卡，奧格尼夫，雅舒卡和沙卡爾·卡塔伊夫在這兩羣戰士中間疾衝着，抓住他們的頸背，把他們擲在一邊；但他們又跳了起來，撲向他們的對手，他們的頭俯下去，他們手臂抱在臉龐的前面。有誰打了刻卡兩下，一在背脊上，一在頸背上。

“他們一定把我誤認作別人，”刻卡想，依然拉着那些農民們。過了一息，一個沉重的毆擊落在他的太陽角上；他先晃着身子，接着就跪在爛泥中了。他在自己上邊聽見他的對手喊道：

“給你顏色看，作為總報答！”

“他們畢竟是指我呀。”

刻卡跳了起來，左右旋轉着，士侖卡站在他的前面，他的鐵鋤舉在頭上，預備敲着刻卡的腦殼。刻卡跳在一邊，拼着所有的餘力在士侖卡的兩腿間踢了一腳。士侖卡尖叫着。丟了鐵鋤，往前仆倒了。

“你這私生子，偷偷打人，就給你顏色看！”他舉起士侖卡的沉重的軀體，彷彿牠是一隻小狗，把牠擲向暴怒的農民們的前面。

鬥毆繼續着，身體較弱的人們跌在地上，被踏入爛泥中……一簇一簇的頭髮隨處飛舞；在朦朧暮色中，農民們臉上的鮮

血黑漆漆地閃着光。

婦人們驚叫着。

雅舒卡·察克力夫站在奧格尼夫的旁邊，爛泥拖蓋到他的膝部；他對刻卡喊道：

“刻卡，不要衝來衝去。站在一個地方，給他們顏色看，像日本人所做的一樣。他們像惡狗一樣互相抓着頸項。”

雅舒卡用他的掌邊打着自己周圍的農民們。他們默默地跌在地上。泥岐塔·郭拉諾夫衝過他的面前。雅舒卡用他的掌邊重重地在他太陽角上敲了一下。泥岐塔噴着鼻氣，在雅舒卡腳前縮成一團，像一隻受彈的兔子。

“看這里呀，看我打倒一隻多麼大的熊呀？”雅舒卡喊道。

這時潘凡爾·拜珂夫加入了鬥毆；他在頭上揮舞着一根鐵槌，對雅舒卡衝了過去。

“雅舒卡！當心呀！”刻卡尖叫道。

雅舒卡跳在一邊，他來不及叫喊，而潘凡爾的鐵槌已經重重地落在奧格尼夫的頭上了。雅舒卡跳上前去，對着潘凡爾的頸背揮着他那緊握的拳頭。潘凡爾往前一仆，跌在奧格尼夫的旁邊，他的臉孔埋在爛泥中。斯丹攀跪了起來，用塗滿爛泥的兩手揩着他的臉孔：他感覺到一支熱流從帽下滾下他的前額：他的脊背發痛，彷彿一把銳利的小刀割下他的脊骨似的。

“雅舒卡，幫助我！雅舒卡”他喊道。

雅舒卡對他俯着身子，但一羣鬥毆着的農民走到他們的中間，又把奧格尼夫打倒了，把雅舒卡推在一邊。斯丹攀覺得他們塗滿爛泥的靴子和樹皮鞋把他踏入泥下；他的頭一半掩埋在流動

的爛泥中了。他吐了一口泥漿，他的手指深深插入軟軟的泥土中。在他沒有失却意識以前，他的腦子裏唯一的思想就是：活下去。

“要活下來……要活下去……我剛剛開始……”

七

刻卡急忙地走着，左右顧望着，穿着細克哈山。他面前展開一條狹小的沙路，在月光中非常清楚。（月亮本身看不見。但他頭上有一種乳白色的模糊的東西在盪漾着，融入了週遭的天空）：路的兩旁都是松林，松針刷着他的臉龐。這樹林中黑得可怕，有時被一種不測的叫聲，被鳥類的模糊的叫聲衝破了靜寂。刻卡在樹林中走得愈深，他的害怕和不舒適的感覺也愈緊張。他不斷停着步，深深地呼吸着，傾聽着是否有人在追逐他。他接着又滑着這條小路前進，舉起他那沉重的軍靴，踏着疲勞的大步。

一息，這小路折下山去了；松林換成了白楊和菩提樹，從杜利涅山谷的巨顎發出柏油的氣味，死屍的氣味和熱烘烘的氣味。刻卡決意沿着鵝湖旁邊走，沿着那條穿過白楊林的小徑穿過小山，走到普特來斯諾葉，那兒他可以搭輪到伊利姆。但他走到山谷，就疲倦得不能前進了，於是睡着了，……

他在第二天早晨醒了，被一隻野貓的叫喊驚了起來，在一株赤楊的斷幹上坐下。從細克哈山的密層層的松樹和菩提樹中，傳出了一種模糊而有節拍的聲響，好像千匹馬穿着橡皮鞋急步踏過光滑的道路似的。白鵝在蓋在湖面的蘆葦叢中叫着，灰色的野鴨拍過泥潭的水面。上邊，在晨空的精緻的蔚藍中，一隻兀鷹在盤

旋着，牠的兩翼閃着光；許多野鴿子害怕那隻兀鷹，穿過山谷，落在地上一株山梨底下。

刻卡沿着湖岸走着，走到一片小小的荒地；他看到那看河人庫士蜜支站在不很遠的地方，因此爬回矮木叢中去。

“停住，停住，”庫士蜜支喊道，一邊從肩上拿下那雙筒的燧石鎗。“你逃到那裏去？”

他看見那是刻卡，就停着步，不願意似地放下他的鎗；他的兩眼剛才燃燒着一個專心的看守人的熱情，此刻却變得枯澀的了。

“我以爲誰到這裏來偷魚。他們到這湖裏偷魚的方法真是可怕。”

刻卡從他走了開去。折到小山上時的姿態中，從他說話的聲調中，發覺了一種對自己的深深的隱恨。

“庫士蜜支！”

庫士蜜支停着步，回頭喊道：

“你爲什麼要躲避，像一隻兔子？你老是這樣的，你儘在鼓動他們，鼓動他們，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就避了開去………你是道地的漂石呀；”他對自己喃喃地說，但在這山谷的靜默中，他的話語傳到刻卡的耳跟，像鞭子的抽打一樣掠過他。他紅着臉。他一邊聳着兩肩，一邊喊道：

“不知道誰在躲避……”

庫士蜜支輕輕地笑着。

“誰嗎？不是我，我剛才沒有躺在樹叢中。哦，你們這些搗亂分子。”他憤憤地喊着，隱沒在白楊林中了。

“他在嘲笑我呀！連他都來嘲笑我！村上……奧尼格夫怎麼

樣？貧農團怎麼樣呢——還有烏爾卡呢？”

他靜靜地站了幾分鐘，彷彿生根在地上了一般。接着像被一根繩索往前拉着似的，他衝過那白楊叢，重新穿過細克哈山，對着細珂洛葉前進。

過了兩個鐘頭，那村莊躺在地面前了，許多烟囱在冒烟。到了約離村莊半俄里的地方，他在圍繞着櫻桃園的籬柵的跟前坐下。在籬柵的那一端，馬爾刻爾·拜珂夫正俯身在那些蜂桶上邊。起初刻卡想繼續前進，但同時他很想碰碰自己敵人的面，想從馬爾刻爾探得一些村上的情形。他站起身來，靠着籬柵。馬爾刻爾伸直脊背，在那些蜂桶中間穿來穿去，一邊自言自語着。突然間他開始喊道：

“哦，你們這些魔種，你們是魔種，你們原來是這樣東西。但願你不死呀！”他衝進帳裏，拿出一枝燧石鎗。他裝好子彈，對那些燕子射擊。

刻卡想起馬爾刻爾常常因為毀壞了燕窠打着孩子們的耳光。他不自覺地笑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馬爾刻爾？”他喊。“你在射擊上帝的神鳥嗎？”

馬爾刻爾吃了一驚，轉臉對着刻卡。

“我不知道你在那兒。這班燕子”——他竭力隱藏了他的憤怒——“牠們不過把我的蜂統統攪擾起來，彷彿牠們是非常有害的鳥，這些燕子，尤其對我們，對養蜂的人。牠們真是魔鬼。”

“你獲得許多蜜嗎？”

“許多？只够塗一塗你的嘴脣。”馬爾刻爾在他那厚厚的雙脣

上揩着一個指頭。“我辛辛苦苦，毫無代價。那兒他們都獲得一滿瓶一滿瓶的蜜，而我從每一隻蜂只得到這一點。”馬爾刻爾指着他那骯髒的指甲的一部，說明那個份量。“你要嚐一點嗎，牠還是熱的呀？”

馬爾刻爾這種冷淡的態度，以及他對於蜜蜂的噁舌，使刻卡驚異起來。

“恐怕終究沒有發生什麼事故，”他想。“這不過是我自己受了驚。我得問問他。”

“潘凡爾怎麼樣？他昨天傷得很厲害嗎？”

“受傷？他們把他打死了。你還說受傷。他們把他深深地踏在爛泥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但士侖卡却好好地爬起來。不過他身體蓋滿了傷口和腫瘤。你可以在他身上看見靴印，牠們幾乎擦落了他的皮。他此刻躲在家裏的牀上，不住地呻吟着。”

刻卡覺得有些放心了。

“你爲什麼不停在家裏？”

馬爾刻爾聳聳兩肩。

“我爲什麼要停在家裏？我們埋葬了他，就完事了。如果我不在這里好好照管，那些燕子鬼就要吃完了我的蜂。自然我應該停在家裏……後來他們又結果了斯丹攀·奧格尼夫，烏爾卡不見了。她自然很難過囉。

“誰呀？什麼？”刻卡啞喊道。這時他第一欲看見馬爾刻爾眼內惡意的閃光。他曾在他狗子的兩眼中看見同樣的閃光，當牠被鎖在狗窠旁的時候。

“我說斯丹攀·奧格尼夫呀……哦，你們這些惡鬼！”馬爾

刻爾舉槍射擊那班燕子。

斯丹攀·奧格尼夫被打死在山中這個消息，起初使刻卡暴怒起來；他想毀滅全村。接着，他在白堊地上坐下。沒有力氣動彈了。彷彿他所有的力氣都被敲出去了，像打禾棒從麥穗中敲出了麥粒一樣。

在他下邊躺着那山谷；村人們，男子們，婦人們和孩子們正在把水引回水道中去。水已衝破了水道的堤岸，在地上泛湧着，衝成許多小小的凹槽。在山的盡端，麥克沁·費杜諾夫公公站在那看河人的小屋的跟前，望着那些農民，晉卡從矮樹叢中走出來，趕着豬羣。麥克沁公公奔到她跟前，刻卡聽見他一部份的話語。

“我不管……這些豬羣……那主席。”

在打禾場上，泥岐塔·郭拉諾夫正在打着上年留下來的雀麥。一片白破布包紮着他的頭，結在他下額的下邊，他的油膩的帽子在陽光中閃耀着。他領他的馬兜着圈子，一邊用一種鼓勵的聲調喊道：

“快走呀，孩子們。快走呀，好朋友們！”

樣樣東西上邊都燃燒着太陽的熱火。

在通過巴爾巴細哈克山的路上，展開着一列車子。農民們都在逃荒，逃到海邊，逃到基茲利亞，逃到西比利亞……逃到麵包那兒去……。一個婦人在追着她的小孩，他跳過了籬柵，沿着山谷邊緣爬着。

“抓住他，”她喊道。“抓住這小流氓！”

一切經過刻卡的眼前，像銀幕上模糊的影片，不相連接的，

斷斷續續的。忽然間他覺得——這想頭突然湧起來的——農民生活正像那些馬在打禾場上兜着無窮盡的圈子，農民們緊縛在土地上，一輩子在一個地方旋轉。一種漠然的悲痛的苦惱壓倒了刻卡。他站起來，開始走上小山……

樹木的影子變得長了，伸過山壑，像箭頭一樣插入山谷的黃的草叢中。日光伴着刻卡奔上小山。但到那兒去？日光是知道自己的路的，太陽照着一條固定的小路走上了一個點鐘，這些影子快要縮短了，而接着又會伸長起來，融入了朦朧暮色中；融入了夜宵的均勻的黑暗中；到了早晨，日光又爬過天空，盪漾着她那色衫光亮的裙裾，遮蔽了星星。但刻卡却沒有路走。他已被丟出了農民生活的圈子，像一件廢物一樣被丟一旁。

他走到了小山的峯巔。槿樹林更豐，更高大了。焦黃的樹葉在他脚下枯澀刺喇作響。刻卡在一株樹腳下坐下，空虛地看看週遭，好像他剛從睡夢中醒過來，竭力追憶着他在睡鄉所做的夢。而不可能似的，而同時他彷彿又丟不了這夢留給他的印像。他覺得過去樣樣事情都是審慎周到的；不過有人在他身上玩了一次惡意的把戲；他只要及時覺醒，揩清眼睛，他就會發覺自己停在家裏，停在自己舒適的房子裏。塞珂依然在馬房裏，母牛依然在天井中……他有一塊土地在那古老的澤地上，還有晉卡——她長得很肥了。

一想起晉卡，他戰慄了；他彷彿覺得自己在一個籠裏坐了好幾天，一直都有人穿過籠柵玩弄着他，使他毫無靜息。他在冥冥中爲着自己在那澤地上和田地上許多年的勞作而責備晉卡，理由是他一直穿着家織的老布褲，吃着雀麥麵包，而她却把小麥貯藏

在倉庫裏，像她父親一樣。……同時他被丟出了大眾的圈子，毫無依靠，也是由於她的緣故……接着他大聲笑着，因為抬頭一看，他看見遠處那些農民們湧進斯丹攀·奧格尼夫的天井，同時記起了他同斯丹攀一塊兒走到那片澤地的那一天。

“是的，”他想。“我已失敗了，但奧格尼夫……奧格尼夫怎麼樣呢？奧格尼夫死了，但他至少還在後邊留着一點痕跡，我是活着的，而面前却無路可走，沒有路走！”

好像一支噴泉從岩石中湧出來似的，突然間他的內心湧起了許多別의思想和別的願望。直到此時，他可以說還是停在一條黑暗的狹弄裏；直到此時，他還是躲在一所狹隘的山峽裏，兩旁遮掩着兩堵光滑的岩壁，他的頭上籠罩着黑暗。此刻，在這岩壁上出現了人類的足音，刻卡覺得（每當他憶起這一剎那的時候，就驚訝起來）此刻的他和昨天的他不同了。他已被丟出了大眾的圈外——好極了！但此刻因為站在旁邊，他看得更清楚了。他覺得自己的眼睛改變了。

“狼心狗肺的人們！”他喊道。“狼心狗肺的人們。他們一生消磨在他們的母牛，馬，田地，麵包碎，和虱子等身上；他們被這一切消磨了。他們互相割着喉嚨，拚命爲此而工作。我是跟着他們的，”他又輕輕地說。刻卡起身來，打個懶身，覺得有一種愉快的顫慄流下他的全身，彷彿他剛在涼爽的河水中洗了澡，而此刻站在多沙的河岸上了。

“唉？”他快慰地歎了一口氣。“我有塞珂印一座房子；這種東西你總可以得到的，但時光一過，你就拿不回來了，同時不管你積蓄了多少錢，你總買不來快樂。我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但



不是那個樣子，不是像我們過那個樣子。……”

輕輕的足音在他後邊響着。刻卡無暇掉頭；兩隻手攔着他的兩眼，同時響着一種粗嘎的聲音。

“你猜是誰！”

起初，刻卡以為是晉卡（她時常使他從睡夢中驚醒。向他問起烏爾卡的事，希望他會暴露自己的祕密。）他動着頭，想掙脫別人的手；兩隻堅實的乳房緊壓在他的脊背上。

“是烏爾卡嗎？”他想，接着喊道：“烏爾卡！”

烏爾卡把他扭轉身來面對着他，雙方都倒在榛樹腳下了。

“等一息！等一息！”刻卡叫道。

“什麼？還在做主席嗎？你永不會知道怎樣對付一個婦人。”

“但此刻不要動我！等一息吧，你這小妖婦！”

他抱起烏爾卡，給她放在自己的旁邊。她大聲笑着，刻卡看着她那小小的有力的牙齒，她的白頸，那在她下頷下邊的幾乎看不見的紋露，以及她那粉紅色的兩耳。她滿臉在燃燒着。

“不要笑，”刻卡說，同時他自己又偏要笑出來。“不要笑！你有什麼好笑呢？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烏爾卡正經起來了。

“不要憂愁呀，刻卡！不要憂愁。”

“告訴我，”他開始說了，聲音是訥訥的，迷失在自己的話語中了。“你……告訴我……喂，現在……你……自由了嗎？”

烏爾卡皺着眉頭。她澈夜在找尋刻卡，而此刻去問她是否自由！

“我一向是自由的。喂，你爲什麼不說了呀？說下去吧？”

“哦，一點都不難過嗎？你不心痛潘凡爾嗎？不管他是什麼，他總是一一”

烏爾卡站起身來，歎息着，咬着她的下唇。

“不！爲什麼我要難過？這樣豬羅應該打死的，使他們不會再苦死別人。哦，刻卡！”她釘視着樹林中，奮熱地聳着身子。

“我甚至高興呢。現在彷彿我又是一個女孩子了。我已經……但你此刻爲什麼提起這種問題？爲什麼？”

“那就好了。現在還有一些別的事情。請你說，一個人，他叫過你的，一個人，他愛過你的……好，就說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刻卡訥訥地說，一邊懊惱自己。接着他笑起來。“好，就明白地說吧！你肯同我一塊兒跑嗎？離開這裡，離開那個村莊？”

烏爾卡兩眼望着地，憤憤地拉着一條榛樹枝。

“晉卡呢？”

“一隻鵝同一隻豬羅不是一對好侶伴。至於我們誰是豬羅，誰是鵝，我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的路不是在一塊的。”

刻卡對她說了很久，說到別種人們，一種全然不同的人；言語中有許多東西烏爾卡聽不懂，但她是快活的，因爲他對她說話，不是說到麵包或馬，却是說到一種全然不同的東西，一種恐怕連他自己也不十分瞭解的東西。他說到一個工廠。把她，烏爾卡列在和他自己，刻卡平等的地位上，那天早晨她覺得刻卡是一種特殊的大人物。她的心兒急跳着；她心想撫摩他，梳理他那蓬鬆的亂髮，像一個快活的母親溫柔地撫摩她第一個小孩一樣。

八

農民們擁進奧格尼夫的天井，用手窩遮着他們的捲烟，非常低聲地耳語着——彷彿怕吵醒一個睡覺的小孩似的。德維卡·帕諾夫在本屋的階道上坐在彼得卡·庫特雅洛夫的下邊，彼得卡的嘴巴在山谷的那次鬥毆中受了傷，說話很感困難。他依然在喃喃地說述那次鬥毆真實的起因，他的臉孔因痛楚而歪扭着，當他移動雙唇的時候。他有時叫喊起來。農民們叫他不要作聲，他於是靜默了幾分鐘；接着他又開始歎息着，喃喃着了。時刻有農民走到德維卡·帕諾夫的跟前輕輕地問道：

“喂，他怎麼樣？”

“還是這樣，”德維卡答，一邊伸出兩手，彷彿問話的人要踏過他，走進屋子裏去似的。“他還躺在那兒，”他又說，一邊指着那小屋。

在這小屋裏，斯丹攀·奧格尼夫躺在牀上。他的頭和右頰都包紮着；他的鬚鬚和頭髮都刮光了，所以他看來很年輕；不過他的嘴脣和兩眼的週圍的小小的皺紋以及那濃密的灰白的眉毛暴露了他的年紀。他躺着毫無動靜，不響不響，他只不時翻起眼，每次格盧沙就從長櫬上跳起來，把耳朵按在他的嘴邊。

“沒有什麼。很好，不過一點微傷。”斯丹攀耳語道，很想裝出微笑。

他默默地，無動靜地躺着。他不相信自己要死了，只在潘凡爾在他頭上敲下鐵挺時，他心裏會湧起死的思想；後來當他們把從羣衆中拉出來，抬進小屋的時候，他竭力阻止自己想到死，

拚全力抓住生命。雖然他頭中有難熬的痛楚（他覺得一枚生鏽的大鐵釘捲進他的後腦），雖然他時時想叫痛，但他終於壓下自己的呻吟。他竭力想着別樣事情，竭力去掉這個夢魘。他聚精會神地把心思放在這個勞作上，格盧沙看見他的兩眼變了。牠們忽而模糊忽而空虛地盯視着房內的角落；有時牠們又閃耀着愉快的光輝，接着又變成了冷淡而嚴肅，像冰條一樣……當卡利吞公公躺在棺材裏的時候，他的眼睛才像冰條一樣的。格盧沙更加俯低牀上，注視着他那冰條般的兩眼，摸摸他那在一夜間變得非常瘦小的手。

斯丹攀看見她的焦慮，指點她坐在窗跟斯丹舒卡的旁邊。於是他的思想又自由奔放着了……他看見一輛三輪的車子：這車子奔過天花板和牆壁，於是帶着極度的速率繞着他頭腦疾衝，突然又不見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從他後腦跳了出來，不聲不響地飄過斯丹攀，坐在牀脚。他的臉龐在可怕的瘳笑中打起皺紋，他兩眼滴下了模糊的淚水。

“喂，我的兒子，你從前不聽我的話，現在你到這步田地。你不肯聽我的話呀。”

“去吧，”斯丹攀說。他想踢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可是他兩腿不肯依從他，而他的聲音也在他的胸中消逝了。“去吧，”他又喊道。“你在這里幹什麼？”

“好，我會去的。”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同意道。他在牀上翻了一個斛斗，又坐下去，撫摩着斯丹攀腳上的傷口。接着他那襯着蛇一般的長指頭的兩手爬上他的兩腿，爬過斯丹攀的肚皮，爬到他的胸膛。牠們把斯丹攀壓下去了。……

“去吧！”斯丹攀尖叫道。這時有一種涼爽的舒適的東西放在他的頭上。他睜開兩眼，斯丹舒卡正俯在他上邊，兩臂抱着亞紐舒卡；這孩子拉着他襯衫的領。他微笑着，叫斯丹舒卡在他旁邊坐下。突然間他回憶起一件事情，這件事他本來以為沒有在他腦子裏留着什麼痕跡的。去秋他驅車離開伊利姆，這輛車是他經過許多次請求後，從區委員會領得的。時光是夜，天空下着雨。在沒有起程以前，他發覺輪軸上的螺旋套寬鬆了。仔細一看，他知道牠不會持久的了。但當他預備旋緊牠的時候，又發生了別種事情，他就忘掉旋緊這個螺旋套，雖然他一時還沒完全忘掉牠是寬鬆了；不管怎樣，他總沒有旋緊那個螺旋套。他走了十俄里左右的當候，車子深深地陷入軟濕的泥土中，那個輪子落下了。斯丹攀費了很久時光在爛泥中尋找那個螺旋套，但結果總找不到，當時的情形彷彿束手無策似的。如果牠是一輛尋常的車子，他就可以折了一段馬鞭的柄，用這塞牢輪軸；但對這輛特別的城市的車子，這完全是無用的。牠的輪盤都是釘着螺絲，因此螺絲套是必需的。斯丹攀絞盡腦汁，最後決定用繩縛牢這個輪子，和其餘三個輪子一同前進……他在第二天早晨到達細洛珂葉；澈夜下着傾盆的秋雨……現在斯丹攀回憶這件事的時候，他微笑着，而且下着結論：

“你這蠢貨！你知道自己不是坐在一輛尋常的車子裏，然而你又忘掉那螺旋套。你所以要澈夜冒雨趕路；這是你自己的過錯。”他招呼格盧沙輕輕地耳語道：“看，他們此刻給我刮光了……但你不要驚嚇。”

格盧沙竭力想裝出笑來：她搖着手，奔到伙食間去，在半途

揩着眼淚。

農民們在天井中移動着，從窗口退了回來，雅舒卡·察克力夫，那醫生和沙爾卡·卡塔伊夫走進小屋，後邊跟着一班農民，他們在靜默的切念中伸長他們的頸項。

“喂，你覺得怎樣？”醫生快樂地問，一邊拿掉他那骯髒的坎肩。

他要了水，肥皂和手巾。他洗了手，走到牀邊，解着斯丹攀頭上的包紮。在靜寂中，個個人可以聽見綑帶的尖銳的聲音、當牠從傷口扯出來的時候。點點的汗珠在那醫生的前額上閃着光；他兩手顫抖着；最後他忍耐不住了，他丟了綑帶，低聲說道：

“你是鐵做的嗎？你一點都不作聲。”他又轉臉對着別人們，用一種柔和的壯胆的聲音說：“他不久就會走路了，這樣的人是不會跌交的。你應該做個醫生，斯丹攀·卡利吞諾維支，或一個——”

斯丹攀翻起兩眼。突然呻吟起來。醫生急忙地弄着傷口……當他裹好了傷口的時候，他往後退了幾步，看着斯丹攀，一面擦手，有些像一個 gypsy（一種東方遊民，散居歐洲各處，以賣卜，盜竊，補錢，等爲生——譯者）看着一匹好馬。

“哦，是的。他一定會好過來的……不過你必須把這些人請出房外。他們如果喜歡，進來看看是可以的，但看過後，他們就得回家去。他們擠在這里不過打擾病人吧了。”

“現在——請出去，請出去！”沙爾卡·卡塔伊夫說。他展開兩臂走向門口，推着面前的農民們。

農民們走開去了，……耶戈·斯志帕諾維支·察克力夫停

在一個角落裏。當別人出去了的時候，他就顛起足尖，像一隻貓走近一隻麻雀似的偷偷閃閃走到牀跟，在斯丹攀的旁邊坐下。格盧沙對着醫生搖手，但他不明白這個手勢，退到旁邊了。

“我來了你呀，親眷，”耶戈·斯志帕諾維支開始說道。“我要看看——”

斯丹攀靜默着，凝眸盯視着對方的臉孔。

“我剛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他想，“他剛才在笑着，還在哭着？”

“你看……他們結果了你的性命——那些外人。如果你能抓住自己的本家……”糶糊的淚水滾下耶戈·斯志帕諾維支的臉龐。

斯丹攀招呼他。耶戈把耳朵伸到斯丹攀的脣邊，聽得微微的低語。

“你是一個小孩子呀，耶戈，一個小孩子。就是我不在這里，我們中總還有許多人可以撐持的……我們的本家是很大的。但你的永生在那里？你不過是個……散工呀……”

後記

本書根據英譯本重譯，一九三二年末由上海正午書局出版，初版兩星期內賣完，再版亦早絕跡。三年前因各方友人紛紛勸我重印，會加校正，交某出版社用新五號字重排，旋因抗戰爆發，該出版社無形解散，書未印成。去年夏秋之交，某出版商自動商印此書，當面講好條件，預支版稅一百五十元正。在忙亂中改好錯字，交彼付排。不料過了幾天，要他履行條約，預付版稅，他臉色突然一變，變成一副滑稽的市儈相，呶呶唔唔，顯係翻悔。氣憤之餘，老老實實教訓了他一頓，隨把改正本拿回。現在是第三次了，大概不會再有問題，對於文國出版社的誠意，我得表示感謝。

本書初版時譯者適患重病，未經親自校對，致錯誤百出，光是不過二三千字的譯序竟錯至十幾處，其餘可想而知，似通不通

的地方觸目皆是。再版時雖經譯者改正，但正午不肯重排，仍照初版紙型印出，大部錯誤依然存在。每念及此，心殊不安，覺得太對讀者不起。此次本應對照英文，逐句詳校，但因限於時間，力難從心，只將錯字改正算數。惜書剛付排，譯者又要離開上海了，大概不能親自校對，但已托可靠友人代為細校一遍，總不會太對不起讀者。

幾年前蘇聯文藝界曾有過一次關於本書的熱烈的論爭，參加論爭的中心人物是高爾基和鐵流的作者綏拉菲瑪維支。龍飛書店出版的“高爾基論文選集”裏彷彿收有此次論爭的全部文章，讀者可以參考。

本書雖為潘菲洛夫有名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但可獨立，正如高爾基的四十年各部一樣。我大概沒有工夫譯第二部和第三部了，但希望有人把牠們介紹過來。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淡秋於上海。



簡明通俗的中國歷史書：

中 國 史 話

· 許立羣 著 ·

作者在本書序言中說：「我們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歷史，因為一切有生物都能够愛護他自己的本身和自己的根本」。

作為中國人民，簡單地明瞭本國的歷史，當然是需要的。很多不能做到這項工作，那麼，最適合的，是這冊通俗明盡的「中國史話」。

本書用科學的、唯物史觀方法來敘述中國歷史過程。要明瞭中國歷史的初步讀者，這本書是唯一可讀的一本。

本書所講述的範圍：

一、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的成立——遠古至秦。

二、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成立後，向外侵略到外族內侵——秦漢至南北朝。

三、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到清鴉片戰爭。

這本薄薄的小書，包括了上述三點廣泛的內容。作者用最簡明的筆調，描繪出中國史上的每一時代。

華 夏 書 店 總 經 售

過渡

「過渡」係丁易先生的長篇新著，以抗戰初期政治情況的由高潮到潛伏為經，以學生運動的澎湃不息的敘述為緯。從中我們將詳實地去了解一個死用功的「好青年」，在時代的洪爐中怎樣逐漸走上了覺



世界文學名著選譯

布羅斯基

著者 潘菲洛夫

譯者 林淡秋

發行人 韓近庸

發行者 華夏書店

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

◁有版權▷

三十六年四月上海初版

開明書店經售

明開

11.00







法務部調查局



033403